



## 痴情令主

作者：熊沐

电子书制作：知识混子 | [8x8.page](http://8x8.page)

##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 熊沐说

说起这部书，有些感慨。

书中写一个故事，一群女人，不甘心做男人的花瓶，创立一个“女人令”出来，竟用女人的“耻骨”来作令牌，企图号令天下。

何等雄心壮志的女人哟。

可惜的是，中国这样的女人太少了。

问题来了，一是“女人令”这书名，头一版在大陆发行，便令出版社心惊：这名字太刺眼，商业化，又有淫秽之嫌？且真是用女人那一块骨头么？不如用肩骨，用头骨也行啊。

熊沐先生认为，女人直率，也疯了，就用男人来承载痛苦、快乐、屈辱、幸福的那一块骨头，用它来号令天下，有什么不好？

但熊沐先生强不过出版商，出版商虽是滑头，又强不过出版社，就出书名曰《痴情令主》。熊沐先生大声叫屈：天啊，一部《女人令》，叫个《痴情令主》，一切文学底蕴都没了。

一些出版者认定武侠小说没底蕴，他们如果看过熊沐武侠小说，看过“食色男女”系列，说出每一部书的底蕴，作者想说什么？能得及格的人有多少？

盲目轻视武侠小说者，认定它不能像纯文学小说那样写出厚度来者，可悲啊。

——原是九六年的一篇日记，稍改抄作此文，以写当时心境。

98年6月15日

## 第一章 男人聚会怕女人

三十里外，有人在看守。

就是飞来蚊子，在三十里外也得看一看，是母的，射杀！每隔二十步，便有一哨，哨立的人是男人，睁大了眼睛。

他们散出去三十里，派出了上千人看守，只是看守着三十里中间的这一间凉亭。

凉亭上有几个人。

这几个人的来头大了：少林主持和气大师、武当掌门承生道长、江南慕容青公子、北派十三家大豪主人钟思凡、江南江门掌门人江十惠。

他们坐在凉亭里，人人端坐。

无茶，无酒，无水，只是枯坐。

自从五年前苑九死后，天下无事，他们五年不聚。

但这一次的聚会非比寻常。

先是少林寺的和气方丈问道：“慕容公子，你走时家里知道不知道？”慕容青苦笑，说道：“我头一回连妻子都没告诉，只是跑了出来。”

和气方丈再看看承生道长，承生道长说道：“我们武当山上没有女人，我一路上也没看到女人。”

和气方丈再看钟思凡，钟思凡如今不像是五年前的样子了，他很斯文，慢慢说道：“我不曾对任何人说我去哪里。”

和气方丈再看江十惠，江十惠笑一笑，说道：“我自己独自出门的。”

和气大师低下了头，诵一声佛号：“我们一聚，只为女人。”

女人怎么啦？

一年前，少林寺后山无形无果大师的坟墓上，总是有女人的亵衣挂着，让人难堪。

在少林寺全寺人念诵经文的大典上，经幡上也挂着三件女人的亵衣。

少林大哗。

和气方丈说道：“少林寺自有苑九事件后，便全寺不振，此次更是……咳……”

他神情郁郁。能让少林方丈也心情不好的人，会是谁呢？

武当派的掌门承生道长脸通红，他吞吞吐吐说：“上个月，在武当山上看到玄武剑滴血……”

玄武剑是武当派的镇山宝剑，轻易不出的，怎么会滴血？

承生道长也叹，说道：“我去看了，而且……而且……”慕容青不耐烦了，问道：“莫非道长有什么不能说的么？”承生道长厉声道：“有什么不能说，只是那血不是男人的血，不干净而已。”

原来是女人的污血，竟滴在武当派的镇山宝剑上？！

钟思凡的神色变得古怪了，他低头不语，慕容青忽说道：“如果我猜得不错，钟公子那里也会有些古怪。”

钟思凡说道：“不错，我在古北有一家马场，在洗马山庄有一家更大，一个月前两家马场都失马。”

慕容青问道：“你丢了多少马？”

“不多不少整两千匹。”

两千匹马，足以武装一支军队了。

慕容青问道：“莫非没查到是谁干的？”

钟思凡扬头，说道：“说来你也不信，两千匹马没了，谁也不知道是谁干的。两家马场的主人也同时失踪。”

两千匹马啊，不是小数，竟是在一夜间全都失踪，岂不是怪事一件？

钟思凡说道：“我去看了，足足有几十人方才能赶得那批马走，走得很有规矩，不

曾走失一匹。而且全是马场最好的良驹。”

江十惠见人都看他，他慢慢说道：“敝门没别的怪事，只是没了十弟。”

众人皆失声道：“江训？”

江十惠点头，说道：“十弟本来在铸剑崖，从来不出江门的，那一日没了，连家眷都没了。”

江训是天下第一铸剑师，他的失踪让人更是揪心。

忽地，有快马声传，人到马到，滚鞍而来，直奔凉亭而来，一来便坐下，问道：“有什么事？”

和气方丈、钟思凡、慕容青都看着他，那眼神十分奇特。他是唐门的新掌门人唐八，鲁莽的唐八。

他突地一拍桌子，叫道：“莫非你们那里都出了事？”

慕容青说道：“江公子没了铸剑师，少林寺出了女人内衣，武当剑的镇山剑上涂了经血，钟公子的马场失了两千匹马，还有江南慕容家丢了数百万计的珍宝，你说严重不严重？”

唐八的头上汗更多了，他盯着众人，眼睛失神，好久方才说道：“如果我告诉你，唐门后山的所有暗器都丢失了几袋子，你会说什么？”

众人吃惊，看来他们所有人都波及到了，是谁这么大胆？对这些人挑战，岂不是向全武林挑战？

和气方丈问道：“会不会是苑九的余孽，死灰复燃？”

慕容青摇摇头，说道：“他们全都散去了，而且五年内能看出他们在干什么，和气方丈当年送我慕容家湖光山庄一大笔银两，那是白费的么？”

承生道长问道：“那个孟死在哪里？”

和气方丈说道：“他仍在后山，在无形无果大师的坟前石壁，天天念诵经文。”

钟思凡忽地问道：“慕容公子，我想问的是.....”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对不起，钟公子，我妻子自与我成亲后，她天天在屋子里绣花，再不曾走出去看看武林纷争。就是小妹，最近也不常走出来，她不愿意参与男人间的事儿。”

那会是谁？和气方丈说道：“我下了帖子，不让女人知道，不让任何人知道此事，便是我疑此事尽是女人做的。看少林寺里的事儿，所做所为像是女人而为，但洗马庄马场与唐门的事儿就不像了，看来是有一场大阴谋。”

如果真的有阴谋，他们必不会袖手旁观，但难的是，他们如今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人家得了马，得了暗器，得了许多的银两，他们还会做什么，他们一无所知。

和气方丈说道：“我据少林寺的事儿，看来是女人所为，意在讥讽少林，做事只像女人一样，没有什么分寸。但我后来听得几位说话，便知事实远非这般简单，讥讽少林是小事，血染武当剑是挑战，至于得了唐门的暗器，怕会遗患无穷啊。”

唐八说道：“我已派了人手，通知所有在外地的弟子，全都回唐门，我要准备等待，看他还有什么动作。”

慕容青一叹，说道：“不会了，不会了，拿你的暗器，也不是要夺你的唐门，只是拿去祸害江湖罢了。你只是做好准备，如果有谁带着死人去找你，你看怎么对他说就是了。”

唐八的脸上更是冒汗，他结巴道：“怎么说，我怎么说？我能说出我的暗器丢了的事么？我能告诉他们么？”

慕容青说道：“你最好是说出去，让人知道。”

钟思凡说道：“不可！如是说出去，不等他们用此暗器，江湖就乱了，那时会有人乘机出手杀人的。”

唐八叫道：“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我们唐门不要受苦了么？”慕容青说道：

“唐掌门，你能不能说出自那看守的人手情形？”

唐八叹气道：“要说有人能偷出我的暗器，我说死都不会相信。但真的有人偷了，我也不知，真个是奇怪的事儿了。”

原来唐门有一个黑水崖，在那崖上有暗器制作的一个场地，在那里负责的是唐八的弟弟唐十一。

唐十一一生不曾走出唐门，他只是一个柔弱得像女孩子的男人，他只是迷恋于暗器，从不愿意出来。他带着的弟子在那里，那些弟子成亲了，妻子也在那里面制作暗器，夫妻一生一世都是暗器的制作者。如是生下了孩子，便把孩子放在外面，由亲人抚养，到了她与他老时，六十岁左右了，方才可能走出来，在唐门养老。在唐门有这样一个养老所，叫休闲堂。在那里有上百个唐门的老人，她们有男有女，有的是一家一家，有的只是一个孤独老人，他们一生一世的精力都贡献与唐门的暗器制作了。

唐八想想，还是觉得怪，他说道：“你们也知道，唐门暗器分几品，我放在最里面的一格里的都是极品，有两种还是新制出来的，不曾用过。”

慕容青神色一肃，问道：“那新暗器必是十分厉害？”

唐八大声道：“我怎么知道？只有十一弟知道，反正那暗器出来了，江湖上的人都得对唐门忌惮几分。”

钟思凡性子鲁直，他大声道：“就是说，你唐门能用这暗器恐吓江湖了？”唐八默然。

什么人能做出此事？

慕容青说道：“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那人会是谁？孟死既是在少林寺，他不会出事的。肖依在我家，她也不会出去闲游。只是看一看那些苑九的余党，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动静。”

钟思凡说道：“我已派去几个兄弟查看那偷马贼，如果有消息，我会来报的。”



和气方丈说道：“只是少林近来总有可疑的人物来来去去，上个月在藏经阁看守的老僧和思师弟说，他看到过一个女人，她坐在藏经阁上念书，书声琅琅呢。”

慕容青问道：“以和思大师的身手，那个女人该是逃不掉的。”和气方丈不语，他抬起头来看看慕容青，忽地说道：“慕容公子，我记得当年破了苑九，因各大门派干涉，便不得不把苑九祖茔内的秘籍都送去了你家，当场封存的。说好了，如要开启，必得七大门派在你家的七人同时在时方可开启。不知道你是不是遵了这条规矩？”

慕容青的脸色难看起来。如果这一句话是别人问，他必是会对那人翻脸，但问话的是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他无法发怒。

慕容青说道：“少林派的和雨大师、武当派的非人、江南江门的江非公子、北方钟家的钟思玉、华山派的许思独、峨眉派的灵秀姑娘、还有我慕容家的慕容霜，他们七个人轮值，看守那些秘籍。我说过的，不要把它们放在我湖光山庄，你们不听，我有什么法儿？只是方丈为什么要问这件事，我有些明白了。”

和气方丈说道：“我少林寺上月有一次，在夜半时有僧人听到了‘阴鬼三笑’。”

慕容青顿时毛孔悚然，他说道：“不会！世上该不会有人会那鬼功夫！”和气方丈说道：“那是一个月圆夜，月盈夜时，鬼啸便烈，听得人说，那鬼啸声很是悲凄，让人听去，忍不住想哭。当时僧人功力浅些的都哭了，要不是有我和痴师弟在，那一天准会死人。”

慕容青听得不动声色。

他心道：会是谁？如果说在那苑家祖茔，足有上百人知道那些秘籍，但能看过它的，最可疑的，也就是卢傻子了，再就是铁子英铁老英雄，他两人说是云游去了，到江南一带，不知踪影。会不会是他两人呢？

慕容青说道：“如此说来，事儿大了，我看不如我们去看看湖光山庄，看看那些封存的秘籍，有无动过。再做道理。”

当下六人一齐起立，走出凉亭。慕容青哨叫一声，在旁久立的一个大汉躬身行礼道：“不知公子有什么吩咐？”

慕容青说道：“带马！”

六骑疾驰，一直奔至湖光山庄。

有名的江南水乡秀，看去湖光潋滟，水色宜人。在小小湖上，有无数小舟划水而过。远处是荷香，正在绽朵儿，看去清气逼人。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怪不得慕容公子慧心兰质，原来这里这么淡远。”

众人一边称赞着湖光水色，一边齐下了船，待得船划动起来，便凉爽起来了。人都无意于山水，只待得那船到了对岸，上了岸，便奔山庄而来。

山庄是一个大大的院落，究竟有多少房屋，也看不清楚，只见错落有致的，都是齐齐整整的房屋。进了院内，花香拂人，直至上房，慕容青说道：“不必待茶，只是去后院看看。”

走至后院，便是一片树林，树林里忽地闪出一人，喝道：“什么人！？”

看看那人，却是武当派的非人。非人看见了师叔承生道长，不由得大喜，说道：“师叔来了，师叔安好！”

承生道长也笑，与他寒暄，再一齐走过去，进了一个小院。

院座在山坡上，后面都是悬崖，只有前面有一石桥，过了桥，远远看到了两人，一个是少林的和雨大师，一个是江南江门公子江非。

众人也不多说，只是过去，看看到了院内，再看到了慕容霜笑着迎出来，她笑嘻嘻道：“今天是什么风，吹来了这么多的人？”

慕容青瞪了她一眼，她吐一下舌头，还是止不住咯咯笑起来。众人因她的笑，变得脸色好看不少。

江十惠说道：“慕容公子有妹妹如此，会总是开心的了。”

慕容霜大声道：“他开心不开心，关我什么事儿？”

众人到了院内，看着那扇石门，慕容青说道：“叫齐所有的人，来开门验看！”

就来齐了七个人，他们是：慕容霜、江非，和雨大师、非人、钟思玉、许思独、灵秀。

七个人上来，先是和雨大师打开了第一层锁，再是非人打关了第二道锁，钟思玉来打开了第三道，江非打开第四道，许思独打开了第五道，灵秀打开了第六道，最后是笑嘻嘻的慕容霜打开了第七道锁。所有的人都站在门外，他们七个人无权进去验看那些秘籍。只是和气方丈、慕容青、承生道长、江十惠、钟思凡、唐八六个人进去了。

先从拳掌看起，没人翻看过。再看兵械间，竟是也无人动过。再看内功间，忽地慕容青说道：“慢着！”

他看到了一点儿痕迹，那木制的棧格上，竟有一点点儿红。

他用指甲挑起那一点儿红，嗅一嗅，说道：“江南的胭脂，桃红坊的胭脂！”

人都对慕容青的话深信不疑，慕容公子不懂，谁还懂这个？

谁会进这里来？而且是一个女人？再看下一间，那是阴功间，放着苑九的阴功心法与他所有的重要秘籍。

这是最重要的一间。

慕容青在门外，便沉声说道：“不用看了，这一间进去了人，而且也是女人。”

和气方丈问：“慕容公子怎么知道？”

慕容青说道：“很香的香气，上千两银子才能买得到的珠粉的香气！”众人进去了，他们翻看着书籍，慕容青说道：“我些书是我与和气大师放的，所有的书都有人翻过。”

和气点头，也证明慕容青说得对。

是谁？是谁翻看了所有的秘籍？

## 第二章 女人会做菜

桌上，是空的。

只有女主人的笑在荡，在桌上荡，让人感到会有一场好吃。

和气方丈坐在另一桌上，看这五个人。

五人都是闷闷不乐，只有女主人的笑是乐，一个人乐。

她说道：“难得你们都来，好好吃一吃，尝尝我的手艺。”

上菜了。

先上的一道菜是“薯丝”，看不出那干干巴巴的薯丝会有什么好吃。但钟思凡吃上了一口，忙再去吃，匆忙里连吃了三口。

慕容青大笑，说道：“你们快吃吧，不然他会把那一个小盘子也吞到肚里去。”

众人笑，忙去吃那小菜，一吃大惊，原来那菜爽口、舒适，吃上去像是筋，又像是肉，再像是菜，又像是果。咬口像筋，香气像肉，脆快像菜，甜美似果。

和气大师上了一菜，那是一块小小的粉豆腐。众人看那菜，此时有了经验，不待和气大师动箸，钟思凡先去抢一块，大叫道：“绝，绝！”

他再去挟，不料得那承生道长也没了道家风范，一筷子使出去，竟用出了绝招“双出剑”！

他吃了一块，大摇其头：“美哉！美哉！”

转瞬间盘子又是一空。

承生道长坐在和气大师一桌，说道：“天下只有道人，能舍其荤而就素。”

钟思凡笑道：“不说是道长，就是我，也得舍其荤而就素，只要素菜好吃。”再上来的一盘却是几粒豆子了，一粒粒大如蚕豆，却不是蚕豆，看去如泥团。

承生道长说道：“嫂夫人做菜，怎么只是一点点儿？”

慕容青大笑道：“多乎哉，不多也！”都去挟那豆，忽地盘内便没了。

这一次吃得几个人都是闭气了许多，方才慢慢再吁。

说不清什么滋味儿。再抢和气大师的素菜，这一次的素菜是几片菜叶子。有一片叶子看来像是树叶，又像是荷花瓣，上面铺着几片小叶，看去像是柳叶，像是榆钱儿，像是苏叶儿。几片叶子上来，能吃么？

但几个人每人抢着了一片儿。

钟思凡吃的是荷叶，他说道：“清香镌永。”

江十惠吃的是苏叶儿，他说道：“麻在心里。”

和气大师吃的是柳叶，他说道：“如鱼如膏。”

承生道长也来抢了一口，他吃的是一片五花的叶子，他说道：“如燕窝鱼翅啊。”

肖依笑了，她说道：“你们吃错了，如是把那叶子剖成五份，你们一人吃一份儿，便好吃极了。”

众人惊悔不迭，谁知道吃还不会，要人家好好告诉的？

吃着吃着，总是上了一盘，便没了一盘，桌上总没有两盘菜的时候。肖依说道：“吃上二十道菜，你们就算是吃饱了，好不好？”

和气大师大声道：“好，出家人吃得好！”

钟思凡大声道：“谁知道你慕容青有这样的鬼名堂，竟骗来了肖依这么好看又能干的女人做媳妇儿，你真是个大骗子！”

慕容青说道：“当初你为什么骗肖依，反是去骗人家金丝？”

钟思凡大声说：“我不知道金丝不会做菜，女人嘛，就得会做菜，你说对不对？”

肖依笑说道：“金丝妹妹不会做菜，但会做你这男人，你一见了她，准是没了脾气。”

钟思凡笑一笑，心内一甜，说不出话来。他心道：肖依说得对，女人对你好，便是男人的福气，会不会做菜，能吃得饱便是了。像肖依这般做菜，慕容青岂不得吃死？

依问道：“金丝妹妹可好？”

钟思凡说道：“好，她好，她让我带给你一串珠子。”

拿出来一串东珠，东珠又大又圆，是一串好珠子，钟思凡说道：“我们北方长白山下，好人家的女儿拿这珠子做串子，要在月圆时下水去寻，一直换好珠子，只拣最好的十八粒，串在一起，到了十八岁的那一年嫁人，把这珠子给自己的男人。”

肖依笑说：“哟，这十八粒珠子有这么多说法，我要它怎么办？我也不能再嫁人！”

江十惠笑说：“你可以再嫁一个人，别嫁慕容青了，他这种人只会说嘴，有什么本事，可惜了你一个好人儿！”

众人大笑，说慕容青果然是一张好嘴，说得苑九都死了，岂不是最好的一张嘴了？

和气大师问道：“慕容夫人，你……”

肖依笑一笑，说道：“和气大师不用客气，你直接叫我肖依或是依儿就可以了。”

慕容青还是看着妻子笑。

和气大师说道：“肖夫人，我想问你，你到了慕容家，是不是还在习武？”

肖依笑得脸红了，她轻声说：“哪里还顾得上习武，我只是忙啊，忙的，不知道忙些什么。”

江十惠看着她，说道：“肖夫人这般好手艺，实在不该屈在家里。”慕容青笑说道：“莫非要我妻子当垆卖酒不成？”

江十惠大笑，拍手道：“如果尊夫人去卖酒，一定是好生意。”

钟思凡大声说：“只是这好菜，我便吃个不够。”

肖依说道：“你嫁了人，便再也没了江湖人的雄心了，你一想着家事，便累得很了。”

钟思凡像是闲问：“嫂夫人没听说过那秘籍的事儿么？”

肖依笑一笑，问道：“什么秘籍？不是听说在我爷爷的那石室里有秘籍么？我怎么不知道？你们后来拿那秘籍弄哪儿去了？”几个人看看慕容青，惊讶慕容青竟能五年不

向妻子透露此事，真个嘴严。

几个人心道：看来慕容青也是非同小可，此等大事，连妻子都瞒得严严实实，下面的家人更不会知道此事了。当下众人的目光一递，知道慕容青很可信赖。

和气大师问道：“肖夫人，不知道你与你师兄近来有无书信往来？”

肖依笑一笑，轻声说道：“我自小时，便得我师兄养我，大师兄与二师兄实在像是父母一般。我的父母说是在江湖上早死了，大师兄也在那一次苑家祖茔里殁了，只剩下了二师兄，我好……好挂念他……可他在少林寺后坡面壁，我怕误了他的事，便不曾去信，他……他有事么？”

和气方丈吁一口气，说道：“近来形果大师只是在无形无果两师叔那里，看守坟墓，他不曾出来，我只知他精近不少。”

肖依吁一口气，说道：“那就好，那就好。”

再问钟思凡，问那些与金丝去的女人，她们的消息，她们是不是都嫁人了，过得还好么？

钟思凡说道：“左樱还是有些疯狂，她只是念叨苑九公子，当我是苑九公子，每一见面，兀自哭哭啼啼，我请卢先生去为她治病，也不曾见好。”

肖依说道：“从前有人说，凡是情伤，总得情字方能医，左樱姐姐有人么？”钟思凡说道：“没有。”

饭后待茶，等得肖依走出去了，慕容青才笑道：“不知道这事儿怎么办才好？”

和气方丈说道：“还是慕容公子拿一个主意。”

慕容青说道：“我已经请人去了，如果巧，这时该到。”

就听得一个人朗声而笑，说道：“慕容公子，你又有什么新鲜事儿，要我来看了？”

门一推，风一般进来一人，看他身材魁梧，十分豪爽，看着众人，忽地愣了。

慕容青说道：“你看到了天下英豪，尽数在此了，这一位是偷王。诸位都自说自名

吧。”

众人寒暄毕，偷王坐下，说道：“不知道有何事要我办？”

慕容青拿出六把锁来，说道：“这是你送我的六把锁，你看看有什么怪处？”

偷王看一看，忽地说道：“锁开过了，而且不止开一次，几乎是每一天开一次。”

众人大惊，不愧是偷王，怎么会知道每一天开一次？

偷王说道：“这锁是我送慕容公子玩的，锁一点儿东西，自是不怕他开多少次，但我留一个心眼儿，要他不小觑我，便在那锁里加一道软片，每开一次，那里面便留下一道痕，你们看！”

偷王几下子开了锁，抽出来一块软软的铁片儿，说道：“就是它了。”果然在上面有无数道划痕。

慕容青说道：“开门多少次，能不能看得出来？”

王昂然道：“要看不出来，我还叫什么偷王？”

他趴在那铁片儿上，细细地看，此时竟能有几分钟眼也不眨，只是盯住了那铁片儿看。最后他爬起来，说道：“一共开了十五次，每一次开的时间相隔都差不多。”

慕容青说道：“老兄，这事很重要，如果你说得对，我们便少了许多麻烦。你说说看，怎么才看得出那些？”

偷王说道：“你看这些锁片，间隔都是一样，中间的那旧痕都是一样，而且第一道划痕渐渐浅些了，后面的依次更浅，你看不出来，是你眼力不够。”

只有偷王才能说他们几个人眼力不够。世人谁敢说他们眼力不够？但偷王不管这个，他只是自顾自说，哪管他身边的人是谁？偷王说道：“第一道与第二道间有三十天左右时间，再就是一道道近些了，到了最后那一道，日子就更近了。你看那簧片都是新痕。”慕容青仍笑，问道：“依你看，这最后的一次是在什么时间？”

偷王细看看，再说道：“就在一个月前。”



就在一个月前，还有人进去过，看过那些阴功秘籍，他是谁？他怎么能开了六把锁却没人知晓，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屋子？

偷王走了，他看看慕容青，头一次不满意他。因为只有这一次，慕容青没告诉他，找他来是为的什么事儿。

和气方丈说道：“慕容公子，你看此事怎么处？”

慕容青说道：“此事不能打草惊蛇，如是把派定的六个人都换了，岂不是人人都知道屋内的秘籍出了事儿？如是不换，保不准那人会再做此事。依我看，我们先是盯牢了那六个人，然后再派人去找卢先生，找铁子英，看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动静？再派人找孟死，他在少林后山，问问他，有什么人能得那阴功。毕竟他是徐无特那一派人，上次徐无特走入了苑家祖茔，还有人装做他来杀铁大侠全家，如今难保没人再这样做。能去问一问孟死最好。”

钟思凡说道：“我去找卢先生与铁大侠。”

承生道长说道：“我也去。”

本来他忧心忡忡，以为武当派的隐祸最大，看来少林、钟家、江门都有祸，就连唐门也有祸患在内，不独是武当派了。他心里稍稍放松。

唐八一直不响，他有些不满意，当时唐六与唐门第一高手唐思都死在苑家，虽说他们都不说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们对唐门很是看淡，那就说明了唐六与唐思在苑家祖茔里没做下什么好事，他何必再讨嫌去问？一旦问得灰头戡脸，有什么好？

他不问，也不吱声，只是看着众人。

慕容青说道：“依我看，还是少林和气方丈回去，我想请和气方丈与钟公子一齐问一问孟死，那样好些。”

众人恍然，孟死对他慕容青不会买账，因为传言孟死最爱他的师妹，他们师兄弟四人都喜欢肖依，但最后肖依嫁了慕容青，四兄弟死了三个，只剩下了孟死一人，他怎么

会愿意理慕容青？

慕容青再说：“去找卢傻子与铁大侠，这件事非得承生道长去不可。”

也许因为承生道长与他两人无甚瓜葛，便叫他去。

慕容青再说道：“我与江大侠、唐掌门去看看蜀中唐门，如果这唐门的暗器确是失落在江湖，我们怕不会轻松。”

他看着唐八，说道：“我只知道唐门的暗器有一种铁相思刺，相思入骨，不死不休。还有一种毛针、铁疾藜、燕子梭、蝴蝶，还有什么？”

唐八似不愿意说，但此时不说，怎么能够？

唐八说道：“还有一种新的暗器，叫‘哭泣’，据说一打出去，像女人在哭。还有一种叫‘狂人’，据说此暗器打出去，不依常路走动，一飞斜径。”

人都沉默，如果真的有人拿出了“狂人”与那“哭泣”，他们是不是该哭？

慕容青说道：“唐掌门，你手里有这种暗器么？”唐八惴惴说道：“这种暗器很危险，如果破了皮，人必死。更险的是，它的毒是一种可以闻得到的香气，那香气是……”

他忽地不说了。

慕容青一字一句地说：“到了这里，唐掌门该没什么不能说的了。”唐八说道：“那是十一弟的鬼把戏，他说那香气是处女的体香气味儿。”

怪怪的事，失踪的唐十一竟是一个对于处女体香很有兴趣的浪子？慕容青说道：“他是一个浪子？”

唐八冷哼了一声，苦笑道：“他只是一个呆子，他是带着他的女儿出走的。”

慕容青放松了一口气，说道：“他有女儿，便很好找了。”

唐八说道：“他没成过亲，他只是收养了一个女儿，是崖下的一个近亲人的遗孤。”

慕容青说道：“只是我们去哪里找那个江训与这个唐十一？”

众人看着慕容青，他们也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他们需要找到江训，找到唐十一。

慕容青说道：“派人去北方，去奉城大集查看，是不是有好刀好剑，寻踪找一找江训。只是看一看各处的丐帮，请他们帮忙，找一找唐十一，他带着孩子，一定很好找的。”

和气方丈说道：“好，各找各的地方，如果找到了，便知会一声。”众人应声，起身要走了。

当他们走到了院子里时，听到了咯咯咯的笑声，看到了肖依与她的丫头们在嬉戏，在远处，有两个美人在看着，微微笑着，那是慕容公子的侍妾江月、河凤。肖依看到他们出来了，说道：“不再玩一玩了么？”

众人摇头，告别。慕容青对肖依说道：“我要走了。”

肖依的眼里忽地垂泪，她说道：“又得十天半月？”

慕容青说道：“不是十天半月，这一次时间会久些。”

肖依的声音有些苦，她说道：“久些，久些，久多些？”

慕容青看着众人，露出一脸苦笑，说道：“我看得一月多。”

肖依大声道：“一月多，一月多，多多少？”

她忽地哭着，走进去了。

慕容青垂下了头，他不再吱声。

众人走出来，上了马，一齐向前驰去。

### 第三章 拴马桩

泰山脚下，有一个小小山村，这山村本来有十几户人家，但在上月，忽地来了一个衙役，说是要征用这小村土地，便给了十几户人家很丰盛的银两，作为安家费，遣散他们，另去他乡安家了。

小村仍是原来那样子，只不过这一日来了几十个女人，她们嘻嘻哈哈，带着许多车辆、马匹，进了村。

她们安顿下来，把一户户小屋变成了女人的闺房，在房里插上了花，在院内种上了草。看来她们是决心在这里好好住下的。

她们中间只有一个男人，那男人坐着，只是看天，他念叨着：“前秦铸剑术，前秦铸剑术，一定是干将莫邪了，一定是了。”

他忽地看着身后的一个女孩子，叫道：“江丫儿，你说，真的拿到了前秦的铸剑术那一部书么？”

江丫儿不答他，只是悠悠诵道：“当炉火通红时，火力不足也，当续柴，燃油以续之。更当火白，分金于炉上。再以轻锤点敲，更以三火……”

江训大睁着眼，看着江丫儿，像是看师父，他拍手道：“好，好，只是再怎么样？莫非真个像是传说那样，要投身焚炉才能铸出好剑来？”

江丫笑道：“江大爷，莫非你只知道铸剑么？你没看到昨天燕姐姐瞅你，那神气像是看一个怪物？”江训惊异道：“她看我怎么像怪物了？”

江丫吃吃笑，想必是想到了昨日江训那窘态，方才吃吃而笑的。

忽听得有人喝道：“小妮子讨打，又扯闲了吗？”便见出盈盈一个美人来。她瓜子脸儿，白白净净的，很有味儿地分开的头发像是唐人的宫妆。她的脖颈很长，像是美仪美态的鹿。她虽说是喊打，但脸上是笑眯眯的。

她的目光落在江训身上，变得柔和，悄声说道：“江公子，你睡得好吗？”

江训是四十左右的年纪，听得她叫一声江公子，便十分不自在，说道：“我是江训，不是江公子。”

云燕轻声说道：“当年的苑九足有二百多岁了，他也叫苑九公子。你怎么叫不得公子？”

云燕坐在江训的身旁，昵语道：“公子，你莫担心，江灵有我照应，你自好好读书，好好做事便行了。”

江训说话很是耿直，他问道：“莫非你想拿我的灵儿做抵，想我铸剑？”

云燕笑一笑，顿现两个酒窝窝，说道：“江公子说笑了，是灵儿喜欢跟我，你不信吗？”

江训可不像她这般好脾性，他急道：“灵儿怎么会愿意跟你？你.....你.....”

云燕一挥手，叫道：“你们把灵儿带来！”

灵儿是一个蹦蹦跳跳的小丫头，她扎着两只朝天的总角。她看到了江训，叫了一声爹，便来缠云燕：“燕姐姐，你带不带我去摘花？”云燕脸儿绯红，叫道：“你又叫错了。”

灵儿睁得眼睛很大，说道：“她们都叫你燕姐，我也叫你燕姐。”云燕招呼她过来，轻轻在她耳旁说了一句话，灵儿拍手叫道：“好啊，你要是哄我，我就叫你燕姨。”

云燕看看灵儿，看她走到江训面前，说道：“爹爹，你忙，我就不找你玩了，我天天跟燕姨玩，你说好不好？”江训看着她，心疼道：“好，你玩你的好了。”

灵儿看着他，忽地说道：“爹，晚上燕姨搂我睡，我以后不要你搂我睡。”

灵儿蹦着跟云燕走了，只剩下了一个唉声叹气的江训。

江丫儿笑说道：“公子叹什么气？如果公子在江门，也只是忙这些事，在这里也是专心研习铸剑，有什么不好？更何况燕姐对你一片深情，难道公子看不出来么？”

江训叹气道：“剑是兵器，落于恶人手里，不祥。何况我并不知道她们都是什么人。”

江丫笑笑，说道：“没告诉你么，她们是一群专杀恶人的侠女，她们有一个令主，是个好人哪。”

江训问道：“你见过她们的令主？”

江丫儿忽地噤声了，她说道：“公子，你看看，这是燕姐要我带给你的，你看看好了。”

摆在桌上的是几柄匕首。

从桌旁到另一边桌旁，一共是六把。

第一把是鱼皮鞘子的，看得出那匕首是古朝的，上面有一粒珠子，剖成了两半。江训差不多能肯定它就是有名的徐夫人匕首，因为在荆轲刺秦王后，人以它不祥，便把珠子剖开，以去其邪。

第二把看去黄灿灿的，像是纯金的匕首，江训断定它是唐王李世民的用刀，唐王曾用这刀割带，与先皇的妃子示警，这一把刀因为要警示恶人，曾被唐王亲手系在宫门上。第三把刀看去弯弯，只看那形状，便知道不是中原人所用。它是弯刀，弯的角度像是一枚月牙儿。它的刀尖很尖，看去那尖刀的鞘都能刺死人。这是一把波斯弯刀。第四把刀是一个薄薄的像柳叶一般的小刀，江训去拿起它来，果然很轻。而且放在阳光下看，只能看到薄薄的刀片儿，轻一颤，抖一片银光！再看那刀刃，只闪一道线！

江训一叹，说道：“好刀！”

再看第五把刀，就不一样了，它只是一粒珠子，一粒看上去很大的假珠。如果你握在手里，才知道它不是真正的珠子，它只是一柄利刃，你握着它的手稍一用劲，刀刃叭地一声便弹出来！最后一把刀竟是一根线，一根可长可短，能勒死人的线。这线在一根簪子里，只是一捏簪子，那线便绕在人脖颈，只要一勒，人便死去。

江训看着那第六把刀，在阳光下看，那线是三角形的，如有利刃，如是勒在哪一个人的脖颈上，岂不是勒得他立时便死？只是这六把刀，便尽得天下短匕的精华。

是谁，谁能有这等的本事，把天下奇珍六把匕首都集在一处？他想起了云燕的话：“我们令主要报自己的血仇，她要杀一个不屑小人，还有一群十恶不赦的坏蛋，如果江公子肯帮忙的话，那一定能做得成。如果江公子不肯帮忙，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但她那神态分明是她仍有可说的，灵儿在她们手里，她们要怎么做，他可想不出。

江训知道，如果他不答应她，灵儿可能遭到不测。

江训大声道：“不行，不行，灵儿，灵儿！”

他冲出了房门。

看到了灵儿，她正甜甜地笑着，在草坪上与云燕在玩。云燕笑着，跳着，叫道：“灵儿，灵儿，累死我了，累死我了！”

灵儿冲过去，抱着她，也跌在地上，两人笑着闹着喘作一团。江训看着灵儿，自她母亲死后，女儿从未这么开心过。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慢慢走回来了。

他不能让女儿伤心，他不能让灵儿再哭泣。江训看着江丫儿，说道：“我愿意做，只是你得让你们的主人跟我说话。”

两天后，来了一个蒙面的女人，她的身后跟着许多随从，都是美艳万方的美人。

女人排成两排，站侍在侧，只有那美女坐在椅上，对江训说道：“江公子，不知你有什么话对我说？”

江训说道：“你是女人令主？”

美人点头，那神态很是倨傲。

江训说道：“我可以为你们铸剑，但有条件。”

令主道：“说！”

江训说道：“第一，你们不得留难我与我的女儿。第二，你们要多少剑，我铸得完后，便可离开，你们不得伤害我与女儿。第三，须得把那先秦的铸剑术一书送我。”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好，便依你。我要你为我们铸两千把匕首，便取名为‘美人泪’，你看！”

江训看一看，女人手上有一张图，那是一柄古色古香的匕首，只是在它的柄上，有一滴泪，一滴像眼泪一般的瑕疵。

小村的火日夜不熄，江训天天在屋内焚火。他忘了自己的女儿，只有在夜半睡着时，他才会想起来自己的女儿，才会悄悄地去看看他的女儿。

奇怪的是，灵儿总是抱着云燕睡，她的身子与云燕的身子搂在一起，发出只有女人才有的体香。

云燕像是总在等待他，一到他的脚步声响，她便睁开了眼，看着他，轻声说道：“你还没睡？”

他当然没睡，他坐下来，看着女儿，女儿是白净的，脸上有泥土的香味儿，她再不是一个没人照料的小可怜儿了，她是一个很快乐的女孩子。

江训此时很是木讷，他甚至不会说一句感谢的话。他只是呆呆看着云燕，她高耸的双乳让他感到心跳，那乳贴在灵儿的身上，被灵儿抓在手里揉，像是江训做了什么恶事一样，他忽地不自在起来。

他说道：“孩子烦了你吧？”

云燕笑一笑，她轻声说：“这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她的身世江训不知道，只是听得江丫儿说，燕姐的身世很是可怜的。

他不敢问，只是呆呆看着云燕。自妻子死过，他还不曾认真亲近过哪一个女人，在他看来，世人很少有像他妻子那样的好人。可云燕待灵儿，真像亲生母亲一样，而她还是一个未成亲的女孩子。

江训想对云燕说谢，但那一个谢字总是不易说得出口。自小他被养在江门，凡事都有他的几个哥哥出面，他从不与生人搭话，就是结婚，也是与他自小青梅竹马的表妹，从小到大，他从未与一个生疏的异性讲过话。

他看着云燕，看得自己眼热心跳。他闻着云燕身上的香气，说道：“我.....我.....”

云燕嫣然一笑，悄声说道：“如果你能为令主铸剑，我想求令主把我.....”

她越说声音越低，说到后来竟是无一点儿声音了，只是那一双眼仍盯着江训瞅。她眼里的热光是渴求，是奢望，她是一个女孩子，看上了江训，但江训会不会看上她，她心里无底。她慢慢说道：“你只要铸上两千把匕首，你就做完了所有的事，我求令主，



让我带着灵儿，和你一起走。那时我们不去江门，也不在江湖上奔走，我们去一个清静的地方，在那里好好度日。”

江训本来心如死灰，在江门他只是天天铸剑，几乎忘了他是一个男人了，此时看着秀色可餐的云燕，竟是木木讷讷，说不出话来。

云燕忽地哭了，但她怕惊醒了灵儿，就只是满面是泪，看着江训哭，低声道：“莫非你不愿意与我在一起？你真的不喜欢女孩子，你不喜欢我？”她因吃惊害怕而脸色变得苍白，眼睛盯住了江训，轻声说道：“你不愿意要我，你就说……你可能带我……当我是你的丫头，我只要与灵儿在一起，我天天陪她，不会误你的事……”

江训想说话，他想说他乐意，但他说不出，只是眼里有情，含情地看着云燕。他想告诉云燕，他这几年没再找女人，是因为怕有人会给灵儿受气，如今看她与灵儿那么好，他早就愿意了，还有什么话说？

云燕忽地笑了，破涕为笑了，她摸着江训的手，说道：“想不到你一双白白净净的手，竟能铸剑，能铸出杀人不沾血的剑，你真的是一个巧手啊。”

江训心里想着：你才是一双巧手，你能带着灵儿，天天给她梳头，只是梳的头发样式，便一天一换，让我看都看不过来，今天唐妆，明日汉妆，真是天下佳丽，集于一身，有时你把一个小女孩子弄成了天仙样儿，有时那样儿反是很可笑，十几条大头辫在头上盘着，看去不像是一个小丫头了，而像是一个小妇人，多可笑啊。我要问你，你怎么会那么多的宫妆样式，你也不解我要说的话，只是看着我笑。再过了几天，你便把一个灵儿打扮成了男孩儿模样。他的宫妆变成了男式，一会儿头形变成高髻，一会儿变成了两髦，再一会儿变成了双鬟挂发。真是百变不穷啊，云燕把一个小小的灵儿弄成了公主，又成了王子。

云燕笑，抚摸着江训的手，看着他，等他说话。

突地，他的手滑下去了，直滑在云燕的鬓旁。他摸到了什么？原来在云燕的耳旁，

有一个小小的痣，云燕也觉到了，她轻声说：“那是一个痣，俗语叫拴马桩。我的姐姐们说，那是锁龙桩，只不知道哪一个龙？”

江训看她，柔柔的脸上有一种期盼，只想着要他开口。她渴望，渴望江训能喜欢上她，对她说上几句知心话，那时她的心里便好过了许久。但江训只是瞪着眼看她，看得她也心里艾艾的，说不出话来。

云燕搂着的灵灵忽地叫起来：“看，风筝，看风筝！”

云燕马上去搂她。灵灵大概在梦里跑，在追风筝，她的腿拚命地蹬，直蹬在云燕腿上。

江训叫道：“灵儿，灵儿！”

云燕叫住了他：“别喊她！她在玩儿呢。”

江训很急，他扯着灵儿的腿，不想让她蹬云燕，但云燕扯住了他，他看到了云燕的腿上尽是伤淤，原来在梦里，灵儿天天蹬她。

江训的眼睛也湿了，他觉得云燕对灵儿真好，他想对云燕说上几句谢话。但他说不出来，只是呆呆看着云燕。

待得灵儿不蹬了，云燕才去抚摸着自已的腿，笑道：“你不让她蹬你，她一会儿在梦里就闹了，你也弄不好她了，就让她蹬我好了，我的腿过几天就会好的。”

江训看着云燕，他忽地想说，听江丫儿说你的身世很不一般，你能不能对我说说你的身世？他还想问一问云燕，你究竟是多少岁了？你是十八、十九，还是二十岁？

但他猛地省悟了：他是一个男人，随便问一个姑娘的岁数，那显得很冒失，他不能问。也许他只能猜，猜云燕有多大了。但猜这个很难，要他猜出一把古剑的铸造年代，他会说个差不许多，甚至不会差上一百年，但要他说出一个姑娘的岁数，那可就难为他了。

江训瞪眼看着云燕，看了好半天，他慢慢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我走了？”

谁知道他憋了好半天，竟说出这一句话来？

云燕乐了，她抿嘴一笑，笑出两个酒窝窝，轻声说道：“你走吧。”江训出去了，江丫在屏风后叹气，她悄声说道：“燕姐，你帮帮他好不好？你再叫他憋一会儿，都憋出汗来了。”

云燕悠悠地说：“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只是我看他着急。”江丫大笑拍手道：“对啊，你急啊，他也急啊，只是你急你说话啊，你扑到他怀里，求他娶你啊。他不肯，你就惨了。”

云燕的眼睛闪光：“他肯的，他答应铸剑，就是肯的。”

## 第四章 终身不复发一言

少林寺后山，有一面石壁，石壁里有一个洞。

洞内传说是达摩祖师面壁的休歇地，外面是达摩面壁的大石壁。在石壁上题着字：生死休咎不言，佛海得过且过。洞内有青草，草上躺着一个人，他躺在那里，静静地看石壁。

他是孟死，如今他叫形果和尚。是少林寺的辈份最高的无形无果给他剃度的，他如今是少林寺最怪的和尚了。

说他怪，是因为他从不像别的和尚，要做早课晚课，要晨昏习诵佛经，他只是躺在这里，天天看洞外的苍云白狗，再有闲暇时，便去达摩祖师面壁处，看着那石壁呆呆出神。少林寺僧起先对他有所戒备，后来见他不动不思，只是躺着坐着，形同木人，便再也不来理会他了。

看看少林寺的后山慢慢走来了几个人，他们走得很快，大袖飘飘，如舞如飞。看看

到了近前，却是五个人。走在前头的是少林寺的和气方丈，后面跟着一个中年文士，看样子十分威严，也不是等闲之辈。

再后面跟着的是那个曾在苑九的祖茔看到过的钟思凡与两个少林僧人。

和气方丈大声道：“孟施主，老衲有礼了！”孟死看看他五人，不吱声。

后面的瘦和尚说道：“好教方丈得知，这位形果大师已是五年不曾说话了。”

和气方丈对他称孟施主，便是称他俗家名姓，看他会不会怪自己，听得师弟说话，便叹一口气，说道：“形果大师，和气奉揖！”孟死不动，只是躺在那里。后面的江十惠笑笑，说道：“孟死，我有一事问你，但愿你能告我。”

孟死只是看看他，仍无言语。

和气方丈一挥手，后面的老僧便捧来一些文房四宝，奉与孟死，要他写字来说。

江十惠问道：“当初与你几位兄弟在一起，除了你师兄妹五人，还有什么人？”

孟死看看他们，摇摇头。

江十惠再问：“在苑家祖茔里的人，当初有与你师父相好的人么？”

孟死再摇摇头。

和气方丈问道：“不知道当初与你师父交好的人当中，有没有女人？”

孟死看着他们，脸色不变，他在沉思，像要回顾往事。回顾往事是很麻烦的，他的脸上有一丝烦恼，他想了再想，点点头。

江十惠说道：“如今江湖上再出事了，看来是你师父的故人惹的事儿，事儿关乎少林、武当以及各大门派的命运，不得不对此做一次调查。”

孟死笑一笑，他笑，是因为他不能忘情，当初众豪去苑家祖茔扫荡苑九，说的也是这一番话。看来武林人要杀人害人，多是用这一理由。

他们杀死了他的师父！

他的脸上升起了一股愁云，他对几个人摇头，再复躺下，不再说话了。

任是江十惠、和气方丈等人再说，他也不复起身。

钟思凡始终不置一语。待得众人下山时，江十惠问他：“钟公子，你为什么不说话？”

钟思凡笑笑，说道：“如果我是孟死，你们问我，我也不会说。”江十惠问道：“为什么不说？”

钟思凡说道：“当初我们众豪都觉得无望，最后是慕容青公子与那苑九一赌，两人赌是斗智，说是斗智，其实只是慕容青公子说出了苑九原来不是苑九，只是徐无特罢了。徐无特当时承认了，便输了慕容公子。但后来变生猝然，便不是我们能预先想到的了，慕容公子扯着肖依，去抱着徐无特，因为慕容公子看出了徐无特只有在女人的怀抱里才能送命。”

“这么说，是慕容公子杀死了徐无特？”

“对，是慕容公子利用了肖依，因为徐无特只有这一个孙女，别说是推开她，就是碰她一下，他也不愿意。他才甘愿受那些刀剑，最后铁子英的一把刀竟砍在他的身上，斜插在身子里，他身上的刀剑弄得他活像一个刺柴蓬……”

江十惠不语，他没看到那惨烈场面，他没去苑九的祖茔去寻宝物，他只是在他江南江门呆着了，那些日子他在吟诗作画，在等着苑九杀人。因为他狙知了众豪都去了苑家祖茔，也知道他们必是会死在苑家祖茔里。那是他再找到苑九，与他好好盘桓，说不定会与苑九做一个至交。他的目的在下一次，当苑九三百岁时，那时他才四十九岁，到了那时，他必是去杀那个新出来的十八岁的苑九。老的苑九已死，新的根本就不会是他的对手，他定会赢了这一局的。

他没料到，苑九会死在群豪的手里！

江十惠此时只是笑，听着钟思凡说，他不听，又能如何？钟思凡一叹，说道：“看那肖依的样儿，对慕容公子是百般依赖，我以为她会有复仇心思，看来是我错了。”

石壁前，孟死坐在那里，风呼呼地吹，吹得人心也寒了。孟死只是呆呆看着石壁。

从前达摩祖师坐在这里，是不是很有禅心？他能面壁十年，不动凡心，真个是佛祖根基。我孟死怎么就那么差劲，只是天天惦念着她？想到了肖依，眼前便出现了她的那神采：她的皮肤是白的，从小便是白的。他去问过大师兄，被大师兄打了一个耳光。他惦念着小师妹，便去问她：“你的皮肤怎么没有血？”肖依回答他说：“我爷爷学的是阴功，我奶奶学的才是阳功，他两人才能有孩子。到了我爸爸，他也只能习阴功了，我爸爸与我妈妈都是习的阴功，他们不听我爷爷的话，在一起过日子了，他们才生下了我。爷爷不知道，他们偷偷地爱了，便生下了我。一生下了我，妈妈就死了，妈妈习阴功，不能与爸爸生孩子的。她一生我就死了，爸爸一见妈妈死了，他也自杀了，他是咬掉了舌尖自尽死的。你知道不知道，我爷爷不教我习阴功，是因为习阴功的人只能与习阳功的人生孩子，我不能习阴功，我要成亲……”

那时孟死问过她：“你要与谁成亲啊？”

小小的肖依很认真地想了想，说道：“我与大师兄成亲也行，与你成亲也行。”

孟死大声道：“我学的就是阴功，我不能与你成亲。”

肖依吃吃地笑，说道：“我学的不是阴功，我能与你成亲。”

其实孟死早就知道，她虽说不是习阴功，但她的身上血脉，真是阴功人的血，父母都是习阴功的大家，她怎么能例外？只是她自己不知道罢了。后来孟死与焦实两人听师父的话，教与她不少功夫，只是没教她阴功口诀。

孟死恨恨地叹气：肖依，肖依，你是不是徐家的人？你是不是徐无特的孙女儿？你与那个慕容青成亲了，你就忘了仇恨么？他是你的杀爷爷的仇人，你知道不知道？孟死到了少林寺，他想着，要忘了仇恨，要修成正果。何况他的仇人竟是肖依的丈夫，是那个口里能说，其实没有什么本事的慕容青公子，他怎么能让师妹为难呢？但他想来想去，还是恨那个慕容青，他要杀死那个慕容青就好了。

他在等待时机。

如今时机来了，他要下山去，没有人知道，他在山洞里呆久了，习会了一种阴功心法，能在睡觉时都练内力。

他要走出去，只是他得有一个办法，找一个人来，替他躺在少林寺的石洞里。

找什么人来呢？他在苦想这一计。自从师父死后他已发下重誓，要一生不报仇，再也不复说话。如今他做到了，五年不说话，但他会不会一生不说话？他喜欢肖依，他不能违背肖依的心意，但他不愿意让肖依知道，他要报仇，他一定会报仇的！

他睡着了，忽地听到了有人的脚步声，听得有人对来人说话，说的正是他。

那来人是谁？

他的心忽地跳了几跳。来了也许是他熟悉的？

他躺在那里不动，听得脚步声近了，也听得出来那是四五个人走来。走到了他眼前，忽地有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轻柔地问道：“师兄，你好吗？”

孟死如被电殛，他日思夜想的人就是她，他日夜在耳旁响着的就是这个动静，这个声音。

她怎么会来了？她不是做了江南慕容青的妻子么？

孟死抬起了头，他看到了肖依，看到了那张白白的脸，看到了她脸上那调皮的笑容。

说什么，他哽咽了，他记起了他的仇恨，他想知道肖依的今天，想知道她活得怎么样？但他说不出，他只是能呆呆看着肖依。肖依命人拿出了一只箱子，放在面前，她弯下腰去，一阵阵香气飘来，飘在孟死的眼前。

肖依说道：“师兄，这是几套衣服，你拿去穿。”

她竟为他置了几套衣服。都是缁衣，都是僧衣。莫非她真的以为他一生只能再做和尚了？

孟死看着她，不语不声。

肖依再说道：“师兄，我为你亲手缝制了棉衣、单衣，还有夹衣，你在凉时得穿。

再说你需要什么，我拿来与你。”

孟死看她，轻轻摇头。

在外人看去，肖依与孟死相见，两人都是木讷，没有什么话说，像是两人间再无亲情，只是照例看看而已。哪里想得到孟死的心里正如死井掀波，大起狂澜呢？

肖依坐在孟死的对面，看着那跟随来的人说：“你们出去吧，出去等着我。”

两人看来是慕容家的家丁，听得主人一说，便行了礼，慢慢走出去了。

肖依再看着那两个高僧，笑说道：“有劳大师了，我与师兄说上几句话，不知道行不行？”

两位和尚互看一看，便揖一揖，走出去了。

只剩下了肖依与孟死。

肖依忽地流泪了，她说道：“我们师兄弟五人，只剩下了我们两人，大师兄是一个好人，他死了，他为我死了。三师兄替我挡了剑，他也死了，四师兄也死得好冤，我们只剩下师兄妹两人了。”

孟死心道：你知道就好，可惜你就是知道也是忘了，你与那个慕容青成亲，他就是我师父最大的仇敌，你能道不知道么？

但他不说话，只是捏着他的手指，把他的手指捏得吱吱响。

肖依问道：“师兄，我听得那一天来的和气方丈与钟公子、江掌门、还有武当掌门承生道长、蜀中唐门的唐掌门他们计议，说江湖上出了大事了，他们说是有有人在少林寺的后坡形果大师的坟上挂了褻衣，我想那一定是师兄干的了。”

肖依看着孟死，孟死大摇其头。肖依说道：“我知道你的脾气，你做事一向很坚定，不做好不会罢手的。我劝你别干了，就是毁了少林寺，也报不了爷爷的仇！”

孟死盯着她的眼里闪着光，他要不是喜欢肖依，此时早扑上去掐死他了。她为什么要这样说，她难道不知道师恩重如山么？



肖依说道：“他们说，北方的洗马庄马场没了两千匹马，还有武当派的镇山玄武剑上涂上了经血，真个是挑战啊。再有啊，说是慕容家的湖光山庄也丢了上百万的银两珠宝，江南的江南丢了最好的铸剑师江训，唐门丢了那个造暗器的唐十一，也丢了许多暗器，你说说，江湖不是要大乱了么？师兄，你小心些！我看你就好好呆在这山上得了，就是有人来找少林报仇，也决不会找到你这里。再说，你只是在形果大师的坟上挂了几件女人的亵衣，那有什么了不得？只是小事一桩，我对少林的和气大师说说就是了。你在这里好好呆着，好不好？”

孟死看着肖依，心道：我的这个小师妹自小便刁钻古怪，她会不会是刺探我？为她的丈夫帮忙？如果是那样，她也就太没有良心了。但她能不能是在怂恿我逃走，要我在江湖上再趁机报仇呢？如果是那样，我一定得探出她的口风来。

孟死看着她，等她再说。

肖依说道：“我是很喜欢我的丈夫的，他也喜欢我。只是他太忙了，他去查那件事去了，要走一个月。我趁机也来看看师兄，看看师兄的身体好不好，看看师兄是不是要什么东西？”

肖依看着孟死，说道：“如果少林寺后山的那件事是师兄做的，师兄就不要做这种事了，少林寺与江南慕容家都是至交，如是撕破了脸面，大家都不好过。”

孟死看着她，心里咚咚跳，她说什么？如果少林寺与江南慕容家撕破了脸面，大家都不好过？那他孟死能不能让他们撕破脸面？他是不是有这本事？孟死在沉思，他在想如何让少林寺与慕容家撕破脸面。肖依看不出他在想什么，只是笑，说道：“师兄，我给你带来的东西，都放在这里了。我要走了，你自珍重！”

肖依走出去，她对那两位大师说道：“我问了他，他不承认是他挂的亵衣，我看也不像是他做的。像我孟死师兄这样的人，他只能明做，怎么会在那里挂一件亵衣呢，这做法不像是他，倒像是一个女人。”肖依要去看看形果大师的坟，到了那坟上，看离孟

死的石洞也不甚远，肖依说道：“这里离师兄所居，也不太远啊。”

她跪在那坟上，对形果大师说道：“你们也想杀死我的爷爷，但他自己杀死自己了，我知道，他要的是我好好活着，他才不惜死去。我一定好好活着，我要生两个孩子，一个叫他姓徐，一个叫他姓慕容，那时我们徐家也有后了。其实两位大师一定不会愿意听我的话，我又何必对你们说呢？”

肖依慢声细语，对着坟墓说话，后面站着的两位大师心道：看来情能使人化仇，看这位慕容家的少奶奶，她如今只是一心想着生孩子，根本不在意江湖上有什么大风波。看她幸福无比的神情，便知道她对慕容公子的一片情意了。

两位老僧看着肖依在那坟前跪叩，然后再走出少林，一直下山去了。

孟死看着那一堆东西，忽地他看到了两个小包，那是他没看到的。他希望有一些他所盼望的东西，但他盼望什么，他也不知。他打开了那小包。

一包是靴子，一双靴子，新的靴子。再一包是银两，还有金叶子。他不下山，要靴子做什么？要金银做什么？

孟死呆住了，他看着这两只小包出神。

## 第五章 少林血劫

少林寺的暗夜，在大雄宝殿上，仍有人在作夜课。那念诵经文的是少林监寺和思。和思大师是少林寺德高望重的一代高僧，他在少林里以善经文，能行德事而闻名。他正在诵《金刚经》。

忽地有人悄声而至。

那人走到了和思大师身后，说道：“身后无眼，无防。”

和思大师说道：“佛有千眼，正看你三分。”

那人笑一笑，说道：“佛看三分相，人看三炷香，烧了三炷香，是不是佛也开面？”

和思听得他说话，满是杀机，就笑上一笑，说道：“人修三世，佛争百代，都是讲一个‘持’字，如果施主能持，便是有缘了。”

那人发怒道：“我与佛没有缘，我来找你，只是问你一句话的。”和思说道：“施主便问好了。”

那人问道：“少林入世，去争苑九的珍宝，说是想找回什么《达摩易筋洗髓经注文》，找到了吗？”

和思一听得问这话，心道：阿弥陀佛，真个是魔劫到了。和思说道：“没有找到。”

那人嘲笑道：“果然是白费一场功夫，只是少林寺如今便入了魔劫了。你想不入，哪里能够？”

和思慢慢回过身来，他看着那人，果然正是那个在石洞里五年面壁的孟死。

孟死说道：“我有一誓，就是再不对世人说话，我对你说了这许多的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和思平静地说道：“你要杀我。”

孟死说道：“你可以高声叫喊，一喊便来了人，那时死的未必是你。”

和思笑笑，说道：“你誓言不再说一句，我何不要你保此誓言，如是你再能说话，只是对你杀人多做矫饰，有什么好？莫不如你杀我时，你再也不说话，只要杀人时说好了。再说你要我叫，来了人，他死在这里，不如我死，你杀我好了。只是当关佛祖，在大雄宝殿，这十分不便，我与你走出去，在殿前，你杀了我便是。”

世上也有如此奇怪的人，对于来杀自己的人，竟是提议他如何杀自己，不污宝殿，不污圣寺，才是他的一心。和思也真的是够怪。

两人直出殿外，到了殿外，和思说道：“当年我们少林寺共有十僧，说过一誓，就

是苑九必死，我们如赴了那一难，便愿死十僧，以合不污少林，如今和思当是第一个。”

孟死说道：“你说什么？”

和思说道：“我要自尽，要你看一看我少林寺僧的气度。”

孟死看着他，想着是有传言，说是少林入苑家祖莹，也不光是为那一部经书，他们要找苑九的秘密，如苑九是恶人，他们要除恶务尽。此时和思要证明给他看，看少林寺僧不是怕死，既是当初有誓，和思当此一难就是。

孟死看着月夜下的和思，竟是凛然而立，站在那里，不怒而威。和思说道：“孟施主，你小心些，莫要再入尘劫！”

说罢和思大师竟是自拍自己的头，叭地一声，裂骨而毙！

孟死看着和思死在当场，和思的身体竟能缓缓坐下，在地上合揖而说：“孟施主，我去了。”

他一闭目便瞑。

孟死看他，心道：我杀死这个和尚，怎么我心里更是不舒服，看来我不杀他寺内的几个僧众，难消我的怒火！

他冲进了少林寺的香积厨，看到那里有几十个小和尚在做饭。原来一大早少林寺的小僧便很辛苦，早早起来做饭。

他看着，忽地想到，我要杀少林寺的人，不如毒他一毒，我在饭里下毒，岂不是毒他一寺？

他拿出了毒药，但看看，心里又是犹豫了，想着肖依的那神情，如是师妹知道了我毒死了少林寺一寺的人，她一定会伤心的。好吧，看在她的面子上，我就先毒得他们七荤八素的，让他们先尝尝厉害！想罢，他看着那几个在大锅上站着铲饭的小和尚，心道：我怎么把那毒放在锅上，让他们铲一铲，让那一锅饭都有毒呢？

看着看着，忽地一个小和尚过来了，他抓起一只瓢来，咕咕咚咚便饮。一旁的那香

积厨头儿便叫道：“积善，你是不是要找事儿？你喝那么多的凉水，岂不是要生病？”

那个叫积善的笑嘻嘻：“师叔，我不怕，我从来不生病的。”

他回头把那铁锨放在锅旁，忽地耳后一股风吹，是孟死在身后吹的一阵阴风，吹得他浑身一阵子冷，他叫道：“不好，师叔，我冷了！”那个师叔大声道：“叫你小心，你偏喝水！”这积善下了锅，孟死乘人不备，在那只锨上撒下了毒药。

这是当年徐无特的阴毒，如是中了毒，很难解救。

孟死忽地想道：我要下了山，岂不是就明说了是我所为么？我如是再去那石洞里，我呆在那里，看他少林寺的笑话，岂不是看也看得够了？

一念至此，孟死大喜，他急急回去，到他那石壁前，再去面壁了。天亮后，少林寺闹成一团，先是大雄殿前的洒扫僧前来告急，说是当院坐化了和思大师。方丈与众人前去看他，见和思大师一脸忧相，坐在当院毙命。

方丈说道：“看他是怎么死的？”

两位老僧去看，见和思的头拍得裂了，说道：“看来是自尽。”方丈说道：“和思师弟佛法弘化，他不会自尽，看来是有人逼他。”

有僧人问：“谁会逼和思师兄？”

方丈沉声道：“我们从前曾有一誓，就是如果我们杀苑九，苑九不错的話，我们少林寺就死十僧给他看。如今看来，和思师弟是第一个了。”

旁站的和生大师忽地说道：“莫非那人真的是苑九一党？”

忽地和生大师想到，五年前他与钟思凡所说的，如果苑九不是恶人，少林寺便要有十位高僧赔他性命，莫非有人来寻此隙了？但那人是谁？

和气方丈说道：“去思过崖石壁看看，那个孟死是不是在？”

有人飞身而去，待得回报说道：“那个孟死仍是躺在那里，细看看他的那靴子没穿过，那银子被他扔在石沿前的壁上，块块都嵌在那石壁上了。”

和气方丈心里明白，孟死是气恨肖依，才把她的银子掷在石壁里，以示他再不愿受她的银两，恨她再来找他的。

只是孟死此举，是恨肖依，还是不喜欢银子？不愿意再出山？这就难说了。

和气方丈问道：“你们与他说话，他还是一语不发么？”众僧答是。

和气方丈无奈，说道：“小心些！”

到了中午，竟是上院有数百寺僧忽地肚疼，直嚷直叫，吃药也不行，竟是疼得死去活来，吓得那些不曾中毒的僧人都直念佛。到了中午，竟有一多半的少林僧人不敢吃饭。香积厨的头儿也急得直叫佛，说道：“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儿，只是哪一锅饭菜出了毛病，我查一查好了。”

方丈请藏经阁的几位师弟一看，方才知是中了寒毒。那些僧人捂着大被，躺在床上，仍是哆嗦。

乱了许多，方丈说道：“依我看，后山的孟死有很大的可疑，莫如再去人看一看他。”

就去了几人看孟死，到了石壁前，看有人坐在那里直看着石壁，几位僧人怕他冰冰冷的样子，远远地看着他，不敢上前，直到很久了，方才有一个小僧说道：“不对啊。”

几位问他怎么不对，小僧说道：“我忖度着，那孟死的姿势很不得劲儿，他不能坐许久的。”

众僧一想也对，有谁能俯着身子，手窝在心窝里，坐那么许久？他们冲过去，一看大惊，原来那人不是孟死，只是一个少林和尚，是送饭与孟死的那一个小僧，他此时仍在那里呆坐着，脸色是紫的，身子一阵阵发寒。众僧把他抬下山，到了少林寺殿前，方丈说道：“是了，看来这个孟死是那个作恶的人了，我们只要告诉几大门派，小心在意孟死就是了。”

孟死下了少林寺，他的心里好生舒服，看来在少林寺的五年，真是难为他了。如今他要做什么去？他要去找师父的仇人。

按说呢，师父的第一个仇人便是那个慕容青，他一片巧嘴滑舌弄死了师父。但孟死不愿意找他，不管怎么说，他也是肖依师妹的丈夫，看师父死时，对他也不那么恨。

那么找谁呢？找当时在场的铁子英，找那个卢傻子，他们在师父身旁，做了背叛师父的恶事，不杀了他们，怎么行？”

只是怎么找那个卢傻子呢？

孟死有心，便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想：卢傻子原来就是江南人，我到南方找他，必是会找得到。只是我得张着榜文找他，不然怎么会找得到？

但想想也还释然，像卢傻子那么大的名气，他决不会不在江湖上留名的，一旦找到了他，便会找到那个铁子英的。

孟死直奔江南，他要到江南去寻仇。

这一日到了南方，这正是姑苏地界，看看前头那个村子，正是文人笔下“小桥流水，春江月夜”的景色。

孟死看得呆了，忽听得马蹄声脆，得得远来了十数骑。那十数人都是女人，下了马，便直奔那桥去了，过了那桥，便看到小庄，开了庄门，叫道：“是姑娘们回来了！”

庄内便是一片喧嚷，孟死心道：这是哪一家武林世家，怎么没听说过？只是看这十数个姑娘，便知道她们的武功不差。她们在姑苏城外竟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不是江门的？再不就是慕容家的人？

孟死慢慢踱过去，远远看，在花园里有几位姑娘在喝酒，她们像是男人一样，手不离杯，杯不离手，一边讲着江湖上的情事，一边喝着酒。

一位姑娘说道：“听说少林寺出了事儿，和思大师自尽了，只是怎么出事的，却不知道。”

另一位姑娘说：“令主知道了么？那里怎么会出事？莫非有人上了少林？”

这姑娘说道：“令主不知，我要蝴蝶报与令主得知，还曾得令主的命呢。”

另一位姑娘说道：“令主说了，要小心从事，近来江南江门与慕容家的人都出来了，他们在寻找我们。”

孟死看着，心道：看来她们不是慕容家的人了，她们是哪一门派的，也费我猜疑。唉，别猜了，我在少林山上五年，这五年世上的事，一概不知，我怎么会知道她们是哪一门派的呢？听她们说，令主一定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只是知他是谁？

忽地那院内的姑娘低声说了一句，再大声说道：“不如我们睡吧？”

众姑娘都说睡，几位姑娘都站起来了，她们忽地冲出来，一冲至孟死的身旁，把他围了起来。

孟死也不料她们竟有这般快，便围住了自己，他默不作声。一位姑娘问道：“你是谁，来做什么？”

孟死不言，他不会对人说话，除非杀光了师父的仇人。

那姑娘再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是不会说，还是不能说？”几位姑娘盯牢了孟死，她们的手里都没有兵器。

虽说孟死没有兵器，但也对付她们几人绰绰有余，他冷冷看着几人，不语。

一个女人说道：“兰心姐姐，他看样子是一个偷听的人，我们抓起来他吧。”

那叫做兰心的问道：“你是一个过路人？”

孟死点头，他只能是过路人，不然他算是什么？

那兰心问道：“你会武功？”孟死再点头，他会武功，他怎么能不会武功？

兰心忽地说道：“你偷听我们姐妹的话，你知道么？”

孟死再点点头，他看着那个叫兰心的女孩子，忽地抬起了头，他那神情，像是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

兰心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能说出来么？”

孟死不语，只是低头看着那花园里的树，南方的一种花树，传说中这是铁树，千年



方才开花的。这一株铁树如今正长得茂盛。一旁的女孩子忽地厉声喝道：“兰心姐，跟他说什么，杀了他算了！”

孟死心里也颇不是滋味儿，看来这个什么令主也是一个厉害角色，他的手下说杀人便杀人，看着我孟死竟是只问上几句话，便欲杀人。

那女孩子唰地掏出了一支小小的匕首。

孟死的眼睛张开了，他看到那支匕首！

那是一支很好看的匕首，看上去古色古香的，在匕首的柄上，还有几粒珠子，很是名贵的东西。

是古物吧？孟死忽地抬起了手，去要那一支匕首！

那女孩子惊呆了，难道他没听到她们要杀他？他以为她们杀不死他，还伸出手来，要她手里的匕首？她看得懂他的意思，从他的眼神里也看得出他要想要这一柄匕首，但她怒极了，大喝一声，冲过去便刺！

她的身手很敏捷，唰唰唰连刺出几刀！

孟死本来想杀死她，忽地心内一动：她的身姿极像是他们派的动作，闪身前先动腰，而且以那敏捷来补其劲力不足……

孟死只是身子疾闪，再突地冲着那女孩子脖子吹了一吹凉风。

想当年的徐无特吹人，就连铁子英、卢傻子这等的高手也受不住，何况是这些毛丫头？虽说孟死此时的功力不及徐无特，但他一吹，也吹得那姑娘的匕首叭地坠地，花容失色。蓦地她哇哇哭起来，叫道：“兰姐，兰姐，他吹了我，他吹了我！”

这女孩子一失色而叫顿叫那几个女孩子都是吃惊，她们一闪身，把孟死围起来，叫道：“杀了他！”

兰心眉心紧皱，说道：“我本来不想杀你，可你竟得罪了小妹，你死期到了！”

孟死看着她们，看她们每一个人都掏出一柄匕首来，那乡首都是花纹古旧，像是古

物。

他觉得怪了，五个女孩子，三个人拿着那匕首，两人手里握着一枚珠子，那珠子大大的，在阳光下闪烁，那是什么东西？

孟死决心弄明白，他静静站着，等着那五个女孩子对他进攻！哗——如流泻的水，一扑而至，五个女孩子叱声连起，匕首连挥！

唰——那两人握着的珠子也抖开了，原来珠子里是短短的软剑。

一寸短，一寸险，想不到她们全都这般勇悍，一出手便欲夺先声，直出手要杀他！

## 第六章 初访二隐

当慕容青与唐八、承生道长三人到了华山脚下时，深深被这一带的美丽风光所吸引，慕容青大声道：“这真是好地方，如果没那么多的事务缠身，在这里也好生住一住，多好！”

承生道长冷哼一声，他觉得慕容公子只是无病呻吟，像他那样，娇妻美妾，家生豪门，怎么能放弃自己的生活，到这等地方来住？

唐八满腹心事，六个人里，只有他一个是心事最重的，如果哪一天听说了江湖有风波，有人用了唐门的暗器杀人，他怎么办？有人找上了唐门，他怎么对人家说？

他低着头，无论华山多美，也与他无干。

三人到了三间茅舍前，慕容青上去，轻轻敲那屋门，叫道：“铁老英雄，卢神医，有故人来访！”

门吱呀一声开了，从里面走出来一个人，那人看来面生，他看着慕容青，忽地冷冷说道：“不知道几位要找谁？这里并无什么卢神医，也没有姓铁的。”说罢便欲关门。

慕容青的动作更快，他冲过去，拦住门，说道：“只不知先生贵姓？”那人哑着声音说道：“在下无姓。”

唐八大声道：“你找错了人，我们再去找一找看吧。”

承生道长也觉得人不对，但慕容青笑道：“我不找别人，只找你一个无姓人。”

他推门便入，像是入了自己的家一样。

两人怪他唐突，但他进了门，便不得不进了。

一进门，便看得一个人坐在屋内，他那样子依稀认得，不是卢傻子是谁？

承生道长大声道：“你是卢傻子，你是卢傻子！”

卢傻子笑呵呵，只不答话。

承生道长再回头看，看那个陌生人，莫非他就是铁子英？

慕容青点头，说道：“不愿意看苑九的脸面，也不愿意看自己的旧脸面，莫非铁大侠还在为人的臭皮囊着恼？”

那人真的是铁子英，他不复再言，只是一叹，便坐在一旁，再不出声了。

想五年前的那一场血战，铁子英甚至把自己的性命与声望都豁出去了，最后甘愿做那个苑九的影子，易容做了一个假的苑九，苑九死了，他的脸面也再易容过，可是他不愿意要他自己的原来脸面，他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他觉得儿子铁当心死得冤，据说他是死在了徐烈的手里，徐烈为什么要杀铁当心？还有人说是死在了大力神钟非禹的手上，这说法倒像是真的，大力神虽说是心内羞愧，他做了苑九的仆奴，但他终是自尽，洗清自家的羞辱。他当时恨铁子英做了苑九的影子，便杀人的吧？

铁子英郁郁不快。

卢傻子说道：“五年了，我以为你们忘了我们呢。”

慕容青说道：“江湖上出了事，我们来请教你们两位。”

卢傻子哦了一声，显是很意外，他问道：“出了什么事儿？”

慕容青便把江湖上的奇事对他两人说了一遍，卢傻子沉吟道：“看来是怪了，苑九一死，那些人便如树倒猢狲散，哪里还有心去闹？只是你们的仇家，那倒是有心人了。他们拿到了阴功秘籍，对你们不利。难道还有一个人能练成苑九不成？”

铁子英始终只是静静地听着，却不说一句。

慕容青问道：“卢神医，你想想看，当年随着苑九作恶的人，还有哪一个能再兴风雨？”

卢傻子说道：“我当年经苑九一事，心内大是生怖，想来想去，总是梦中惊醒。无论怎么说，慕容公子以舌枪唇剑对付苑九，终是虚事。如没有那个肖依姑娘，慕容公子岂不是大大亏输？那时正义道无一人会再活下来了。”

慕容青笑道：“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只是念着肖依一定是他的命根子，如果他当时一掌拍击在肖依的头上，不让肖依近他的身，我们再也杀不死他了，只能被他一一杀死。”

想着当时危急，此时的人还是嗟叹不已。

卢傻子道：“只是那些阴功秘籍，对江湖人确是一个大诱惑，你说有人开得了那锁，不知道开锁的是何人，你为什么不问一问那七个人？”慕容青叹息道：“要是一问，便不得不问所有的人，而且这七个人里，只有一人开过那锁，他会开锁，便拿出了那秘籍看，我估计不出那个人是谁，便来问二位，是不是苑九当年的余党还有人在？”卢傻子沉吟了一会儿，说道：“依我看，还是七大门派的人可能性大。如今看来，少林寺的人不像。他们不会去习阴功，那个武当的非人也不会，他不是喜欢上了那个望月姑娘了么？他们是不是成亲了？”

慕容青说道：“非人开始并不曾来守那秘籍，后来他去找望月，望月姑娘几次不见，他才废然而返。再来我湖光山庄，守那秘籍，也是心灰意冷的原因。”卢傻子叹气道：

“原来是这样。”他再说道：“看来也不是那个非人了，还有霜姑娘是一个热心人，她不会偷那秘籍的。更有江公子江非，听说他是一个很有心计的人，他会不会去弄那秘籍？”

慕容青沉吟道：“该不会是他吧？”

卢傻子说道：“再有那个钟思玉，听慕容公子说，她只是钟思凡的妹妹，她会不会拿那秘籍？”

慕容青说道：“钟思凡恨那秘籍害人，他不会让他的妹妹拿那秘籍的。只是那个钟思玉与我妹妹很近，她两人会不会拿秘籍？”

卢傻子说道：“不会，她两人拿那秘籍没什么道理。”

慕容青说道：“算来算去，只有少林寺的和雨大师与华山派的许思独没算过了。”

卢傻子说道：“少林不会做此恶事，上一次做事，少林惹上灾劫，这一次怎么会再做？只是华山派的武掌门与我过往也密，我看他不像一个恶人。他胸襟很开阔的，人也豪爽。这种事很难想是他做出的。”

慕容青忽地大笑，说道：“说来说去，那七个人都不像是有毛病，只是锁却是开过了许多次。我看过秘籍，也心内奇怪。这人很有天份，他只是看过几遍，便学会了，并不曾把那秘籍拿走。依我看，他是一个极有天份的人，就是当年的苑九再生，也不过如此了。”

卢傻子沉声道：“慕容青，你休吓我。”

如果真的再出一个苑九，他们就是都死在他手里，也未必再会有那慕容青鼓舌弄簧的机会了。

卢傻子看着铁子英，铁子英始终是一言不发，他看着卢傻子，像看一个真正的傻子。

卢傻子不管他，只是说道：“依我看，你得一个个试他们，如果给他们机会，他们会不会偷那秘籍，如果给机会，他们有人丢了那秘籍，便知道那人是谁了？”

忽地唐八大声道：“不可！这是玩火！”

卢傻子才来看唐八，说道：“你是唐八，你怎么一直不说话？”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唐掌门心里不痛快，当初七大门派要人看守秘籍，不曾借重唐门。但如今看也好，没有唐门的人，你岂不是少操了一点儿心？”

唐八心里赞同慕容青的话，但他们不看重唐门，他心里就是不愉快。

唐八说道：“此等事，如是婆婆妈妈的，怎么能查得到？一定得用很特殊的法儿才行。”

慕容青很是客气，他问道：“不知道唐掌门说的很特殊的法是什么法儿？”

唐八不语，他想着唐门的许多邪法儿，但他说不出，只是微微笑着。

卢傻子说道：“也未必不可，人家用心思对付你，你也得有心思，不然你怎么办？”

慕容青心里闪过无数个主意，但又一一否定，他心里知道，如是试过了，哪一次弄得错了，便得罪了江湖上的一大门派。得罪了江湖上的一大门派，那又何必呢？对他慕容家有什么好处？他怪自己当初在众人的面前，忽地有了那一时的英雄念头，竟是答应了那秘籍放在慕容家，如今自己找了罪受。

他摇头说道：“一切须得从长计议。”

卢傻子忽地说道：“你们不找他们，早晚也会找得到。”

是啊，如果他们等待，便会有人站出来了，他拿到了秘籍，练好了功夫，他不站出来，还会等待么？

可到了那时，他们只有束手待毙的份儿。

慕容青看着铁子英，忽地问道：“铁大侠，你一直不语，为什么不说？”

铁子英冷冷说道：“要我说？”

慕容青的神情分外亲切，他说道：“在那一场争斗中，最值得人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徐烈大侠与铁大侠，还有少林的和心大师。”慕容青说得也是真心话，他不能不要自己的脸面，做一个苑九，但徐烈能做，铁子英能做，还有和心大师能做，他们都是侠义

之士。铁子英忽地说道：“我说一句话，慕容公子不要见怪。”

慕容青笑说道：“铁大侠但说无妨。”

铁子英说道：“依我看，只是你那妻子与那个孟死两人作怪。”众人不再说话了，连那个承生道长都觉得他说得很有理。他心道：铁子英仍是那个个热知衷肠的铁子英，他换了脸面，也不曾变了一个人。

慕容青笑笑，颇有一点儿尴尬，说道：“我也想过，如是我妻子，她一定功夫过人，但她自与我成亲后，再也不曾练过功夫，甚至就是她原来的功夫也荒疏了，她只是着意在我身上，哪里会有那种心境？所以她不在此中。再说那个孟死，我得少林方丈的信，说是他在少林寺后山面壁五年，不吐一言。看来他对世事全都看淡了，他也不足为惧，我至今也不曾想到谁会是个得了秘籍的人。”铁子英说道：“如果我是你，我只认定了肖依与孟死，只有他师兄妹两人，才是最恨你们的人！我告诉你，慕容青，你做下的事也种下了恶根，肖依不会放过你的，你以为她是一个痴人，他爱你很深，便对你不那么恨么？你想错了，如果恨你的人是徐无特的后人，她一定是肖依。”

慕容青的脸色忽青忽白，他蓦地大叫道：“不会，不会！”

他看着唐八，说道：“不会是她，怎么会是她？”

肖依依依可人的模样，忽闪现在他的眼前，她那笑靥在他的眼前浮现，他开始时有些不安，生怕肖依对他会有仇恨。他也知道，那一瞬间他拉着肖依向苑九飞去，是一场大赌，赌肖依的命，也赌他自己的命，如果苑九不在意肖依，他必死！

但他赢了，他胜过了苑九，就是胜过了那个徐无特。

后来洞房夜里，他忽地对肖依说道：“肖依，我有一句话，不知当不当对你说？”

肖依像一个依人小鸟一般依在他的身上，对他轻俏俏地说道：“你说好了，你说，我听着。”

慕容青知道，在新婚夜里讲那一句话很是煞风景，但他还是不得不说：“我告诉你，

我拉着你，奔向你爷爷，那是一场大赌，如是你爷爷不喜欢你，或是他狠下心来，我会一死，你也许会死在爷爷的怀里。”

肖依哭了，她说道：“我知道，我知道，当时爷爷对你说什么来？他说要你照顾我一辈子，对不对？他看我是一个小孩子，他死不足惜，要的就是我活得好，他把我交给你，就是他不愿意杀你，要我跟你。我岂能不跟你过一辈子？只是我知道，我父亲与母亲生我时双双而死，我本来就是一个孤儿，如今我在世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你照顾不照顾我？”

当时慕容青是笑了，他擦着肖依的眼泪，说道：“我要照顾你，我要好好照顾你。从今天起，你愿意做什么，我便陪你做，好不好？”肖依那一夜依在他怀里，像一只受惊的小兔，一会儿身子一哆嗦，慕容青很怜爱，只是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决不松开。

他打败了苑九，并且得了一个天下第一柔情的妻子。

她真的是一个阴功人生下的尤物啊，看她的身子，从身躯一直到腿下，能看得见她身上的所有血管在流着血，她的皮肤是少见的细腻，你根本不能想像人怎么会有这种皮肤，只怕是吹一吹风也吹得破的皮肤。她的身体看去是那样娇柔无力，她笑着，像一个天真的孩子般地笑，笑得那么无助，那么可爱。

如果慕容青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妻子，他根本不会在家里呆上五年，他五年没太出门，只是坐在家里，过着美妻娇妾的日子。

最重要的，是肖依不在意他有两个侍妾，一个是江月，一个是河凤，两个都是娇滴滴的狐媚子。那一天慕容青当着肖依的面儿把她们两人叫来，对她们说道：“这里是两箱银子珠宝，你们拿着，愿意去哪里便去哪里，从今我与你们两人再无干涉。”

本来两人一见慕容青带来了肖依，便知道如今自己再也不会宠了，可还是没料到会给赶出家门，江月说道：“公子，人家都知道我们是有情有义的慕容公子的侍妾，你要我们走，岂不是要我们的命？”河凤说道：“慕容公子，人都知道你有情义，可你拿



一箱金银就会打发我们走么？”

肖依瞪大了眼，看着慕容青做事，她忽地说道：“我能不能说一句话？”

也许慕容青正等着她说话，便说道：“肖姑娘有话要说，你说你说。”

肖依说道：“我也没说你不能有一个侍妾，你让她们走了，你的衣服在哪里，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要喝酒，什么时候要吟诗，我怎么知道？”

依我看，公子还是留下她们两人，让她们再继续侍候公子好了。”

慕容青当时有些为难，他说道：“那样岂不是太难为你了？”

肖依说道：“不要紧，我只要公子对我好就行了。”

慕容青当时大是高兴，他抱着三位女人，说道：“好，好，肖依，我有了你，真个好！”

那时他想着肖依，从那时他也时时对肖依最好，平时对那两个侍妾都不苟言笑，虽说也是对她们有雨露恩情，但比起肖依来，可就是差得太多了。

说那个要算计他的人是肖依，他怎么能相信？

## 第七章 唐六的少妻

慕容青一行再来到蜀中，天气已是有些热了。溽暑先逼川中，到处都是包着白头巾的汉子，汗水挥洒，在蜀中到处都是汗水。溽暑逼蔫了树枝，逼蔫了人。茶棚处处，都是大碗大碗的苦茶，在抱着碗咕咚咚地灌。到了晚上，一行人方才进了唐门。

远远看唐门，只像是一个大大的寨子，但走到近处，便知道不对了。原来唐门是一个镇子般大，近山远山络绎不绝逶迤着一片片房舍，这都是唐门，是威震天下的唐门。

唐门的人都慕容青等人很是客气，因为他们也知道，这一次如果暗器失落江湖，真

的杀了人，他们唐门的麻烦就大了。

虽说唐门不怕麻烦，但真的麻烦起来，岂不是要唐门好看？唐门的人摆宴欢迎慕容青公子。

宴罢后，慕容青要唐门与唐十一亲近的人都留下，他要问话。先问的是唐小妹。

唐小妹是唐六的女儿，是唐八的侄女。

她是唐门最受宠的女孩儿。

慕容青知道，唐十一的事儿最是难问。但难问也得问，不然来唐门做什么？

慕容青问道：“小妹，你与十一叔是不是常在一起？”

唐小妹大笑，说道：“是啊，十一叔很爱与我们女孩子玩的。

慕容青再问道：“不知道他怎么与你们玩啊？”

唐小妹笑笑，说道：“十一叔在我们中间，他常与十几个姐妹在一起的，他有一个本事，就是能闭着眼也猜出哪一个是谁，只要是女孩儿，他就能猜得出来。”

慕容青仍是满面笑容：“他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是不是他与你们女孩子在一起玩的时间多啊？”

唐小妹笑笑：“他总与我们一起玩，他还是与拣来的怜儿玩的时间多些。”

慕容青问道：“哪一个怜儿？”

唐小妹说道：“就是在山崖后住的那个小怜儿啊，她父亲都死了，说是没人养的。后来十一叔养她了，十一叔天天给她洗澡，天天教她写字，晚上陪她睡，她可是好有福啊。”

慕容青问道：“怜儿如今多大了？”

唐小妹说道：“她十五岁了吧？只是比我小一岁的，谁知道她多大，看去像一个小丫头，总也长不大的小丫头。”

慕容青再问道：“她那么小，你十一叔真得好好照顾她呀，不然她一个人也很难受。”

唐小妹说道：“上月我家有人提亲，给小怜儿提亲，提的是蜀中的李家，小怜儿怕得要命，她哭了，不愿意嫁人。后来，十一叔就带她跑了，一直没影儿了。”

慕容青暗暗点头，看来是了，那个十一叔对于小怜儿很是珍爱，不愿意让她嫁人，所以才带她走了。

慕容青是一个聪明人，此时对于唐十一的事儿也知道了七七八八，只是不愿意再对唐小妹说就是了。他再问道：“你十一叔时常在外面玩么？”

唐小妹说道：“你说什么呀，十一叔总是一个人呆着，只有见到了女孩子，他才那么样的，他最喜欢与女孩子玩了。你不知道十一叔，平时他很少言语的。”

慕容青再见到的一个人，是唐门的唐心。

有人说，宁见唐思，不见唐心，唐思有田，不劳人烦，唐心无肝，杀人无算。慕容青看见这个唐心，心里好笑。

他太胖了，在蜀中这种地方，在这样的天气，像他这种胖人，怎么能不喘，他气喘吁吁，直看着慕容青，从头上，从脖子上直流汗。

他说：“呃呃，呃呃，我不知道你有什么话要问，如果你没有话，我就走了，我得去泡在塘里。”像他这种人，也值得江湖人畏惧么？

慕容青问道：“你说，值守的人都是谁，为什么会丢暗器？”

唐心说道：“我家的值守都是我们几兄妹，一开始是我与唐定、唐方、唐亲、唐足几个，后来再添了小妹、三妹，对了，最后再添上的人是小怜。”

慕容青说道：“莫非是那个与你十一叔一齐走出去的怜儿？”

唐心说道：“对，就是她。因是两人一班，所以就添了她。”

慕容青问道：“什么时候知道丢了暗器？”

唐心说道：“大概是十一叔走后的第四天吧？”

慕容问：“他走了，你们没发现丢了暗器？”

唐心说道：“人心乱乱的，十一叔在这里很有夤缘的，他一走，人都不好受。虽说都知道他要走的.....”

慕容青问道：“怎么知道他要走？”

唐心看着慕容青，眼光亮亮的：“听说你是一个聪明人，你一定懂得。”

慕容青心道：原来唐十一是一个喜欢女孩子的怪人，他带走了那个怜儿，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不愿意让怜儿嫁人，他就不嫁好了，他是怜儿的父亲，他要怎么样，唐门岂不是得听他？可他还是带走了怜儿，看来是另有隐情了。

只是慕容青笑着，装作什么也弄不懂的样儿，只是看着唐心笑。唐定走来了，看来他对唐心也是有所畏惧，他说道：“心哥，六婶要见见慕容公子。”

唐心忽地脸变了色，说道：“我没听八叔说六婶可以见他。”

慕容青看着唐心，忽地说道：“我只听得唐八说过，凡是唐门的人我都可以见，只要我愿意的话。”

唐心看着慕容青，汗从他的胖脸上再流出来，他的汗像是无穷无尽，他恶狠狠地说道：“你愿意见六婶么？”

慕容青笑了，说道：“为什么不愿意？”

到了唐门的后院，从来后院不许外人来的，当慕容青到了后院，知道那院子里满是杀机。看那院子里的树，都是密密疏疏，有阵势的。再看院里的人，都是手脚伶俐的汉子，他们走来走去的，像在干什么活儿，但如真有闲人闯入，他们的手里一定会射出杀人的暗器。他们是唐门的年青子弟，是唐门最有力的武器。

慕容青走进了院，一直走到了上房。

原来唐八虽说是承继了唐门的掌门人位置，但唐六的妻子仍是唐门举足轻重的人物。

慕容青看到了唐六的妻子，他叹了口气。

原来如此。

唐六的妻子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她长得很漂亮。

很漂亮便很麻烦了，可怕的是她既是漂亮又很有本事。

她看着慕容青，看慕容青的眼神让他想到了那些淬得绿绿的暗器。

她轻声说道：“我叫绿仙，你叫我绿仙就是了。”

慕容青说道：“哪里，我只能叫你六嫂了。”

绿仙笑笑，说道：“妻以夫贵，我夫已死，我只能说我自己的名字了。”

她那样子，至多只有二十几岁，她怎么能在唐门守得住寡？慕容青叹气，想着唐八受罪了。

绿仙说道：“我丈夫是死在苑家祖茔里，听说唐思救了他？”

慕容青说道：“我不大知情，那几日在苑家祖茔里，人都是疯子。”慕容青心道：唐六一心夺得苑家祖茔的宝物，方才葬身那里，当时唐思与他都是丧心病狂，一心夺宝，更想独霸那里的秘籍，所以才被人杀死。”

绿仙说道：“唐门以唐思与唐六为耻，他们不愿替我丈夫报仇，我要替他报仇。你说说看，他们两人是怎么死的？”

慕容青刚要说话，绿仙忽地用纤纤手指指着她，说道：“你是天下第一个聪明人，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你告诉我详细点儿，不然我会让你走不出唐门。我也不怕让唐八难堪，他请你来，我让你变成尸首！”

慕容青笑一笑，他不愿意惹这个女人，如果男人是一个年纪大些的人，这个女人能半疯；如果那个年纪大些的男人也死了，她只能是一个疯子。

绿仙料不到慕容公子正在心底咒她，满面含笑，说道：“慕容公子，你说说看，我丈夫与唐思是怎么死的？”

慕容青便说了那苑家祖茔里的故事，她听得很认真，最后说道：“依你说，是那个

徐无特的徒弟杀死了我的丈夫与唐思的？”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正是。”

绿仙笑了一笑，说道：“唐门向来有一个好习惯，就是对自己的仇家特别认真，无论他走到哪里，也得找到他。徐无特已死，他只有两个徒弟在世上，一个叫做孟死，他在少林寺，我得派人去少林找他。再有一个人，她在你家里，是不是慕容公子？”

慕容青一听，不由得愣了，如果唐六奶奶要找肖依的麻烦，那她一定会成功的，因为江南慕容氏从来不像他唐门那样戒备森严，慕容家的少奶奶如被人用暗器打上几下，她那细白白的皮肤也会发黑，人也会死。

慕容青突然叫道：“不行，不行！”

绿仙吃吃地笑，说道：“为什么不行啊，慕容公子？”

慕容青说道：“我妻子虽说是徐无特的孙女，但你也知道，我当初杀了徐无特，是全仗着她的，如果说是你家唐六死在徐无特的徒弟手下，还是我妻子给你报了仇的，你不能恩将仇报！”

绿仙笑一笑，伸出她的手指来。

天哪，谁料得到唐六的寡妇竟然涂了指甲？她的指甲涂得经红的，像血一般的颜色，她轻悄悄地笑：“你妻子你好看不好看？”慕容青不敢说话，他才后悔来看唐六的妻子。

他竟然不知道唐六有这样一个妻子。如今看来他要倒霉了。忽地他猜到了唐八的心思，他要陷慕容青于倒霉，那么他就会操纵慕容青，或是慕容青至少要给他许多好处。到底他想做什么？

绿仙大笑，说道：“我告诉你，莫说是唐六死了，就是他活着，他也得听我的，你懂不懂？在唐门，当家的是我，你知道不知道？就是唐八他也怕我，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慕容青说：“不知道。”

绿仙凑近了他，轻声说：“我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他老婆也没我年轻，而在唐门，拈花惹草是大罪。而我是他的嫂子，他可与我说话，甚至摸一摸我的手。”

慕容青笑了，他笑得很快乐：“我有一个妻子，还有两个侍妾，你知道不知道？我妻子肖依是天下最美的美女，她的肌肤是最白的，再也没有人会像她一样了。我还有两个狐媚子的侍妾，我怕她们，她们有时弄得我骨头都软了，你说我会不会喜欢你？”

绿仙再笑，说道：“你喜欢不喜欢我，那不要紧，重要的是我喜欢你。我要与你在一起，我宣布你与我有染，那样你慕容公子的声誉就完蛋了！”

慕容青拍手笑道：“为什么不？我想你最好告诉我，你要告诉我妻子，说我与你有关，还要告诉武林中人，说我奸污你，那样你就可以去江南慕容家了。只是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你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

绿仙看着他，知道他是一个很难惹的人物，不知他要说什么。慕容青说道：“我早就告诉了家内的那七个人，如果我真的出了事，有人杀了我，或是禁了我，或是拿我威胁他们，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秘籍请少林方丈带七大派的人一齐，送去少林寺。你拿住我，真是白费了心思。”

绿仙看着慕容青，柔声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惦记那些秘籍？”慕容青说道：“将心比心吧，我也是天天惦记着那些秘籍，后来我不惦记了，我知道一惦记那个，准得死在那上面。”

绿仙看着慕容青，慕容青笑得很得意，他说道：“你看，我早料到了，你会用些什么手段对付我，只是不知道对付我的是你。你虽说是年轻，但姿色太差了。”

一句话说坏了，绿仙的脸上满是杀机，她看着慕容青，说道：“慕容青，你错了，你错得厉害，我要的不是秘籍，我要杀死你，灭了你慕容家族！”

她扑过来，直扑向慕容青！

慕容青头都大了，知道在这里不可造次，要知道这是有名的唐门大院，在这大院里，就是飞只蚊子，人也要看一看它是什么东西，何况你一个慕容公子？如今他只能与她在暗中斗，两人喘得厉害，那女人身手还不差，扑来扑去，像扑一只虎。但慕容青躲她，也躲得快，只是躲了几次，便知道他不行了。原来那女人更有心机，她知道慕容青不敢打碎东西，不敢发出声响来，便一边扑，一边把东西不断地放在路上，拦着慕容青。

慕容青再走，得一件件拿走东西，然后才能动。

终于，他落在那绿仙的手里了，她轻声说道：“你最好是杀了我，那样你就能走出去了。”

慕容青叹道：“我要是杀了你，今天能走得出去吗？”

绿仙笑道：“你杀了唐门的六奶奶，你就死定了！”

她咯咯而笑，拥着慕容青，她说道：“我要让人都进来，让他们看一看慕容公子的好模样儿。”

情况很是紧急，只听得窗外的脚步声响，听得有几个人走来。

慕容青忽地笑了，他再舒服一点儿地依在绿仙的怀里，他大声笑说道：“好，来人了，我们得好好演戏啊。”

走来的是唐八，还有唐心、唐定。

他们的眼里都是吃惊，但慕容青是什么人，他看得出唐心与唐八的眼神都是装的。

只有唐定不知情。

唐八怒道：“慕容青，你.....你.....”

他戟指着慕容青，装作怒气满胸。唐心看着慕容青，笑着说道：“果然是慕容公子，你忘了她是谁了吧？”

慕容青大声说道：“没忘！你们拿出暗器做什么？依我看，只是威胁我罢了，你们也不会杀我，那样装装样子，我看就不必了。”



唐八说道：“你也知道，她是我的六嫂，虽说她年轻一些，但她是唐门的长辈……”

慕容青忽地笑道：“唐八，你的话要不要我替你说一说？你不如说，你干下了这种事，真是对不住唐门，你得将功补过，怎么补啊，你就替我们做一件大事，那样我们会帮你了，你得拿出那慕容家的武功秘籍来，不然我们会杀了你慕容氏全家！”

唐八看着慕容青，既是慕容青把他要说的话都说出来了，他还有什么说的？

唐心说道：“慕容青，就是你再鬼，你也得听唐门的，不然我们会要你死！”

慕容青大笑，说道：“就是唐门再傻，也不会杀我，你们杀了我，那秘籍离你们就越远了，你种傻事，你们肯干？”

唐心说道：“我们可以关起来你，让那些人看看你这样子。”

慕容青如今不但搂着绿仙，而且他的手也不老实。唐八实在看不过去，他怒喝道：“你放开手！”

慕容青大笑，说道：“既然你们拿她当诱饵，我摸一摸有何不可？”看样子那绿仙可是受用得很，她不吱声，只是翻眼看看唐八。

唐心说道：“当堂有几位随你一起来的人，你见不见见她们？”

慕容青大声道：“见啊，我就见见他们好了。我要告诉他们，我要娶这位少奶奶了，只不过唐门的六奶奶要做慕容家的小妾了，她只能做我的四姨娘了，你说好不好？”

他摸着那个绿仙，笑着说。

## 第八章 阳谋三试

慕容青笑着，但唐门的人都不笑，他们觉得与这个慕容青打交道，很是憋气。

忽地那唐定大吼道：“我杀了他！”

他扑上去，慕容青说道：“你最好别乱来，如果我一不小心，你的六奶奶便完了！”

他的手扼在那绿仙的脖颈上，说道：“这么雪白的颈子，如果有人疼爱就好了，只可惜要掐死她，她那脸色一定不怎么好。”

绿仙儿叫道：“放手！”她再喝斥道：“混蛋，你们让开！”

依绿仙儿看来，慕容青并不那么好惹，他根本不听邪，此时就是唐门再威胁他，他也不会就范。但只能一试，如不试上一试，便即输了，哪里是唐门的行事作风？

绿仙儿说道：“他不喜欢我，我看算了。”

慕容青大笑，说道：“不错，就算了才好，如你什么都不说，我当然不会对那承生道长再说什么了，行不行？”

绿仙儿笑笑：“慕容公子在讨价还价？”

慕容青笑：“不这样，你还能怎么样？”

绿仙儿看着手里的一枚暗器，说道：“你听说十一叔离家出走的事儿了？我告诉你，我们唐门的暗器没丢什么，他出走了，我们再说唐门的暗器丢了。那用意么，你也会猜知。”

慕容青不语，只是盯着她。

她再说道：“如果真的唐门暗器丢了，便会有许多人丧命，我们要的就是，江湖七大门派都知道，这事儿不是我唐门做的，你说这主意好不好？”

慕容青叹道：“好极了，好极了！”

他甚至拍拍手。

绿仙儿再说道：“再说一件事，就是那慕容家的秘籍，都在那里摆放着，没人观看，久了岂不是白白浪费？再说那秘籍要人看，要人学的，放在那里，有人偷去，岂不坏了江湖大事？我看不如我唐门得了它，那时就保险了。”

慕容青说道：“在你之前，也有几个人想得，但他们得不到，七大门派可不是吃素

的。”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江湖，慕容青公子在唐门失踪了，那时你慕容氏会怎样？”

慕容青冷笑道：“江湖各大派会灭了你唐门。”

绿仙儿笑说道：“好啊，让他来灭啊，那样我就可以去找上你慕容家了，你慕容家也得灭在我唐门的手里，让你几百年的家族毁于一旦！”

慕容青只是轻松地一笑，说道：“我家祖传十三代，也近千年了，你说毁了就会毁了吗？”

绿仙儿再说：“毁不毁，我也不计较，只是我得派人去找你的妻子，要你的妻子死在我手里。你再出江湖时，你的功力全失，你只是一个废人，但你会娶我做你的妻子，那时你的秘籍都是我的了。”

慕容青大笑，他扬头大笑，笑得很畅快。

他说道：“为什么不试一试？你试一试就知道了，你那一点儿本事，想灭了七大门派，真个是痴人说梦！”

绿仙儿看着唐八，说道：“我是痴人，我偏作梦，我今天便作梦给你看看！”

承生道长坐在前厅里，他坐得有些不耐烦了，他看着那陪坐的唐八，说道：“你看去看去，那个慕容青与你的嫂子在一起，说些什么，竟说了这么久的时间？”

唐八说道：“好，好，我便去看！”

待得唐八再出来时，承生道长已经喝了半坛酒。

承生道长看着唐八的脸色不对，他问道：“你怎么了？”

唐八恨恨地说：“不能说，不能说。”

承生道长大声说道：“有话便说，有什么不能说的？”

唐八说道：“慕容公子，他……他……”

承生道长看着唐八，说道：“你有什么事，说出来好了，吞吞吐吐，像个什么？”

唐八说道：“好，我便叫你看一看！”

唐八扯着承生道长，来到了一间房外，承生道长看到了慕容公子，他正抱着一个美貌妇人，在那里寻欢作乐。

他从那美艳妇人的手里喝酒，一边喝一边还叫道：“来啊，来啊！”

承生道长叹一口气，说道：“想不到慕容公子这么欢乐……”

唐八看着那慕容青，脸色很不好看，忽地说道：“我恨不能杀了他。”

承生道长觉得隐隐有些不对，他看着唐八，唐八的眼睛是红的，他说道：“那个女人是个贱货，也不光怪那个慕容青！”

承生道长问道：“她是谁？”

唐八叹气，说道：“家门不幸，她是我的六嫂。”

承生道长不再言语，心道：慕容青，你是不是活腻歪了，竟敢惹唐门？

唐八看着承生道长，忽地说道：“道长看我该怎么办？”

承生道长心道：看是那样，说不定是他唐门的计，我为什么不进去与慕容青说上几句话？

唐八问道：“道长说怎么办？”

承生道长说道：“我进去，与他分说。”

唐八的眼神很怪，看着承生道长，叹气道：“你进去与他说吧。”慕容青真是放肆得很，他竟坐在那桌上，怀里搂着那个美艳妇人，看着唐八与承生道长，说道：“找到了比寻暗器更快乐的事儿，我便忘了暗器了。”

承生道长对慕容青说道：“你是不是吃了什么迷药，竟敢对唐门的夫人动恶？”

慕容青笑笑，说道：“她愿意嫁与我，我便再娶一个夫人，有什么关系？你也知道我的妻子最是贤慧，她不会怪我的。”

承生道长气得噎住，吼道：“你是什么人，敢来唐门作恶？”

慕容青说道：“其实，唐门的人对她不敢惹，她是唐六的妻子，很有一点儿女人的本事，我只是在这里呆上一会儿，她便迷住了我。你说我娶她好不好？”

绿仙儿也笑着对承生道长说道：“道长，你看我嫁与慕容公子，好是不好？”

承生道长长吁一口气，免得昏倒，他说道：“好，好，有什么不好？”

唐门的人看着唐八，再看看绿仙儿，他们心里知道，掌门人把六婶嫁出去，是为了免得她在唐门呆下去，呆出丑来。他们看着慕容青，只是心里怪怪的，为什么慕容青会娶她？而且是那么急急地娶？

承生道长有些明白了，这不是唐门的计，便是慕容青的鬼？他怎么办？

慕容青反是不急，他看着唐八，说道：“不知道唐掌门要怎么办？依我看，你们还是把我送回去，敲锣打鼓地送，路上让人知道我娶了唐门的六奶奶，那样你们到了湖光山庄，便没人拦你们了。”

承生道长听出了慕容青的话意，看来他是受了胁迫，方才答应此事的。他说道：“既是你们愿意成亲，我便陪你们回一趟湖光山庄好了。”

蜀中溽热，但唐门的人忙碌得很，他们在忙亲事，如果他们能忙得过来，一定在三日内弄完所有的彩礼，再送慕容青与绿仙儿去湖光山庄。

喜帖发出去了，送与江湖上的各大门派与亲朋好友。唐定拿来一叠子喜帖，交与慕容青，说道：“当家人请公子姑爷写帖子。”

慕容青笑一笑，他的手还握在那个绿仙儿的手里，说道：“你写，你写。”

唐定看他样子吊儿郎当，很是生气，说道：“当家人说，公子的亲友得你自己通知。”

慕容青笑笑，说道：“我哪里有什么亲友，你莫弄错了。”

唐定恶狠狠看着他，说道：“慕容青，你当你是唐门的姑爷呢？”慕容青笑一笑：“就算是姑爷，也是再醮。”

唐定狠狠上来，扑在他身上，掐住了他的脖子，叫道：“我掐死你！”

慕容青的脸上仍是笑意，他看着唐定，像是不相信唐定会掐死他。唐定真的要把他掐死了，忽听到一个软乎乎的声音：“唐定，你算了吧！”

唐定泄气了，他怕这个六奶奶。虽说如今她不算是六奶奶了，但她在唐门仍有威风。

绿仙儿上来，说道：“相公，你给我一个面子，写上几个人，胡乱写也行啊。哪怕他们不来，也不算是你的过失。让人说我嫁的一个男人没有亲戚朋友，真是丢了面子。”

慕容青说道：“我真个是没有朋友，你也不是没听说过，慕容公子刻薄少恩，怎么会有朋友呢？”

绿仙儿笑笑，说道：“慕容公子，你又到了该发作的时候了，你要不要药啊？”

慕容青恨恨地看着她，她时常把那药放在她的身上最不该碰的地方，让他去扑，让他去抓。

慕容青说道：“我不会碰你的，我今天就是死，也不会碰你一下！”绿仙儿说道：“明日就走了，你不要太过固执，你过于固执，会坏了大事的。”

慕容青危襟正坐，他得打熬，得熬过今天的苦楚。

忽地，他哆嗦了。

绿仙儿看着他，说道：“唐定，你出去，我要一个人看他的怪态。”唐定出去了，他愿意看慕容青受苦，他愿意看着慕容青把他自己的舌尖咬下来，那样才好。

慕容青的苦楚越来越大了，他的头上冒出了汗珠，汗珠子一粒粒滚落。他急急抓起那地上的瓜瓢，咬在嘴里。

绿仙儿笑说道：“慕容公子，你一发急，便咬那瓜瓢，是不是瓜瓢很好吃啊？”

慕容青的眼里冒火，他的身子却焦躁地痒，他吼叫起来，轻声地吼叫。绿仙儿说道：“你吼叫也无用，最好是在地上跳，跳一跳会好一些。”

慕容青看她的眼里冒火，本不想听她的，但身子却爬起来，在地上跳。

他跳得很巴结，一跃一跃地跳。

如是此时有人看到名闻天下的慕容青公子，会大吃一惊的，他像一条狗一般，在地上跳跃，来来去去地跳。

忽地他的嘴角流涎，像是一个街头傻子，呆呆地看着绿仙儿。绿仙儿问道：“慕容青，你爱不爱我？”

慕容青的嘴都歪了，他看着绿仙儿，说道：“不……不，我不！”忽地他再跳起来，狠命地在他的腿上咬了一口，他叫道：“不，我爱你，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你个泼妇！”绿仙儿说道：“记着，你只要一发作，就忙着来说你爱我，不然我不会给你解药的！”

慕容青扑过去，看着她，摸着她的乳，那手是颤抖的：“我爱你，我爱你……行了吧？”

绿仙儿说道：“你再说，你说，肖依是一条狗，是一条母狗，你不喜欢她，只是想占有她！”

慕容青说道：“肖依……不是狗，她不是……”

他瞪圆着眼，忽地跳起来，咬他自己的臂，把他的臂咬得血淋淋的。

绿仙儿说道：“那没有用的，你只有告诉我，肖依是一条母狗，你就能得一粒药。”

慕容青看着她的手，可惜他的身手了，他无法爬起来，便无法去够得到那一粒药。他看着那一粒药，只是眼盯盯地看着。

绿仙儿说道：“你是我的丈夫了，我不能让世人看你地上爬来披去的鬼样子，你得堂堂正正在众人面前，不灭了慕容公子的威风啊。得记着，到时候，你像一条狗一般赶来，趴在我的身前，哇哇地叫，你得说你爱我，你得说你喜欢我，那时我便给你一粒药，你知道不知道？”

慕容青早就声嘶力竭了，他轻声说道：“我……知道。”

绿仙儿说道：“你知道就好，明天我们便走了，你今天得好好跟我亲近亲近。”

她抱着慕容青，把一粒药喂在他的口中。

慕容青像一个失神脱力的人，一服下那粒药，头一歪，睡着了。唐八进来了，他看着绿仙儿，说道：“明天你就走了？”

绿仙儿说道：“你可以再不用怕什么了。”

唐八若无其事地说道：“我怕什么？我什么也不怕！”

绿仙儿不在意地哼了一声，唐八便很不自在，他说道：“你到了慕容家，要小心在意。”

绿仙儿懒懒地说：“只有这么一句话么？”

唐八悄声道：“还有许多的话，只是怕被人听了去。”

绿仙儿敲了唐八的头一下，娇声说道：“唐八，死了一个唐六，你就是大王了，可惜你这一点儿本事了，你做不得唐门的大王，你知道不知道？”

唐八笑了，说道：“你是大王吗？”

绿仙儿笑笑，说道：“我不是，我只是王后！”

慕容青醒了，他觉得他的身体内像是有火，他看到了绿仙儿，她的身体正在他眼前，那么懒懒地坐着，摆着。

她说：“你是我的丈夫，你知道如何做丈夫吧？”

慕容青不想看她，他心里在嘀咕着一个女人的名字，他想用那一个名字抵挡这女人的诱惑。但他不能成功，他的眼前都是肉欲，他看到的女人让他心火难熬。

绿仙儿说道：“你不是一个毛头小子了，你也不是头一次了，何必假撇清？依我看，你只是我的一个丈夫就是了。唐六在时，也不如你，你该依足了。”

她伏在慕容青的身上，抓着他的手，他的手在抖，像是不能自己。

说道：“你跟我到了慕容家，你告诉我，你那里的秘籍在哪里，就没你的事儿了。我拿到了秘籍，便与你做一回长久夫妻，你说好不好？”



慕容青看着她，他本来在心底里念着一个女人的名字，但他的念叨念出了声儿，他说道：“肖依，肖依！”

绿仙儿叭地打了他一个耳光，叫道：“你再叫那个贱货的名字，我就杀了你！你叫，你叫我啊！”

慕容青看着她，失神的眼光落在她的胸前，落在她的身上，他失神地说道：“我叫你.....你叫什么名字？”

绿仙儿说道：“我叫绿仙儿，你就叫我仙儿，或叫我绿仙儿，叫啊！”慕容青像是失神，他在想，他的头疼得欲裂，他还得向这个女人讨药，他叫道：“绿仙儿！你是绿仙儿？你是绿仙儿！”他大声吼起来。

绿仙儿笑得很媚：“你不必叫得那么大声，你叫得温柔一点儿就行了。”

但慕容青再也叫不出来了，他又昏过去了。他再也听不到绿仙儿的话了。

绿仙儿不无遗憾地抱起了他的头，对着他的昏昏沉沉的头，浓浓地说一些情话。

## 第九章 慕容山庄

江南姑苏，真个是风景秀丽的好地方。

说姑苏好，最好的地方还是姑苏城外的慕容山庄。慕容山庄俗称湖光山庄，只要一早太阳出来，便见得到湖光潋滟，美景倍出。从湖光山庄向外望，远远能看到那个大大的亭子，便是紫金亭了。紫金亭不是因亭而名，它是因为历代的江湖人到了湖光山庄都得下马，把他的兵器、马匹留在这里，只有人过湖去，进湖光山庄而闻名。它相当于武当派的解剑岩、少林寺的大雄宝殿一般。

解下了你的剑，放下你的兵器，你再乘上由几个小婢挽的舟，人便慢慢在湖上荡，

一直荡到湖内，进了湖光山庄。

湖光山庄在隐曲的树林里，在林子先出现了燕子坞，在燕子坞有无数亭廊，荷香清趣，处处可见。再过了燕子坞，便到湖光山庄了。

庄内有许多院落，成星状密布。在内院里，有复心堂，这里便是慕容青与肖依的住处。

传说中，慕容青的父亲慕容复生曾在此处设一养心堂，后来便做了慕容青的卧室。

如今，慕容家的湖光山庄很是热闹，来了几个客人，他们是慕容霜的客人，慕容霜扯来嫂子肖依陪他们。

他们是武当派的非人、华山派的许思独、峨嵋派的灵秀，还有北方霸主钟思凡的妹妹思玉，和一个永远是笑嘻嘻的江非。

湖光山庄的水榭里，摆着酒宴，是肖依请几个人的，那慕容霜看着钟思玉，如今她与钟思玉有些亲热，她心里不认是钟思凡的缘故，但暗里心里也明白，若不是她对钟思凡情有独钟，不会对钟思玉那么亲热。

宴在家里，众人都是快乐，因为他们又可以吃到肖依的菜了，肖依的菜是天下最难吃到的菜。

几个人都笑咪咪看着肖依。

慕容霜说道：“从前，肖依管我叫姐姐的，后来再不叫了，我就再也听不到她的甜嘴了。”

肖依也不依不饶，叫道：“好啊，你叫我再叫，我会再叫的，我就叫你慕容霜姐姐，好不好？”

慕容霜笑说道：“那哪里敢，我怕一个人！”

肖依叫道：“你还有怕的？”

慕容霜也说：“可不是，一听说他要去，便流泪啊，那眼泪啊，流了一钵也不止呢。”

肖依不依不饶，便来打她。

江非、许思独、灵秀看着他们，只有非人的脸上有会心的笑，他想到了望月，那个刚气如男人的望月，她如今在哪里？是不是在闲暇时还能想着他非人？

他想到了与望月的那一次亲热：望月根本就不记着她与男人是不是有过亲热了，她紧紧抱着非人，嘴里喃喃说着话，一句接一句地说，说得她自己也不知道是在说些什么。

后来，月亮上来了，照着他们两人，狂涛过后，两人都十分平静，望月甚至还有几分羞涩，她轻声说道：“我会死么？”

非人说道：“我师父说过了，说苑九的侍妾与人……会有几十年功力，那都是胡说！”

望月叹一口气说道：“我也知道。”

两人那时的快乐，只是眨眼间，后来，望月走了，她一去再不回头。

非人便对师叔要求，他来慕容家看守那些秘籍。

肖依大声说道：“如果你嘴再尖，我不给你吃菜。”

慕容霜立时住了口，她轻声说：“我怕了，你拿对付我哥哥的法儿对付我，我怕你了。”

如果你坐在这里，看着别人一盘盘吃天下绝美的佳肴，自己却吃不到，你是什么滋味儿？

只有一月一次的吃菜能让人逃开那乏味的看守。六人是很快乐的，他们看着眼前。江非眼前的是一盘鱼，一盘烧得黑黑的鱼。奇怪的是，鱼头是一只海鱼的头，身子却是鲤鱼的身子，而那一条鱼尾却像是蛇。

江非的菜一端上来，慕容霜大叫道：“啊呀，真的给他来了一鱼三吃？”

一鱼三吃，也叫龙跳鱼，是一种怪吃法，那做法尤其不易，拿来蛇，让它钻入鱼身，方才挑了它的筋，让它软死。而那条鱼也血都凝在身内。再拿那条海鱼，将鱼身子去掉，单以鱼头挑在上面，便是一条鱼不鱼蛇不蛇的东西了。这东西要做时也难，只是

吃来味道，鲜遍天下。

江非笑道：“从前只在神仙菜谱里看过这种说法，说是一鱼三吃，是神仙菜，谁知道今天能尝得到？”

许思独只是笑，他是几个男人里年纪最大的，便有些矜持，不能多说。他的菜是百子菜，说来也怪，以百种秋实的菜籽，煮熟再煮，一直到最后，再加上五种菜果，便是“百子菜”了。那五种菜果是：浆果、枇杷、白果、红番、豆丝。许思独吃着他的菜，大声叫妙。

非人的菜也是好菜，竟是许多的干果，他一见上来的都是干果，不由得愁上眉梢，说道：“我怎么弄得只好吃干果？”

肖依笑笑，说道：“这些菜，怕只是这干果费了我最大的功夫。你吃是不吃？”

非人叫道：“吃，吃，吃！”

非人一吃，大叫道：“妙哉，妙哉！”

他大嚼起来，连呼好吃。

灵秀眼前摆的却是十几样儿，一看她的摊子，慕容霜便叫道：“嫂子好偏！”

肖依说道：“人家灵秀便不像你，疯疯张张的，哪里像一个小姐？”

慕容霜大声道：“你像，你像小姐，你像跟屁虫！像我哥哥的跟屁虫！”

肖依的脸色红红的，她悄声说道：“你再长大些，才能知道，一个女人，如果真能做人家的跟屁虫，那是何等幸福的事儿！”

慕容霜脸通红，装作听不见。

灵秀看着眼前的小吃，心内惊异。成都的小吃、北方的锅贴儿、河间的油炸耳朵儿、津坊的油麻花，一样样都是小小的，看去十分精致，但都好吃。

众人这里正在品着肖依的手艺，忽地有人叫道：“夫人，前庄来了客人，说是带来了公子的家书。”

慕容霜一听，便跳起来，说道：“出去了近一个月了，才来信。”肖依也脸色红红的，说道：“你们吃好了，既是来了公子的家信，我去看看。”

钟思玉笑，灵秀也抿嘴儿乐，都知道少奶奶与慕容青公子情深意笃，心内惦念着呢。此时一听得公子来信，急得去看。

原来是两个大汉，在前庄竟是不说来意，只是说公子有信捎来，要面见庄主人。

大汉一见肖依与慕容霜，问道：“不知道哪一位是慕容夫人？”肖依急说道：“我就是，有信拿来。”

那大汉说道：“只有一物，捎与夫人。”

那大汉拿出来那一块玉来，就是从前在苑家祖茔慕容青曾丢下的那一块“平安玉”。

慕容青捎来这一块玉做什么？

那大汉说道：“这块玉是从慕容公子的身上摘下来的，我家主人让捎与夫人，告诉夫人说，如果夫人能听我家主人的劝告，便保得住公子性命。”

肖依的脸面顿时通红，她问道：“你家主人是谁？”

那大汉笑笑，说道：“主人说，不必报说主人名讳，只告诉公子平安，请夫人放心好了。我家主人说，如果夫人能告诉那些七大门派的人，让他们把秘籍都拿出来，送与我家主人，我家主人可保公子无虞。”

慕容霜大声问道：“你家主人，你家主人，你家主人是谁，你说出来好了！”

她冲上去，抓住那大汉，手掐在他的咽喉上，恨声道：“你家主人是谁，说出来听听！”

那大汉镇定如常，只是一叹，说道：“慕容姑娘，我家主人早就料到了，如是我们两个回不去，公子会受苦的。”

肖依叫道：“霜妹，你放手！”

慕容霜恨恨地放手，说道：“我恨不能杀了你家主人！”

那大汉仍是平静得很，他说：“你杀不了我家主人，我家主人的本事，就是慕容公子也不能与她动手较量。”

慕容霜叫道：“你家主人有什么本事，不敢直接出来，反是劫去我哥哥？”

肖依问道：“你家主人要怎么才肯让我见到公子？”

那大汉说道：“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夫人拿来一部秘籍，我便会带夫人去见公子。”

慕容霜喝道：“休想！”

肖依笑一笑，说道：“好，我便带去你见七大门派的人。”

慕容霜一听得她说，便急了，说道：“哥哥最爱面子，他不会喜欢你让七大门派的人知道他受了困。”

肖依笑笑，说道：“他爱面子，我也知道，只是他落在人手，再爱面子，也是无用。”

几个正在那里吃得嘴滑，等着肖依回来，一见她与慕容霜远远而来，都叫道：“来了，来了！”

但见了后面跟着两个大汉，而且那神色不对，几人便不再吱声。上了亭内，肖依说道：“这两人是哪一派的，我还不知。只是知道他家的主人劫持了我公子，要他们来拿秘籍的。”

几个正是无事，听得她说，不啻听到了一声春雷，同时抬起了头，看着那两个大汉。

江非的眼光亮了，他看着那两人，说道：“如果要我说出他两个是哪一派的，并不难。”

他突地飞身纵去，直击那大汉的后背！

大汉像是没反应，只是呆呆看他。

江非刚对他出手，忽听得许思独叫道：“江公子慢来！”

他便势头一衰，身子缓缓下落。

大汉纹丝不动，说道：“没用的，只有拿到了秘籍，我才会带夫人去看公子。”

肖依看着几个人，她的眼里突地落泪，说道：“本来这是七大门派与天下武林的事儿，贱妾作不得主的，但如今公子落于人手，便说不得了。能不能请七位通融一下，拿出一部秘籍来，我去看看公子也好。”七个人都不出声。

按说他们七人自到了湖光山庄，都得肖依照应不少，此时肖依求他们，也是情意难却。但他们并不是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一大门派，来看守那些令江湖人垂涎不已的秘籍的，如果真的走失了秘籍，他们岂能脱了干系？

没人先应声，只是看着眼前的盘子。

盘子是空的，像他们的心。

慕容霜忽地冷笑了：“嫂子，你也看得明白了，这是七大门派的人，他们看守的是秘籍，至于我们慕容家有什么事，他们怎么会管？你求他们，也是白求！”

肖依大声道：“你们也都知道，那秘籍有许多，只拿出一部最差的，给他看看。先救出公子要紧！”

忽地，许思独站起来，他说道：“我吃了夫人的菜，我自断一指，以报夫人。”

他叭地一剑，将他自己的手指削去一指，血流如注，他说道：“只是要拿秘籍，我不会去做。”

他转身要走，去后院看守秘籍。

肖依叫道：“站住！”

她气得身子乱抖，说道：“难道我认得的人都是如此寡情么？”

她再看看非人，只看得非人低下了头。再看灵秀，灵秀红着脸道：“肖夫人，对不起，我……”

慕容霜冷冷说道：“别说对不起，也别断手指，如果人家知道，还明白是自己乐意，如是不知，岂不是该怪我家不讲道理，硬要断人的手指么？”

江非忽地扬声笑道：“依我看，七大门派遇上此事，也不算是稀奇，事急从权，莫

如夫人就拿出一部秘籍来，送与那个主人，有什么不好？”钟思玉也看着江非，她的脸上满是惊讶，不明白江非何以这么好说话？莫非他真个是因为平时多吃了肖依的好菜，此时便说不出别的话来么？

肖依郁郁道：“只听得公子一说，便知道公子是豪爽人，不管事儿成与不成，我都得谢谢公子了。”

非人看着江非，问道：“莫非江公子真的能拿出一部书来，让肖夫人去救慕容公子？”

江非说道：“事急从权，我也知道，秘籍动不得。但有人图它，那人志在秘籍，且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慕容公子还在他手里，目今我们先各与本派联系，告诉本派此事，再拿出一部秘籍来，去救慕容公子。如是我猜不错，慕容公子一定遇上了大麻烦，不然他不会落入人手。”

慕容霜哭泣道：“不错，江公子所说不错，我哥哥就是上一次落入了苑九的手里，他也笑意微微，哪里像这一次，竟连递我们一个平安信都不能？还望众位周全。”

许思独长叹一声，说道：“不是我愿意自残我的手指，只是此事难了。你们也知道，我们只是看守那些秘籍，没有权拿出来送人。如是我们拿出一部，难保就不会失去第二部，第三部，到了那时，我们怎么对七大门派说得清？我们怎么对得住各派掌门？这是大事，如是再出现苑九一样的恶魔，我们悔都晚了。”

肖依忽地说道：“据我所知，秘籍早就有人动过了。”

众人都是吃惊，且是当着那两个大汉，许思独看着肖依，忽地说道：“夫人怎么会如此说？”

慕容霜也看着嫂子，满面都是惊讶。

肖依说道：“我听得你哥哥说的，他没对我说，他上月出去，便是查此事儿的，我听得别人说的。”

肖依说时，目光无意地在众人面上扫了一遍，她的目光虽说是无意，但众人都是心



内忐忑，是不是我对她说了什么？真的是我说了什么，她才知道了一点消息么？

也不知道肖依的目光落在何处，只见她笑微微道：“既是七大门派的掌门人都知道了，何苦不让我们知道？如今公子又出事了，我不得不救公子，如有事，我愿自己担承！”

江非笑一笑，说道：“既是有人知道，那秘籍早就漏了底，我们更无法保它了，夫人愿意，拿一部去好了。我也回去江门，自对掌门人有一个交代。”

许思独想想再说道：“如是夫人愿意去拿，我不会再拦了。”

灵秀也点头，说道：“我回去报与掌门，此事众前与我峨嵋无关，以后便不知道有多大关联了。”

非人说：“夫人愿意拿，便拿好了。我等还得看守着，只是得报与掌门，各派听自己掌门人的令罢了。”

一时间，本来固若金汤的七大门派看守，便像风云一般散了。如是此时来人抢那秘籍，怕也无人一心守它。

肖依忽地正色道：“好，我便去拿一部秘籍，但得七位都在，我开那秘阁，也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人拿过那秘籍，如是真有人拿过，你等七人也可证明。”

江非忽地看定了两位大汉，说道：“只是这两人在此，多有不便。”肖依笑一笑，说道：“不要紧，我请慕容总管与他们在一起，喝上几杯。”

身旁的慕容一揖老人笑笑，说道：“好，我便来陪两位客人。”

## 第十章 失秘

肖依的样子是可怜兮兮的，慕容霜急不可耐，七大门派的其他六个人便听从了她

们，去看那秘籍，决定众人选下一部秘籍来，拿去救慕容公子。

众人都到了后院，他们先是拿出了自己秘藏的钥匙，先开了自己的那一把锁，等得七把锁都开了，众人才一齐走进去。

看到了秘阁，看到了放在上面的那些秘籍，走了几处，看看完好如初，众人才吁了一口气。

非人说道：“听说有人动过，我以为又是到了苑家祖莹那乱七八糟的样儿呢，看来不像。”

江非冷笑道：“你知道不像么？上一次七大门派掌门人来看，我看就有蹊跷，谁知道是秘籍走失？如今我看也不必再怎么认真看守了，反正是失窃了，看它还有什么用？”

肖依说道：“我听得公子说，如果谁拿走了这里的阴功秘籍，他练成了阴功，会无敌无天下呢。”

江非忽地失声而笑了：“夫人，莫不是公子对你说过许多这秘籍的事儿吧？”

他看看许思独，再看看钟思玉，看看灵秀，像是无意又像是有心。众人看他怪怪的，不知他问此话何意。

非人说道：“这里便是一般的秘籍了，不如我们拿上一部，出去好了。”

非人的心里以为这里正是是非之地，不宜久留的。但江非说道：“不忙，看一看，再看一看。”

许思独只是不说话，看着那些秘籍，脸色沉郁。

灵秀轻声道：“我不喜欢那些什么阴功秘籍，听说当年苑九的‘阴鬼啸’，只是轻轻吹一口气，人便不行了，也不知是真是假？”

慕容霜说道：“那还有假，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儿，说来可怕。”

肖依忽地说道：“走吧，我们出去吧。”

看她的样子，忽地十分失神，像是说起了梦魇一般可怕，脸色苍白，看也不敢看那

些秘籍。灵秀急忙扶住她，问道：“少夫人，你没事儿吧？”

肖依轻声呻吟，说道：“没事儿，没事儿。”

她慢慢向外走，众人再也无法说些什么，只是匆匆拿了一部书便出来了。

到了外面，看看却是《九阳折梅手》。看来众人也是有心，却不曾拿出自己门派的秘籍，也不曾拿出众人都十分艳羡的秘籍。

江非大声对肖依说道：“夫人拿着此秘籍，就可去找公子了，还望夫人保重！”

肖依对着慕容霜说道：“妹妹，你还是在家里，一则看守那些秘籍，再则也可招呼众位，等得七大门派的掌门到了，此事便有一定了。如是此部秘籍真的出了什么事儿，我一力承担好了。”众人都是答应，心里也不以为然。一部《九阳折梅手》，也算不得什么秘籍，就是丢失了，也不会为害江湖，有什么要紧？

非人说道：“慕容夫人，你保重！”

肖依哭了，流下了泪水，说道：“保重！”

她自带着十几个女孩子走了，只剩下了七大门派的人在此。慕容霜说道：“还请去亭上，我们再喝酒吧？”

众人都没心绪，江非说道：“我修书一封，请派人去通知我家。”慕容霜知道江非是说此事，便道：“好，请总管派人好了。”非人也笑说道：“好，也就劳烦去人通告一下武当。”

慕容霜说道：“好了，就派人去六大门派，全都通知好了。”

众人称谢，便自去休息不题。

看看到了夜里，忽听得有人呼喊，叫喊的人东奔西走，在院外响着。

江非忽地醒来，他提着剑，走出来，看到灵秀在院内，正在寻声而去。两人到了近前，却是看到了慕容霜与非人，他们在看着远远树林里有人影在飞。

江非问道：“是什么人来骚扰？”

慕容霜紧皱眉头，说道：“也不知是什么人，只是知道有人，听声音像是有许多，待得我出来了，那些人便走远了。”

江非说道：“不管他，去看守秘籍要紧。”

慕容霜说道：“许大哥与钟姑娘在那里看守，谅无问题。”他们几个再来后院，看到了许思独与钟思玉两人站在风里，也在听声儿，见他们来了，便问道：“莫不是有什么事儿了么？”

慕容霜再说说前面的事儿，只是一场虚惊，并无什么事儿发生。众人无话，便歇下了。

到了一大早，江非忽地面色古怪，对慕容霜说道：“我想昨晚那事儿有些蹊跷，明明是有事，但却无事儿，难道他们只是在树林里吵一阵子便走么？我看有鬼！”

许思独也说道：“只是后院没有事儿发生，我们去看看，秘籍有无丢失。”

众人听得他说得疑神疑鬼，也是怕秘籍有失，便来那后院再看。众人拿出钥匙来，都打开了锁，进了院子，一进那屋子，江非便叫了一声：“完了！”

原来在外间屋子，那些秘籍的阁架上，哪里还有秘籍在？

再冲至屋内看，屋内更是无一本秘籍！

几个人都惊在了当场。

他们看守那些秘籍，怎么看着看着，竟在眼皮下没了秘籍？呆坐了许久，忽地江非扬声大笑起来。

灵秀看他笑得可怕，便问道：“江公子，你笑什么？”

江非忽地说道：“我看这里有事儿，只是我不知道是谁？七大门派的人都在这里，依我看，是有人监守自盗！”

江非一说，众人皆惊，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既是说七大门派的人监守自盗，那是谁盗的秘籍，说出来好了。江非说道：“非人

道长是武当派的人，从前他也参与那一场与苑九的争斗，他也知道苑九的功力非同小可，按说他也有心盗秘籍……”非人的脸胀得通红，他喝道：“你说是我……”

江非说道：“你有心盗秘籍久了，你是武当派的一代豪杰，你得了掌门承道道长的功力，不在武当好好修为，却来这里看守秘籍，我看你有心！”

非人脸胀红了，他想说出来，说他是因为想着望月，想着能再与她聚首，方才来这慕容山庄的。但他只是长叹了一口气，既是有人疑你，解说何益？

江非忽地再抬头看着许思独，他也笑笑说道：“许兄也有盗秘籍的可能。”

许思独反是不像非人那般焦急，他看着江非，说道：“我为什么要盗秘籍？”江非笑说道：“有人知道，你是华山派的一代弟子，剑法超群，但很少有人知道，你还是一代枭雄许慎的孙子，你要拿大侠米离的心剑剑法，你会拿走那一部剑法的，就是秘籍里再有什么重要的，你也不会要，但你会拿走大侠米离的心剑剑法，你会拿去祭你的祖父！”

许思独沉思一会儿，再抬头说道：“不错，我是有这心思，我想拿走那剑法，只是我还没有拿到，信不信由你。”

江非看看钟思玉，忽地说道：“钟姑娘本来不会拿那秘籍的……”许思独看着钟思玉，他的眼色很怪，江非忽地再说道：“但她现在有了拿那秘籍的可能了。”

钟思玉噗哧一笑，像是在开玩笑：“我为什么要拿秘籍，你说来我听听。”

江非说道：“你哥哥从前是一个心很淡的人，但如今他做了北方一霸，他的功夫成了北方第一。他会看重这些秘籍的，他也想在南方养马，也想在南方弄船，他是想霸天下。”

钟思玉本是一个好笑的姑娘，此时忽地大喊道：“胡说！我哥哥不会那样，我也不会盗什么秘籍！”

江非大喊道：“你哥哥对那秘籍没心，怎么会派你来？”

钟思玉的眼泪就在眼眶里，她不能说出来，她只是看中了江非江公子的模样，才缠着哥哥，一定要来的。哥哥也看出来了，她是看中了江非，才答应了她的。此时要说出来，她怎么能说？

江非忽地笑了，说道：“但盗秘籍的不是钟姑娘，我信你。”

那他还说什么？

江非看着慕容霜，忽地说道：“慕容姑娘，别怪我说话，我觉得你慕容家做事，都是怪怪的，就是你家少夫人，拿一部书去救夫君，我看也怪。我觉得秘籍走失一事，似也与你家有关。”

慕容霜此时最没心绪，她冷冷看着江非，忽地说道：“你以为你是谁？你是慕容青第二是不是？你能当面说得苑九一心就死，再不杀人，你是天下第一？哼！”

一声哼，分明是看不起江非。

但江非只是笑一笑，他再说道：“灵秀姑娘本来不可能盗秘籍，但她也盗了。”

灵秀大声道：“你胡说什么？”

江非说道：“你是峨嵋派的一代剑手，但你的剑法里有一种灵气，那绝不是峨嵋派的嫡传，你怎么说？”

灵秀忽地哭泣，说道：“我.....我.....”

显见她的剑法确有一种怪异，但那与秘籍有什么关系？

江非忽地说道：“我知道，你的剑法是在秘籍没失前就那样子了，但江湖人不会如此说，你到了江湖上，怎么对人解说？”

江非的眼光最后落在和雨大师身上，和雨大师一直未说话，就是他们几个要去拿秘籍，他也只是一揖而行，此时看着江非，看他怎么说。

江非说道：“谁都知道，从前少林寺一心得那秘籍，找得到一部《达摩易筋洗髓经注文》便是他们去斗苑九的原因，只是后来他们拿没拿到，我就不知了。”

和雨大师忽地一揖，说道：“江公子，我可以告诉你，那一部经文，我们少林拿到了。”

江非的脸色不变，仍是在笑：“拿到了，拿到了就好。只是我想，和雨大师当年与苑九一搏，也是硕果仅存的高僧之一，想必大师也看到了苑九的超凡入圣的功夫了？”

和雨大师一揖道：“老衲自是看到了。”

江非笑了，说道：“那么大师也一定垂涎那秘籍了？”

和雨大声道：“老衲不曾垂涎那秘籍。”

江非笑了，他说道：“少林寺来趟这一次浑水，便是有俗心，怎么大师不认？”

和雨忽地一揖道：“公子说得是。”便再也不言了。

那么说，连少林寺的和雨大师也认了，他少林也对那秘籍有心？六个人都看着江非，像看着一个疯子。

他是不是说出了六个人都有心图那秘籍，他江南江门无事？

不料得江非再说了：“我是江南江门的公子，放着好好的家不呆，天天来这里当值，我当然也是有心人。我江南江门上一次没有赶上那苑九的生死一战，是因为家父不知道苑九还做过恶事，就是知道了，也无奈于苑九，只好坐待他毙命。后来知道了此事，赶去苑家，正逢处理后事，便赞成将秘籍放于一处，江门对于此事，也有自己的心思……”

灵秀睁着眼，看他道：“莫非江门也想染指这秘籍？”

江非说道：“不错。”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忽地江非大笑起来，他说道：“想得秘籍是一回事，但得到得不到又是一回事。你们不知道是哪一个人拿走了秘籍，对于七大门派，如今可就无法交代了。”

慕容霜问道：“依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江非说道：“如是想不出事儿，便七个人一齐去一处，直至对七大门派的掌门全都

说清楚，但那太慢了。不如兵分两路，一路直去武当，走江南，再到少林，另一路直去北方，最后也去少林，两下会合，便是七大门派拿出主意的时候了。”

和雨大师说道：“江公子的主意不错，老衲愿意先去北方。”

当下决定，由钟思玉、和雨大师、慕容霜三人先去北方。由江非、非人、灵秀姑娘、许思独四人去南方，最后七人至少林寺会合。

江非说道：“不管你们门派如何做，但你得去少林一会。那时说得清楚，秘籍的事便交与七大门派的掌门去管好了。”

当下慕容霜叫来了总管慕容一揖，对他说道：“一揖叔，我走了，如果有哥哥的信儿，你便去告诉少林，我会去少林寺与七大门派的人一聚，好歹也得救出哥哥。”

老总管流泪，说道：“小姐去好了，老奴自照管好家园。”

七个人走出慕容山庄，他们下了湖，再离船，到了岸上，钟思玉看着江非，心道：我对他有情，不知他对我有意没意，看他那样子，像是只顾秘籍，哪里还顾得姑娘的情愫？但钟思玉不能对江非说什么，只听得慕容霜说道：“江公子，你还有事没事？”

江非一愣，想了一想，说道：“没事儿。”

慕容霜大声道：“你没事，钟姑娘有事，要与你说。”

众人闪开了，让他与钟思玉在一起。

钟思玉一点儿也不像她的哥哥，她看着江非，说不出话来。她心道：我的心事，这五年来，你也看得出来，你怎么不对我说话？如果你说出来，我一定会对你说，我会对你说我想你，我想与你在一起……

但钟思玉不说，江非也不说，他低着头，对钟思玉说道：“玉姑娘，我们在一起五年了，是不是？”

在一起时，先是无意，后是有心，慕容霜时常叫江非与钟思玉在一起，两人一夜一夜闲坐，岂不是有许多的话要说？但那时一直是江非说话，钟思玉听着。



如今他们两人要各自东西了，钟思玉还是不说话，能行么？

她自己也急，看着地上的花，看着地上的草，说不出话来。

如果江非能知道她的心，那该多好？！

忽地江非说道：“钟姑娘，我有一事，想对你说。”

钟思玉心噗噗跳，她轻声说道：“你有话，就说好了。”

江非看着她，看她脸色绯红，说道：“我想托人去你家。”

钟思玉忽地脸通红了，她大声说道：“你别……”

她心十分慌乱，怕去人说不好此事，岂不是让她丢脸？但江非再说道：“我想找人去你家，对你哥哥说一说，我与你……”

钟思玉听得明白，江非是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她急得跑开了，叫道：“江非，你愿意做什么便做好了，我也不能阻你。”

江非看着她跑开的背影，笑了一笑，说道：“好，我便去见你哥哥，看他怎么说？”

## 第十一章 焚庄

慕容家平静了，走了七大门派的人，便再也没有什么牵挂。看来要找到那把秘籍都搬走的人，也不是易事。老总管慕容一揖对家人说道：“公子与小姐在时，你们也都可懈怠些，但如今主人不在，你们都小心些，别出了差池。”

众人应诺，便分派轮值当更，照应慕容山庄。

这一夜忽地有人渡湖，那渡湖的人不知何时竟觅来了十数小舟，派人上船，只是夜半，便漂过湖来，上了岸，便是一声声呐喊，叫道：“莫叫走了慕容青，莫叫走了慕容霜！”

一个个使刀拿剑，便来杀人。老总管带人冲出庄子，被人杀散，只见处处火光，把庄子也烧着了。有庄客来扑火，喝道：“救火，救火啊！”

但那些人只是看着，来一个便搯一个，一刀砍翻，扔入火中。

庄客哪里敢再来救火？只得远远看着，看着那庄院化为灰烬。那些人中有人吼叫道：“请龙头说话！”

从后头便站出来一个壮汉，看看依稀认得，是江湖水路的龙头龙十八，他扬头高喝：“慕容山庄的人听着，你们拿去了苑九莖里的秘籍，此时不拿出来，便都是一死！”

慕容家的人都围在老总管的身旁，依着老总管，只是怒目而视龙十八。老总管说道：“龙首领，你也知道，秘籍一说，纯属江湖人胡言……”

龙十八叫道：“胡说！你慕容家有七大门派的人在，看守那秘籍看了五年，你当我不知道？！”

老总管笑一笑，说道：“当初是有人在我家，但他们是看在我家少夫人的手艺上，方才羁縻此地的。他们想天天品尝少夫人的手艺，才呆在慕容山庄，想必龙首领也知道我家少夫人的烹饪手艺，那是天下一绝。”

龙十八喝道：“我只问你，秘籍在哪里？”

老总管笑笑，说道：“没有什么秘籍，你也不是不知。”

龙十八喝道：“扯他起来，吊他一吊，看他招不招！”

便吊起了老总管。众慕容家丁都是叫嚷，老总管年纪太大，怕受不住。龙十八狞笑，说道：“怕他受不住，你们便说话！”

忽地有人叫道：“我知道，我告诉你好了！你放了老总管！”

龙十八看时，原来那人是一个小小丫头，她是慕容霜的丫头灵儿。龙十八笑眯眯，问道：“姑娘，你能说出来，那是最好。你说，慕容家有没有秘籍？”

小丫头笑说：“有没有秘籍我不知道，只是知道从前小姐与那六大门派的人，他们

都在那院里看着，每一日两班，每一班两人，总是那么轮换。如果没有秘籍，他们怎么会那么小心？”

龙十八笑说道：“好啊，你说得对，再接着说！”

小丫头说道：“再就没有了啊，有一天，那六个人忽地不辞而别，他们可能拿走了那些秘籍.....”

龙十八看着小丫头，心道：她伶牙俐齿的，说的不一定准，但那六大门派的人忽地一齐走了，这可是事实。如是真的让他们拿走了那些秘籍，他龙十八再有什么好？他叫道：“他们怎么走的？”

那小丫头看看老总管，龙十八大声道：“看什么，你不说，我不会放开他！”

小丫头说道：“你放开了老总管，我才会告诉你。”

龙十八一哼，点点头，那些人放下了老总管。

老总管看着小丫头，说道：“你莫.....要胡说.....”

小丫头大声说道：“他们是走了，也是拿走了秘籍，不然我们家里怎么没有？”

事已至此，老总管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儿了。

龙十八喝道：“你说，他们去了哪里？”

小丫头说道：“他们走了，分两拨儿走了，去了哪里，你敢去追么！？”

小丫头一句话，顿时叫龙十八大是震怒，他吼道：“我宰了你！”他扑过去，掐住小丫头的脖子，叫道：“你敢小瞧我？”

小丫头看着他，声音吐得极难：“像你这种角色，我们慕容家.....还看不上.....”

龙十八噗地扔下了小丫头的尸体，吼道：“你告诉我，慕容青在哪里，慕容霜在哪里？”

老总管叹一口气，说道：“我家公子在，你只好屁滚尿流地滚，你怎敢来这里？只是我家公子不在，你才能逞一逞威风！”

龙十八喝道：“我也去过苑家祖茔，你知道不知道我也是闯那苑家祖茔的人？！”

老总管哦了一声，问道：“只是我家公子与苑九唇枪舌剑时，你在哪里？你躲到那个龟壳壳里去了？你凭什么到我慕容家来耍威风？”龙十八阴沉着脸，看着慕容家的家人，心道：看来不光是慕容青那么傲，就是他家的家人，也一个个眼高于顶，他们根本就看不起我这个龙十八！我今天不要他们好看，我怎么算是龙十八？

他大声喝道：“吊起八个人！”

便在庄内的树上吊起了八个人。

这八个人有老有少，顿时有哭声。

老总管喝道：“你生是慕容家的人，死是慕容家的鬼，有什么哭的？”

顿时没了哭声。

老总管说道：“他江南水路有十八寨，每一寨也总有上千人，如果他杀了我慕容家的人，他那十八寨都得死绝！”

龙十八虽说是水路枭雄，不怕人咒，但听得这恶咒，也是心惊，他恨道：“老匹夫，你敢咒我？！”

他叭地一鞭抽在慕容一揖身上，抽得老人身上开了花，血便流出。老人笑笑，说道：“你那一寨子人，如今因为你犯了慕容家，全都得做死人了，你知道么？”

龙十八喝道：“我叫你家的慕容青做死人！”

慕容一揖叹气，说道：“连苑九都杀不死的人，你有什么本事杀他？你岂不是作梦么？我看你还是别作白日梦好了！”

龙十八喝令道：“棒击鬼头！”

原来在江南水路，有一种杀人的法儿，就是把人吊在船的桅杆上，吊得人头血也流向下，那时头便无形中胀大许多，再用冷水泼激，泼一回，头便昏一回。到了最后，那头便充血极大，再拿一根棒子，嘭一声敲在人头上，便一敲至死。

此时龙十八一心要杀人，便不顾慕容家人的仇恨，叫人行此极刑。看看从头一个人来，那人是一个老人，他是慕容家的老家丁，看着龙十八，恨恨地啐一口：“畜牲！”嘭地一声，一棒击杀，顿时血迸！再嘭一声，再杀一人。

杀到了第三个人，却是一个孩子，他的脸上有泪，鼻孔里有鼻涕，老总管看着他，那是慕容家的一个玲珑儿，很是聪明可爱的孩子，叫巧生。巧生叫道：“爷爷，救我，救我！”

老总管大骂道：“放开孩子，孩子何罪？！”

龙十八说道：“明明你慕容家没罪，但你敢拿那秘籍，便有罪了。谁不知道那秘籍是天下武林人的宝物，凭什么你拿？”

老总管大笑，说道：“我家公子不曾拿什么鬼秘籍，只是帮你们看管就是了。我看你这样子，就是你想图秘籍，怕也没那本事，到头来只是空想一场！”

龙十八恨恨，看着场上的慕容家人。

他们一共有六七十人，都是老人与孩子，看来慕容家不在此的人，才是他家里的精英。只是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他问道：“你家里的人都去了哪里？你说！”

他再扯出一个孩子，问他。

那孩子攥着拳，叫道：“大坏蛋，我不知道，你是个坏蛋！”

龙十八一掌击去，哇地把那孩子打飞，直落在远处。

再看那孩子，在地上只爬了一爬，叫道：“爷爷！”便再无声了。龙十八喝道：“杀，杀！”

便再摠倒八个人，在树上吊起，再嘭嘭击杀。

老总管看着，眼睛都红了，他吼叫道：“公子，小姐，慕容家人，记着，要报仇，杀了龙十八，十八寨人人变鬼！”

龙十八也怕他的诅咒，喝道：“还不杀了他！”

扑上去两人，当场掐住老总管，老总管看着龙十八，说道：“你必死在我公子的手下，你死得可……怕！”

龙十八杀死了慕容山庄所有的人，他再下令：“好好搜一搜，再找一找，找到一个人，也不能留！”

再找再搜，终于一个人也没有了。

龙十八大声笑，说道：“都说是江南慕容氏，天下难敌的一大家，我如今只是出马，便杀了他全家。再也没了江南慕容氏了，我要把他夷为平地，让他世世代代再无一个慕容家人！”

龙十八喝令，把慕容家的珠宝都搜起来，带走。再把那后院所有的房屋都烧光，来到了慕容家的祖茔前，龙十八恨道：“烧了他！”

他也把那慕容家的祖茔全都烧了，连坟前的石翁仲都推倒，一齐烧上一把火。

看着焚烧得不剩一点儿痕迹的慕容山庄，龙十八大笑，说道：“痛快，痛快！我头一次这么痛快，把江南慕容氏灭了，也出了我一口乌气！”原来龙十八在去苑家祖茔时，就看不起慕容青，恨他口尖舌利，搬弄是非，使群豪都听他的。此时得了机会，能灭了慕容山庄，他心里好生得意。

龙十八说道：“我们出去，去追那两伙人，一伙是去北方，找那个钟思凡，一伙是去南方，找那武当、峨嵋，我们也兵分两路，去追杀他们的人！”当下众人听令，去追杀两伙人。

和雨大师带着两位姑娘，向北方进发。他一个老僧，也没什么不方便的。只是钟思玉与慕容霜两人都有心事，一路上不说话，只是闷头走路。

和雨大师忽地一叹，说道：“老衲真个要不明白了，就是关乎情，也不必天天心里沉重，早晚你们不是会再与那个江公子见面么？”

慕容霜噗哧一笑，说道：“大师，你说错了，早晚会与那个江公子相见的是她，不

是我啊。”

钟思玉的心里正装着江非，装得满满的，一听得他两人打趣她，脸色便是绯红，说道：“别说他了，好不好？”

慕容霜大声道：“不说他说谁？再说你说的那个他是谁，我怎么不知道？”

三个边说边笑，一直来到了一个路边小店。

三个入了店，坐下喝水，打尖。

忽地听得马蹄响，上来了十数个人，他们到了小店里，也急急叫着吃食，像是急不可耐，要再赶路。一个大汉说道：“我们急着赶路，能不能快一点儿来几壶酒，来一点儿菜？”说罢几个大汉便来凑在慕容霜与钟思玉身旁，和雨大师兀自坐在那小桌旁，正想对她两人递上眼色，忽地那大汉一声吼喝，十数大汉齐扑他们三人而来！

五人扑向和雨大师，一个刀递，一个棍追，一个绞索绞，一个拐子拐！最后那一个的手是黑黑的，显是一只毒掌！另有十来人扑向慕容霜与钟思玉！两伙人都是近扑，他们看那两人是女人，欺她身近，便喝吼声连连！

叭叭连击，慕容霜的手快，一出手便打在一人脸上。那人一愣，后面的人叫道：“她是花招！”便再抢来！

钟思玉心里正惦念着江非，心内迷忽，忽地听得一叫，臂上便被划了一道长长的血口。

慕容霜叫道：“快！”一扯她，将她扯至身后。但身后也不轻松，有两个大汉正在等着，一枪扎在她的腿上，她吼了一声，扎枪扎刺在腿上，她才醒来，大叫道：“杀！”

剑拔出来，一剑刺在大汉的咽喉。那大汉想不到她的剑如此快，待得清醒，咽喉已是一点红，人已毙命。另一个大汉看她伤了，还是如此凶恶，不由得怕了，他身子一退，便再扑来！但钟思玉此时已不再容他，只是一剑，便刺在胸！

那大汉吼一声，身子僵仆！

和雨大师喝道：“杀！”

他身子一扑，飞起在上，再轻轻一落，便落在店外。

店外正等待着两个大汉，一看他扑出，便奔他而来！如鹰叼一抓！

和雨大师躲让不及，让他两人抓住双臂，一振臂，便带他两人飞起。

一大汉用双铗，正挟在和雨大师的臂上，血便注流。但他不料得和雨大师会让他一抓，只是一愣，和雨大师便回头，一掌正拍在他的咽喉上！

那人只是咯咯地响了几下咽喉，便即毙命。

几个大汉都是强悍，看死了人，竟是瞅也不瞅，仍是拚命扑杀！慕容霜叫道：“他们志在杀人，杀他！”她是看钟思玉还是忸怩，不乐意杀人，一柄剑在那里缠来绕去，只与那几个大汉周旋，她这里要抵不住了，方才大声叫起来。

钟思玉看着她，知道她这里紧急，但她从来不曾杀人，这一次一出手，便杀了两人，心里大是慌乱，眼里有泪，叫道：“慕容姑娘，慕容姑娘！”

她心里慌乱，剑便慢了一慢，那大汉看她出剑慢了，出手便抓。那一抓本来想抓在她的手上，夺过剑来。不料得钟思玉慢了，却被他抓在剑上。顿时血流。

他一抓剑，抓得钟思玉愣住了，只是不动，身后大汉一踢，哇地踢在她的腰上，踢得她滚出去。

她再爬起，那手里的剑便没了，早就落在那大汉手里，他手受伤，拿剑也不便，便狠狠一掷，向和雨大师掷去！

这一剑正掷在和雨大师的肩上！

和雨大师吼一声，叫道：“快走！”

他知道他不行了，一剑掷在他肩上，让他肩头急抖。两个大汉过来，一刀砍在他肩头，像苑九当年受刀，刀斜插在身上！另一个大汉见他得手，也是威风得很，吼叫一声，枪一抖笔直，直刺在他胸前！



和雨大师叫道：“快走！”

他再飞起身来，扑向钟思玉身旁的那两个大汉，一击击在他们两人的玉枕穴上，顿时叫他们两人气绝！他怒喝道：“快走！”

钟思玉此时恍惚，看着慕容霜忽地出手，一击便杀一个大汉，再回手，一掐在一个大汉的咽喉上，夺去他性命。

心里知道，她与慕容霜不能死在这里，她叫道：“霜姑娘，快走！”她一脚踢飞一个大汉，身子一扬，便飞向门外！

## 第十二章 相见时难

肖依紧紧抱着她的臂，手里抱着的是那一部书《九阳折梅手》，虽说这一部书并不十分珍贵，但在她眼里，无异就是救她丈夫的良药。跟随她的是十几个丫头，她们都是慕容家的丫头，个个俏丽依人，十分可爱。轿子慢慢走，吱吱走在路上，看看到了路头，便是那个约定好交换秘籍，再看到慕容青的地方了。

两个大汉喝道：“好了，住轿！”

便把轿子放下，十几个丫头站在一旁，看着那路碑。

这就是十八里坡，是那两人约人来处。

远远咯咯马蹄声响，从路中冲来十余骑，一齐冲至眼前。

有人放声而笑，说道：“来人可是慕容夫人么？”

肖依令丫头打开轿帘，应声走下来，她走路的神态很是优雅，她很知道，不管是谁劫了她的丈夫，她越是着急，事儿越糟。

对面十余骑都下了马，拥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笑声清脆，听去有些放荡：“原来真

的是肖夫人，好，好！”

那女人是一个美貌艳妇，她的打扮有些出众：头上插着一根簪子，垂饰着十几粒大大的珠子，珠子又大又圆润，一看便知价值不菲。她身上衣服也是绣得很漂亮，有一只彩凤在飞翔，全身的衣服都是那么鲜艳，像刚刚摘下的花朵一般。只是她的样子太妖艳了，她比肖依要大几岁，甚至十几岁。

她笑笑，说道：“我叫绿仙儿，你知道不知道武林有一个妖精叫绿仙儿？”

肖依蓦地想起，武林是有一个叫绿仙儿的女人，她是一个叫男人头疼的人，听说她嫁了唐门的掌门，不知怎么会在这里出现？肖依问道：“我想问的是，我的丈夫在哪里？”

绿仙儿笑笑，说道：“好啊，要见亲人了，来啊！”

便再一挥手，从远处慢慢驰来一辆车，那车是敞着棚的，车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他正是慕容青。

他的脸上仍有那要命的微笑。

车驰近了，来到了肖依面前。

绿仙儿很满意，她看到肖依的身子在抖，虽说那抖不很厉害，但她真正是在抖。如果肖依不在意慕容青，她心里反是不舒服，肖依这等样子，她心里好生得意。她笑说道：“不知道夫人拿没拿来那一部秘籍？”

肖依看着慕容青，看他仍是笑着，但说不出话来，想是被毒，不能吐口。肖依问道：“公子，你还好么？”说着话，肖依的眼里竟流出泪来。

肖依想不流泪，但一见慕容青坐在车上，形如囚徒，不能不伤心。

绿仙儿笑笑，说道：“夫人拿来了秘籍么？”

肖依哼了一声，将手里的秘籍拿出来，递与绿仙儿，绿仙儿拿过来，看也不看，随手递与身后的一个丫头，说道：“好了，夫人也看到公子了，如今尽可放心，如是夫人将所有的秘籍拿来送与我，我便放公子跟你走。”

肖依大声道：“你也知道，那秘籍不是我的，是七大门派一齐放在慕容山庄的，你有本事，你自去拿好了。”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你要不要看一看你的丈夫？”

她回头哗地扯下慕容青的衣衫，显出他胸前一道道鬼花纹来。她媚笑道：“我忘了告诉你了，你家的公子得了重病，他的身上像过去苑九的侍妾一样，长满了花纹，你看那花纹好看不好看？”

肖依满眼是泪，她凑上去，抚摸着慕容青，叫道：“公子，公子，你疼不疼？你疼不疼？”

绿仙儿满面笑意，说道：“你要他疼呢，他就疼，你要不叫他疼呢，他就不疼了。”

她忽地用纤纤素手摸了一下慕容青，那一摸想必很是蹊跷，慕容青疼得大叫起来。

他只是叫出了一声，便再哑然，只是瞪眼看着绿仙儿，牙紧咬着，恨恨地看她。

绿仙儿笑，说道：“你家公子对我很有情意，浓浓的情意，真个是说不尽啊。他喜欢我摸，我一摸他，他便要叫，像是很喜欢，像叫春的猫一样，只不过是一只公猫。”

她再嘻嘻笑，像是拿慕容青来玩笑。她的手再一摸慕容青，慕容青想躲，却不能动，只是恨恨用眼珠子看着她的手，恐惧的眼神直盯着她。

肖依吓得惊叫：“别动他！”

绿仙儿笑说：“蜀中唐门有那么多的功劳，却没有得到七大门派的承认，在苑九一战中，唐门死了掌门人，我成了寡妇，你知道不知道？连唐门的高手唐思也死在那一战里。可后来你们怎么做的？七大门派，好一个七大门派，竟然没有唐门？！我叫你们都死在唐门手下，看你们还敢不敢轻视唐门？！”

绿仙儿说：“你看看，最有本事的慕容青公子在我手里，你知道他的本事是说话，但我不让他说话，他便什么都不是了。他只是一个傻子，一个坐在我的车上的傻子！我叫他死，他就会死，叫他跳，他就会跳，你信不信？”

绿仙儿拿着一根棍子，向远处一扔，叫道：“慕容公子，你能不能去拣起那根棍子，拿来给我？”

慕容青在她的手下，被她摸了几下，竟真的能站起来了，他有些惊喜，看着绿仙儿，不情不愿地走过去。忽地他一扑，回身向绿仙儿扑来，但扑至中途，他的身子一跳，便哇地一吐，吐一地绿水。

绿仙儿说道：“慕容青，叫你去拣那棍子，是拣你的一条命，你信不信？”

慕容青吐得一塌糊涂，此时听得她说，顿时醒悟，知道那棍子一定有些蹊跷，便爬过去，抓那棍子。他嗅一嗅那棍子，忽地抓起来，下嘴去咬棍子！只听得他咬得咯咯吱吱，把那条棍子像是吃美味佳肴一般，竟嚼咬得吞下肚去。

待得吃完了那一条棍子，慕容青像是大大疲惫，躺在地上，只能以他的眼睛注视着绿仙儿，再也不能动了。

肖依不忍再看，她轻声说道：“唐夫人.....”

绿仙儿说道：“唐六死了，我再也不是什么唐夫人了，你叫我绿仙儿好了。”

肖依说道：“绿仙儿姐姐.....”

绿仙儿根本就不买她的账，说道：“叫绿仙儿。”

肖依忍着羞辱，叫道：“绿仙儿，我求你了，放了我家公子，我自帮你。”

绿仙儿大声道：“好啊，你帮我把那些秘籍都拿来，我便放你家公子！不过我也喜欢这个慕容青，你别看他此时这样子，平时还满潇洒呢，看去很好看的，让女人很动心。你看我这样子的女人，找一个好男人很不容易，尤其是在唐门，谁都怕我，我哪里有机会？可如今不同了，我有了慕容公子，你知道不知道，我有他，我要他陪我，他就得陪我，我要他陪我喝酒，我要他陪我睡，他都得干，你说对不对？他要不干，我便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绿仙儿媚笑着，吹气对着肖依，啧啧说道：“啧啧，你的头发真柔，是不是公子天

天夜里为你抚摸，他给不给你画眉？你的样儿长得比我好看多了，只是慕容公子无法陪你了，你也有些难过.....”

肖依忽地叫道：“别说了，别说了，我.....”

她掩面大哭，直冲出去，走了。

那些丫头看着她走，急急去追，她们追得远了，还听得见有人叫道：“夫人，夫人！”

忽地传来马蹄声，过来了两骑，马上的大汉滚鞍下马，跪禀道：“夫人，慕容山庄被火烧毁，全庄人皆死！”

绿仙儿一愣，问道：“是谁？是谁干的？！”

那大汉看夫人穷凶极恶的样儿，吓得战兢，说道：“是江南水路的龙十八，他带领人把慕容山庄全都烧了。”

绿仙儿冷冷道：“龙十八也来凑趣？他拿走了秘籍？”

大汉说道：“听说他没得秘籍，只是杀了人。”

绿仙儿问道：“莫非是七大门派的人拿走的？”

大汉道：“自肖依离了山庄，七大门派的人便兵分两路，他们一南一北走了，不知道他们带没带秘籍。”

绿仙儿喝道：“再去探来，如是他们谁拿了秘籍，劫杀他！”

肖依急急地跑了，她跑得风快，她一跑起来，丫头根本就追不上她，只听得远远的呼声越来越弱，再也听不到什么呼声了，她才慢慢走起来。她去哪里，找谁？她能不能救得出慕容青？从前她与慕容青在一起生活了五年，都是慕容青出主意，做大事，她只是在庄里呆着，只做少奶奶。如今慕容青没了，她怎么办？

她看看转过了山坡，肚内有些饥饿，心想：莫不如我到了那坡上，看看有什么可吃的，吃过了再说。

转过了山坡，忽地看到了三间草屋，草屋从外面看去，很是洁净，像是没人。她叫

道：“有人吗？”

没人应声，像是没人。

她走进去，看看草屋里的摆设，这里很是简单，像农家人的小小茅舍，但又像药家的屋子。她坐下来，肚子咕咕直叫。正又饥又困时，忽听得有人叫道：“有人么？屋子里有人么？”

肖依此时不想见人，心道：我不是这屋子的主人，他再来，如此喝问，也显然不是屋子的主人了。我得躲起来，不让他看到我，免得再生口舌。想到此处，她看看屋内，看里间屋里，摆满了药草，就悄悄进了屋，躲在那药草后。

那人叫了两声，见没人应声，便说道：“没人，我们进屋吧。”

人便进了屋，肖依在暗中偷窥，见到了是两人，两个艳丽过人的女人，她们正坐凳上闲聊。

一个紫衣女人说道：“令主让我们去找那个女人，谁知道她在哪里？如果这一次找不到她，怕令主会责罚我们。”

那个青衣女人说道：“令主说过了，如今得了那些书，不找到她，怕不那么好办。”

肖依听得糊涂，不知道她们说的人是谁，只是偷偷在听。那个紫衣女人说道：“我们的人在慕容山庄找她，找也找不见。说是她带了一部秘籍去寻慕容青了，可惜找不见。”

肖依在后面暗暗心动，不知道她们是什么人，找自己做什么？

那个紫衣女人说道：“你看到那个孟死时，带他去见令主，令主要见他。”

青衣女人说道：“那个孟死是一个顽固人，他怎么会跟我走？”

紫衣女人笑笑，说道：“听得令主说，他是肖依的师兄，你要告诉他，肖依会在总舵等他，他一定会来的。”

青衣女人大喜，说道：“不错，听说他是肖依的师兄，一定会来的。”

肖依心道：我不听她们说话，不知道她们还有心思，在算计我师兄。我今天听到了，决不会让她们算计到师兄。可是二师兄他在少林寺，他如今会走出少林寺么？如果他走出了少林寺，一定会找我。我去看他时，看他神情，也分明不像是能守神念佛的样儿，如今看来，他定是会出少林了。如是他到了江湖，第一件事便是替爷爷报仇。他会去找爷爷的仇家.....

想到了此处，她忽地心头一颤，如是孟死找他的仇家，第一个便会找慕容青。

她知道孟死的性格，就是死在人家手里，也一定会去讨还血债！

她正在想，那紫衣女人说道：“听说肖依带着一部秘籍到了此处，找那个唐门人，后来她跑了，她的下人都找不到她。莫非她自己去寻仇去了？”

青衣人笑笑，说道：“姐姐说差了，听说那个少夫人在慕容家，一向是养尊处优的，她自己再不会在江湖走动，怎么会再打主意做江湖事？只是也难为她了，慕容公子如今被毒倒，落入人手，她怎么能救得出慕容青来？”

紫衣女人笑笑，说道：“我们等不及了，出去看看，她们再不来，我们就走。”

两人走出了那屋子，远远看到来了几个女人，都是鲜艳衣着，便惊呼道：“来了，来了！”

看看来了五个人，都是年轻的女人，她们进了屋子，落座后，那个紫衣女人说道：“令主有令，那个慕容青的夫人肖依如今走出来，在这一带走失，她会出现在这里，你等如是看到了她，便带她去见令主。”

一个年轻稍大些的女人问道：“莫非令主与她有仇么？”

紫衣女人笑说：“不但无仇，她还是我们的朋友呢，只是此间事，你也不知，只是找那肖依好了，莫要她落入那个绿仙儿手里才好。”

肖依听得云山雾罩，不知道她们是谁。她想着，在江湖上，除了我夫家慕容氏的亲戚外，我再无一个亲人了。我有一个师兄，就是在少林寺坐壁的孟死，但他也不会是什

么令主，听得她们说起二师兄，也像是说一个生人，看来他不会是什么令主了。但那个令主与我有旧，哪里能够？她看样子是一个女人，她是谁，在哪里与我有旧？想着想着，那几个女人都结束停当，出去找人了，屋子里就再是一片寂静。

肖依的肚子更饿了，她慢慢捱出来，想找一点儿东西吃，忽听得有人叫道：“屋子里有人！”

便扑来了三个人，都是寂无声息，那三个人扑在她眼前，站住了。

是那个紫衣女人与青衣女人，她们三人手持剑，看着她，忽地说道：“你是慕容夫人？”

肖依没气力，只好说是。那个紫衣女人说道：“我家令主请你，你跟我去了好了。”

肖依大声道：“我不去，我不去看你们的什么令主，我不去！”紫衣女人说道：“好教夫人得知，你走以后，你慕容山庄被火，全庄人尽皆被杀。”

肖依大惊，她急急问道：“你说什么，全庄人都被杀了？是谁干的？是谁？”

紫衣女人说道：“龙十八。”

肖依流下了泪，她喃喃道：“龙十八，龙十八！”

她得记住这个名字，龙十八，屠了她的庄子，她是慕容夫人，而他屠了她的庄子，杀光了慕容家的人。

紫衣女人说道：“他吊起了男人女人和孩子，八个人八个人一捆，用棒子敲那吊起来的人的头，一敲死一个人……”

肖依大叫道：“别说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 第十三章 女人令主

紫衣女人冷冰冰陈述，竟是挑起了肖依的一腔怒火，看来龙十八不光看不起慕容青，也看不起她肖依，难道他们都忘了，她是苑九的孙女，也就是天下第一恶魔徐无特的孙女么？如果他们记得这个，对她会有所畏惧，决不会杀光慕容山庄的人，在慕容青不在山庄的时候，在她做慕容家少奶奶的时候，龙十八是对她十分蔑视。龙十八想过没有，如是肖依知道是龙十八杀了慕容山庄的人，她会报仇的？

紫衣女人说道：“龙十八在追杀你们的人，连你们去七大门派报信的人也在追杀，不知道她们是生是死。”

肖依心下一动，她问：“慕容霜姑娘也被追杀么？”

紫衣女人点点头，说道：“你也被追杀，刚才来时看到了你带来的丫头，她们都被杀害了。”

肖依毕竟与那些丫头们在一起过了五年，一听说她们都被杀害，心下难过，不禁流下泪来。她哭着，轻声说道：“她们没有一个活着的么？”

青衣女人看她可怜，便说道：“你可去看一看。”

肖依无助地扶着那个青衣女人，她挽着肖依的臂，慢慢走出小屋，再来到弯曲曲折的小径上，远远看到小径正中飘飘荡荡地飘着一物，在树上吊着，看得近了，原来是一个死人。正是肖依的丫头，那个平时爱说爱笑的清儿。她的样子很难看，惊愕骇怕的表情仍在脸上。风一吹，她的身子直晃。肖依的手抓紧了青衣女人的手臂，抓得她生疼。她心里怪道：都说她是徐老怪的孙女，是一个大角色。谁知道她会如此怕死？但见肖依的泪水更多，只是直直地注视那吊着的丫头，说道：“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人再向前走，更看到坟前有几具尸体，都是女孩子，个个衣衫不整，显然是挣扎一番，方才被人弄死的。她们个个狼狈，模样让人不忍去睹。紫衣女人说道：“那些大汉

都骑着快马，显然是来杀人的。他们杀了这些丫头，找你不见，便赶往前头去了，看来他们找不到你，不会罢休。”

肖依看着那些丫头的尸体，心里涌出她们平时欢笑颜面，更是心头凄凉，心道：她们如是跟着慕容青公子，还不会死得这么惨，至少他会护住几个，不让她们都死在这里。我是慕容家的少夫人，我不能护住慕容家，来日怎么面对我的夫君？就是将来慕容公子出险，问起家里情形，我何颜以对？不如我就也死在她们一起算了。

她心里凄苦，都写在脸上。

紫衣女人说道：“我家令主有请夫人，请夫人去相商大计。”

肖依说道：“我是慕容家的未亡人，怎么能去与你家令主商量大计？姑娘是不是找错了人？”

紫衣姑娘说道：“慕容夫人，你愿意去见令主，可是大事。如是令主能帮夫人，不光能找回公子，帮助夫人报慕容家的大仇，也是易事。”

肖依问道：“不知道你家令主是谁？”

那紫衣姑娘笑笑，说道：“我也不知我家令主的名字，只是知道，我家令主在江湖上很有名，他如今的势力遍布大江南北，天下已皆在我家令主的掌中了。”

肖依听得她说，也十分惊奇，但也有些恍然，什么时候天下又有了这一个令主，他们是什么令？

肖依的脸上疑惑，被紫衣女人看出，她微微笑道：“我告诉你，我家令主发下的令，叫做‘女人令’，因那令是女人的耻骨做成的，且在江湖上上一等一的生杀令。谁接了我家令主的令，如有不服，便是家破人亡。如今我家令主很关心夫人的事儿，请夫人去参加我家，不知道夫人愿意不愿意？”

肖依心里盘算，她如今已是落入人手，就是她说不愿意，她们也不会罢休，莫不如就说她愿意，看她们会如何做。

从树下牵出一匹快马来，便见那马是雪一般白，肖依暗叫一声好马。看来此马不能日行千里，也是能走八百。再看青衣女人牵出几匹马，都是骏骑，几个人上马后，扯马缰，紫衣姑娘问道：“夫人，我们快走，赶到天黑，便可以见到令主了。”

骢骑如箭。

几匹快马直射向北方。

走了一个整天，到了傍晚，看看远处，落日傍山，只余一地残晖，大地把几匹马也扯成了一线。

紫衣姑娘笑说道：“我们下马走吧，看看这里的景色。”

肖依下了马，她的骑术很不错，但她心内也惊异，看来那几个姑娘对她的骑术也了如指掌，根本就不问她累不累，是不是会骑马，只是自顾说笑。

紫衣姑娘说道：“上一次令主看着你，对你说上了几句话，你那样子，真是的……”

她想想，想必是那样儿有些可笑，便吃吃笑起来。

那个青衣姑娘受不住，便刺她说：“你看令主的样儿，那才叫好看哟，我问了你好半天，你连我问我什么话都不知道了。莫非令主给了你恩宠不成？”紫衣姑娘胀得脸红，她轻声说：“令主对我从来不假辞色，我不敢对他说什么，只是听他严令，便足够了。”

看来，她们几个女孩子对她们的令主都是有心，但因她们的令主有过人的威严，她们才不敢造次。

青衣女人说道：“令主从来不曾近女色，我想他一定是不喜欢女孩子。”

紫衣女人大声道：“不会，我看令主那风流倜傥，怎么会不喜欢女孩子，他要喜欢，一定是……一定是……”

紫衣姑娘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有无限心事。青衣姑娘看看她，再也忍不住，看一眼肖依，轻声说道：“阿紫姐姐，有人在，你别伤心。”

那个叫阿紫的抬起了头，轻声说道：“慕容夫人，你不会笑我吧？”

肖依看着她，心里升起一股怜惜，说道：“人皆有情物，我怎么会笑你？”

紫衣姑娘笑一笑，擦去泪水，说道：“快走吧，一会儿见到了令主，我们便可以交令了。”

到了一面大大如镜的湖水前，她们放下了马。马任由它走，也不绊不系。这一面湖水莫非就是她们的令主所居处？那紫衣姑娘说道：“从这里走下去，便是令主所居处了，慕容夫人，你莫怕。”

肖依心道：我不会怕，就是死，我也不怕。能救得出慕容青来，我便去死，也是值得的。如今就看这个令主是什么人，看他能不能帮我了。紫衣姑娘说道：“从这里下水，都是温泉水，不凉，无论什么时候下水都没事儿。你走下去几步，便可以走到湖里去了。”肖依闻听，暗暗称奇。她心道：看来这个令主真有本事，他能在这湖里居住，便是一奇。她小心下水，果然水不凉，有些微温。她慢慢走了一步，再走一步，一直走上十三步，踏了一十三级石阶，方才觉得头也露出水面了。听得那个紫衣姑娘叫道：“夫人可以睁眼了。”她再睁眼，一看原来已是到了礁石正中，在正中有一个大大的洞，那洞有石阶。看来这是一个湖里的岛，只是在外面看不到罢了。

肖依跟着那紫衣姑娘走进去，慢慢进了那洞内。看看洞越来越宽，一直走到尽头，便来到了一面悬崖前，看悬崖上书着三个如血大字：女人令。再转过悬崖，看到了一排排房舍，那房舍都建在礁石后，在外根本看也看不到。

肖依走到了一间大大的房舍前，那房前有许多的女孩子，她们的身上都很少着衣，衣物皆素色，乱丢在石上，人只是在那里玩耍，看样子她们年纪都不算大，都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

她们看到了紫衣姑娘与青衣姑娘回来了，都欢呼来叫，来要东西。待得把她们带来的小玩艺儿分光了，才说道：“令主在那屋里呢，你们去好了。”

肖依终于见到了女人令的令主。

这令主是个汉子，他的身子坐得笔直，看来他对于在肖依面前的威严很在意，他看着肖依，慢慢说道：“你是慕容青的妻子？”

肖依应了一声是。

那令主再问：“你来了，有什么话说？”

他的声音很威严，声响如钟，说话声音也极慢。肖依心道：不知道他平时跟女孩子们怎么说话，要是也作出这一副威严形状，岂不是会累死？但他那样子，看去像是一代枭雄，真个不能小觑。只是不知道他是谁？是不是江湖上的有名人物？

看着他脸上的面具，看得出那面具是做得很精巧的，面皮紧紧贴着他的面皮，根本看不出他的表情。他的身材适中，不高也不矮，他的身体是很强健的，他的手很白，只是臂放在那椅背上，显得有些认真。

该不会他也很紧张吧？

肖依看着他，心道：他看到我一个平平常常的女人，按说不会紧张的。他见过的女孩子那么多，就连他手下的那个紫衣姑娘都对他那么爱慕，他一定有许多艳情，怎么会介意我一个成过亲的女人？

令主看着肖依，忽地说道：“你不必说了，你家慕容青是一个很讨人厌的家伙，你想要我救他，我不会救。”

不待得肖依说话，他便一口拒绝，不愿意去救慕容青，这话岂不是再也说不下去？

肖依说道：“我闻听说，女人令主是天下一霸，能帮我救出慕容公子，我才来求你。不然我怎么会贸然前来？既是令主不愿意救我夫君？我便告辞了。”

她轻巧起身，慢慢站起，对着令主一揖，说道：“多谢令主，打扰了。”

她走出去，在她的后背上，有自己的感觉，觉出他的目光是在注视着她，那目光很是专注。

刚走到门口，忽听得他叫了一声：“站住！”

她站住了，像是感到了，也像是听到的。

他说道：“慕容青值得你下那么大的气力？他只是一个能说不能做的人，你何苦？”

这一声“何苦”说得轻轻，像是劝老朋友。她猛回头，看到那个令主站起来了，他站在石椅前，像是要招呼她回头，又像是要来劝她，神态让她心头一动。

她说道：“既是你不愿意帮我救慕容青，我还有什么话说？”

那个令主仰天一叹，说道：“女人令，女人令，在江湖上风行的就是女人令，女人是至高无上的，怎么会为了臭男人去求恳别人？我答应你了，我帮你救慕容青，你就待在这里等消息吧。”

说完了这话，那个令主再对肖依说道：“要不要我帮你报仇？”

他指的自然是慕容山庄满庄人都被人杀的事儿，肖依摇摇头，说道：“我会办的。”

那令主赞叹地看她一眼，说道：“好，来人！”

便来了两个美艳可人的俏丫头，令主说道：“带肖夫人去，为她办一切。”

肖依不明白他说的要办一切是什么意思，但只是跟着那两个俏丫头走了，一直走到了后面的房间里。只见那里的十几个丫头个个都在那里笑闹，一见到了肖依，都睁大了眼看她，个个说她长得美，好看。

两个俏丫头请肖依坐下，便来修她的脸，肖依惊叫道：“我不要修脸。”

那个丫头说道：“你是才来的，你到了这里，便得依这里的规矩，你虽说是嫁过了人，但在这里，女人不讲嫁没嫁过，只是过来人或不是过来人。你是过来人，但你还得再做一个好女人。”

肖依听得稀里糊涂，她也不明白什么叫“过来人”什么叫“不是过来人”，只得听那个丫头摆布，便见那个丫头在她的额前落下了一绺头发，叫道：“还你女儿发！”

众女孩子都叫道：“还你女儿发！”

那丫头再把她的两鬓用药洗洗，说道：“你再会生出女儿家的茸毛来，你更是髦髦

女儿了!”

众女孩子跟着取笑，肖依心里叹道：看样子，他们这“女人令”的令主是一个半疯子，他弄这些女孩子作什么？莫非一天到晚只是疯张么？看样子不像，看她们一天无忧无虑的样子，不像是有什么事儿可做。但我在这里，与她们也无干，我只是等待着令主能帮我报仇，报了慕容家的仇，帮我救了公子，我便可以走了。她们做什么，我也管不到，我也不该好奇。

那个丫头帮肖依弄好了鬓发，赞叹道：“好一个清秀女子!”

肖依再看那镜前的人，自己也不由得赞叹，她的模样变了，再也不是一个端庄的慕容夫人了，看她的头发扎束，像是一个未婚女子。

两个丫头再把她送到了一间房里，那房有些雅致，看去很是好看。桌案是大理石的，上面有隐隐山水，依慕容青说法，是千里挑一的好山水。窗子是香木的，闻上去有一股淡淡的幽香，像是处子的肌肤。那床帐让人思睡，肖依看着床，看着那素色的被子，心里蓦地想道：她们怎么会知道我不喜欢花艳的被子，只喜欢素色？但转眼便笑了，心道：莫多心哟，说不定是她们巧巧地误做了，我竟什么都多心？

她躺下来，准备睡了，想想慕容青，她还是睡不着。看来那个令主对慕容青并无好感，就是她再怎么说，令主对慕容青也不会在意。慕容青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像是一号人物，要不是她当时绝然而去，令主说不定不会答应，他答应了救慕容青，根本不是喜欢慕容青这个人，只是看肖依的面子。

肖依心里再一想到了慕容青，便再也睡不着了，她的困倦没了，只是看着那一轮月亮，心里好生不是滋味儿，心头浮上了慕容青嚼咬木棍子那狼狈样儿，心里一阵阵痛。

忽地，有琴声铮铮响起，那声音清韵，似曾熟悉。莫非是她又到了紫金亭，到了燕子坞？又听到了公子的清清琴韵？

她有些呆了，慢慢起身，随着琴声，一直走，弯来绕去，直走到了间亭子里，她看

到了一个笔直的身影，他正在抚琴，在那里一挑一抹，琴声随着他的手指，漫漫淫淫，直飘天庭。

## 第十四章 忌恨

慕容霜与钟思玉冲出来，两人也受了轻伤，钟思玉道：“我们去北方，先去古北，到了古北马场，我们便会见到哥哥的结拜兄弟段自立，段大哥会帮我们找到哥哥的。”

两人急急向古北马场扑奔！

但她们未走得很远，便听到了得得的马蹄声，从后面冲来十几匹马，直冲到眼前。有人高呼：“别放走了七大门派的人！”

十几匹马围住她两人，团团转动。

一个大汉跳下马背，吼喝道：“拿来秘籍，放你生路！”

大汉一条索子飞来，直缠慕容霜！慕容霜不能让他缠住，身子一纵，跳了过去，再纵身而去，击那大汉！大汉喝道：“来得好！”

他的长索再一兜，便兜住慕容霜，趁势带了她一个趔趄。钟思玉在一旁看到，飞手击出两枚五彩石！叭叭，两石俱中！

那大汉叫一声，便滚动而去。

两人再扑来，扑向慕容霜，一个是饿虎扑食，一个是双臂搏鹿！两人齐齐抢至，都发出震天动地的一声吼喝来。

慕容霜高喝：“小心！”她身子后挫，趁机出剑，那大汉的腿中了一剑，哎哟叫了一声，身子滚出去。另一个大汉抢到眼前，嗷一声夺她双目！

慕容霜一闪，肩头还是着他抢了一下，顿时如火烧火燎。她哟地叫一声，钟思玉叫



道：“是不是伤了？”

慕容霜叫道：“快走，你快走！”

钟思玉心内暗暗叫苦，心道：我根本就对付不了眼前这四个大汉，他们看去功夫并不十分强，但一个个都凶悍无比，拚起命来，什么都不顾，我哪里能胜得了他们？慕容霜在旁看得清，钟思玉是小姐样儿，与人动手，总是拿拿捏捏，不想伤人，一剑一剑都是花式重于伤人，哪里能杀得了人？只怕不待得杀了人，人便会杀了她。

她高叫道：“你走，我来对付他们！”

慕容霜一纵，忽地叫道：“百步行兵！”那几个大汉一听得她叫“百步行兵”，都是肃然以对，端着架式静静待他。

慕容霜喝道：“快走！”

她喝斥钟思玉，让她快走。

钟思玉起身夺路，夺马便走。

那几个大汉看她不动，喝道：“拿出你慕容家的‘百步行兵’来！”

他们惧她慕容家的绝技“百步行兵”，就不敢再进逼她。

慕容霜看着两三大汉向钟思玉追去，知道更多的人不能离开她，便缓缓持剑，向圈外走去。几个大汉围着她，不敢再出手。

钟思玉飞骑而奔，只听得耳旁呼呼风响，树林如飞般而过。她伏鞍而骑，眨眼间便飞出去很远。耳旁听得那大汉的吼叫声越来越远，再也听不到呼喊声，才再控辔而行。

钟思玉走着，心里想：我到了古北马场，见到了段自立大哥，怎么对他说？我得请段大哥帮忙，去找一找慕容姑娘的下落，再请段大哥帮忙，去告诉哥哥。就说龙十八追杀七大门派的人，请七大门派快出手。如果七大门派都知道了，就会好得多了。只怕是七大门派的人在路上便给人劫杀了，那样七大门派也不会知道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如何报仇。蓦地她想起了江非，想到了江非与许思独、非人、灵秀姑娘四人一

齐去南方，她念叨道：“他们不会出事儿的，他们不会出事儿的，他们人多，不会出事。”

想到了江非，她心内又酸又甜，竟是久久不平，心道：我到了古北马场，见到了段大哥再说。

赶到了夜里，她赶奔到了古北马场，远远地看到马场在夕阳下散漫一片，到处是闲走的马匹。她念叨道：“到了，到了……”

她踉踉跄跄下了坡，到了马场。远远看到她来，便飞来两骑，两骑奔驰极快，眨眼已到眼前。听得马上的人呼喊道：“来人是谁？”

钟思玉大声叫道：“我是钟思玉！”

那两人中有一个依稀认得钟思玉，奇道：“果然是大小姐，快扶她下马！”

两人滚鞍下马，来扶钟思玉。钟思玉也是疲惫极了，一待得他两人来扶，便昏过去了。

待得她再醒来，已是天明，她正躺在一张厚厚的大毡毡上，盖着厚厚的被子。她的眼睛仍有些睁不开，四外张望，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是哥哥的好友段自立段大哥。

段自立笑笑，说道：“钟姑娘，你醒了。”

他拿来茶水，请钟思玉喝。

钟思玉笑一笑，说道：“段大哥，我……”

段自立稳稳地止住她，说道：“不忙说话，你先喝一点儿水。”

段自立是一个倜傥汉子，是北方黑道的枭雄，自从钟思凡成了北方一霸后，段自立便跟钟思凡了，如今是古北马场与洗马山庄的总管。他的脸上有一道斜斜的刀疤，那一道伤疤很是怕人，当初钟思玉看到了段大哥时，曾轻轻地讶了一声，便被哥哥好一顿教训，训她失礼。当时段大哥大笑，说道：“钟兄弟，不光是钟姑娘看我这道疤骇怕，我自己看它时也心里不得劲儿，你让她怎么能不吱声？”

那时钟思玉虽说是不再吱声，但心里也埋怨哥哥，他凭什么说我？就是一般人谁看

了段自立那脸上刀疤，也不得不惊叫一声。她叫了一声，有什么了不得？那个段自立虽说是劝哥哥两句，但他再看自己两眼，那眼光也是淡淡的，让她心里好生不舒服。

如今段大哥正在她的眼前，亲热地看她，像是她的亲哥哥一样。她的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流，说道：“段大哥，我给你带来麻烦了。”段自立笑笑，说道：“有什么麻烦，马场一日日无事，闲得我难受，如果你能带给我一点儿麻烦那就好了。”

钟思玉从他的话里听出了感叹，莫非马场有什么事儿发生不成？

段自立再说道：“钟姑娘，你说说，究竟有什么事儿发生？你不是在江南慕容家么，怎么回来了？”

钟思玉便把慕容家的事儿——说明，一直说到那秘籍全都丢失，段自立两只大手握在一起，青筋暴突，看来他听得也是紧张。待得钟思玉说完了，他皱眉道：“我原来以为我们马场的事儿便是大事了，看来不对了。”

钟思玉问道：“段大哥，马场有什么事儿？”

段自言说道：“古北马场有三百匹好马，都是我用铁烙印出来的，准备给你哥哥送去。还有洗马山庄的七百匹，也是一样的，准备送走，谁知道上两月竟有人来夺走了马，我不在，死了许多的人，夺走了马匹，我们的人一个也没看到。”

钟思玉问道：“马场的人怎么会看不到他们？”

段自立的眼光很是迷离：“他们在另一处，有一百名兄弟看守着那三百匹马，他们全都死了，死得很惨。”

钟思玉问道：“他们……怎么死的？”

段自立低下了头，他的头颅好大，低得很艰难，他慢声说：“一些兄弟被钉在马桩上，他们的身体活活插在马桩上。还有一些兄弟被吊死，他们的身体都有挣扎的迹象。我看来人很是凶悍，不然我们的上百兄弟不会一下子全遭敌手。”

钟思玉看着段大哥，她蓦地想到，段大哥一定很痛苦，哥哥请他来主管两个马场，

他遇到此事，一定很是难受。

段自立说道：“洗马山庄的兄弟更是惨，所有的人都服下了毒，显是在食物里放了毒，他们一点儿都不曾防备，全都中了毒。马匹都赶走了，奇怪的是，他们一匹劣马也不要，赶走的全都是烙上了印记的骏马。”

段自立的眼睛都是红的，他突然说道：“你哥哥要我看守洗马山庄与西北马场，我没尽到责任。可我怎么也不知道那些马被扯到了哪里？我连夜赶到马市，赶到北方的黑贩子马市，都不曾见到我的一匹马。奇怪，那么多的马匹，一眨眼就没了，连影儿都不见了，你说怪不怪？”

钟思玉心道：我哥哥脾气暴躁，一听说马走失了，一定会来找段大哥的，但他来了，段大哥没见到哥哥，一定会让哥哥更生气。哥哥生起气来，会更怨恨段大哥的。她沉声道：“段大哥，你一听得马失走失，先去找我哥哥就是了。”

段自立摇摇头，如今他也不愿意去找钟思凡，他不愿意对钟思凡说他丢失了马匹的事儿，是他丢失了马匹，怎么肯对钟思凡说，再说钟思凡对他那么相信，他怎么说得出？

钟思玉说道：“此事非同小可，哥哥一走失了马匹，一定会派人去查的，段大哥你不必在意，说不定哥哥会查出个名目来呢。”

她也知道，如是段自立查不到，哥哥也未必查得到，但段大哥是厚道人，她不愿意让段自立着急。

蓦地，她与段自立均听到了震天动地的马蹄声响，那马蹄声从远处踏踏而来，一直响到了耳旁，再蓦地一歇，便有人扑到了帐前，有人高声叫道：“思玉来了吗？”

钟思玉听得清，是哥哥，是哥哥来了！

她再看到了哥哥，五年来只是上月刚刚见到了一面的哥哥，他的胡须更重了，他的脸更瘦削了，他经受了更多的风霜，看到了钟思玉躺在床上，他扑过去，问道：“你好些了么？”

钟思玉大声说道：“我好些了，那些人是龙十八的人，他们追杀我，追杀和雨大师与慕容姑娘，和雨大师为护我与慕容姑娘而死，我与慕容姑娘走散了。”

钟思凡问道：“你们在哪里走散的？”

“北固集。”

钟思凡大声叫道：“来人！”

便进来了两人，他们都是北方的悍汉，一揖听命。钟思凡说道：“带四十人，都要好手，去北固集一带寻找一位叫慕容霜的姑娘来！找到救她回来！”

大汉一揖，转身出去。

钟思玉看着哥哥，他竟是好久也不对段大哥说话，知道他心存介蒂，便对哥哥说道：“哥哥，段大哥刚回来，他去追问马匹下落去了。”听得钟思玉如此说，钟思凡才看看段自立，说道：“段大哥，你辛苦了？”

他说此话时，目光犹在注视钟思玉，那神情分明是对段自立不满。段自立不看他，冷冷说道：“多谢场主。”

他走出去了。

钟思玉说道：“哥哥，段大哥失了马，他也心里很苦，他一连找了北方十几处，不曾找到失马，你见他时，对他应好些。”

钟思凡笑一笑，说道：“好些，是该好些。只是他自己去找那失马，我以为他也失踪了，派人去找他。你说我急不急？”

钟思玉说道：“你急也不该怨段大哥。”

钟思凡走出去，他看到段自立兀立在风中，看着夜幕里的马场，屹立如山。钟思凡说道：“我赶来马场，找不见你，我以为你也……”段自立不语，一个汉子的冷漠，让他说不出话来，对钟思凡说什么，说对不起，还是说他要找回那些骏马？

钟思凡说道：“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我们北方马场失马的同时，江南慕容家的珠宝

也失窃，少林寺一连几次在大殿上出现了女人的亵衣，当武派的镇山玄武剑上涂了女人的经血，蜀中唐门失踪了暗器名家唐十一，江南江门走失了那个铸剑第一的江训……”

段自立屹立着，不说话。

钟思凡说道：“我担心你，我也知道你失踪了，但找不到你，我难下决断。”

段自立说道：“他们都死了，都是我的好兄弟……”

钟思凡看到了汉子的眼泪，段自立是从不流泪的，此时他泪如泉涌。

段自立说道：“我找遍了北方的马市，也找遍了北方的所有盗贼出没处，我没找到一点儿踪影。”

钟思凡说道：“据和气大师说，那是一群女人，她们会对江湖做出大事来的，你不要轻易去找她们。”

段自立不语，他不会听钟思凡的，如果有时机，他一定会去找那些女人，不管她们是什么人，他一定会讨要那一批骏马回来，即使是丢了性命也要做。

钟思凡忽地说道：“我听说过一个故事，从小我便记着，说是孔子出门，家里失火，他第一句话便问的是伤到了人没有？不问马。这是一个大故事，我想我说它的意思，你一定明白……”

钟思凡走进去了，只剩下了段自立，仍站在风里。

他听到了钟家兄妹两人的对话，但他仍不动。

钟思凡说道：“我派人去找慕容姑娘了，你放心。”

钟思玉说道：“段大哥好么？”

钟思凡笑一笑，说道：“段大哥很好，你放心好了。”

钟思玉轻声说：“我放心。”

段自立的心里涌上了一股暖流，他要找到那个偷马贼，不抓住她，誓不罢休！

他收拾好自己的东西，来到了马栏，看看他那匹赤兔马，心道：看来我得再去几十

天，如果找到了偷马贼，我就带她回来。如果找不到她，我怎么办？总得对钟思凡有一个交代，他大声道：“我一定会找回来的，一定！”

得得的马蹄声打破了夜的寂静，钟思凡脸色大变，他知道是谁走了，他大叫道：“不，不，段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但那马蹄声疾，眨眼间便已去远，他再哪里能听得到钟思凡的话声？只怕此时段自立早就飞出十几里外去了。

钟思凡恨声道：“段大哥，你听我说啊，你不能胡做，要是她们早有打算，你找到她们，也是白找，说不定会有性命危险哪。”

但段自立早就远去了，怎么能听得到他的叫声？

钟思玉说道：“大哥，你平时驭下甚严，但对段大哥甚是客气，这就让他很不舒服了，如今马场出了事，你应责罚段大哥。你对他越是客气，他就越是不安，这一回他一定得找回来马，不然他怎么在道上混？说不定他会丢了性命。你……”

钟思凡说道：“是，我得找到他。”

他叫来了两个大汉，拿出他的信物，说道：“传令北方所有山寨，有遇上段大哥的，要一心帮他，不得有误。”

两个大汉听令出去了，钟思凡再叫来两个大汉，说道：“你们回去命赶山的十八单客下山，去救段大哥。”

那两个大汉很是惊愕，因为就是在最紧急时，钟思凡也不曾动用过十八单客，如今去寻找段自立，竟然动用十八单客，可真是怪事了。但钟思凡叫道：“快去，快去！”

他两人应了一声，急急上马而去了。

## 第十五章 女人令出

齐鲁大地的济南府，正是花团锦簇的时候，在府正东，有一条小径，奔小径远处，是一个深深的院宅。

这院宅有些古怪，济南府的人都知道，自五年前府内便落孝，全府皆是一片白色，至今已是五载，府内仍是白茫茫一片，皆是素孝色，就连府内的花草，也都是三种颜色：白的，黄的、蓝的。远远走来的人都嫌秽气，没一个人敢走近。

哪里听说过一守丧就得五载的？但这“夫妻门”就是怪，不光是守灵得五年，而且到了今天，还有更大的举动，那就是夫妻门的门主今天要当众自尽。

说是当众自尽，也不稀奇，奇的是她“夫妻门”到了今天，反是再也不白素孝节满门了，自天大亮时起，便起来了“夫妻门”的弟子，他们全都是一对对儿的，一男一女出来，换那素幛孝带，把那白色的全都拿下来，换上红色的，大红大喜，挂得满门都是。

到了上午，在济南府的武林人物都来了，他们不管是黑道白道，都不会空过这一次盛举，因为“夫妻门”今天要新立掌门，然后老掌门人自尽。这等新事，你一生也不定会见到一回，怎么不来看？远道而来的人也有，那是北方古北马场、洗马山庄两大马场场主段自立、龙威镖局局主西门寿、常山两怪常维、常玉。

人都立在门阶下，静等着“夫妻门”举行仪式。

说实在话，“夫妻门”在江湖上并不是大派，虽说他是一个正经门派，但与那七大门派相比，简直不能一比。就是与常玉常维两兄弟、北方霸主钟思凡、龙威镖局相比，他也是小小的门派，无异地这些人的到来，给“夫妻门”添了威风。

但也说来心酸，这“夫妻门”的掌门今天自裁，方才引这些人来看的，如不是如此，谁会保有这许多的人来观“夫妻门”的盛典？

“夫妻门”所有的弟子都回来了，这是“夫妻门”的最大仪式，所有弟子都来到了，



来等待那重大的时刻。他们都站在堂上，看着屏风，他们的掌门人会从那屏风后走出来。

别的门派都是一个掌门人，而“夫妻门”却是两个掌门人，只是不幸的是，五载前“夫妻门”的掌门人苏凤尘去了苑九的祖塋，死在那里，便只剩下一个掌门人他妻子苏徐氏了。苏徐氏叫徐曼儿，但“夫妻门”上上下下都叫她苏夫人，更没一个人知道她的闺名。自苏凤尘死后，苏徐氏一边整治“夫妻门”，一边给自己治孝。她必得死，在她的丈夫死后的第五年的那一天，她自己就得自裁，而且是当众自尽。如今那日子到了，苏徐氏更是一心轻松，所有门内的事儿其实在三年前就都交与大弟子龙须生与他妻子交心璧处理了，如今她早就一心等死了，五年的等待，对于她来说，也是太过漫长了。

“夫妻门”的心法从前很厉害的，据说在唐时，“夫妻门”是天下大派，很难敌的一种夫妻双璧功夫，内功有一种夫妻在密室同修的法则，是不传之秘，叫做“阴阳八法”的，但后来那法术秘籍丢失了，“夫妻门”便渐渐式微，那些精奇的剑术刀招都因为没了那过硬内功显得无用，就是你会，也使不出来。当年苏凤尘去找苑九的秘籍，便是想去寻找那“阴阳八法”以用来壮大“夫妻门”的，谁知道他会命丧九泉？

听说苏凤尘得到了那“阴阳八法”，但只是听说，谁真的见到了？据说后来所有的秘籍都到了江南慕容家，有七大门派的人看守着，他们宁可秘籍都烂掉，也不愿意传与世人。那原因也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世上多能人，越是出了能人，他们的面子、性命便越是受到威胁。

苏徐氏坐在她的房内，在静静地看着镜子，她的二弟子苏星星与三弟子方敏给她梳洗打扮。她光彩照人，如今她才是四十岁的年纪，还不老。

大弟子龙须生与交心璧来了，他们两人对掌门人施礼，叫道：“师父！”

苏徐氏点点头，问道：“人都到了么？”

交心璧说道：“禀师父得知，人都到了，除了我们请的，还有不请自到的，那是北方马场的场主段自立，说是走到这济南府，特来一拜的。还有常维常玉两兄弟，更有龙

威镖局局主西门寿，他是走镖走到了济南，特地来看师父的。”

苏徐氏笑一笑，说道：“看什么师父，他们只是想看死人罢了。”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起，“夫妻门”便兴起了这一个规矩，就是夫妻同掌一门，若是丈夫死了，妻子便也得死。若是妻子死了，丈夫也跟着一死。只是有一个定限，如是妻子死了，丈夫可守六年，六年后的那一天必死。如是丈夫死了，妻子可守五年，到了五年的那一天，也是必死。如今“夫妻门”在江湖上没什么威风了，只有这戒条在江湖上很独特，他们来看“夫妻门”便是来看这个的吧？

苏徐氏问道：“剑拿来了么？”

龙须生说道：“拿来了。”

他拱手送上两柄剑，那两剑是“夫妻门”掌门用剑，一会儿苏徐氏便得用这两剑插在心窝。用一柄剑插在心窝还不算，得两柄一齐插。

看看到了正点时，二弟子苏星星轻声说道：“师父，我们出去吧？”

苏徐氏说道：“好，我们出去吧。”

厅堂里正在热闹，有人乱哄哄的，你我一见面，从来相识，便免不了寒暄，一说起来，便是山南海北，说个没完。此时一见到“夫妻门”掌门人走出来了，便全都肃然。

苏徐氏是很漂亮的女人，她只有四十岁，看去很有风韵，她对着众人一笑，那笑好生风情。

她说：“寒门小事，有劳诸位大驾，我在此对众英雄施礼了！”她只是揖让一下，便算是施礼。

众人此时全都当她是一个活死人，怎么会对她的礼节求全，都是行礼，有的人还行了大礼，说些客气话，当然全不由衷。

人家要自尽，你来明明是看自尽的，你怎么说，人家也肚内自明，何必再说？

苏徐氏说道：“寒门大受不幸，苦上加霜，先夫死去五载，只剩我一人，孤掌难鸣。

好在江湖上各大门派照应，‘夫妻门’没出什么大事，这就是万幸了。”

她说完话，泪水已在眼眶。她看着大弟子龙须生与交心璧，心里蓦地一念：他们的命会如何？“夫妻门”历代掌门很少有人能寿终正寝的，他两人的命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了。到了那时，是不是又害死了一对夫妻？

但规矩如此，不如此做，还叫什么“夫妻门”？

苏徐氏看着“夫妻门”的照壁，那上面画着两只大大的鸳鸯，这是世上最傻最傻的鸟儿了。但“夫妻门”便是以此鸟这荣，一生做事有如此鸟。

在厅堂正中，有两张椅子，左边的一张是空的，那是空了五年的座椅，无一点儿灰尘，是苏风尘的椅子。右边的正坐着苏徐氏，她微微一笑，对众人说道：“请坐好了。”

正在这里，从外面走来了五人，她们是五个女人，这五个女人都是绝丽佳人，一齐袅袅走来，上了堂，对掌门上揖，说道：“听说掌门今日举行大典，我家主人特命来贺！”

苏徐氏问道：“不知道你家主人是哪一门派？”

那紫衣女人笑笑说道：“我家主人在江湖上没有名，说了掌门人也不知，只是前来贺礼，不恭敬了，请掌门人莫怪。”

苏徐氏笑一笑，心道：我只待须臾，就是一死，我有什么事儿会见怪？你们只呆在这里，看我的热闹，那就看好了，多几个人看也一样的。她便说道：“好，既是你家主人不愿吐名，便请在旁坐好了，慢待莫怪。”

五个女人都点头，只有那紫衣女人去那最后的一个座位坐下。看她行事，也算是怪。本来那厅堂上椅子尚多，她可以坐在靠前一些，江湖人谁不愿意在大庭广众前露脸面？她偏不在意，坐在最后一排椅上，甚至是坐最后一个座位，好像把不再来的人都算在内，她也坐在最后了。

苏徐氏心道：看来她真的是一个小派的弟子，不然不会如此卑微。

二弟子苏星星叫道：“诸位听着，我‘夫妻门’是江湖一个门派，做事自有我们自

己的规矩，如今我们特地要新立掌门人，送旧掌门人，这是‘夫妻门’的大事，请诸位来宾观礼！”

典仪便举行，先是苏徐氏徐徐站起，她说道：“我是‘夫妻门’第十一代掌门人，我今日当着江湖众英雄的面儿，特将我‘夫妻门’掌门人之位传与大弟子龙须生与交心璧，望江湖同道周知。”

说着，苏徐氏便将那两柄宝剑拿来，交与两个大弟子。

她将剑交与两个大弟子，两个大弟子跪接宝剑，便起身来，一直走到了那掌门人的座位止，坐下，两人都是木然，拿着宝剑坐在那里。

苏徐氏便缓缓站在一旁，看着众弟子来拜新掌门。

“夫妻门”弟子也不少，一对对儿来拜，终是拜得完了，便都来站在两旁，仍是一对对儿站着。

龙须生说道：“行‘夫妻门’大典！”

苏徐氏站起来，大声说道：“苏风尘，夫妻门前掌门，于五年前今日，死于苑九祖莹，死于何人之手，至今不知。”

苏徐氏突地放声而哭，她跪在地上，叫道：“夫妻本是鸳鸯鸟，大难来时一齐飞！”她嗖地飞上去，拔出两柄剑来，左手右手都擎着剑，叫道：“夫君，我来了！”

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是在举行仪式，你怎么能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却无一个人上去拦她！

“铮”地一声，一粒暗器打出去，正打在她的剑上！

铮地一声脆响，使得众人一惊，是谁？是谁不知时益，竟然阻人大典？莫不是要找“夫妻门”的麻烦？

就见那坐在最末位的那个紫衣女郎站起来了，她笑盈盈道：“我不明白了，这里张灯结彩的，明明是办喜事嘛，怎么有人要自尽？这可不好看，不好看！”

新上任的掌门龙须生脸上挂不住了，他喝道：“干你何事，你来阻挡，是何居心？”

那紫衣女郎笑说：“原来你一心等着你师父死啊，怪不得先逼她，要她传位与你，然后要她当众自尽呢。我只听说江湖上有过那种事，但都是偷偷摸摸干的，你要害你师父，也只是背后下毒啊，杀人啊，乘她睡着时你杀了她，再不就借刀杀人啊，或是找一个别的诡计杀她，千万另当着人面儿杀人，那样岂不是太过么？”

众人都惊讶地看着紫衣女郎，看她那侃侃而谈的样子，像很有理。但她是江湖人，不该不明白江湖人的规矩啊，她也该知道“夫妻门”的规矩，既是“夫妻门”便得一起死，两人都得死，那是必定的。如今旧掌门人得死，新掌门人如果保不住两人一齐长寿，便得两人都得赴冥。这有什么奇怪的，她来闹什么？莫非是要挑“夫妻门”的梁子么？

龙须生大喝道：“你再也不走开，我便喝令弟子拿下你！”

交心璧看着她，慢声说道：“我们‘夫妻门’有我们自己的规矩，姑娘不知道，还是躲开在一旁的好。”

那紫衣女郎身后的青衣女人突地笑了，她说：“什么臭规矩？既是规矩不好，就改了它好了。”

众人当面，她掏出一块黑黑的东西，直丢向那苏徐氏！

苏徐氏不知道是什么，只得一接！

那青衣女郎笑盈盈道：“好了，你接了我的令了！那是女人令！”什么女人令？

苏徐氏看看，突地像是看出来了，那是一块骨头，一块弯曲的骨头，像是鱼的下颞骨，但又大些，不像。

那青衣女人说道：“这是女人的耻骨，你看好了，便是女人令！如果你接了女人令，你不听令，满门皆死！”

龙须生大喝道：“你是什么女人令？你是哪一派的？”

紫衣女郎大声说道：“你们都听着，如今江湖上出一个新的大派，足以傲睨整个武

林的一大门派，他就叫女人令！女人令下，江湖失色！你们都得听女人令的！”

当下便有人在那里冷笑，冷笑的是段自立，还有那常氏兄弟两人，另有龙威镖局局主西门寿。

但那紫衣女郎不看他们，只是盯着苏徐氏，说道：“当日你丈夫去了苑九祖茔，他拿到了‘阴阳八法’，但后来又被人夺回，带回了秘籍。如今我领了女人令主之命，拿来那‘阴阳八法’交与你。”

苏徐氏一听，真个是又惊又喜，她想不到最后会有人把那秘籍送来，那样苏风尘也不算是白死啊。

她接过来，犹是不信，但她翻看了看，顿时泪如雨下，苏大哥啊，你没白死，“夫妻门”真的有了那一部“阴阳八法”了，虽说是由别人送来，但毕竟是有了这部秘籍了。

紫衣女郎说道：“‘夫妻门’的功夫，对于此一部秘籍还不能自保，但我在此一言，还望众位听清，如是哪一个夺了她‘夫妻门’的‘阴阳八法’，他一门都是一死！”

当下气恼了一位英雄，他在那里足足听了半天了，气得肚子也要炸了，莫非这五个丫头便行得风，使得雨了？他大喝道：“我偏不信！”他走出来，站在众人面前。

他一手夺来了那女人令，说道：“就是女人的骨头，也只能做那种事儿用，做别的，能使得动男人么？”

他叭地把那女人令摔出去！

众人看时，这人却是常山两怪中的大怪常维。

紫衣女人看着他，忽地笑了，说道：“你是常山两怪中的老大，叫常维吗？”

常维笑道：“不错，你愿意杀我，便来杀好了！”

紫衣女郎说道：“我们与你也有过节，你在苑九的祖茔里拿出了一件很有名的兵器，叫做‘失心拐’，对不对？”

常维傲然道：“不错，我拿了，如果你在我手里能走过五招去，我便把那‘失心拐’

相送。”

紫衣女郎笑盈盈道：“真的，你真的送我‘失心拐’，我告诉你，我想了好久了，我想把江湖上所有有名的兵器都拿来，放在一间大屋子里，你先把那一把拐送我，好不好？”

看她的样子，像是对人家要一个小孩的玩具。

## 第十六章 生死由不得你

常维看看常玉，常玉对他挤一挤眼，他明白，弟弟要他逗那个紫衣女人，如果此时他兄弟两人灭了紫衣女人的威风，不光是灭了那个什么女人令的威风，也大长了他兄弟两个的志气。到了明日，他兄弟两个灭了女人令威风的事儿便会不胫而走，那时他两人走到哪里，是何等的荣耀？

常维似乎有些迫不及待了，他笑眯眯道：“我怎么给你，你来打我五招，我再给你拐，还是你做了我老婆，我再给你拐？”

紫衣女郎如诵令道：“背我女人令，一生遭晦气；侮我女人令，一生做残疾。你只能做残疾了！”

她忽地掏出一柄匕首来。

众人看那匕首，都动了动心。她的匕首太好看了，匕首手柄上嵌着玉，有猫眼石在闪光。看来那是一柄价值不菲的匕首，说不定是一件古物呢。

紫衣女郎说道：“常维，你如是献出那拐来，你还可免一残！”

常维笑道：“不要紧，不要紧，我可没说要把你弄残废，你愿意，我还舍不得呢。”

众人看那紫衣女郎在不紧不慢地束衣，她把衣襟束在腰上，露出那一双小脚来。常

维突地再说道：“我想好了，拿你回去，做我的老婆，虽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弄一个老婆，女人只是现用现找。但像你这样能吹大话的老婆，我可有用，我拿你回去做老婆好了。”

紫衣女郎的脸上现出了杀气，她手持匕首，对着常维道：“来吧！”

常维笑说道：“还是你先来，让你五招，岂是白说的？”

紫衣女郎忽地叫道：“好，看剑！”

短匕如虹！

那常玉在一旁看女郎一出手便知道坏了，那女郎气势如虹，真个是大家风范，一击便如长箭，射向哥哥。他叫一声：“小心！”

但他叫得晚了，那常维还在笑，笑意便僵在了脸上。他的两肩顿了一顿，便如刺芒在肩，疼得难受。再感到双腿一软，身子便软软地耷下来，他的膝软了，两膝如针扎。

众人也没看清，只见那紫衣女郎一飞，便即退回。

再看那常维，竟是软耷在地。众人心里吃惊，就是手快，也没这等快手，竟在短短一瞬间便败了常维，莫非是开玩笑么？

再看那常维，他的膝在流血，他的身子矮下去了，坐在地上，那姿势极是狼狈。

再看常玉，此时竟是不顾一切，扑向紫衣女！

他的身子刚刚扑至眼前，那紫衣女的身体旋了一旋，便在他眼前消失。再看回头，常玉的身姿一转，一拐打出来！

原来那“失心拐”在他手里！

他那拐看去也真个是有些怪，红红的，黑黑的，红红的是那把手，握在手里，像是红红的火。但那拐头击打出去，却像是一块黝黑的黑铁，击向那紫衣女！

唰——吐出了一片飞针！

紫衣女哟地一声，显是中了针，她也倒在地上。

她与常玉离得太近了，一待得她倒地，那常玉便欲击她的头顶！如是被他击中，紫



衣女眼看便即没命！

忽地青衣女叫一声：“看剑！”

哪里有剑，谁看得到她的剑？只见她的手跳了一跳，再纵一纵，人便纵至常玉眼前。没人看到常玉怎么出招的，只见常玉的手脱出去了，拿拐的那一只手在空中自己飞出去！那一支拐也带着飞出去了，常玉眼看着自己的手在空中飞，要不是他亲眼看着，他怎么会相信？但他的臂飞了，没了，右手再也没了手臂！

常玉吼叫道：“臭婆娘，我宰了你！”青衣女郎笑笑，说道：“失心拐不易出手，出手必是伤人！你拿它无用，还是交与令主的好。”

众人眼见得她拿过那“失心拐”，却没有一个人敢出声。看来她们只是那女人令主的信使，却有这般厉害的武艺，谁敢再吐气出声？

常维看着常玉，常玉看着常维，常山兄弟两人不曾想到，他们会栽在这几个小女子手下。

两人泫然泪下。

青衣女郎笑笑，说道：“我紫衣姐姐说你们只是残废，你该庆幸，不然你得一死！”夸下了海口的两兄弟再也无言，只是看着自己流血，不再吐声。

此时，龙威镖局的局主西门寿忽地大声说道：“莫非你能杀人，我们全都怕你么？”

他站出来，看着那五个女人，说道：“不知道你会不会要老夫接你那一枚什么女人令？”

青衣女郎说道：“这我可是不知道，令主没叫你接，你也接不得。”西门寿看她那神态，似乎并不把他放在眼里，不由得大怒，叫道：“你有个什么令主，便神气了么？”

他再说道：“你拿出那匕首来，把我弄残废一个看看！”

紫衣女郎笑说道：“西门局主，人都说，烦恼皆因强出头，你何必强出头呢？”

西门寿大怒，叫道：“我偏要强出头，我看你怎么杀我？”

他一拳出去，击那个紫衣女郎。

紫衣女郎的身上着了一枚那“失心拐”的毒针，此时正在用功逼毒，不能看他，只好生生受他一拳。

但此时却快，旁边的两个女郎扑上来，一齐出手，只见风中有一条细细的线，在空中飘飞，那线像是梦，像是飘曳不定的柳丝，一飘而过。

西门寿不动了，他的脸有一种痛苦的表情，那表情让在场的人看了，永世都不会忘怀。

他慢慢倒下了，倒下的像是一棵树，咚地一声响，原来他的头被割掉了，先掉下去的是他大大的头颅。

众人只见一道闪光，不见她的兵器是什么，便见那西门寿的头掉了，不由得大惊，西门寿根本没看出人家的手法是什么手法，便丢了性命。众人再也不出声了，要知道性命是自己的，名声有时是别人的。

在众人眼下，常玉与常维两人相互扶持着，走向门口。众人无一人敢上前帮他。

忽地那苏徐氏叫道：“等一等，我帮帮你们！”

她把那《阴阳八法》交与龙须生，人便去扶常维与常玉。常氏兄弟本来看不起眼前这人，他们来“夫妻门”也只是看她要死的，如今反要她来扶持，心里那滋味，实在说不清楚。但他两人一个全没了膝盖，一个没了右臂，两人一样难过，只好相依扶着，向门外走。

紫衣女郎与那青衣女郎也没喝止他们，只是看着他们走。紫衣女郎吞下了一粒药，看来能保得住她的性命，人都知道，那“失心拐”是从前疯老人的兵器，里面尽是消息，尤其是里面所用的毒物，最是厉害。见她服下了一粒药，便不惧那毒，也是凛然，都看着她。此时再也没人敢轻易小觑那女人令了，也无人敢轻易小觑那女人令主了。

紫衣女郎忽地说道：“还有谁不上服从女人令的，说出来听一听。”

本来段自立一直在那里忍隐不发，他知道如是要平时，他早就暴跳如雷了，但这一次他告诫他自己他没这个资格，他的命得留着，要替钟思凡找那些马匹的。但此时他忍不住了，大声叫道：“你们神气什么，莫非你们几个女人便可以横行天下了吗？”

紫衣女郎正在皱眉，听得有人狂叫，便抬起头来看，一看到是段自立这个黑汉子正在狂叫，便微微一笑，说道：“你不服么？”

段自立说道：“看姑娘的骄横，似乎比起当年的苑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苑九能怎么样，也不是死了？你家令主再怎么行，也不会比苑九更强，对不对？”

那紫衣女郎笑一笑，说道：“我家令主要我告诉你，我家令主就是比苑九更强，他要做的事，让你不能不服，就是不服，你也说不出来。就说让‘夫妻门’得这一部秘籍的事儿，只有我家令主才能做得出来，只有我家令主才能独掌天下，你信是不信？”

众人看着段自立，心里道：你与她讲什么，到时看看她这一派什么女人令究竟有什么本事，待得看清了她，再强出头也好啊。你如要强出头，说不定也是一招便死，有什么好处？

但段自立可不管她有什么好处不好处，他朗声道：“你休强说，就算你家主人比苑九更强，有什么了不得？多行不义必自毙，你懂不懂这个理？常山二常行事，亦在正与邪间，他二人只是言语得罪了你，罪不该残。那龙威镖局局主西门寿，更是一个好人，你们杀了他，岂不是杀错了人？你们说你家令主行事，总得天下人服，我就不服，我就不服！你杀了我吧，你来杀我！”

众人都在心里暗暗叫好，但也在心里暗叹：可惜了一个好好的汉子！

谁料得那青衣女甜甜地一笑，说道：“我不想杀你，你这一条汉子，不够我们杀。再说你是北方两个马场的场主，我们怎么能杀你？”众人哗然，听得她说，他是北方两马场的场主，她们便不杀他，这是什么意思？莫非她们杀人，还得有挑有拣么？

段自立大喝道：“你休强说，你还没答我问题，你家令主是谁？说出来他的名字，

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让他说出来名字，好让天下人也知他行事正邪！”

青衣女郎笑笑，说道：“你们听着，如果再有女人令到了你手里，你得马上听令而行，如是违令，便是一死！”

五个女人看也不看段自立，她们排成一行，挟那个紫衣女郎在中间，慢慢向门外走去。奇的是，在场的许多人都看着她们，但都不敢再拦她们，眼睁睁看着她们到了门前。

此时，那苏徐氏送走了常氏兄弟，她来到了门前，紫衣女郎看着她，慢慢笑说道：“苏夫人，你能不能到我们女人令去？如果你不去，便算是违了女人令，你一门都得灭门，如果你去，便算是救了你一门。”苏徐氏听得她说，便沉吟起来。

青衣女笑了，说道：“苏夫人，你不必犹豫，你不去，他们全都得一死。你真的担当不起，莫非你死了，就不顾‘夫妻门’了么？”

苏徐氏叹息道：“我一个活死人，去你们令主那里有什么用？还望姑娘成全，让我一死！”

一旁那个黄衣女郎忽地轻声道：“苏夫人，你到了女人令主那里，便不必再死了。你有功于‘夫妻门’，不必再死。再说像‘夫妻门’这种陈规陋习，也得改过了。”

她挽起苏徐氏的手臂，轻声说道：“看你走，有哪一个敢拦着你？”

在五个女人间，再夹着一个苏徐氏，她们六个女人慢慢走出来，一直到了外面，看看有五匹马，系在那树下。黄衣女看着那一匹赤兔马，赞道：“好一匹赤兔马！”她赞是赞，并未对段自立的马有什么企图。五个人上了马，其中那黄衣女扶苏徐氏上了马，她也飞身上马，坐在苏徐氏的身后，六个人齐要奔走。忽地站在厅堂前的那段自立大声叫道：“马，我的马！”

原来他看到了那五个姑娘所骑的马正是古北马场的马，而且那马匹身上的烙印还在，他岂能认不出？

段自立的火气从胸中直冲，他大叫道：“强盗，你们抢了我的马！”他跌跌撞撞闯来，

直扑那五匹马！

在后面的人看着愣了，这个段自立是不是疯了，一味要与那些女人作对？凭他的本事，怕也不是那五位姑娘的对手，他强出头做什么？再说他的那一匹马不是在那里么，他叫什么？吼叫不好，会弄丢了性命的。

身后的人扯住了他，叫道：“你的马在这里，你看，在这里！”段自立看着得得远去的马，叫道：“她们骑的，她们骑的，都是我的马！都是我的马！”

有人笑他：“胡说，我看见的，那几个女孩子来时，便是骑着这几匹马，怎么会是你的？”

段自立急得毛发也站直了，他吼道：“我是古北马场的场主，我丢了近一千匹马，这些正是我的马！”

但放开了他，那些女人已是去得远了，他追也追不上了。段自立大声吼道：“混蛋，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他扑过去，牵出他的坐骑，那赤兔马早就嘶鸣不已，它也认出了那些马原就是他古北马场的马？段自立上了马，大声叫道：“我要追上她们，我要杀了她们！”

他如疯如狂地奔去了，一直追下去。

在场的人都回到了大厅上，龙须生与交心璧早就藏好了那秘籍，他们也知道“夫妻门”人手弱些，便对众人说道：“对不住了，我刚才派人出去，已经把在场的人都记下来了，派弟子去送信，告诉七大门派，在场的人都有谁。如果有谁要抢我家的秘籍，我便告诉女人令，怕对诸位也不大好。”

龙须生说完，只是忐忑地看着众人，如果众人谁敢动手，岂不是他“夫妻门”再要受怀璧之灾？

但没人敢动手，起码在青天白日没有人敢动手。

龙须生说道：“我自任掌门，便不怕死。但如今‘夫妻门’有了这秘籍，便如虎添

翼了，再在江湖上，怕也没人敢小瞧我‘夫妻门’了。我们誓死以性命保这秘籍，并且自今日起，视女人令为盟主，如有令出，必听令而行！”

众人看着龙须生，有的人心里叹道：“不知道是福是祸呢，你何必把话说得那么满？就是女人令这一派，也不见得真有苑九那么厉害，你急什么？”

只是藏起你的秘籍就是了。但也恍然，如今当着众人的面儿，女郎把那秘籍交与了龙须生，天下武林便全都知道了：秘籍在那女人令手里，看来慕容山庄的秘籍不保了。再一个就是知道了，《阴阳八法》在“夫妻门”，这样如果真个有敢做的，“夫妻门”一门便要倒霉了。那时来了人抢他的秘籍，他“夫妻门”真会死在人家手里，那时岂不是害了他们？

人都叹息而出，几乎都断定，“夫妻门”必是不能免祸，且拭目以待吧。

## 第十七章 和尚不与女斗

有人闯少林！

闯少林的是一群女人。

她们来到了前门，当值的小僧便禀报了监寺大师和微。

和微大师是一个很守旧的人，他凡事都得看一看寺规，方才能决定他做什么，怎么做。所以方丈叹道：“能使少林守旧者，和微也。”便把那监寺的大任交与他了。

如今听说来了一群女人，要闯少林，他连声惊呼：“不可，不可！”他冲到了前门。

看来不像小僧说得那样可怕，只是一群笑模笑样的女孩子。

她们全都身着素衣，由一个身穿红衣的女孩子领着，还有一个穿绿衣的女孩子也在旁笑，更有一个小丫头，她身着一件粉衣，与众不同。她的年纪太小了，要说闯少

林寺，她只是一个孩子，怎么能够？

但听得那个红衣女孩儿说道：“我们想一想，该玩的地方都玩了，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只有少林寺没来玩一玩，我们要去玩一玩。”

和微大师诵一声佛号，说道：“女施主，少林寺不是玩的地方，你们要玩，还是去别处好了。”

红衣女郎说道：“我们要玩的地方也不多，只是要看看大雄宝殿，看一看方丈禅室，再看一看藏经阁，看一看十八罗汉的斗武台，还看看什么地方？”

红衣女郎像是问她身后的姐妹们，问她们拿一个主意。

那个穿粉衣的小丫头拍手叫道：“我听说有一个降魔殿很好玩的，我要去玩一玩。”

和微大师说道：“从来女施主轻易不入少林的，你们如果想入少林，除非方丈特准，如果方丈准你们，你们就能看一看大雄宝殿，看一看佛事法场。至于那藏经阁与降魔殿，你们更是不能去了。”

那红衣女郎愕然道：“大师，我们远道而来，一心看看少林，你就让我们看看好了。”

和微大师说道：“家有家规，寺有寺法，我们少林寺的法则，你们必得遵守。”

红衣女笑笑，说道：“大师错了，人家都说是家有家规，国有国法。莫非你少林寺也是一个国度不成？怎么会也有一法？”

和微大师一愣，看来小女子很刁，不能不认真与她分说。

和微大师说道：“少林寺只是一寺，不是什么国度，但寺虽小，也是五内俱全，你要毁少林法度，那是休想！”

粉衣女孩儿大声叫道：“怎么这么罗嗦，要看看你少林寺，也不是什么大事，看看玩玩就是了，你怎么不让进？”

监寺和微大师说道：“不行，就是不行！”

红衣女看看身后的姐妹们，兴致索然，说道：“看来没玩的了，少林寺不让进，怎

么办？回去吧！”

那粉衣女孩儿叫道：“不回去，不回去，我要进去看。他再不让我进去看，我要哭了，我要哭了！”

说罢她真的哇地一声哭起来了。

她一哭不要紧，那十几个女孩子都是满脸怒气，面色不善。那红衣女孩儿说道：“大和尚，我想过了，今天我不听你的，我一定要闯进去看一看！”

和微大师说道：“你闯不进去的，凭你们十几个人，竟想闯入少林寺去？”

看门的小僧也满面看不起的样儿，显是不相信她们能闯得进去。忽地那个粉衣小丫头拍手叫道：“好姐姐，好姐姐，你说得好，他们不让进，我们闯进去好了。”

说罢她人如箭，一直射向那大门！

少林寺的僧人哪里那么好相与？他们一齐出手拦住她：“站住！”哪料得那小丫头一闪一躲，身子很是滑溜，竟闪入了大门，她咯咯欢笑着，说道：“我进来了，我进来了！”

少林寺僧大是丢脸，他们竟没看清人家的身法，竟让一个小小丫头冲进来，便有人喝道：“拿住她！”

那小丫头一闪身子，闪在那院内，叫道：“好女不与男斗！”

少林寺竟是大惊了，在院子里，许多僧人去抓那个小丫头。

红衣女对和微大师说道：“大师，我看你还是放我们进去吧，不然你也拦不住我们。”

和微大师又羞又恼，忽地醒悟：她们哪里是来玩的，分明是摆明了要欺少林寺的，听方丈说过，那些女人的褰衣都是被一些女人弄来的，戏弄少林，也许她们便是那些女人。他喝道：“拦住她们，不许入寺！”

少林寺僧此时收起了轻视之心，一个个虎视眈眈看着女人们。红衣女对黄衣女说道：“姐姐，我们入寺吧？”

那黄衣女也不说话，只是点点头。



她两人箭一般射向寺内！

少林寺僧喝吼声声，拦住她们，但她们手里分明有利刃，少林寺僧的棍在她们眼前闪过，只见那光芒一闪，便人影过去。

和微大师当头拦住那个红衣女，一推掌说道：“回去！”

那红衣女竟是咯咯而笑，说道：“你推什么你？”

和微大师一抬头，暗叫糟糕，原来他此掌推出，正好推在人家少女那尖尖乳峰上，他怎么能推？

和微大师只好一收手，那红衣少女说道：“果然是少林寺僧，还有些规矩！”

说着话，她人已是闪过。

但后来的那黄衣女却是跟着便至，到了和微大师眼前。

和微大师叫道：“莫走！”

那黄衣女也不说话，只是拿身子来碰和微大师，如果和微大师不躲，他的身子便与那个黄衣女撞了个满怀，他只好一躲，躲至一旁。那黄衣女子也过去了，只看眼前，却是那个绿衣女。

她笑咪咪看着和微大师，说道：“你输了，你输了。”

和微大师愕然道：“我怎么输了？”

那绿衣女笑说道：“你放过了黄姐姐与红妹，你还与我说什么？”和微大师说道：“我怎么放过了她们，是她们.....”

要他一个得道高僧说出是那两个女孩子无赖，拿身子来撞他，他怎么也说不出。

绿衣女说道：“我们要走了，她们既是进去了，我们再进不进，都是一样的。”

说罢她真的喝令道：“住手，我们走！”

和微大师愕然，他不知怎么办才好。

忽地背后响起了说话声：“和微师弟，放她们入殿来！”

和微回头一看，原来少林寺的方丈和气大师正在身后，也已看了多时，他在心里暗叹，如是那个绿衣女真心要进少林，只怕和微师弟也拦不住她。

绿衣女大喜，说道：“姐妹们，方丈出来了，他答应我们进少林，我们进去玩一玩，好不好？”

那些刚才还凶神恶煞的女孩子此时一个个都是喜气洋洋，说道：“好啊，好啊，早让我们进去看看，我们不就不吵了，谢谢方丈！”

和气方丈看着刚才和微与那个绿衣女一斗，看了半天，心内暗暗吃惊，看她的身法，似乎与那个苑九甚有渊源，莫非她们是苑九的人？但苑九早就死了，怎么会再出来苑九的人？

绿衣女说道：“走啊。”

十几个女孩子一齐走进了少林寺，一进了寺，便是与那两个女人合在一处，嘻嘻哈哈走向大殿。

大雄宝殿，因是少林寺的大殿而闻名，在这里有过无数故事，都是惊心动魄。十几个女孩子走来，值殿的僧人高喝：“悄声，不怕佛祖嗔怒么？”

果然叫得那十几个女孩子都是噤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吐舌头。到了殿上，檀香漫绕，香气弥漫，值殿僧道：“得方丈法旨，方才让你们十几人上殿，还望能自重些个。”

那个红衣女昂然道：“有什么不自重？我来烧一炷香。”

她去那蒲团上跪倒，跪道：“保我令主平安，保我女人安宁！”那值殿僧摇头道：“女施主错了，哪里有这等祝愿的？佛也惊愕，佛祖不会偏颇，佛心慈悲，佛心广大，女施主但愿多一点儿佛心才是。”

忽地，那红衣女说道：“你看，佛祖怎么流泪，看样子还是血泪？”

值殿僧大惊，抬头一看，果然佛祖眼里流泪，果然那泪水是血水。

值殿僧大惊，叫道：“不好了，不好了！”

便应声从外面走来罗汉堂堂主和怡大师，他问道：“师弟，怎么了，大呼小叫？”

那值殿僧说道：“师兄，你看！”

好一个和怡大师，他身子一飘，便飘到了那佛祖神像的巨大手掌上，看着那佛祖眼里，竟有小小的针眼，他叫道：“是有人行刺！”便再跳下来，来到了红衣女身前，说道：

“女施主，是不是你等身上藏有暗器？”

红衣女笑声朗朗：“不能，我们来少林寺玩，怎么会藏有暗器？你大师是不是开玩笑？”那罗汉堂主和怡沉吟一下，说道：“你等不必再拜佛了，出来殿外，我看看你等身上有无暗器。”

红衣女大声道：“当着佛祖，你莫欺心啊，你一个老和尚，怎么能说我有暗器，再说我就是有暗器，我也是打人，怎么会射在佛祖身上？”

和怡的火气上来了，他说道：“那也说不定，也许你不光会射佛祖，而且会把一件褰衣披在佛祖身上呢。”

红衣女不见怪，仍是笑盈盈道：“那一定很好玩，是不是？”

和怡大喝道：“莫不是你做的？当着佛祖，人无欺心，你说，是不是你做下的？”

红衣女仍是笑意满面：“别生那么大的气嘛，就算是我做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和怡大师看看佛祖，平素十分威严的佛祖此时惨兮兮的，竟眼里流出血泪，他大喝道：“你出来，我与你好好一斗！”

红衣女说道：“大师错了，我们来少林寺不是来逞勇斗狠的，我们是来玩的，看一看大雄宝殿，再看看那个藏经阁，再让我们玩，我们也不玩了，好不好？”

和怡十分生气，他大声道：“把她们撵出去！”

便上来了二十几个僧人，都是罗汉堂的罗汉僧，个个威严十分，逼近她们。

那个小丫头忽地叫道：“和尚要杀人了，和尚要杀人了！”

她一叫，顿时大乱，那些女人仍是逼向罗汉僧，向他们身上贴来。

和尚都有防备，一个个拦躲闪避，用手中棍拦挡她们。一挑，一挡，便挑出去一个素衣女人。

再一挑一挡，再挑出去一个素衣女人。只是须臾，便只剩下了红衣女、黄衣女、绿衣女与那个小丫头粉衣女了。

大殿也宽广，有十数个僧人与四个女人在殿上来来去去绕走，不敢出手。那十几个少林僧人不敢出手，是投鼠忌器，怕在大雄宝殿上动手，器害佛怒。但那四个女孩子可不管那些了，她们一举手一投足都是对少林僧人攻击，飘忽前后，一掌一拳，都是阴毒无比。

和怡大师叹道：看来方丈所料极是，那几次在少林无形无果两大师的遗蜕坟塔前挂上褻衣的，一定是这些女人了。看她们的身形手法，不像是江湖上哪一个门派的，反是看来极辣，一招一式都有诡异。虽说她们功力不足，但身形手法却是一流，就是十几个罗汉堂的僧人，一时间也拿不下她们。

蓦地，一声佛号诵起，听得有人叫道：“住手，大殿上不能动手！”

来的是方丈和气，他宝相尊严，看看四个女人，叹道：“佛祖圣地，也敢玷污，你们真是无敬佛之心啊！”

那小丫头说道：“我们要来玩的，你们的和尚说我们把佛弄坏了，我们不曾弄坏，凭什么说我们？”

那值殿僧说道：“禀方丈，她们玷污佛祖神像，是大不敬。”

方丈看看，心里一叹，说道：“你们走吧。”

几个女人走出来，看看院内僧人，已是肃然两排，看守着那些素衣女人，看得她们动也不能动。十几个女人正叽叽喳喳对着僧人说笑，那僧人个个木然，呆呆而立，合什对着她们，却是眼也不睁。

一个素衣女说道：“你看我呀，你看我，看我头上呢，你有佛心。看我眼睛呢，你有神意，看我前胸啊，你有佛的气度。你看我的肚皮啊，便算是有佛胆了。如果你再向下看，看我那儿，你便是有佛的神韵了。你再看啊，看啊。”

她一笑一说，一说一笑，弄得对面的和尚只好闭上了眼。

她再说道：“哎哟，你可不能闭眼睛，我要杀你，只要你一闭眼，我便杀得你了，你信不信？”

和尚慌忙再睁开眼，看着她，她就再动手动脚，撩她自己的身姿，让和尚看她心动。

方丈看在眼里，心内一叹：少林看来要受劫了，不知道哪里来这些女人，咳.....

红衣女一出大殿，忽地正色道：“和气方丈，我家令主派我等来，实在是有一大事，请方丈体谅。”

和气大师说道：“不知道你家令主是哪一个？”

那红衣女笑笑，说道：“女人令！”

她拿出一块白色的令牌，叭地一下子击在那大殿的楹柱上，说道：“方丈请看！”

方丈让罗汉僧拿下那令牌，一看是块骨殖，却像是那女人的骨殖，心道：荒唐！但再看看，就心里十分沉重。原来那是用女人的骨头做下的令，如是她们用女人的骨殖做令，要多少女人的骨殖？她们执意如此，怕会在江湖上掀起大风波，那时有谁能阻得住她们？

只是至今他也不知那女人令主是哪一个。

和气方丈说道：“不知道你们令主是那一位，请告知好了。”

红衣女笑道：“我家令主说，对于江湖人来说，令主本来就是故人，不必猜疑，到时令主自会现身，请问方丈，接不接这一枚女人令？”方丈笑笑，说道：“接又如何，不接又如何？”

红衣女振振有辞：“如是方丈接了女人令，江湖上再就随我家令主行动，我家令主

再也不会找少林的麻烦。如果方丈不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和气方丈忽地一笑，说道：“女施主，我告诉你，当年苑九名声如日中天，我少林寺也不怕他，也曾想要对付苑九，何况是你家什么女人令？”

红衣女冷艳神色，说道：“方丈真个不悔？”

和气方丈说道：“有什么悔的？我少林与你那个女人令誓不两立！”

红衣女拍手笑道：“人说少林是一个宝地，少林寺的方丈更是一代英才，怎么我看大师竟是不脱六欲，有怒有嗔，怎么侍佛？”

和气方丈不料得她竟会如此说自己，不由气得一抖，那红衣女说道：“少林寺的麻烦来了，我们走吧。”

眼看着她们全都下山去了，方丈方才叹一口气，说道：“全寺小心防备，以防有事。”

## 第十八章 你恨不恨你丈夫？

肖依像是透不出气来，她看着那人的背影，他怎么与慕容公子那么相像？他真的是慕容公子么？莫非慕容公子是与她开一个大玩笑，他只是来这里，设一个计，让她嫣然一笑而已。

那些死去的家人、丫头都会站在她眼前，笑嘻嘻地说那只是一场梦？那琴声悠扬，而且琴声不像是公子弹的。慕容公子平素弹琴，都是寄情意于山水，寄情意于那些松竹梅石，而此时那个人虽说是全身心投入琴中，但他的琴中有肃杀之声，有王者的霸气。他决不会是慕容公子。

她在沉思，不料得她自己一边沉思，一边却是走近了他。

近到了几丈，忽地他停手了，不再抚琴。

他问道：“是谁？”

声音很是威严。

她悄声说道：“是我，我打扰你了。”

那令主站起身道：“不打扰，何必如此客气？”

他指一指亭中的石凳，说道：“请坐。”

肖依斜扞着身子坐了。

令主说道：“今夜月白风清，正是好时辰，我便动了雅兴，不想扰了夫人。”

肖依笑笑，说道：“我也睡不着，一听得琴声，便来听听。”

令主忽地说道：“听说慕容公子与姑娘是在苑九的坟墓里相认的，回来便即成亲了？”

肖依心道：他说这事做什么，莫非他对这事也有兴趣？但她只能回答他：“我们是在那里相认的。”

一想到在苑九的墓地里，她与慕容青相认以至于最后手牵至一处，她的心里便暖起来，她心道：当初也快，虽说是慕容霜在一旁总是撺掇，但自己对慕容公子有意，那是肯定，不然不会那么快就把终身托付与他。

令主昂着身子直坐着，似在等她回话。

但她无话，令主便叹一口气，说道：“像慕容公子那么有福气的人，如今可是不多了。”

听他说话，似乎在嫌她不那么郑重，便嫁与了慕容青。但她想道：最后爷爷死时，也把自己托付与慕容公子，这事天下人都知道。武林人传为美谈的是，慕容青不动一招一式，就胜了徐无特，也胜了苑九，还得了天下第一的美人肖依，他真个是有福了。令主说的，怕就是这意思。

但令主看着肖依，忽地说道：“肖夫人，我有一句话想问你，不知道你想不想说，

如果你不想说，我也不会再问的。”

肖依看他彬彬有礼，便笑说道：“令主有话，但说无妨。”

那令主显得很激动，他转过身去，好久方才说道：“我想问的是，肖姑娘在苑九墓里时，是不是慕容公子真心喜欢你，你才答应嫁他的？”

肖依心道：看来这个令主对我的事还蛮关心的，只是我如何对他说？我与慕容公子是有爷爷一托，但没有爷爷一托，我也会嫁与他的。我看他是一个英雄，才答应嫁他。她悄声说道：“慕容公子是一个英雄，我愿意嫁他。”

那令主显是有一点儿意外，他的身子笔直，他站得很直，慕容公子从来不像他这样笔直地站着，他也比慕容青高那么一点点儿。

令主再说道：“从来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必是两心欢悦，方才能论及婚嫁，你与慕容青只是在那墓里一见，那刀光剑影的情形，怎么会一见钟情？莫非你两人在那洞里曾独处么？”

令主问她这话，意似咄咄，肖依心里升起了一阵不悦，我与慕容公子怎么样，与你何关？我只是求你救我家公子，并不要你打探他与我有何情意，你说这些，岂不都是废话？但转念一想，人家问自己，也不外是有些好奇，就答他能怎么样？

令主忽地说道：“其实，你爷爷是死在你丈夫手上的，你说是不是？”

肖依看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形，令主说出了这句话，像是从喉咙里吐出了一块骨头，那么艰难，那么缓慢，说完后，他的眼睛盯住了肖依，在急切地等着她说话。

肖依不说话，她也想过，每逢在夜里她惊梦时醒来，便会哭上一场。那时慕容公子正在熟睡，他熟睡的样子像是一个孩子，他从来不曾看过肖依的泪水。但肖依的哭是悲伤的，她也知道，是慕容公子把爷爷杀死的，在最后关头，他挟持着肖依冲向爷爷，让爷爷死在众人的手里。

她该恨慕容青么？她不知道。如果她恨慕容青，她该拿慕容青做一个仇人，再也不



理他。她没有，与慕容青在一起，有时在夜里惊梦，会醒来，那时她哭，哭得像一个泪人儿。但她哭时是低声的，甚至是无声的，她不愿意让慕容公子醒来。他如果醒来了，会抱着她，对她说一些软乎乎的话语，暖她的心房。她会止住哭泣。但那有什么用？再过一夜，她会蓦地醒来，看见爷爷的身子斜插着一把刀，他的身上有许多的剑伤，都在流血。

她劝慰自己：是爷爷要她嫁与慕容青的，但她也知道，慕容青是杀爷爷的仇人，她或许不该嫁与慕容青。

令主看透了她的心事，缓缓说道：“慕容公子是你的仇人，你嫁与他，是因为你爷爷让你嫁与他的，但你想过没有，你爷爷当时死于众人的刀剑下，一时关照不了你，才让你嫁与慕容公子的。你也是在众师兄间受到了关照，一时有一个陌生面孔，便觉得自己喜欢上他，才嫁与他的。你嫁与他，并不快乐。”

肖依大声道：“不，我很快乐，我嫁与慕容公子，我很快乐。”

令主看她，似能看到她的心底，他的声音冰冷，像他的嘴里吞一块寒冰：“你不会快乐的，你嫁与他，会后悔，你虽说每一天都像是很快乐，但你不会快乐，因为是他杀死了你的爷爷！”

一句话说得肖依很吃惊，她看着令主，低语道：“不，不是他，他不是有心要杀死我爷爷的，他不是！”

令主声音尖刻，在她心里咬：“他是，他扯着你冲上去，对不对？他是一心要你爷爷死，他是想用你当挡箭牌。你以为他真心爱你吗？”

令主再也不说了，似乎他也被自己的话震惊了，他坐下来，奏一曲《狂飙》，那琴音很是不平，在愤懑中有渴求，在狂躁中有不安。他的眼睛狠狠瞪着远方，像在那里有他的仇敌。他的琴音忽地高亢，忽地愤懑，忽地压抑，忽地不平，把他的满腔怒火都发泄在这琴上。

琴声惊动了许多人，看来有许多的人听到了这琴音里的杀气，她们出来了，再也不能在静夜里安静地待下去了。她们都过来了，站在远处默默看她们令主。

琴音嘎然而止。

令主伏在那石桌上，他的身子压在琴上，似有无限的愤怒仍不得伸，他仍在那里看着琴，不看肖依。他说：“你真心喜欢慕容青？如果你不喜欢他，我便不帮你，只要不救他，他也只是一个活死人了。”

肖依的心里忽地升起了一股惶恐，她急急地说道：“不，不，你救他吧，求你救他吧。好不好？你只要救了他，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

令主像是有些生气，他怒道：“我告诉你的，都是真话，他根本就不曾真心爱过你。就是你与他在一起，也是同床异梦，你何必再与他在一起？”

肖依看着他的背影，看来他真是生气了，肖依轻声说：“你不愿意帮我，你便让我走好了，我不会再求你。”

令主转过身来，此时他的脸上那面具已是不动了，纹丝不动。他说道：“好，我便答应你，我帮你，只是我先帮你，杀了那个龙十八，灭了他的十八寨。”

令主回身对着院子喊：“来人！”

过来了两个女人，她们是青衣女与紫衣女。

令主看着紫衣女，说道：“你的伤好些了么？”

紫衣女很是吃惊，想不到令主会问她的伤势，她结巴起来：“多谢令主，我的伤好多了。”

令主看着她，柔声道：“你要小心！”

一句话，似有无限情意，让那个紫衣女顿时泪水夺眶。她低下了头，不让令主看到她的泪水。

令主说道：“这肖夫人的仇恨，你们先帮她报一报。先去看看连云寨，灭了它。再

去看看祁山寨，也灭掉它！”

紫衣女大声道：“遵令！”

令主点头，忽地再说道：“如有有险，小心自己！”

紫衣女此时有万千话语要对他说，但令主恩宠，一时怎么说得清？她低头说道：“令主有令，属下就是肝脑涂地，也不足报万一！”令主哦了一声，说道：“那就错了，你等是我的心腹，不能死于战事，只能与我共享快乐。如果你们对付不了，我便亲自出手！”

那紫衣女说道：“连云寨没什么高手，我们对付得了，就是那个祁山寨，我们也对付得了，请令主放心！”

令主点头，说道：“你们先灭了连云寨，我再派人增援你们。”

肖依看着她们，那紫衣女忽地很客气地对她说道：“请吧，夫人，请安歇，明日去灭连云寨！”

队伍行进着，她们一共有三十六个人，有紫衣女统辖，她与肖依并辔而行。

紫衣女低着头，她正在甜甜地思想着昨夜里令主对她的关切，她想着想着，便噗哧一笑，满面都是甜蜜。

青衣女说道：“紫衣姐姐，你想令主想得疯了吧？看你瞅令主那模样，简直像是呆了。”

说罢青衣女便吃吃而笑。

紫衣女像没听见，她说道：“我看他瞅我，他那神情像是对我……”

青衣女也神往道：“令主的年纪看样子不大，我看他最多只有三十岁。”

紫衣女笑笑，说道：“我注意看了他的手，他哪里有三十岁，说不定只有二十四五岁而已。”

青衣女再说道：“我那一日看令主在写字，他写的字拿去给那漱石轩的老板看，那

老板说，这是正经的王体行书字，我偷偷地卖与了那老板，竟卖了五十两银子呢。令主回来就笑，说卖得贱了。可我看令主的神气，像是十分得意。又一天令主写了一篇字，我再偷偷拿去，那老板再说这是褚遂良的真迹，我也只是笑一笑，拿来卖了六十两银子，再拿来银子买了一些小吃，给姐妹们吃了。令主也笑我，说我狡猾，我只是笑，如果令主再写下字来，我还是拿去卖。”

紫衣女轻声说：“他一弹琴，我的身子都抖，像是发病。我告诉我自己，他的琴只是弹着玩呢，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不行，我听着听着，总是要流泪……”

青衣女再说：“我看到了令主画画儿，那一日画的画儿，简直神了，他画的工笔花卉像是真的一样……”

肖依看着她们，她们脸红扑扑的，说起令主来，像是在说天人。在她们眼里，那个令主简直无所不能，他深知下人的心意，对下人关怀备至，有时对下人的心意知道得十分清楚。这些姑娘没一个对他不是深情眷眷。

可是他为什么对肖依要那么说，告诉她，慕容青是在利用她，在利用她杀死自己的爷爷？他为什么要说这个？是因为他不喜欢慕容青公子，还是他嫉妒慕容公子？

肖依笑着摇了摇头，他是女人令主，他不须嫉妒慕容公子，慕容公子也如他一样有才，也如他一样多艺，但慕容公子对下人冷冰冰，不会相信别人，体贴别人。

肖依忽地想道：他是不是喜欢上了我，才对我说那些话的？看来他不愿意我跟着慕容青，才对我说出那些刺人的话语，才直截说出，慕容青就是杀害我爷爷的凶手。

肖依想，但是爷爷死了，俱往矣，何必再提那椎心的往事？紫衣女忽地说道：“肖夫人，你是经过男人的人，你说，你说……”肖依笑着看她，问道：“你想问我什么？”

紫衣女说道：“如果你喜欢一个男人，看不出他喜欢不喜欢你，你怎么办？”肖依笑笑，说道：“你去问他啊，你问问他，问他喜欢不喜欢你。如果他喜欢你，就会对你很好。”

紫衣女说道：“他对我很好，他教我武功，他教我写字，有时他还教我们……”

青衣女说道：“紫衣姐姐，令主对我们都很好，他教我们大家……”

紫衣女眼里的光黯淡了，她轻声说道：“是啊，他对我们都很好……”

青衣女看着紫衣姐姐，突地说道：“肖夫人，你与慕容公子在一起，很快乐，是不是？”

肖依愣了一愣，她与慕容青在一起快乐么？她也总问她自己，她与慕容公子在一起，凡事不必她说话，慕容青便想到了，她便只能跟着，跟着慕容青。可是她自己想什么，她愿意做什么，慕容青知道不知道？

肖依说道：“我不知道。”

她的眼里忽地贮满了泪水。那紫衣女与青衣女互相看一看，她们心想：原来她与慕容公子有那么深的情感，一提起慕容公子她就落泪，看来如是救不出慕容公子来，肖夫人必是不会独活。

看看到了连云寨，到了山坡下，紫衣女说道：“肖夫人，你愿意带一件兵器吧？”

肖依问道：“有什么兵器？”

紫衣女说道：“也没有什么，只有匕首，还有无影刀，你愿意要什么，你拿好了。”

肖依看着她们的匕首，每一把都是那么古色古香的样子，上面满嵌着珍宝，她惊讶道：“连你们的兵器都那么好看，真好！”

紫衣女说道：“这一把匕首叫‘雪珠’，如果夫人愿意要，就送你好了。”

肖依说道：“我只是用一用，我用了你的匕首，你用什么？”

紫衣女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大的珠子，说道：“你看！”

她手猛地一伸，那珠子里便射出一柄剑来，那是一柄软剑，倏忽出没，让肖依几乎看也看不清楚。她叹道：“好剑！”紫衣女说道：“都下马来，着三嫂几个姐妹看马，我们去挑连云寨！”

## 第十九章 娇女挑寨

连云寨险，有九十八阶石梯。

从下面数，数过九十八节上去，便是几十人高，到了高处，便只有几个险阻处的小小营寨。

连云寨的大当家的是反手笔胡取。他手下有四员将，一个是和尚还俗的洞天僧，一个是从前走街卖药的大虫三，一个是母夜叉照水吴。

当有人告诉大当家的，下面来了人，胡取大惊，问道：“莫不是挑寨的，来了些什么人？”

“三十六个女人，都是些美人。”

胡取皱眉道：“她们来做什么？莫非是玩花寨？都带些什么？”

“没带什么，起码没带兵器，连剑都没有。”

胡取乐了，张大了嘴，说道：“都是送入狼口的肉！”

四个兄弟一齐笑，认为大当家说得很有趣。

胡取也很有乐心，他说道：“既是只有几十个人，就让她们上来，看她们能干什么，莫非她们能咬去我们的球？！”

五个人都哈哈大笑。

看守山寨的小头目听得传令，也脸上浮上了淫笑，心道：看来天降大喜，不光是寨主能得美色，我们众位弟兄也会得美人啊。他叫道：“放下吊桥，让她们进来！”

紫衣女轻声说道：“果然不差，照令主所说，他们一定不会防备，我们乘机上去，连云寨必亡！”

三十六个美女走那九十八阶石阶，山寨的大小头目喝彩不迭，一个个说道：“好，好，真个是饱了眼福，平时哪里得见这么多的美色，看人家上石阶，那步就让你心都痒痒！”

众头目在寨头箭垛看着美人入寨，全无防备，待得她们入了寨，就有那个走街卖药的大虫三迎上来问道：“不知道姑娘们是做什么来的？哪里来的？”

远远在大门前，那胡取与母夜叉照水吴、洞天僧在看着，只见紫衣女叹一口气，说道：“连云寨不妙了，你看！”

她忽地一扬手，叭地打过去一件暗器。那大虫三见来势不甚疾，那来物又是白光光的，看去不像是毒物，便逞精神，飞手一接，果然接在手里。

大虫三接在手里，问道：“这是什么？”

紫衣女笑笑，说道：“弯曲如直，直如弯曲，女人耻骨，天下第一！”

那大虫三忽地失声：“女人令？！”

在那边的三个人也知道不妙了，一听到了大虫三说出了“女人令”三个字来，顿时大惊，叫道：“什么女人令，在哪里？”

他们三个飞身便来。但紫衣女不待胡取三个到眼前，便身子一趁，来到了大虫三面前。她的手一旋，手里的珠子亮与那个大虫三，问道：“你看，这是什么？”

大虫三一怔，这是珠子，能干什么？

但他不待回答，那珠子在紫衣女手里忽地长刺，长出了长长的刺来，一挑便挑在他的咽喉上。

大虫三正有一句话要说，没待说出来，便哽住了。

血溅狂喷！

那大虫三有话要说，刚要说：“你这粒珠子要……”还不待得说完，那血便狂喷，人仆地僵倒！

远处的胡取大喝道：“休要逞狂！”

他冲过来，一掌击向那紫衣女！

旁边的青衣女一接便接下了他，喝道：“连云寨的人听着，你家老大挑了江南慕容家，你连云寨也不免灭寨！”

那照水吴也喝道：“哪里来的野婆娘，莫非想挑野火食？”

她扑过来，对着肖依便下毒手！

她一身是毒，肖依自是看得出，连她身上着的衣服都是五毒花色，便知道她也不好惹，肖依一躲，让开她。那身旁的紫衣女笑笑，冲上去，接过她的一掌，便两人急退。

那照水吴大惊，她的手心流血，她叫道：“你敢毒我？”

她看着臂上，黑线便一点点爬，她回头夺过一个小头目的腰刀，唰地一刀砍下了她自己的臂，叫道：“我不让你毒我，你能奈何我？”

胡取此时早就拿过了大砍刀，他也不多话，一刀便拦腰挥向紫衣女！

紫衣女不能用手里的珠剑去敌对，她只能跳开，让开这一刀。谁知道那胡取的刀法很是精妙，他一刀再接一刀，刀刀近逼，逼得紫衣女无法让开。

唰——再挥一刀，这一刀正划在紫衣女的臂上，顿时血流。紫衣女这里危机，肖依看在眼里，心道：她们是为我报仇的，我不出手，怎么能够？

她忽地挥匕而上，叭地一击，便挡在胡取的刀上！

她的气力不小，一挥便击退了那胡取。

洞天僧早就与青衣女战在一处！胡取喝令小头目扶那照水吴进去，但照水吴很是硬朗，她喝道：“拿药来，我要看他们战！”

她坐在那里看着胡取与肖依、洞天僧与紫衣女一战。

肖依忽地失望了，她知道胡取的刀法绵密，再缠下去，她也并不是那胡取的对手。看来凭紫衣女她们三十几个人，还真就灭不了连云寨。莫非那个令主计算有误？



看看那三十几个女人，都与寨内的大小头目苦战，也是持平不下。

忽地，从寨前有一股啸哨传来，那啸声功力深厚，一直传到了寨内。

紫衣女大呼道：“是令主，是令主他老人家来了！”

顿时如虎添翼，那三十几个人都是来了劲头，与人狂斗，不顾性命。

蓦地，像有一阵白白的阵风卷来，一阵刮过，从肖依的身旁刮过，一带而过。一直到了青衣女的眼前，那洞天僧正在一步步紧逼青衣女，看到了眼前的白衣人，只是恍惚看到了他的脸上有一张面具，他笑道：“没脸见人么，怎么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不待这一句话说完，那人一出手拍向洞天僧的脸面。

洞天僧顿时如血凝住了，他想这一招很平常，照理该是躲得的，但看去左躲也不行，右避也不行，只是一呆，那人的手轻轻地拍在他的胸前！

只听得咯地一响，只是轻轻地一响！

肖依感到眼前刮过了一阵狂风，她看眼前的那个胡取，脸色是苍白的，再看他的神色，似是十分痛苦，那脸色让肖依看也不敢看。胡取的手指哆嗦了，他的手伸不直，像痉挛的手一样，伸不开。他手向前伸，指着肖依，说道：“什么……武……”扑通倒地了。

肖依再看洞天僧，此时洞天僧的胸前像是突地塞入了一块寒冰，硌得他心疼，他叫吼起来，但他的叫声因痛苦而失色，只有哟哟的苦叫，只见他的脸上显出痛苦。

他再抖，直坐在地上，紧紧地捂着胸口，忽地他跳起来，拔过一柄刀，一卷刀横刀自刎！

那个白衣人如风一般快，闪过了前堂，再闪向后厅！

哪里人多，他飞身到了哪里，只是几掌，人便疾退。再看那里，便倒下了连云寨的人。

紫衣女高声而呼：“令主来了！令主所向无敌！”

众女人都来了狂劲，她们手里的匕首直刺，杀死一个个连云寨的人，手里的珠剑一

挑，便挑红了一抹咽喉！

她们飞身所到，男人僵仆！

直到了后寨，紫衣女的剑挑了最后一个仆役，再也没有人了，她下令道：“看一看寨里，还有没有活口？”

全寨上下，只有一个男孩子坐在那寨口上，呆呆看着洞天僧流泪，他是洞天僧拣来的一个孩子。

紫衣女问道：“你不是寨子里的人，是不是？”

那孩子看着她，大声叫道：“我是，我是，你杀了我吧！”

紫衣女叹息道：“我奉令主的令，必得杀尽寨内的人，你既是寨里的人，也不免一死！”

那孩子挺直了脖颈，说道：“你要杀就杀好了，我不怕！”

肖依忽地有些怜悯那孩子，她说道：“他只是一个孩子，你放过他吧！”

青衣女说道：“你虽说是令主的客人，但令主的命令不可违，你说也没用。”

紫衣女说道：“你走开，好不好？”

肖依知道她们不会放过那个孩子，她呆在此地有何益处？她悄悄看看那个孩子，那孩子正瞪着眼看她，像是要把她的相貌记在心里，永远记住那仇恨。肖依低着头，走开了，她听得那孩子叫道：“你杀了我，龙大爷不会放过你的！”

他也记着龙十八，看来龙十八是总来这里的。

肖依心里很不好受，她看着堂前，如今满地都是尸体了，一个生龙活虎的连云寨，转眼成了死尸堆！

肖依想着，那个白衣人的影子，他可能就是那个令主，他的身影鬼魅，眨眼间便杀人无数，待得紫衣女她们收拾战场，那令主早就走远了。甚至连那个紫衣女都不问令主是不是还在。看来在关键时刻，他总是会出现在眼前的。难怪那个紫衣女与青衣女对他

那么有信心，难怪那个青衣女那么不在乎。她们有一个天下无敌的令主，还怕什么敌手？

肖依看着紫衣女走出来，她们仍是那三十几个人，只有三四个人受了轻伤。她们谈笑风生，走出来，像是刚刚走过了一个街市，看完了许多好玩的东西，玩得够了，方才要回家的。

紫衣女说道：“肖夫人，你看过了令主没有？”

肖依也纳闷，那个出没无常的令主眨眼间便没了，他是什么时候来的，莫非他早就知道紫衣女她们不敌连云寨的人？

紫衣女说道：“既是令主他也来了，我们也不必去报他知道，我们只是去看那个祁云寨。”

肖依突然站住了，她轻声说：“我不去了。”

青衣女看看紫衣女，紫衣女看看青衣女，两人走近肖依，紫衣女轻声说：“肖夫人，你跟我们一起，有什么不乐么？”

肖依摇头。

青衣女说道：“我们灭了十八寨，再与令主说，去替你救慕容公子。”

肖依的心里很乱，如果天天杀人，她是不是还愿意她们去救慕容青？如果救慕容青要杀那么多的人，她怎么做？她看着那吊在树上的丫头，那是与她在一起朝夕与共的丫头，她们的音容笑貌都在眼前闪，她们死得很惨，被龙十八的人追杀，一个个全都吊在树上，有的还受尽了凌辱。她怎么能不替她们报仇？她是慕容家的夫人，她得报仇，既是慕容青不能替她们报仇，这件大事岂不就只能落在她的身上么？可她看了连云寨的一地血腥，她不愿意再做了，她不愿意让那些人都死于非命，她情愿不再报仇了。

肖依忽地大声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再杀人了！”

紫衣女看着她，对她有些不满：“你并没杀人，你没杀一个人，都是我们杀的，你的仇与我们并无干系，只是令主要我们帮你。”是啊，她们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女孩子，

为了替她报仇，只是那个令主一句话，她们便舍生忘死，拚命杀人。看了紫衣女她们做事，她还能怎么说？按说她该感谢，对那个令主感恩不尽的。但她怎么也想不通，她不愿意说报仇，如果真看到连云寨的人，她也不想把那寨子人赶尽杀绝。

青衣女的脸色有一点儿不好看，她说道：“是了，你是大家夫人，便不能看血腥，是不是？我们都是些粗人，我们便替你报仇好了，你只要回去，回到令主的身旁去就是了。”

突地，肖依吐了一句话：“我不回去，我不回那令主身旁去！”紫衣女看看青衣女，她冷冷说道：“令主没说你可以走，你走不得。如果令主责罚我们，我们怎么说？”

肖依大声道：“我只是去找你们令主，求他替我找到慕容青，我没让他杀人！”

青衣女的声音更冷：“你以为找人就不用杀人？人家抓去你的丈夫，只是要同他下一局棋吗？要找到他，人家不让他回家，就得杀人。你不让杀人，怎么能救得你的丈夫？”

肖依语塞了，她轻声说道：“我不愿意看到杀人，一地积血腥，面露狰狞，我看了不舒服！”

青衣女再笑，她冷冰冰道：“我看不懂令主为什么对你那么好，你这个人很自私！”

肖依问她自己，她自私么？她自从走失了慕容青，再在江湖上出现，就只是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她要找人救慕容公子，她是自私的，求人自是不易，她求那个令主了，但令主说过，慕容青公子是她的仇敌，她不该救他。对了，那个令主并没说她不该救慕容青，但他只是看着肖依，对她说慕容青所做的一些事。她怕了，不敢再与那个令主在一起了，说她对那个令主没信心，不如说她对自己没信心，如果她再回去，那个令主再对她说起慕容公子来，他一剖一析，把慕容公子与她的五年生活说得透了，她是不是怕她与慕容公子真的没什么情份？

她怕见令主，说到底，是怕他再说慕容公子，与她再说到她与慕容公子的结合，怕

他那犀利的话语。

但她能对青衣女她们说么，她们能知道她的苦衷吗？

紫衣女说话的声调很徐缓：“肖夫人，我看你还是要向令主告辞一下再走，如果你那么走了，不光是失礼，也让我们难对令主交代。你也知道，令主一向驭下极严的，我们对令主难交令，这样的事儿，怕肖夫人也不愿意让我们难做吧？”

肖依无奈，说道：“那好，你们与你们的令主说一说，就说我要见他。我不要他替我报什么仇了，我要自己报我的仇。再说，我要见他，跟他告别一声，我要自己去寻找公子。”

紫衣女说道：“三嫂，你带两人去报与令主知道，我们在此等待，看是不是去扫平祁山寨。”

那个叫三嫂的女人应声，飞骑而去了。

青衣女说道：“我们先在前面的山谷扎寨，在那里等待，等三嫂拿来令主的命令，再行定夺。”

肖依说道：“无论如何，我都感谢你们替我报仇，但我自己的事，我要自己去做，不劳姐妹们再帮我。”

青衣女一听得肖依的话，脸色微霁，笑笑，说道：“我们还要请教肖夫人一些江湖事呢，肖夫人给我们讲一讲当年苑九的事，我们一问起令主来，他总是沉默不语，尤其是慕容公子与夫人的事儿，我们都不知道。”

## 第二十章 拙人不说情

营帐扎了三日，忽地在上午，有马蹄声驰骤，一直奔向营帐而来。

待得到了眼前，方才看到有十名着异色衣服的女孩子各带着一队人马，疾驰而至。她们到了营帐前，滚鞍下马，侍立在前。待得后面的马车到了，方才停住。

在那马车后，有十几个美女，她们手捧乐器，奏起细乐来。那马车是金镶玉嵌的，十分华美。在那马车后，坐着一个老人。肖依看到了这个老人，必不禁咚咚跳起来。

那是孟死，是她的唯一活着的师兄孟死！他不是少林寺么，到这里来做什么？看来他是与女人令主一齐来的，他怎么会与那女人令主一齐而至？她看着孟死，大叫道：“师兄，你不是在少林寺吗，怎么到这里来了？”

孟死一见肖依，脸上的阴郁神情一扫而光，他笑道：“师妹，我终是又看到你了。你还好么？”

孟死一跳下马，便左看右看，看肖依个不够。

细乐声中，孟死的欢呼声很大，几乎要盖住那细乐，惊得那些女孩子惊奇地看着孟死与肖依。看她们那神情，分明是怪他们太过高兴，把人家的仪式都给弄得淡了。

紫衣女带着三十六人来，排名而进，直到了车前，禀道：“属下带三十五姐妹来扫平连云寨，幸不辱命，如今三十六姐妹皆在，请令主定夺。”

车内是那威严的声音：“好了，接得你信，我便来了，如今进营再说。”

说罢，那令主便从车上下来，慢慢地一步步走出去。

众女看着令主走路，看他走路，亦是威仪万方，一步一步，都是走得极慢，偏你看时，并不显得慢，只是一步一步，走得总是那么远，走得总是那么慢。

看来这人是天生的帝王仪态。

孟死看着那令主，忽地轻声对肖依说道：“这人很怪，我不知道他是你的恩人……”

肖依愕然，但说他是肖依的恩人，也未必不对，他帮了肖依的忙，杀龙十八的人，夺他的寨子。如今他一听得肖依要走，便又来了，他对肖依很是重视。

进了营帐，那令主坐在正中，请肖依与孟死落座，方才说道：“为什么不去攻祁山

寨？”

紫衣女说道：“禀令主得知，肖夫人要走，我等拦她不住，特在此等令主定夺。如是令主要夺祁山，我们马上就去。”

令主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表示他知道了。他回头对肖依说道：“你的师兄来了，你能不能晚几日走，先与他在一起好好叙一叙？”

肖依正想着与师兄一叙，便高兴地说道：“好啊，我便与师兄好好唠唠。”

孟死看着肖依的神色，看她神彩飞扬的样子，心内蓦地一动：就是她这样子，迷住了四兄弟，四位兄弟都不娶女人，个个爱上了她。最后三位师兄弟都死于非命，虽说是死于苑九的祖坟，但也算是因她而死，她如今嫁了那个慕容青，她还会不会想着四位师兄？

孟死看着肖依，很高兴她愿意与自己谈。

令主说道：“紫衣，去带几人，收拾出一间帐篷来，给他师兄妹叙旧情用。”

孟死看着令主，一揖谢道：“多谢令主！”

终于肖依又可以与师兄单独聚在一处了，她泪眼婆娑地看着师兄，看得孟死心里热呼呼的。

肖依轻声说道：“师兄，你还好吧？”孟死突地哇哇哭起来，他哭得大声嚎气，吓坏了肖依，她急忙叫道：“师兄，师兄，你吓坏我了，你吓坏我了！”

说完她也放声大哭。

待得哭过了，孟死忽地住声了，他说道：“是慕容青害死了师父的，你知道不知道？”

肖依突地听到了他这一句话，便哽住了。她再说什么，说慕容青当时并无恶意？说爷爷只是托付她给慕容青？再说她嫁与慕容青很是幸福？说什么都是无力，她只是瞪着大大的双眼，盯着那孟死，说不出一句话来。

孟死说道：“我知道，是那个慕容青杀死了师父，我在少林寺面壁五年，看着那墙

壁，悟出了师父的奇功，我知道了如何学得师父的纯阴一气功，我成功了，我成功了！”

肖依看着孟死，看着孟死对着那帐边的草吹气，那嫩嫩的青草一经他吹，顿时成为枯黄。

孟死说道：“他们害死了师父，他们害死了师父，我要杀光他们那几大门派，我要杀死那个慕容青！”

孟死穷凶极恶，他一点儿也不悔悟，他在少林不光没收敛他的凶恶，反是更加添了他的仇恨。他恨几大门派，恨慕容青，他恨那些害死师父的人！

肖依说道：“师兄，你不要……”

孟死大声道：“师妹，你除非杀了我，你要杀我，我不动手，宁可你杀！但你要我不杀他，那绝不能！”

孟死看着师妹，过了五年，他头一回当着师妹的面驳她，不怕她生气，他是要替三位师兄弟报仇，顾不得她高兴不高兴。

孟死道：“师妹，我要杀了那个慕容青，你别管我！”

肖依看着师兄，蓦地想到了焦实、竹竿、史聪三人，想到了平时四位师兄对自己的百依百顺，心里也浮上了一阵悲痛，但慕容青是落在蜀中唐门的手里了，他怎么去杀？再说慕容青此时竟连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孟死一杀岂不是真会把他杀死？

肖依愿意让慕容青死么？

她不愿意。

她说道：“师兄，我爷爷死时，要我跟着慕容青的。”

孟死大吼道：“他不知道是慕容青害死了他，他愿意让你有一个依托。”

孟死心里隐隐作痛，师父在临死时并没把师妹托付给他，他心里不安，师父怎么了，不是他们与师妹最是要好么？如果师父把师妹托付与他，他此生一生一世都要照顾师妹，一生一世都要好好照应她，让她再没有什么不安，没有什么不快。但师父没告诉



他照顾师妹，反是把师妹托付与那个仇人慕容青。

孟死说道：“师父做事，一向不错，但这一次让慕容青照顾你，我看是错了。师父大概是怕你受他的气，便让你和他在一起。我看你不必再说，我答应你，我先杀那些害师父的人，先是七大门派，再就是慕容青，我一定杀了他！”

肖依愁皱着眉，看着孟死，孟死是认一个理，死不回头的人，他要报仇，必是会报仇的。

她问：“你是怎么遇上那个女人令主的？”

孟死说道：“他找的我。”

原来这是样，他为什么要找到孟死，难道他找到孟死，就是要他去找慕容青，要他去杀慕容青么？看来这个女人令主对慕容青并无好感。

孟死道：“我本来对那个戴着面具的家伙没什么好感，但他说你在他这里，我便来了。”

肖依忽地问道：“师兄，你离开少林寺，他们没拦你？”孟死惊问道：“不是你要我离开少林寺的，你上次去，送我那些靴子，还有银子？”

肖依奇道：“我并没送你银子，我哪里送你银子了？”

她记得清楚，上一次她去少林寺看师兄，只是送他一些用物，因他在少林，不必送他银子，谁送他银子了？

孟死说道：“你一送我银子，我便知道，你要我走，我走做什么？就是要报师父的仇.....”

孟死笑一笑，他的脸色苍白，如今他的模样，比徐无特也好不许多。只是他从来模样总是刚直，如今变成阴恻恻的，看去好生不舒服。

肖依正想告诉孟死，要师兄别冲动，说不定再会掀起一场武林风波，要他别搅进去。正在说话，忽地听到了一声很威严的声音：“我来，不打扰你们兄妹吧？”

肖依一看，那个一身白衣，如玉树临风的女人令主竟是站在她与孟死的面前。

肖依一阵子心跳，如今她只要一看到这个女人令主，心里便慌。她说道：“令主请坐。”

令主看看她，说道：“不必客气。”

他坐下，对孟死说道：“你是徐无特前辈的后人，想不到徐老前辈那样的风范，竟落得那种下场。”

孟死气哼哼道：“我师父一生，谁也比他不上。”

女人令主叹息一声，说道：“可惜他最后死在自己最亲的亲人手里。”

肖依忽地叫起来：“你别说了好不好？你别再说了，行不行？”她泪如雨下，看着两人，说道：“我不喜欢杀人，我不喜欢看人流血。在连云寨，那个孩子才几岁？他懂得什么，他也得死。那个照水吴没了胳膊，她就只是一个废人了，也挨了一刀，死于非命。为什么非得杀人？为什么？”

女人令主看着孟死，突然说道：“世上事，本就是不如意者十之八九，像夫人这样，本来过着平静的日子，但有一天，忽然什么都没了，你非得杀人。你不想杀都不行，对不对？”

肖依说道：“我不杀人怎么不行？”

那个女人令主好久没出声，他忽地说道：“你走开后，你慕容家出了大事，那些秘籍都没了。”

肖依大声道：“那些秘籍与我有什么干系？它们有是没有，与我有什么干系？”

女人令主的声音更平静：“本来与你并无干系，但不巧的是，慕容青没了，七大门派都会怀疑是你拿走秘籍的。而且，你真的拿走了一部秘籍，你拿走了《九阳折梅手》，拿去给了蜀中唐门，谁会放过你？如今七大门派的人已是聚齐，他们会找你的，他们找到了你，会杀死你。”

女人令主说到“杀死你”时，他的声音抖了一下。

肖依没注意到他说话时的神情，心头只是藏着凄苦：慕容青被毒，在唐门生死不卜，而七大门派又会找她寻秘籍。她哪里有秘籍？只是她说没有，七大门派未必会放过她。那时她再说她厌见血腥又有什么用？他们会用各种方法对付她的。

她抖了一下，她受不了人的凌辱。自小她便在几位师兄的庇护下活着，只有她想的，就能得到。几位师兄想尽法儿哄她快乐，她哪里吃过那种苦？但如今她会像一只惊弓之鸟，到处躲藏，只因为她不曾拿的秘籍，她要身受其祸！

肖依忽地大叫道：“我不听，我不听，我没拿过秘籍，随便他们怎么看！”

她扑出了门，冲出去了。

孟死看着女人令主，说道：“我看你对她挺关心，但你说话，为什么总刺伤她？”

孟死的拳头握起来，看样子只要一答不慎，拳头便会落在女人令主身上。女人令主说道：“她娇养惯了，从来没有受过挫折，怎么会知道人情珍贵？你还不去跟着她，从今起，七大门派的人看到了她，一定会害她的，他们要那秘籍，会为那秘籍杀死她！”

孟死冲出去了，他扯过了一匹马，急驰而去。

那令主的头低下去了，他伏案深思，许久不曾抬起头来。

待了一会儿，紫衣女进来了，她看到令主很伤心，很忧郁，她凑上去，手在抖，她没有把握，不知道令主会不会骂她，重重地责罚她，但她下了决心，把她的纤纤素手放在他的头上。他的头发很柔，很亮，是很让女孩子动心的那种血气很足的长发。

紫衣女说道：“男人都有很伤心的时候，这时候他需要女人，他需要有女人照顾他。”

紫衣女说罢，便轻声说道：“你需要女人，你需要对你一心，对你无微不至的女人。”

她没看到肖依是怎么离开的，但在心里隐隐知道令主的伤心是跟肖依有关。她拿起了令主的手，让他的手摸到了她的浑圆的乳，他的眼闭上了，他的脸上升起了一种梦般的表情。紫衣女的心哆嗦，她再轻声说道：“我去关上帐篷门，让任何人也不进来，好

吗？”

令主点头，只是很轻微地点头，紫衣女用心体味到了他的点头，她笑了，笑得轻轻，笑得放心，她的心终于可以放在这男人的身上了，她去关上帐门，对外面的两个素衣女人说：“守住帐门，令主要熟睡。”

两个女人点头，更精神抖擞了。

紫衣女轻轻过来，脱下他的长衣，对他说：“拿下面具，好不好？”令主突地暴声道：“不行！”

紫衣女大惊，她柔声说话，像哄一个孩子：“不拿，不拿，不拿就不拿，我服侍你，你好好睡。”

紫衣女把他放在那张床上，令主的身体如玉，他是一个很白净的男人，这种男人从小便是被女人摆弄过的，身上一定时时有香气。许多的女人柔情似水地摆弄他，把他的身体弄成了女人一般白净，香喷喷的。

令主的气喘得更粗了，紫衣女寻到了她的梦。她看到了令主的欲望，她轻声说：“我十岁时，你就把我带来了，那时你对我就那么好，只是你一个月才来看我们一次。我们就盼啊，盼的，一直到了那一天。到了你来的那一天，我们多高兴啊。”

她流下了泪水，这是快乐的泪水。她盼着与令主能在一起，究竟盼了多久？

令主沉浸在快乐里，紫衣女的手很会说话，在他的身上度来度去。

忽地他说道：“你看不起我，你总是那么忧郁，对我都不愿意说一句话，那是为什么，为什么？”

紫衣女轻声说道：“我们怕你。”

令主再说：“不必怕，你不必怕，我不那么可怕，我也是一个人。”

紫衣女说道：“姐妹十几个人，除了小丫外，都是你十几年教出来的，你对我们那么好，我们都情愿服侍你。”

令主笑笑，当然，她们必是会情愿服侍他，不然他怎么会十年卧薪尝胆，苦苦等待？

紫衣女脱净了自己的衣服，她高挑的身材，很亨匀的身子，细细的脚踝，都是那样出众。

令主看着她，说道：“不错，是我亲自将你挑来的，你那时只有五六岁，但我知道你会是一个美人，你是一个美人。”

他的眼睛不无挑剔地看着紫衣女，没了紫衣，她再叫什么名字？

她轻声说：“我不是紫衣女，我是令主的一个奴才，令主叫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

令主看看她，说道：“女人都有古怪心思的，你有没有？”

紫衣女说道：“我没有，令主叫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

令主忽地一笑，说道：“好，你把自己的乳割下来。”

紫衣女一惊，但令主此时叫她做，她怎么能不做，她拿起那珠刀，唰地一下便去割自己的乳，那浑圆尖挺的乳！

## 第二十一章 孟死疯狂

肖依忙忙赶奔，她不知道去哪里，可能此生再无地藏身，但她知道，她不必与那个像魔鬼一般的女人令主在一起了，他能看透她的五脏六腑，能看透她一切。她不愿意被人冷冷说破，不愿意天天像一只鸟儿般被人玩弄。她心内隐隐想道：在慕容府，我便是慕容公子的听众，到了女人令主那里，我还得天天听他说话，我这一辈子再也不要听男人说话。

只是跑出了那帐篷，她去哪儿？

她如今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只能去投那些尼姑庵堂了吧？肖依笑一笑，心道：我

原来何等荣耀，是威震一方的慕容家的少奶奶，如今我成了一个人，再无处可依，无家可投。

她任由马带着她走，不知所之。前面经过了一个市镇，再经过了几个村子，都是马匆匆而过，她看也不看那些。待得马驰得慢些，看看已是到了一个小小的村子。

看到了村头的一家，一个汉子搂着一个女人，女人的肚子很大，像足月了要生，那汉子正浓浓情意地对女人说话，想必是在说些情深意浓的情话，女人美美地眯着眼，在听。

肖依忽地失神了，她看着那女人，心道：她比我更幸福，有一个汉子是一心挂念她的，唯以她为念。我呢，虽说是有一个慕容公子做我的丈夫，但我像是他的慕容家什一样，像紫金亭，像燕子坞，像湖光山庄，甚至连这些也不像，只是这湖光山庄里的一件物品，摆设。有这么大的一个家，没有一个女主人像什么？便有了一个女主人，有了那一件应有的摆设，于是湖光山庄里应有尽有。她当年没想过，如今看着这个女人，心头蓦地想起，如果她有了一个孩子，那会怎么样，他会长什么样子，也是像慕容青一般侃侃而谈么？也是像他一样精灵么？只是他也会像他一般傲，视天下如无物。但肖依苦笑，她与慕容青不曾动要孩子的心思，慕容青对她也不曾说过。

莫非慕容青不真心爱她，所以也不对她说要孩子？她的心头一时充满了苦涩。

那个汉子对妻子说些什么，那个大肚子的女人便咯咯笑起来。她一笑，那个汉子马上像是接瓜一样捧着她的肚子，不让她的肚子多动。那神态毕恭毕敬的，像是怕掉落了瓜。

肖依不敢再看了，她急急驱马疾走。

看看天晚了，她离那个女人令主再也没那么近了，就是他要找肖依，也一时找不到了。肖依心里松一口气，她想着，那个女人令主会再找她的，她心内隐隐这么想。

看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镇子，肖依想着去落店，但一摸怀里，竟连一点儿银子都没有。

她正犹豫时，忽地后面有人说道：“姑娘是不是要住店啊？进来进来好了，小店既干净又便宜，姑娘住好了。”

肖依说道：“我忘了带银子了。”

那店主一愣，想白住啊，那可是不行。他干巴巴地笑着，再也不说请字了。

肖依一叹，起身便欲走开，忽听得有人叫道：“那一位是不是慕容夫人，请借一步说话！”

肖依抬头看时，只见周围已是站满了人，几个僧人，几个道士，再加上几个俗家装束的人，他们人人手里都有兵器，冷冷看着肖依。一个僧人合什道：“肖施主，老衲少林和微，听说肖施主拿走了苑九的秘籍，但愿肖施主拿出来，交与七大门派共管！”

另一个人大叫道：“天下七大门派，也应有崆峒在内，怎么有你江南慕容氏？你占我崆峒派的地位不说，借机盗走了秘籍，看来你慕容氏没有好人！”

另一个人是江南江门的江式，他以剑指着肖依，说道：“我哥哥在你山庄，也被你污了英名，我不讨一个公道，难回去复命！”

肖依看着他们，说道：“我没进去拿秘籍，你们也该知道的。”

江式大声喝道：“还说没拿，你带着六个人进去，拿了一部《九阳折梅手》没有？”

肖依叹一口气，说道：“拿了，但那是我家公子已被蜀中唐门所毒，我拿那一部书是要救公子，当时七大门派的人都在，他们都亲眼看见的。”

江式冷笑道：“你早就开过密室，我听说早就一年几次，你去过密室的，你慕容青是天下最鬼的人，行事从来无正路，谁会信你？”

那个武当派的非圣道长说道：“我听得非人师兄说，你在家总是宴请七大门派的人，请他们吃美肴，你早就居心叵测了。”

肖依忽地感到，百口莫辩，她再也无法对众人说清她没有拿走秘籍，而那秘籍是在她走后被人劫走的。

说什么他们也不会相信，她何必再说？

她是徐无特的孙女，骨子里早就有一股傲气，此时再经许多劫难，分明对一切都是淡漠，她冷冷说道：“既是你们不相信我，何不杀了我？”

武当派的非圣道长说道：“肖夫人，你拿走秘籍，也是一时糊涂，你告诉我们，你把秘籍拿去哪里，再交与七大门派，便没有你的事儿了。”非圣道长看肖依样子，依可怜的一个玉人儿，也不像是江湖中的邪恶，便劝她。

肖依只是一句：“我没拿秘籍。”

看着肖依呆呆痴痴的样儿，和微大师与那江式都是心犯嘀咕，看她样子，真的不像是一个极有城府的人，她会拿走秘籍么？

但决不能不问，江式喝道：“慕容夫人，你拿走了一部《九阳折梅手》，便可能拿走所有的秘籍。你说，那些秘籍是不是你拿走的？”

和微大师说道：“当初江湖七大派共议，派人看守秘籍，不再宣示秘籍与众，便是因为那里面的阴功秘籍害人，如是给人学到了那秘籍，只怕天下武林不得安宁。”

肖依说道：“我没拿秘籍。”

说来说去，她只是说这一句，再无第二句话说。

江式不耐烦了，喝道：“你既不说，我让你说！”

他一剑刺来！

忽地听到有人厉声高喝：“别动手，要秘籍，我告诉你，我拿了秘籍！”

远远驰骤，奔来一骑，眨眼间便到了眼前。

那人滚鞍下马，直站在肖依面前，说道：“师妹，你没事儿吧？”肖依低声说道：“师兄，我没事儿。”但话是说了，只是泪水不由人作主，哗哗落下。

孟死看她落泪，恶向胆边生，说道：“各位要找秘籍，是不是？为什么不找我，找她做什么？她哪里知道什么秘籍？”



几人一看孟死凶神恶煞，十分凶恶的样子，也是有些怕他，便有人喝道：“你是谁？你怎么得了秘籍？”

肖依知道师兄是胡说，秘籍决不可能是他得了，只是为了救自己才如此说，便喝道：“师兄，你休胡说，你怎么能得了秘籍？这是大事，你别胡扯！”

孟死大笑，说道：“不瞒你们说，秘籍是没有，秘屎是有几条！”孟死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便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几个都是各大门派的人，自从那一次苑九之战后，五年不曾战事，此时也都是心高气傲，哪里肯让他耍弄，便喝道：“看剑！”

先是来了江式与非圣。

两人剑指孟死，孟死躲过一剑，喝道：“看在我师妹的份儿上，你们滚！不然我宰了你们！”

江式与非圣哪里肯听他，剑已出手，怎么再回？他们两人喝道：“着！”

一剑刺在孟死的身上，刺出了血。另一柄剑正刺向他的心脏！这是江式的剑，他以为他是江南江门的高手，这一次出来，定要建功，看到了孟死，不像肖依那样是美艳不可方物的一个美人，杀了他，有什么了不得？他一剑出手，便是杀招。

孟死的手一出，抓住了他的剑。

江式看着他的剑，孟死的手是一只枯干的瘦手，怎么会抓剑不流血？他应该流血，应该痛不欲生。再抓下去，他的手应是残废的。可他的手怎会不怕剑？

正在一怔的功夫，孟死的头凑过来，对着江式的头吹了一口气！

肖依大声道：“不要，不要！”

孟死吹了一口气，本来还想再吹，但听得肖依一叫，他怔一怔，看看江式，再不理他，扯着肖依，说道：“你们这几个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快去叫七大门派的掌门人来，我与他们一决！”

说罢，他扯着肖依便走，不理睬那几个人，跳上马背，疾驰而去。江式得孟死吹了一口气，只觉得身子一冷，也不觉得如何，只是头疼起来，他躺在地上，叫道：“我的头，我的头！”

和微大师看他的神色，便知道他受了寒毒，叫道：“他是徐无特的徒弟，一定是真有一些古怪，快来，扶他到树下去。”

几个人扶着江式，坐在树下，江式的头疼得欲裂，他瞪眼叫疼，疼得大呼小叫。

和微大师看他，说道：“看样子他不会挺过今夜，我们怎么办？”非圣说道：“快马去请少林寺的人，来救治他。”

和微说道：“只怕来不及了。”

江式再叫越来越叫声越细微了，他看着几个人，忽地说道：“我会死吗？”

树下的江式，如今头已是有些黑肿了，他的眼睛已经看不见什么东西了，虽说是大白天，但他几乎看不见人。他说道：“他没杀我，他没杀我，他只是对着我的剑，抓住了我的剑。他没有戴那金丝手套一类的东西，他怎么敢抓剑？他只是对我吹了一口气，他只吹……一口气……”

他再昏过去了。

忽地夕阳西斜，看去已是到了黄昏。江式昏过去了，只是再无谥语。和微大师说道：“到了夜里，他的病不会发作，只是到了明日天明，他只能一死。”

想不到他们几个与孟死一战，还未全都出手，便要死去一人。忽地非圣说道：“我听得师父说过，当年与那苑九一战，苑九也是会吹气，只是一吹，人便衰老，只是一吹，人便无气。看来孟死也有这等本事，莫非他真是得了那秘籍？”

和微大师说道：“我看未必，孟死原来就是徐无特的徒弟，他早就会那种‘阴鬼啸’功夫，如今在少林呆过五年，功夫精进了许多。”

崆峒派的胡志大叫道：“他是阴鬼的徒弟，不是他拿了秘籍，还会是谁？要是慕

容青拿了，还有人可信。但如今慕容青已是一个废人，他拿秘籍有什么用？只有这个肖依与孟死可能！”

几个人守着江式，看他在昏睡，看他样子像是病得轻了，但依和微大师说法，他是挺不到天亮了。

忽地，有人轻声喝道：“弯曲如直，直如弯曲，女人令出，天下称雄！”

和微听得有人叫喊，忽地脸有喜气，说道：“听说这个女人令主有本事，他做事像是苑九，神秘莫测。如今他来了，看来江公子有救了。”

几个人都是高兴，来到了路旁，想着拦女人令主的车。

果然是一辆好生华贵的车，果然车前车后跟着许多骑骏马的女郎，她们一个个都是好身手，坐在马上，身轻如燕。

几个人便拦在车前。

红衣女喝道：“什么人在拦路，不知道是女人令主出巡吗？”

和微大师合什一揖，说道：“老衲是少林和微，听说女人令主是天下奇才，如今有江南江公子被人打伤，请令主帮忙救治，大恩大德，不敢忘记！”

那车停住了，车里并无声响。只听得那个红衣女再说：“你们等着，我禀报令主再说。”

她回身下马，对着车内一跪说道：“禀令主，有人受伤，有几大门派的人请求令主帮忙。”

车内人唔了一声，听得出那声音十分威严，说道：“他们要我帮忙救治一个伤者吗？”

红衣女应是。那令主说道：“好，路旁搭帐。”

没看到过，你决不会相信，一声令下，便有女人前去忙碌，只拿几只金钩，便钉在路旁，再扯几条幔，便搭起了帐篷。

那令主从车内走出，脸戴面具，神色郑重，来到了帐内。

帐内有纯金的椅子，摆在正中，有飘散着香气的香茶，有四季应时的鲜果。

那令主如神人般坐在椅上，手根本就没有一丝血色，像是玉石一般美好，慢慢伸出来，搭在江式的脉上一试。

只见他闭眼养神，恍若梦中，只是过了一会儿，方才说道：“他是中了阴毒掌力了，或许是什么阴毒，只有我才能救他。”

和微大师相信，女人令主有这个本事救江式，只是闻他身上的味道香得扑鼻，便可猜知他也是一个女人。和微大师说道：“请令主救救江公子，七大门派一定会感激万分！”

令主看看和微大师，说道：“好吧，七大门派一向与我素无往来，如是我想救他，我自救他好了。”

看他说话，似是心不在焉，对于七大门派根本就没看在眼里。非圣道长心里气愤，正想上去问他，但和微大师扯住了他。

当然是稍安勿躁的好。如是他激怒了女人令主，江式的性命定是不保。

女人令主说道：“我救他可以，只我不救，他到了明晨必死。可我救七大门派的人，有什么必要？”

和微大师说道：“七大门派与令主一向无往来，但救人一命，自是胜造七级浮屠，还望令主三思。”

女人令主说道：“我有些奇怪，我愿救他，但请你们明言，伤他的人，一定是会秘籍阴功的人，听说秘籍在七大门派的手里，这是不是真的？”

和微一听，只好实言：“秘籍确是在七大门派的手里，只是近来失窃了，秘籍没了，也不知是何人得了去，七大门派正在查此事。”女人令主好久不语，他站在那里，久久才道：“如是那秘籍阴功出现，就是我也对付不了，不要说七大门派，看来江湖有劫难，到时死的岂只一个江公子？”

他轻声一叹，那声音十分柔和，像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人。

女人令主大概就是一个女人，看她的手，看她的做事行径，她一定是一个女人。她忽地说道：“好，我救了他，只是以后怎么样，谁又知道？”

来了几个女郎，她们对着和微大师几人说道：“令主要救治江公子，几位在眼前，实在不便，请出去等候。”

和微大师一揖，与几人出来，站在外面静候。

夕阳也没了，到了静夜里，只看着一帐篷内来来去去的人如梭，只有红衣女在帐内一直守候。和微大师几人看着，也不知道救不救得江式，只能看着，心里祝愿能救得活，他们在帐外远处烧着一旺篝火，在那里守夜。

非圣说道：“这个令主是个女人，你听她说话，像是一个男人，但她做事，那神态无一不像是女人。”

胡志道：“她一定是女人，不然她为什么叫女人令？”

非圣说道：“我听得武当禀报说，那女人令是用一块女人的耻骨做的，只要发下一枚令来，你必得听她。如是不从，只有一死！”

胡志说道：“女人令只是一个新出的江湖门派，莫非她还能令得了我们七大门派么？”

和微一叹，说道：“七大门派有什么了不得，我们如今不正在求人家吗？”

几个人无话，他们是七大门派的人，可眼下七大门派遇上了难题，他们找不到那秘籍，怎么办？

## 第二十二章 问罪唐门

蜀中更是溽热，但来的人都是屹立在唐门的寨门前，等待着。他们不知道等来的是

厮杀，还是问罪。

他们要等着唐门的人出来，静等着唐门的人给他们一个交代。

寨门大开了，从寨内走出来一群人，当先的是矮矮胖胖的唐八。后面的人有男有女，都簇拥着唐八。

有一辆车推出来，是那种当年汉诸葛征南的小车。车上坐着一个丽人，她微微笑着，很是骄矜。

唐八说道：“不知道几位掌门人来我蜀中有什么事，竟是杀气腾腾的？”

当先出来的是少林掌门和气大师，他一揖道：“唐施主，有礼了。我想问的是，听说蜀中唐门为一部秘籍《九阳折梅手》，特地要慕容夫人拿来，以换慕容青公子的性命的，慕容青公子在你蜀中唐门么，请出来一见。”唐八笑一笑，说道：“慕容公子是在唐门。”

几位掌门人心下稍安，看来唐八认了，慕容青在此，让慕容青出来，秘籍事便有一个交代。

只是唐八说道：“不知道诸位掌门知道不知道，慕容青公子与家嫂有些事，份属私事，你我都不便过问的。”

便见那车轻轻推出来，那个绿仙儿笑笑，说道：“你们想见慕容青公子么？请公子出来。”

便见有人再回寨内，好久方才驶出一辆车来，这辆车却是大车了，很大的大车，四马拉着的大车，一直到了众人面前。

绿仙儿说道：“几位要见一见慕容青公子，公子，你见不见他们啊？”

车内的人不知是不是慕容青，只听得他问：“是谁要见我？”

绿仙儿笑说道：“公子，都是你的旧交，他们远远地来看你，很是不易，你莫玩了，下车来与他们说几句话啊？”

那人不耐烦道：“好，好，说话就说话，你们打开车帘，我要与人说话。”

果然车夫打开了车帘，众人便看到了慕容青公子，仍是那个慕容青公子，仍是那么精神，只是他的脸有一些红，像是喝得醉了。他看着几位，忽地高兴起来：“哎哟哟，是几位旧友啊，和气大师，你近来怎么样？承生道长，你日子好吗？还有江掌门，你回江南了，令子在慕容山庄还好吗？崆峒派的徐掌门怎么也来了？还有华山派的武掌门，你们都来了？对了，钟公子，你找没找到你的马？你的马场近来好吗？峨嵋派的不惑大师也到了，你老人家一向深居简出，怎么也来这里凑热闹来了？”

又见到了伶牙俐齿的慕容青，又是那个能说会道的慕容公子。众人看得清，他真是那个慕容青。

绿仙儿说道：“慕容青公子如今是我的入幕之宾了，他是我的人，你们找他有什么事，说好了。”

众人看着唐八，唐八大声笑道：“家嫂是一个明理人，她愿意与慕容公子再结亲情，我们也无话说，就……”

看来唐八对于此事也颇尴尬，他不愿意说此事。

少林方丈和气大师说道：“唐掌门，我们在慕容山庄议事，时值不久，慕容山庄却发生大事，秘籍都荡然无存，慕容公子对七大门派的人该有一个交代了吧？”

慕容青愕然道：“我对七大门派该有什么交代，你说好了。”

崆峒派掌门徐恩驰喝问道：“慕容青，你说，过去在你庄内五年，时有人进去观看秘籍，你找到了那人是谁么？”

慕容青扬头说道：“我不知道。”

华山派掌门武不屈说道：“秘籍全都没了，你知道不知道？”

慕容青说道：“我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

慕容青早就到了蜀中唐门，那秘籍之失岂能知道，他如此一答，也在意料之中。

峨嵋派掌门不惑大师合什道：“慕容公子，秘籍一失，天下必乱，还望公子能如五年前那样，力挽狂澜，救人于水火之中。”

慕容青大笑，在车上纵跳，如一只兔子，跳来跳去，甚是不雅，他叫道：“秘籍与我何关，救人与我何干？”

绿仙儿从车上下来，跃上车上，来抱住慕容青，说道：“慕容公子，你与我是不是夫妻一场？”慕容青看看她，说道：“不是，我与肖依是夫妻，你只是我现今的老婆。”

绿仙儿大笑，对众掌门说道：“他是我的丈夫，你们再问他什么，问好了。”

钟思凡上前，问道：“慕容公子，你妻子是不是拿走了秘籍？”慕容青看看他，忽地笑了：“她拿走了秘籍，我看她不能拿，她为什么要拿走秘籍？她为什么要拿？”绿仙儿看着众位掌门，忽地说道：“我唐门也走失了十一弟，我们正在寻找。看来江湖上的事儿，不会全都出在唐门，是不是？如果众位掌门有什么事儿要说，请说好了。”

和气方丈说道：“唐掌门，慕容公子是关键人物，你们请让慕容公子与我们一起，去寻找那秘籍，如是找到了秘籍，唐门也能洗清冤名。”

唐八昂然道：“有什么可洗清的？我唐门从来也不曾参与你秘籍的事儿，如今当然也不会介入。如果你们要找慕容公子，问她好了。”

武当承生道长大声道：“绿仙儿，你也是成名人物，请让慕容公子出来，与我们去寻那秘籍！”

绿仙儿说道：“不是我不肯，是他不愿意，你问一问他？”

慕容青看着众人，忽地说道：“我与你们一起去，必是一死，我不愿去。”

和气方丈大声道：“你慕容山庄一夜便成灰烬，你山庄所有的人都死光了，只有你妻子肖依没有下落，你不去寻仇，在这里做什么？！”

唐八笑道：“和气方丈，出家人怎么总是说仇？看来你修行尽废了。”

和气无话，遭唐八一顿抢白，心里也愧，他不再出声。



钟思凡忽地说道：“慕容青，你是中了她的毒么？”

钟思凡一问，确是厉害，如是慕容青中了绿仙儿的毒，他怎么也不能走，他只得呆在唐门，只有唐门能救他的命。

慕容青大笑，他仰躺在车上，躺在那绿仙儿的怀里，说道：“我是中了毒了，我中了这女人的毒，好温柔的毒啊！”

慕容青一笑，让众掌门都是怒气填膺，钟思凡说道：“慕容青，看来你不打算报仇了？你的妻子走失，你也不打算找她了？”

慕容青低下了头，他说道：“你们走吧，我不再找她了，她如今去找她的师兄去了，她的师兄是孟死，是那个徐无特的徒弟，他们从小便是青梅竹马的。”

慕容青忽地叫道：“拿酒来，拿酒来！”

看来他是痛苦，不然他不能借酒消愁，就见绿仙儿一挥手，后面来了一个丫头，捧着大瓶酒，递与慕容青，他仰头大笑，说道：“好，好！”

慕容青仰头便喝，咕咕咚咚灌下了半瓶，说道：“美人温如玉，美酒醇如醴，只要你有这两样，还要什么？”

慕容青喝的酒瓶里，看得出有几样毒物，那是蜘蛛、蜈蚣、毒蛛、蛇、蝎子。看得出那酒是混的，很是骇人。但慕容青全都不怕，而且看了那酒，像是见了亲人一样，显见他是中了毒。

绿仙儿说道：“我与慕容公子两相情悦，如是诸位掌门乐意，便来观礼，我与慕容公子下月十五月圆夜便成亲，到时要依唐门规矩，丫头，对众位掌门说说唐门规矩如何。”

上来了一个丫头，她眉目姣好，大声说道：“依唐门规矩，再醮之妇必得先跪唐门祖宗，再守唐门规矩，算是出门，那时她再也不是唐门的人了。”

那绿仙儿说道：“我先夫唐六，本来是唐门掌门，唐门的事儿，与我也干系甚深。

但我如今喜欢上了慕容青公子，下月与他成亲。如果你们想要找慕容公子寻仇，到下月好了，那时我与慕容公子再也不是唐门的人了，你们想怎么办，便来好了。”

众人听得清，原来她要嫁与慕容青，她嫁与慕容青，偏在下月十五，那时众掌门怎么办？

武当掌门承生道长大声道：“慕容公子必得和我们走，你如今与我们走也是走，到了下月，没有唐门照应你们，你们也得跟我们走，不如就走！”

绿仙儿嫣然一笑，说道：“我可不那么傻，我和他在唐门成亲，宁可被唐门七出，我也不走。我与慕容公子的新婚夜在唐门，至少有一夜的好日子，你们以后才能杀他，你们要杀他，还得问他的妻子肯不肯啊。”

几位掌门计议一番，他们不能闯唐门，凭几大派的实力，闯唐门也可，但也会损失惨重。他们不必再闯唐门，只要等待，等到了下月十五，慕容青便会走出来，他们再带着他去找秘籍。

和气方丈说道：“如此说来，唐门的喜事要在唐门寨内办了？”唐八大声道：“不错，不错，你们来好了。”

绿仙儿笑笑，说道：“我也不是初嫁，自然不能太过张扬，只是各大掌门如来，一定增光不少，还望到时赏脸啊。”

绿仙儿满面是笑，她对着那些人笑，笑得满面都是媚气，让众掌门从心底里不寒而栗。

绿仙儿抱着慕容青，此时慕容青已是醉得厉害，他大声唱道：“英雄剑，英雄血，人生如海心如铁。至老心未衰，英雄泪常挥，不必先死，泪总垂！”

他大声豪气地唱，唱着也流泪，他看着和气方丈，大笑。

车慢慢走了，那辆车上有绿仙儿，有慕容青公子，如果他们有机会，会问一问慕容青，他是不是真的中了毒，不能离开唐门。如果他们有机会，会去唐门查一查，据说唐

门让人拿来一部《九阳折梅手》，如果他们抢了秘籍，不必先要那一部看来并不重要的《九阳折梅手》啊。究竟是怎么回事，竟是疑团重重。

和气大师说道：“众位掌门，看来要调各派的人来，守望唐门了。如是唐门真的与慕容青合谋，抢了秘籍，他们一定有人在修那秘籍，不会轻易出手的。如果不是他们做的，他们何必抢慕容青？他们一定对秘籍有染指之心。我们不找到慕容青，怎么能知道是谁拿走了秘籍？必得找到他，我看那个新婚夜的喜事，我们总得讨扰了。”承生道长也说道：“大师所言极是，我们去看他的新婚。”

崆峒掌门徐恩驰道：“我们在江湖上广传，慕容青与绿仙儿要成亲，到时孟死与那个肖依也会来的，那时我们便会问个清楚。”

众人赞成，都说好计，这是反客为主之计。

夜已深了，众人在唐门外寨外等候，都是静坐在地，他们也饿了，忽见那寨门打开了，从寨内走出一辆车来，那是一辆小车，是那个绿仙儿坐过的小车，车上满是酒菜，到了眼前，那个推车的汉子说道：“我家主母说，请各位吃一点儿菜，婚宴得好久才开，别饿坏了几位掌门。”

菜很是丰盛，有几种酒。

那汉子说道：“主母说了，这酒菜里都没有毒，我家主母还要请几位参加婚宴，不必给几位下毒。”

和气大师看着，说道：“好，多谢。”

武当掌门承生道长说道：“能不能有毒？”

徐恩驰说道：“我来试一试。”

钟思凡说道：“我都试过了，只是喝酒时小心。”

几个坐下来，想着那个精灵古怪的绿仙儿，总是觉得不那么踏实，吃着喝着，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

绿仙儿坐在屋子里，她在镜前浓妆艳抹，脸上有嘻嘻的笑。

慕容青坐在她的身后，像是一个傻子，只呆呆看着她。

绿仙儿说道：“你也明白，我拿你只是做灯，你是我与唐八的灯，你知道不知道？我要嫁与你，也是没法儿的事儿，如是唐门的人再看到我大了肚子，他们会指着唐八的，他还怎么做他的掌门？你看，我还要去看他，你好好呆着吧。”

她扭扭地走了，一直走进了秘道里。

秘道很深，走了很久，她才到了唐八的密室。

唐八练功的密室就在这里，唐八每一天总有几个时辰呆在这里，练功总是练的，但主要不是练功，他要会绿仙儿。

绿仙儿走进来，扑在唐八的怀里，浓浓地说：“想不想我？”

唐八不说话，只是摸她，一摸到了她，唐八就容易急躁。绿仙儿乐意看他急躁，她慢声细语地说：“你急什么，你还有时间，你呆在这里，没有人敢进来，你有的是时间，是不是？过了几天，我便是那个慕容青的妻子了，你再与我相会，就是与别人的妻子约会了。”

唐八不以为然，她如今也是别人的妻子，尽管那个别人只是他的哥哥。

唐八说道：“你说过，你会拿来那秘籍给我的。”

绿仙儿大声道：“你只想着秘籍，我如今与你在一起十天，你有九天说秘籍，秘籍有我重要么？”

唐八陪笑道：“当然没你重要，但我要秘籍，我要练那阴功。”

绿仙儿抱着他，说道：“你不能练，练阴功的人再也不会是男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唐八大声骂道：“胡说，你拿不拿来？你说过的，你帮我拿到那秘籍，你说过了，要是不算，我不会放过你与那个小子！”

绿仙儿柔声道：“你别生气，秘籍总会拿来的，你不是已经有了一部《九阳折梅手》

了么？”

唐八哼了一声，显是不屑，说道：“那算什么？我要那些重要的秘籍，你也知道，唐门的武功在武林不算是最好的，我如有了秘籍，唐门便会横行天下了。你也是唐门的人，怎么不替唐门打算？”

绿仙儿抚摸着他的胸，说道：“我不光是唐门的人，我也是你的人，我怎么会不替唐门打算？我要唐门在武林中大得意，你看着好了。”

说着，那绿仙儿便是大放媚态，她躺在石地上，说道：“只是苦了我的儿，我的身子总得在凉地上躺着受苦。”

唐八也浓情蜜意，说道：“不然我叫他们拿来一张床。”

绿仙儿一叹道：“你要找死么，在练功室内放一张床，谁会信你练功？我躺在地上就躺在地上好了，心里热，就行了……”

唐八不让她再说了，他的动作让绿仙儿疯狂。

## 第二十三章 拉郎配

孟死与肖依在江南，他们想忘了慕容青，肖依是要不再想慕容青，不想那血腥，不想与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也就不能想到那个女人令主的尖刻问话，不想慕容青对她到底有多少情意。而孟死心里想的是，让她忘了那个恶人，慕容青是一个坏蛋，他杀死了师父，早晚必报此仇！他们歇息在一家客店，听得有人叫道：“去不去蜀中，看那慕容公子成亲？”

另一个人说道：“蜀中是唐门所在，怎么慕容公子成亲？哪一个慕容公子？”

那人大声说道：“你不知道吧？已经发下了帖子，说是慕容青公子与蜀中唐门的寡

妇绿仙儿成亲，他两人在下月十五日成亲，一定很热闹的，你去是不去？”

孟死看着肖依，忽地肖依的脸色惨白，孟死说道：“喂，你胡说什么，哪一个慕容公子成亲啊？”

那人看孟死凶相，竟不敢忤他，说道：“你不知道吧，是江南慕容家的慕容青公子，就是那个胜了苑九的大英雄，他与唐门的原来掌门人唐六的寡妇成亲，那个人也是武林中有名的魔头，她叫绿仙儿。说是七大门派的人都在唐门寨前守着，等着他们成亲。如果他们真的成亲了，慕容青再也不能躲在那唐门了，他得走出唐门，那时各大门派要找他呢。”

孟死看着肖依，忽地说道：“师妹，我们去蜀中，好不好？”肖依流出泪来：“我为什么要去蜀中，我不去，我不去！”

孟死道：“我本来不想杀他，可他再娶那个女人，我一天也不会要他安静，我要杀死他！”

肖依说道：“师兄，我们不去杀人，好不好？”

孟死说道：“你没听说七大门派都在那里吗？他们也要找你，秘籍丢了，他们不会罢手的。你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来找你，莫不如你就去找他们。”肖依流泪道：“我不愿意再见他们，我不愿意。”看到了七大门派的人，他们一定缠着她，要她说秘籍在哪里。她哪会知道，但他们不会罢休，像那个令主所说，他们会撕碎了她！

肖依很难受。孟死说道：“我要告诉他们，秘籍不在我手里，他们不信，我便与他们斗。”

肖依说道：“好吧，我去看看。”

忽地，她心里一松，她明白，她是乐于去看慕容青的，慕容青怎么会再娶一个妻子？他不是有肖依么，他忘了他有妻子吗？如果他没忘，一定是有什么苦衷。肖依在心里想，最好不是慕容青真的移情别恋.....

正是七月十五时。

天大亮，便大开寨门，在寨门上挂着一只手套，这是一只鹿皮手套，它告诉所有来唐门的人，今天唐门待客，杀人戴的鹿皮手套挂起来了。但你也不要十分天真，以为你犯了唐门的人他不会杀你，只是他不会今天杀你。

这是唐门的大庆日子。

所有的武林来宾都进了寨子，在寨外有少林、武当、崆峒、华山、峨嵋、北方盟主钟思凡的人，他们在等待，如果寨内出事，他们会接到消息，那时便冲去抢救他们的掌门人，与唐门死战。

更有许多的江湖人，听说此事，便来凑个热闹，依他们心思，唐门与那秘籍有关，如是他们在唐门得到一点儿好处，说不定会弄到一部两部秘籍，唐门虽险，但总比不上苑九祖茔里那般恐怖吧？缕缕行行的人走进了唐门，他们要看婚仪。

到了上午吉时，便听得几声号炮响，从唐门的大寨子里走出一行轿子来。

这原来是唐门嫁女的规矩，大概是无例可循吧，方才弄得像是唐门嫁女。从唐门的内庭里走出十几辆车，车都是喜车，用大红的帷布遮着，不透阳光，车里是什么，也看不清。只见十几辆车一辆跟着一辆，来到了那大帐前。大帐是弄成了台子的，足足有几丈宽，在台前有一片空场，空场前坐着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为首的开林名人。在台下远处，便只是那些来观看的人了。人山人海。

看看车到了眼前，有红衣少女打开那车帘，说道：“请！”

便下来了人，那也是一身红衣，但看看却知道不是新人，因为她捧着一只匣子，匣子里装的是珠宝，人袅袅上去了，站在一旁。再从车上下来的，都是身着喜衣的丫头，人人捧着珍宝、如意，像是宫妆，全都站两侧。

看看各站了六个，方才在最后一辆车上下来一个人。

这人才是正主儿，众人哄地一声叫，怪不得。

原来这绿仙儿一妆扮起来，竟是千娇百媚，十分好看。人都在底下喝一声彩，怪不得慕容青移情别恋，原来这绿仙儿竟是这么年轻。怪不得唐六死了，唐门只好把她嫁人。像她这种尤物，怎么能不嫁她出去？守在家里，怎么能守得住？

绿仙儿的眼光左斜右看，看到台上台下那许多人，心里暗暗高兴。她心道：看来唐八给了我许多面子，如今武林中的各大门派人都来了，我出足了风头。

她慢慢扭扭走向台上，到了台上，对着众人一揖，再斜着身子，福了一福。

众人便喝了一声彩。

看看从台下再抬上来一乘软轿，那软轿抬到了台前，抬轿的大汉放下轿子，轿上的慕容青便站起来了。

慕容青看看四周，像是寻找什么人。远处的肖依心忽地莫名其妙地咚咚跳起来：他是不是在看我？如果是被唐门毒倒的，他一定在看我，他想我会不会来？他会想着我，想着我是他的妻子，他停妻再娶，心里也是不安吧？

慕容青看人的眼光落到了她身上，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心道：他一定会叫出声来，他会叫出来，叫我是他的妻子，他不要娶那个妖精！他一定会叫出声来。

但那个慕容青只是对她笑上一笑，看她是一个美艳万分的女人，才对她笑上一笑。慕容青看她，像是看一个陌生女人。

旁边的人扯过了慕容青，把他扯到了绿仙的身边。绿仙儿悄悄伸出手来，扯住他手。

唐八站出来，咳了一声，说道：“唐门的规矩甚严……”

底下有唐门的宿敌，听得他说此一句，便哈哈而笑。

唐八很是尴尬，再朗声说道：“家嫂是武林中人，我唐门也是武林名家，自是不拘小节，家嫂看中的慕容公子，是天下第一的英雄，家嫂嫁与慕容公子，我唐门也增光彩！”

底下人暗笑，有人道：“不错，是增光不少，过了一水啦，再过一水，给慕容公子



拣一个便宜，岂不是大好？”

便有窃窃笑声。

唐八说道：“只是有关慕容公子与武林过节一事，我在此处说说。凡是慕容公子的家事，我唐门一概不与闻。就是武林中有谁与慕容公子有过节，也得在慕容公子大婚过后。有人知道，大婚三日，方才于家。他们今夜洞房，三夜后便出唐门，那时慕容公子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事儿，与我唐门无关。”

唐八再回头看一看四周，他笑笑，说道：“只是家嫂是我唐门人，如有谁欺负到家嫂头上，便是与我唐门过不去了。”

唐八说完，人便下去，坐在和气方丈一伙，看绿仙儿与慕容青成礼。

孟死心道：师妹看着那个慕容青，眼也不眨，看得我心也疼，不如我去揪出来他，让他看一看我孟死的厉害！我怎么也不能让师妹委屈了。

想罢，他便要冲上去，哪料得到肖依心里早就知道他会冲去与慕容青理论，便扯住他的手，死死扯住。

孟死还是头一遭被师妹扯得这般紧，他松也不敢松，叫也不敢叫，只是呆呆看着肖依，看着她的脸面青一阵白一阵，看她心疼如绞，心里恨不能替她疼，心里恨那个慕容青：你个坏种，哪一日落到我手里，我叫你死得受罪！

肖依低下了头，她不愿意再看了。

只听得慕容青扬头说道：“今天我与绿仙儿大喜之日，诸多武林同道一齐来贺，也添我光彩。有要找我寻仇的，过了三日，我必出唐门，那时与妻子出唐门时，大家再叙便了。”

一句话换来了喝彩。看来慕容公子仍是那个敢做敢当的慕容青！

钟思凡忽地扬声问道：“请问慕容公子，五年前，在苑九祖茔前，你扯着肖依的手，与她定百年之好，那是苑九的生前遗愿，你如今与肖依再无夫妻之实了么？”

众人哗然，这一问问得好。

慕容青扬声答道：“钟盟主问得好，只是我要说，江南慕容氏经一场血洗，如今已是无一个生人，有人说，那是苑九的徒弟孟死报复我，才灭我一门的。也有人说，是肖依，就是我的妻子。他们说我的妻子是苑九的孙女，她根本就不是真心嫁与我。她嫁与我，就是要杀我.....因为，因为我杀了苑九。”

江湖上的恩恩怨怨，谁说得清？

慕容青流泪了，他说道：“我与肖依是恩爱夫妻，但她.....她.....”

台下早就哭出了一个泪人儿，肖依咬着她自己的臂，看着慕容青。他真的认为是肖依与孟死杀了慕容氏全家？他真的认为肖依是想报仇，不是真心嫁与他？他怎么能这么说，他怎么能说得这么轻松？

慕容青说道：“我想告诉别人的话，早就说了，但夫妻事，有些是不能与人道说的，还望诸位能谅。”

钟思凡说道：“不管怎么样，听说是蜀中唐门给你下了毒，你夫人肖依拿了那秘籍里的一部《九阳折梅手》给唐门，方才看到了你的。”

慕容青一叹，说道：“不错，这件事我不想多说。”

一旁的绿仙儿昂然道：“我来说。”

她站在台前，说道：“慕容公子大仁大义，他想要知道秘籍还在不在那慕容山庄，因为他原来在山庄时，便知道了，每一年都有那么几次，秘籍被人偷窥。他与七大门派的掌门人一齐议过，知道那是内奸所为。但究是何人所为，还不清楚。所以慕容公子与七大门派的掌门一齐去寻找秘籍失秘事因。可被慕容公子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什么秘密，值得她如此郑重？绿仙儿说道：“唐门的弟子过来，护住我，如是有人对我出手，便是他做贼心虚，你便对他招呼暗器便了。”

众人看她如此郑重，都是惕然，看着她，看着围住她的那几位唐门高手，待她说话。

绿仙儿说道：“慕容青公子所以到唐门来，是因为他已看出了，那七大门派的人中，有人已经拿走了秘籍，而且用那秘籍的手段杀过人。”

众人议论纷纷，有人高声问：“请问夫人，是哪一个用那秘籍的手段杀人？”

绿仙儿吟哦了一下，人再追问道：“此事关系重大，请夫人明示。”绿仙儿说道：“如今看来有两处人，一个是七大门派的人。一个是肖依的师兄孟死。”

众人再高声而议。七大门派的人，是哪一个？说得明白些才是。而那个孟死，他原就是肖依的师兄，他会阴鬼徐无特的功夫，并不奇怪。

绿仙儿说道：“孟死会阴鬼徐无特的功夫，并不奇怪。但奇的是，他五年前只是会阴鬼一啸，到了五年后，他功夫直逼苑九，这事儿说来谁信？可如今有一个人亲眼看见他的功夫，让他来说。”

真的站上去了一个人，他是少林寺的和微大师，他说了那天孟死与江式一战的经过，再说了女人令主救治江式的事儿。绿仙儿待得和微大师说完，便说道：“谁都知道，当年的苑九只是吹一口气，便可叫人立死。如不是慕容青公子大智大勇，如今武林，只是苑九一人天下。但那是过去的梦魇了，如今的孟死怎么会那功夫？他与肖依是师兄妹，而且慕容公子也太大意了，他家里有秘籍，而且这秘籍原来就是苑九的，他的妻子还是那个苑九的孙女。”

坐在下面的钟思凡再问道：“依你看，那秘籍是肖依拿走的，送与她师兄孟死了？”

绿仙儿一斜眼，说道：“我什么都没说，你怎么知道是我说的？”

众人听得明白，此事虽说是出在慕容山庄，但有一个肖依，她的嫌疑最大。

站在下面的肖依看着慕容青，看着他的神态，心道：怪不得他看着我，像是看着一个生人。也怪不得他再娶了一个妻子。原来他早就看我是奸人了，对我再无情意。他无情意，方才决定再娶一个妻子的。他知道他的妻子是一个仇人，拿了他的秘籍，说不定他还认为是我带人灭了慕容山庄呢。正思忖间，忽听得有人问道：“听说公子的家全被

人灭了，是不是夫人所为？”

慕容青大声道：“我也不知道，只知道只有她一个人逃出来了，她如是做了那事儿，太不该了，那些人与她至少也有五年情谊。”

众人嗟叹，都是认定是肖依所为。

孟死早就恨死了那个慕容青，得他伶牙俐齿地一说，肖依岂不成了大凶手？但他是肖依的丈夫，如是肖依真的是凶手，他怎么脱得了干系？孟死正欲冲出去与他争，肖依扯着他的手，轻声说道：“师兄，我们走吧。”肖依扯着孟死的手，跌跌撞撞向外走。

忽地有人叫道：“那不是肖依吗？她就是慕容公子的妻子，就是她！”

顿时围上来许多人，围住了孟死与肖依。

有人高声叫道：“她就是肖依，叫她说个明白，她拿没拿秘籍？”肖依成了众矢之的，她苦苦地扯着孟死。孟死吼道：“他要杀了你，他要毁了你，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要宰了他！”

肖依扯住了孟死，说道：“师兄，我们走，我们走！”

围住他们的人越来越多，都是吼叫，叫道：“肖依，你拿了那部《九阳折梅手》没有？”

肖依大声道：“我拿了，我拿了！”

人叫道：“杀了她，叫她拿出秘籍来，一定是她灭了慕容全家，再拿走了秘籍！杀了她！”众人刀剑齐下，孟死拚死护住肖依，他就要碎尸于乱刀之下了！

## 第二十四章 众人皆醉我独醒

众言汹汹，众怒难犯，此时众人一齐下手，刀剑齐出，一齐刺向孟死与肖依！

肖依心里苦极了，她知道她得死在慕容青的手下，但如此一死，实在是心有不甘啊。

但她闭上眼睛，一心等死。孟死早就发出了阴鬼啸，但那众人的刀剑使出，虽说是心头咚咚直跳，嘴角流血，但人在盛怒，犹是不觉，刀剑仍是对着他两人使去！

忽地听到一阵细乐声，肖依在梦幻里听到了这声音，她心道：是那个阴魂不散的女人令主吗？他怎么会来？他不是在很远的地方么，怎么会到了蜀中，进了唐门？那些刺向肖依与孟死的剑与刀停住了，因为他们听到了一声喝吼：“谁杀肖依与孟死，便是一死！”

是几百人的声音一齐吼出来的，那是百多人的口吐出的怒声，是女人的声音。

便听得众人一怔。听那百余人的呼吼，要杀人者死，他便愣住了。

刀在手中，剑在手上，无人再刺，无人再砍。

抬头看，远远来了一辆车，那是一辆武林人都渐渐熟稔的车，一辆华贵无比的车。如今车更不同了，在车辖上，镶上了无数的珍珠玉石，闪闪发光。车的前后，都有大大的珊瑚树嵌在车旁。在车前车后，有三百多女孩子，都骑着马，马儿缓步，一步步走向台前。

有人嘴快，说道：“好能臭美啊，弄这么个车子，俗不可耐，显他是钱庄？！”

唰——一粒珠子飞向那个，那人以为是一粒好珠子，便欲伸手去接，不料得那珠子到了途中，竟是伸出一柄剑来，像一条长蛇，伸长一吻，便吻掉了他的头！

他的头咕咕碌碌滚落，后边的人惊叫连声。

那剑再飞回去，落在一个黄衣女孩儿的手里，她对着众人嫣然一笑。

只是须臾，便杀一人。

只待得那车到了台前，叭地飞出一块骨头来，打在那台上。那是一块有名的骨殖，如今江湖人谈之色变的女人令！

“弯曲如直，直如弯曲，女人令出，天下争雄！”

和气方丈等人也是色变，早就知道有女人令了，也听得和微大师说过那一次相遇。但如今女人令公开出面，在蜀中唐门这场面下，如此大张旗鼓，来势不小。

只听得那黄衣女说道：“请放开肖夫人与孟大侠！”

钟思凡一看，便一纵跳，一跳至众人中间，他说道：“令主有礼了！”

女人令主在车内，只是哼了一声。

钟思凡不管他，说道：“听说令主有人得了上千匹马，不知道是不是从我洗马山庄得来的？”

女人令主说道：“钟场主，我急事急用，从你山庄拿来了千匹马，你的马我付你银子，来人！”

上来了几名素衣女，她们拿出珠宝袋子来，一袋袋放在众人面前。

一袋光滑的大龙珠，共有二十四粒，粒粒皆圆，粒粒一般。

这一袋珠子便价值不菲。

再拿来一袋宝石，有人还是头一次看到这种东西，拿出一粒来，只是白白的，放在石上，一个素衣女拿剑来一砍，那宝石不缺，剑却缺了。众人再喝一声彩，原来这宝石确是坚硬无比，只知道能拿来做什么用？那素衣女说道：“把它嵌在剑上，它比别人的剑更硬了。”再拿出一袋来，却是用金箔写成的一部佛经，也算是宝物。女人令主说道：“这些宝物，哪一件也抵得你的马，你挑一样好了。”

钟思凡不愧是北方盟主，他扬头而笑道：“令主，你错了，我千方百计找你，不是找我的马，我要找一个公道。你杀了我许多弟兄，你给我一个公道便罢，不然，北方大百盟与你没有干休！”

钟思凡想到了那些死在马场的兄弟，想起了负气出走一心寻仇的段自立，他心里怨气，更是骇人。此时恨意，怎么能消？他恨声道：“你拿多少珠宝，也换不来我兄弟的鲜血，你杀了我的兄弟，便得以血还血！”

那个令主哦了一声，说道：“好啊，你们愿意不愿意还他鲜血？”一旁的素衣女说道：“我杀了你的人，我还你血！”

她只是一抹，脖子上现一道血光！

素衣女便倒下了。

女人令主说道：“钟思凡，我是实心实意给你赔罪，你要拿去这些珠子，便是那些马的价值。如果你不拿，我自赔你人！”

他再对众女说道：“杀死他们那马场人的，有谁？”

站出来十几个女人。

女人令主说道：“如果你说一句赔命，我便让她们一死！”

众人再哗然。钟思凡心道：看来他是来这里树威来了，不然他怎么会肯让他的手下人死？

只是我怎么说，我不能当面让他杀死那十几个女人，他才是罪魁，他才该死！

钟思凡说道：“她们罪不至死，你却是该死了。”

那个令主哦了一声，显是很奇怪，他说道：“那好，我出来，你杀我好了。”

女人令主是个什么样子，人都不曾见过。如今他就要出来了，看他的真面目，看他究竟是何等样的一个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女人，看他的手如绢如素，一定是一个美人。也有人说，他只是一个男人，因为他长得很秀气，才有人说他像一个女人。

可惜的是，名闻天下的女人令主，是男人是女人，众人都不清楚。就连各大门派的掌门也都拭目以待。

看到伸出一只脚。何等秀气的一只脚，如果你是一个血气很足的男人，你不会对这一只脚不在意，你看着这只脚，一定很着急，急着看一看那个主人，她究竟是何等美艳的妇人？

再伸出一只手来。这一只手更是纤细，看那细细的手指，看那柔若无骨、丰若有肌

的手，人定会遐想，想她是一个艳绝天下的美人。

再走出来一个人。

看他的样子，仍是戴着面具，仍是那纤秀的神态，看去有些威严，却又像是女人。

咳，还是说不清他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

女人令主看着众人，哦了一声，说道：“好生热闹，各大门派的人都在，省得去找他们了。”

钟思凡大声道：“令主，我与你的事还没有了断。”

女人令主像是心不在焉，他看着钟思凡，笑道：“钟盟主有什么好法儿，你说好了。”

钟思凡说道：“我与你只战上一场，我若输了，上千匹马归你。我要赢了，你听我的！”

钟思凡没说要女人令主做什么，但他一句话，也重如九鼎，女人令主焉能听不出？

他笑笑，说道：“只不知是用兵器，还是空手？”

钟思凡心道：看他样子，颇有些古怪，用兵器时，须让他用不了暗器，只是比剑，那一道最好。

钟思凡说道：“我与你只是比剑吧。”

女人令主笑说道：“女人令只有三种剑，你要我用哪一种？”

看来他根本不把北方盟主钟思凡看在眼里，就是用剑，也问钟思凡用哪一种。

钟思凡说道：“令主随便。”

令主笑笑，说道：“好，我使用一柄匕首。”

他从身后素衣女手里拿过一柄匕首，说道：“好，我使用它。”钟思凡并不因他只拿一柄匕首便轻视他，看那柄匕首上面嵌着玉石，心里以为那是一柄古物，转身接过宝剑，说道：“好，讨教！”

仗剑如虹！



看着钟思凡飞出去的身影，几位掌门都是一叹，果然好身手！看来钟思凡的北方盟主非是浪得虚名，他的剑一出手便有雷霆万钧之势！

那个令主只是用匕首挡了一挡！

忽地钟思凡的剑转身，一刺便中！

像是令主故意受了他一剑，虽说并无剑气，那一剑还是有力，刺入令主的身子。

令主说道：“好，我受你一剑，便算是补报。”

众人当他必是受伤，但看看他只是衣服破了，那中剑处并无伤痕。人都大哗。原来令主练有一种异功，不受他剑伤。

女人令主说道：“钟盟主，我们的过节就算过去，那些珠宝请笑纳！”

一素衣女笑盈盈，拿着那珠宝，送与钟思凡的手下。

肖依此时看也不看那个女人令主，她心里很苦，只是想着她与慕容青的婚事，他对她谈笑晏晏，那都是假的么？如果慕容青真的不爱她肖依，怎么平时对她那么温柔。也许他不是温柔，只是客气，他平时对她总是那么笑，不就是客气吗？如今他再娶了妻子，甚至对我瞧都不瞧上一瞧，我再怎么与他说话？

肖依正低着头，忽听得那令主说道：“肖姑娘，我们走吧。”肖依看他，看他的手慢慢伸出来，对着自己。

她伸手出去不？按说令主救她来的，此时已是救了她两次了，她再当众不伸手出去，一定给他个难堪。但当着众人与他拉手，岂不是也很唐突？他究是一个男人，还是一个女人，肖依都不知道，怎么能与他牵手？

孟死叫道：“师妹，我们走！”

肖依忽地豁然：管他是什么人，他就是一个鬼，也是救我的鬼。我何必那么小器？我与他牵手，就是与他牵手了。

她伸手出去，只觉得手一凉，手就握在那令主的手里了，那令主的手非常细嫩，像

是一个柔弱处子，手里的温凉让她感到很舒服。

令主说道：“我们走好了。”

那些女孩子围着车子，看着令主扯着肖依的手，上了车。忽地，少林和气方丈叫了一声：“慢！”

一声慢字吐口，各大门派的掌门便飞身而出，一齐围住那车。和气大师说道：“令主，你不能带走那个肖施主！”

令主看着和气方丈，忽地一笑，他说道：“我怎么不能带走她？是你们谁抓来的她么？是不是她自己走来的？”

众人一愣，肖依确是自己走来的。

令主说道：“她自己来了，你们千百人围住她一人，刀剑相加，分明是欺人。我看你们七大门派如要再与肖姑娘动手，自找一个时机，待得肖姑娘心伤平复，再作道理吧。”

令主说得有理有据，说得七大门派的掌门也无话可说，他们面面相觑，无话再说。

和气方丈说道：“好，既是令主如此说，我们便再作道理。”众人让开了，看肖依走开。

忽地肖依看着孟死，说道：“师兄，我与他……有话要说。”

孟死也知道她说的那个“他”是谁，他略一犹豫，便说道：“好，你对他说好了。”

众人注目下，肖依走到了台前，那个慕容青的手仍紧紧握在绿仙儿的手里，如果你被一个女人抓住了，而且那个女人一心抓住你的话，你的手永远不会是自由的。

慕容青的手就不自由，被握在别人的手里，只不知道他快乐不快乐？

肖依说道：“慕容公子，我拿了一部秘籍《九阳折梅手》，拿来与那个绿仙儿，是为了救你。”

慕容青不说话，他的舌头打结了，如簧之舌哪里去了？

肖依再说：“我没再拿一部秘籍，慕容山庄里的秘籍没了，我不知道在哪里，也不知道是谁拿走的。”

慕容青还是不说话。肖依再说：“我走后，听说庄子里被人洗劫，说是龙十八的手下做的，我要报仇，已是杀了连云寨的一寨人了。”

众人哗然，原来连云寨是肖依带人灭的，看来这个女人也非比寻常。

肖依再说：“可是，我再也不会为慕容家报仇了，我再也不会了。我不会替慕容家做什么事，因为你自己能做，你自己还活着，你是慕容家的主人，我不是。”

肖依轻轻地笑，笑起来了，她笑她自己，她一直认为她是慕容家的女主人，如今她才知道她不是，她只是一个寄住在慕容家的人，她是肖依，是她自己。

也许她只是徐无特的孙女，只是一个在江湖上名声并不很好的女人？

肖依说道：“我再也不是你的妻子了，你听着，我只是我自己！”肖依说完了，她再也无力了，昏倒在车下。

孟死大叫道：“让开！”

他抱起了肖依，他看到那个令主来抱肖依，他不让，只是抱住了肖依，对着慕容青大叫道：“你杀了我师父，你还害了我师妹！你伤透了她的心，我早晚会杀了你！”

慕容青看着他，竟只是冷笑不语。绿仙儿在一旁看着孟死，说道：“我嫁了他，你是不是还要杀我？”

孟死大叫：“我必杀你！”

绿仙儿冷冷道：“你是在蜀中唐门，你狂什么？我要你死，过不了今夜，你便是一个死人！”

孟死大声道：“你来好了，你能杀我，便算本事，你杀不了我，我一定杀了你！”

肖依扯着孟死，她的声音冰冷：“师兄，我们走吧。”

两人看着女人令主，令主喝令道：“把她抬上车来！”

三四个女人抬起了肖依，把她放在车上。女人令主说道：“如果有谁想找肖依的麻烦，本令主接着了。”

他再缓缓上车，说道：“我们走！”

仍是细乐声声，仍是百余女人围着那一辆车，车缓缓而行，细乐缓缓而奏，骑马的女人个个都身怀绝技，她们围绕着车，慢慢走出唐门。

钟思凡看着车行，心道：看来那个女人令主的功夫很是奇特，他竟能中剑不伤，是不是他身上有金丝甲一类的宝物？

武当掌门承生道长说道：“我看了，他身怀奇功，你刺他一剑时，那剑尖已入他身体，只是无血。我想当年那个苑九也是这样。莫非他得了那秘籍里的阴功神功？”

和气方丈也道：“看来可疑，我看他的功夫，像是当年苑九的功夫。只是不知他是男是女。”

不惑师太说道：“我嗅到了一种体香，看来她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处女。”

和气方丈说道：“看来慕容青不大可虑，这个女人令主反是叫不放心不下啊。如今他杀人，只是杀了那龙十八的连云寨人，灭了龙十八的祁山寨，再无他人，以后便很难说了。看他今日气势，似乎志在武林，大家须得小心。”

正说着，那绿仙儿说道：“我与公子结成夫妻，只在唐门三夜，如是有谁要找事儿的，便来内宅好了。”

说罢，她扯着慕容青的手，两人回后宅去了。

众人看着慕容青与绿仙的亲事大喜，便被唐门的好友接去喝酒，只是七大派的掌门人，站在那里不动。

一会儿，唐八过来一揖道：“请各位掌门人去歇息，待得明日再走。”

七大门派掌门便跟着唐八，进了那外院。

## 第二十五章 激闯洞房

在唐门远处一座山上，从这座山看唐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张好了灯，再挂上旗，显出是女人令主所在，闲人回避。车子推到了平地正中，打开厢板，变成了一个有栏杆的平台，在那台上，有一张桌子，有几张椅子，女人令主请肖依与孟死坐在桌旁。

环侍的美女个个美艳已极。

令主说道：“看山间圆月，一向是我的喜好。我在山间看月，每每感怀。如今共友一睹明月，醉于山头，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肖依不看他，她心乱如麻，怎么能有闲心再赏月？

孟死看着肖依，恨不能感同身受，他知道肖依的心里很难受，便找话与她说：“师妹，这酒不错，你喝一点儿。”

肖依果然喝酒，她喝得很快，转眼间便要醉了。

孟死看着她，十分担心。令主淡淡说道：“她不会有事的，喝酒能忘了忧愁，她一喝醉，今夜会好过一些。”

肖依想到了她与慕容青一齐扯手，冲向爷爷时，爷爷宁可受一刀一剑，也不推开她。如果当时爷爷推开她，便无人能胜他。再也无人能近得了爷爷的身，他怎么能死？

肖依喃喃说道：“是我，是我杀死了他。”

令主以为她说的是慕容青，冷笑道：“像他那种狗人，我都懒得杀他。”

孟死大声道：“我必杀他，我让他过不了今宵！”

令主说道：“可惜，他今夜里还有一条狗命在，如是过了今夜，看来就是一个平民，也足以杀他了，何劳你孟大侠？”

孟死大声狂叫道：“我不是什么狗屁大侠，你莫叫我大侠！你再叫我大侠，我对你不会客气！”

令主说道：“听说你会那秘籍神功，我恭贺你。只是你帮不了肖姑娘，在她最苦时，你只能看着，这未免有些遗憾。”

孟死看着肖依，肖依喝得太多了，只是看着圆月，突然说道：“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上了一个男人，我真喜欢他么？他是我的丈夫，他再娶了妻子，我就是不是他的妻子了，我不是慕容青的妻子了。”

令主说道：“从来洞房夜，都是喜气时。看来慕容青今夜有福了。”孟死说道：“不行，不行，我得去唐门，我得去唐门，我要杀了他，我要杀死他！”

令主说道：“看你血气方刚，我知道你是一个汉子，你帮肖姑娘，我也帮你。”

令主喝令一声：“来人！”

便来了黄衣女，令主说道：“你带几个好手，去与孟大侠去看看慕容公子的洞房，总不能让他过得很舒服，是不是？”

孟死大声叫道：“什么过得舒服，他今夜必死，我要杀死他！”

令主道：“看你血气方刚，我知道你是一个汉子，你帮肖姑娘，我也帮你。”

令主喝令一声：“来人！”

便来了黄衣女，令主说道：“你领几个好手，去与孟大侠看看慕容公子的洞房，总不能让他过得很舒服，是不是？”

孟死大声叫道：“什么过得舒服，他今夜必死！我要杀死他！”

孟死再也不理令主，冲下山去。

黄衣女看着令主，只见令主手里把玩着酒杯，看着肖依，他的神情既惋惜，又痛苦，他想到了什么，能如此痛苦？

黄衣女提醒令主：“令主，我……”

令主哦了一声，说道：“让他去闯人家的洞房吧，你们只记着，把那个孟死带回来，不能让他死在唐门！”

黄衣女要走，令主再说道：“十二衣都去。”

黄衣女有些惊异，从来做每一件事，未有十二衣同行的，唐门真的是龙潭虎穴么，值得她们十二衣一齐出手？

令主说道：“天下最险，莫过唐门，小心他们的暗器。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出手。”

洞房如春，绿仙儿和慕容青坐在那床上，慕容青看着她，脸上有红红的血色。他说道：“我娶了你，我真的娶了你？”

绿仙儿笑一笑，媚气十足地说道：“你真的娶了我，你满意么？”慕容青笑道：“岂止是满意，我最快乐的就是与你成亲，我做了你的丈夫，那是最好不过的。”

他的眼睛露出贪馋的神色，绿仙儿噗哧一笑，她低声说道：“满意了吧你？”

她慢慢走去，躺在床上。春宵一刻，竟是那么默默地度过么？她像是听着什么声响，像在盼着什么。但久久无人，她失望了，再也盼不来那个人了，他是不是真的把她给了这个慕容青？如果不是，他该再来的，他会来的。

慕容青看着她，忽地冷笑了，说道：“我看到了他，他在那酒宴上喝多了，他多喝了酒，自是不会再来了。我也知道你的心思，你跟着我，我不会说什么。但你不跟我，我便可能多嘴，是不是？要是哪一天我说漏了嘴，你的孩子不是我慕容青的，而是另有其人，你说会怎么样？”

绿仙儿冷笑，她趴在慕容青的身上，说道：“你说啊，不待你说出口，我便毒死你了。你也知道，你身上的毒一共有七种，先后你中了铁相思刺的毒、铁疾藜的毒，再中那蝶花的毒，最后还有四种毒，我也说不出是什么样的。你想活着，就得靠我，你不知道？”

慕容青忽地涎着脸道：“你忘了一条，你让我生不如死，说不定有哪一天，我会杀了你，与你同归于尽。”

绿仙儿大笑，戟指着他的鼻子，大笑道：“你要能有那本事，我便真嫁你好了，可惜的是，你没那真本事！”

慕容青被她撩惹得怒火起来，扑倒她在床上，怒喝道：“我有什么本事，你看看好了！”

慕容青此时兽性大发，想与那绿仙儿成爱，但绿仙儿哪里能让他这般容易，她扑躲闪避，两人过了许久，方才又扑倒在床上。

绿仙儿看着他的眼，此时两人的眼睛近得不能再近。她说道：“你不怕唐八，你给唐八戴了绿帽子，他会不高兴的。”

慕容青大笑，说道：“唐八算什么，他这一会儿还不是偎在他老婆的怀里，说着喃喃情话，他会再来理你吗？你是作梦！”

绿仙儿的脸一沉，说道：“你再胡扯，我要你好看！”

慕容青说道：“女人对你越是威胁，她对你便越好。你知道不知道？”

慕容青正要成其好事，忽听得有人冷冷说道：“如果你碰她一碰，我要你当场就死！”

慕容青的手马上慢下来了，他慢慢从床上爬起来，说道：“我算计你也该来了。”

来的真是唐八，唐八坐在桌旁，说道：“有劳你这个新郎官给我倒酒。”

慕容青笑，笑得齿冷，说道：“你不怕我毒死你？”

唐八笑道：“你有那个本事，你也不会在这里了。”

慕容青说道：“从前我没有，如今我可是有了，你有一个老婆，我如今也有一个老婆，自家的老婆向着自家汉子。你看她，她会对你好，还是对我好！”

绿仙儿喝道：“你住嘴！”

慕容青笑笑，不再说话了。

唐八说道：“你有一个老婆，但她不是你的。你只是她的奴才，如果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你想打她的主意，那是没门儿！”



慕容青悠悠道：“不是我打她的主意，要是她打我的主意，我怎么办？”

唐八吼道：“你逃，你逃走，才会有命，不然你会死在唐门的毒下！”

慕容青大声道：“我如今已是死在你的毒下了，再死一回，有什么了不得？”

说是归说，慕容青还是退到了屋角，脸上带笑，说道：“你们好久不曾在了一起亲热了，我在这里，你们会不会不好意思？”

唐八刚想叫他走开，绿仙儿说道：“我不放心他，就让他看着好了。”

就在慕容青的洞房里，就在慕容青的眼皮下，唐八与绿仙儿亲热。唐八初时还有一些忸怩，但绿仙儿狂热，只是一会儿，两人便忘我了。

慕容青要不看，但又不能不看，绿仙的胴体是迷人的，他看着，饮酒，几乎要醉了。

忽地，从屋外扑来一个人，那人喝道：“你只能一死！”

他扑到了床前，叭地一掌，正击在那与绿仙儿亲热的唐八身上！唐八哇地吐一口血，人便栽在床边。

慕容青叫道：“有贼！”

未等他再叫出口，那个贼人便喝道：“慕容青已死，我再杀你做什么？你再叫，我便杀你！”

恍惚中，看得出来的是一个凶恶汉子，他看着绿仙儿，说道：“我杀死的是不是慕容青？”

绿仙儿看他，竟是有几分酒醉，她看看慕容青，看看早就毙命的唐八，心里很是凄苦，不知道要怎么办，才能过了这关。她轻声说道：“你杀死了慕容青，你杀死了他啊！”

她怕那个孟死看出杀死的不是慕容青，便对着慕容青使一个眼色，扑在唐八的尸体上哭，哭得很动情。

她叫道：“八……巴不得你与我成亲，一旦成亲，你还死在人手！我可是怎么办啊？”

孟死大声道：“我杀死了慕容青，我再不必杀你了，我要走了。”他急着回去，因为

他虽是酒醉，但心里还是惦念着肖依，肖依与那个女人令主在一起，未必心里快乐。还是回去，带着她远走高飞，再也不搅这些浑水，他喝道：“他死了，我割下他的头，带走！”

绿仙儿不哭了，她冷笑道：“你有本事，你能在唐门杀人，但你想走出去，可是难了。唐门的人看到了你，一定会杀死你。你就有苑九一样的本事，也得死在唐门，因为唐门的暗器太多了，你防不胜防。你要试一试吗？”

孟死大喝道：“不试，我来做什么？”

他一扑，扑向那唐八！

床是不能让他扑到，绿仙儿匆匆对他打出了几枚暗器！

暗器呜呜地飞，直对着他射来！

孟死大叫一声，身上中了一枚暗器，他也觉得出热辣辣的。

绿仙儿媚笑道：“孟死，你习的是阴功，你知道中了热毒是什么滋味儿吗？你要死在我的手里，我给你一枚‘毒人’，你的死期到了！”

孟死也觉不妙，他大喝一声，冲出门去。

唐门暗如漆，如是能冲出唐门，再回到小山坡去，他要带走肖依，他不能死！

但在唐门的外寨前，他听到了一声断喝：“什么人，站出来！”孟死的头有些热，这热毒很怕人，他摇摇晃晃，站出来，对那人笑道：“你说什么？是自己人。”

他拍拍那人的肩头，这一拍十分有力，他听得到那人的肩头塌陷了，只听得骨骼咯咯一响，那人叫一声：“有贼！”便扑通倒地。远处有人喝道：“唐寻，唐寻！”但无人应声，那边便叫道：“有人，有贼！”

孟死想冲出去，但当面迎头来了十数个唐门弟子，他们扑过来，喝道：“不要命了么，敢来唐门寻事？！”

孟死扑过去，抵他一掌，击飞一个唐门人。那人喊道：“他是孟死！”

远处的人更多了，他们不敢过来，只是高叫道：“孟死，你今天只能死在这里了！”

孟死斜倚着那墙，心道：师妹，我得带你走。我看那个女人令主不男不女的，看样子城府很深，你斗不过他的。看他对你很好，谁知道他有什么心思？你不能跟他在一起，你不能跟他在一起.....

他想着肖依在那山坡上，与那个女人令主在喝酒，似乎会出事，肖依是一个不大懂得江湖风波的人，她一定会被人害死.....

孟死大喝道：“谁拦我，便是一死！”

他一仰头，发出了“阴鬼啸”！

随着啸声，来了更多的人，前面的人是唐门的，后面从寨墙上下来的，就是一群女人。

她们中有紫衣女，她忽地大叫道：“唐门人听着，如果你们唐门人与孟大侠动手，我们便与你们一拚，你们放孟大侠出来，我们便罢手不斗，好不好？”

唐门的人出来一个弟子，他叫唐心，是唐思的弟弟，他说道：“好，我们便罢手，回去吧。”

紫衣女带着孟死，带他回去，看肖依与令主。

肖依与令主仍在那里喝酒，但肖依已是醉得沉沉的了。

孟死坐下了，他颓然而坐。

那令主说道：“不知道孟大侠杀没杀死那个慕容青？”

孟死忽地对他十分反感，说道：“我杀没杀死他，与令主无干。”女人令主竟不是以为忤，笑道：“可笑的是，肖依姑娘一直在等着你，看你杀没杀那个人。”

肖依真的在等着他吗？孟死心里升起了一股暖流，但她是惦念孟死，还是惦念那个该死的慕容青？

她的眼睛里有企盼，看着孟死，柔柔地，一句话也不说。她是对那个慕容青还有情，

还是关切孟死？

无法得知她的心境。

孟死对着女人令主说道：“令主，我与师妹告辞了，多谢援手。”令主看着孟死，竟只是微微一笑，说道：“依我看，从今天起，你便成了七大门派再加唐门的追杀者，你带着肖依姑娘，能安全吗？”肖依忽地说道：“我跟着师兄走，我跟师兄走！”

令主低下了头，他是不是心里很难过，他救过孟死，救过肖依，但两人从不与他同心。

但他再抬起了头，就笑声朗朗：“好，你们愿走，便走好了。我会帮你们的，只要你们有信儿来。”

他喊一声，叫来了一身素衣的姑娘，说道：“鸽子，拿几只信鸽与肖姑娘，如他们有事，要救援他们。”

肖依忽地说道：“不必了，我们不会有事的，再有事，也只是一死。”

看来她也是看轻了生死，不然不会说到一个死字，竟是那么轻描淡写。

孟死说道：“我与师妹要去一个安静地方，好好歇息一阵子，再作定夺。”

孟死扯着肖依，慢慢下了山坡。

他们不要令主的马，不要令主的馈赠，他们不愿意再欠人家的情意了，他们欠人的似乎已是很多。

看着他们下山，那个紫衣女问道：“令主，要不要跟踪他们？”令主一声长叹，说道：“不必了，有人会找到他们的，如果我猜得不错，他们不会过上什么安稳日子。”

忽地唐门内吵声嘈杂，令主说道：“派人去探唐门，他们死了一个慕容青，必是大伤面子，明日他们会疯狂报复所有在这里的武林中人，我们还是走开，让他们自相残杀的好。”

令主下令，女人令的旗也撤了，人也上了马，连夜赶奔，回女人令的老巢去了。

坡上没了人，但在坡下，有七大门派的人，有江湖上来看热闹的武林人，他们不愿意走，远远地赶奔唐门来，可不是只看一个婚礼就走的，他们盼的不是这个，婚礼他们看得还少吗？只是他们没看到杀戮，没有血腥，便没有武林人的喝彩，那日子便黯淡了许多。看唐门明日，如果到了明日，七大门派的人无恙，唐门人不出手，便只好走了，再也没什么可看的了。

## 第二十六章 唐门大乱

绿仙儿看着慕容青笑，她的笑不怀好意。

慕容青看她，忽地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思。”

绿仙儿也笑：“我也知道你知道我的心思。”

两人不语，两人都是聪明人，便不必再多说话。

绿仙儿说道：“我不能让人看到他死在我的床上。”

慕容青说道：“好。”

说过了这话，两人便知道，从此他们便是一伙人了，他们狼狈为奸，要再做坏事。

绿仙儿说道：“我们把他弄走，弄到各大门派的客房门外。”

两人先给唐八穿衣服，慕容青不忘取笑绿仙儿：“看来依靠一个男人还是靠不住，你刚才对他还那么甜言蜜语，一会儿那些话都是白说了。”

绿仙儿大怒道：“你再胡扯，我便宰了你！”

慕容青也知道不宜再说，便与她抬着唐八，给他穿上衣服。但还是忘不了扯上一句：“你与他做事，别那么得意，也少费些事儿。”

绿仙儿冷冷道：“我与他再也不会做事了，我以后会与你做事。”

慕容青大喜，说道：“好，那才好。”

两人抬着唐八，悄悄把他放在和气大师的屋前。

唐门寨外一片乱声，有人喝道：“是谁，站出来！”

便有一阵阵脚步声。

武当的承生道长与和气大师正在房内讲话，听得有人叫喊，便说道：“出去看一看！”

一推门，看见唐八正站在门外，便说道：“唐掌门，不知道唐门因何生乱？”

唐八不语，忽地脚下一滑，身子便倒。

远远有唐门弟子看到了，叫道：“当家的，当家的！”

到了眼前，看到唐八竟是躺在地上，一声不吭，早就断气多时了。

吵声闹来了七大门派的掌门，也闹来了唐门的弟子。

唐心问道：“是怎么了？”

有人说道：“当家的躺在和气大师的房门前，远远看到他与和气大师说话，说着说着，便倒下了。我们过来，人早就咽气了。”

唐心喝道：“和气大师，你杀死我家当家人？！”

和气合什道：“阿弥陀佛，佛祖慈悲，我不曾杀人，只是一开门，便见唐掌门栽倒在地，是不是早被人杀死了，放在我房门外？”

唐心冷笑道：“和气大师，我唐门虽说是与七大门派面和心不和，却也面子上过得去。上一次在苑九坟内，你七大门派杀我掌门人与我哥哥，我还没与你算账，这一次你上门来杀人，我不杀光你七大门派，誓不为人！”

唐门的弟子此时聚在此处的，便有几百。

唐心大喝道：“听着，杀我掌门人，辱没我唐门！我们不能让他们走出唐门！”

唐门弟子都是训练有素，此时一听得唐心令出，便都戴上了鹿皮手套，手里握着暗器，围住了和气方丈等人！

和气方丈说道：“七大门派要等的是慕容青，要找的是秘籍，不会找到你唐门身上。你们还是莫要中了人家的毒计的好。”

钟思凡也说道：“看来你唐门要想与七大门派为敌了，只是你们唐门要杀七大门派的人，也不一定会讨得好处，最多拚个两败俱伤！”徐恩驰喝道：“莫非你唐门能杀得光我七大门派么？”他叭地向空中放了一个号炮，说道：“好，我们便在唐门来一场血战！”

唐心大声道：“好啊，连号炮都准备好了，看来真个想血溅唐门了，好！”

一声“好”吐出，他便拿出他的鹿皮手套，众弟子看着他，只要唐心戴好手套，他便会发动，那时便是一场血战。

在寨外等待的人都在山坡下鼾睡，只有两人监视唐门，忽地看到了一个号炮冲天而起，那弟子叫道：“有事了，有事了！”

朦胧中起来了七大门派人，都叫道：“走啊，向唐门冲啊！”便冲向唐门，唐门门前有人看守，但哪里料得到会有那么多的人闯唐门，只是射出几枚暗器，不待得打退众人，便给打开了寨门。

有人喊道：“杀进唐门，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果然有许多的武林人恨唐门，他们来唐门可不是要观看慕容青的什么婚礼，他们要杀人，要寻仇唐门！此时得了机会，怎么不冲？

冲进来的人很猛，到了寨门前，几刀几剑，便把那十几个弟子杀死，弃尸在门前。他们再冲进寨，向内宅冲！

很多人知道唐门的秘密，知道内宅才是要地，如果冲进去了，便可杀了唐门的主要人物。

但他们冲到了内宅前，忽地看到了有人，那是绿仙儿带着慕容青，还有几十个唐门的媳妇儿们。

她们都带着暗器，绿仙儿看着众人，笑咪咪地说：“是不是想什么好处啊，夜半三

更的，来唐门有什么事，请说好了。”

有人喝道：“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在哪里，你说！”

绿仙儿说道：“不知道，只知道那里出了事儿，还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儿呢。”

忽地来了一个唐门的弟子，禀报说：“在客房前，和气方丈与武当派的承生道长两人杀死了我唐门的当家人……”

绿仙儿一听色变，大叫道：“你说什么，他们杀死了我当家人？”她怒叫道：“听着，你们中间的人，如果有谁不是七大门派的人，退后一步说话。”

果然有人一听说杀死了唐门的掌门，心内有些害怕，便悄悄地退后一步，听绿仙儿说。

在中间的七大门派的人也不少于二百多人，绿仙儿笑一笑，说道：“好，既是七大门派有备而来，我们便不须客气，动手好了！”

忽地，传来一声呼喊：“住手！”

过来的是唐门的八奶奶，她是唐八的妻子。

她从来不愿意说话，但此时听得唐八死了，她才走出来。

众人看着她，原来绿仙儿在唐门是受尊重的，因为她是前掌门的遗孀。但如今不是了，只有唐八奶奶才有权说话。

唐八奶奶说道：“掌门人是死在和气心丈的门前，但是不是和气大师杀的人，还说不定。你们不可造次……”

唐门众弟子都退了几步。

绿仙儿一看她竟敢出来，就心里气愤，轮得到你说话么？你算是什么，唐八活着时他都没把你放在眼里，唐八死了，你有什么能为？

绿仙儿笑笑，说道：“弟妹，你休说话，我们要报仇，你难道不想替八弟报仇么？”

唐八奶奶竟没了平时的柔顺，她说道：“我忘了一件事，姐姐，你已经在昨夜嫁与



了那个慕容青，对不对？”

绿仙儿一噎，她是嫁与了慕容青，此时她不是唐门的人了，她本来是唐八的人，但唐八死了，她再怎么说？

唐八奶奶说道：“姐姐，从前呢，你是我的好姐姐，你是唐门的尊贵人，现在呢，你不是了，你得走开，不然人家会以为我唐门没人，须用外人来管事呢。”

绿仙儿大怒，她叫道：“我就是要管事儿，唐八活着，他也没叫我不管事儿，他死了，你也管不住我！”

唐八奶奶忽地一改平时的柔弱，冷冷而笑，说道：“平时你是我的姐姐，如今你是唐门的客人，你是慕容青公子的夫人，我该叫你一声慕容夫人了，是不是？”

绿仙儿眼睛里冒火，如是唐八活着，她当然还能得宠，但如今唐八只是一个死人了，怎么会替她撑腰？她心里很苦，原来与唐八的一丝情意，此时只能化成对唐八奶奶的仇恨。她说道：“好，依你怎么说？”

唐八奶奶说道：“请慕容公子与他的夫人走开，唐心，你送他们出寨！”

唐八奶奶看着绿仙儿，心道：平时她与唐八不干不净，我看着不敢出声，这一回我不怕了，唐八已死，你还有什么本事？她大声说道：“依唐门规矩，从今日起，绿仙儿便不是我唐门的人了，她是慕容夫人，你们有仇有事去找她，我唐门也不会护着她。”她转头再对七大门派的掌门人说道：“七大门派的人都在，你们都听到了。”

没人应声。这是她唐门的事，与他们何干？

绿仙儿只得喝一声：“走！”

她与那个慕容青走在外面，便是危机重重，看来她这一赌要赔得大了。

但她临走前，忽地对着那唐八奶奶说道：“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我，你弄不清唐八的死因。不是我看不起你，由你主持唐家的事儿，唐门危险了。”

唐八奶奶只是冷笑，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行，但没有绿仙儿，对她是一件好事，她

决不会让绿仙儿再在唐门呆下去。

就是三天也不许，让他们走吧。

和气方丈看着慕容青走开，忽地对唐八奶奶一揖，说道：“请问唐门主持，我们是不是可以走了？”唐八奶奶说道：“来人！”

当着众人，唐八奶奶与她的子侄辈都系上了孝带，穿上了孝衣，她冷冷对和气方丈说道：“别看你们是七大门派，我唐门一样不惧你！你们说得出谁杀了我丈夫便罢，如是说不出，今夜我与你同归于尽！”她喝令一声：“唐门弟子听令，如是七大门派敢动手，赶尽杀绝！”外面冲进来的弟子吼声一声声传来，唐八奶奶说道：“看来七大门派杀人之心是看得出了，不然他的弟子们不能冲进来。”

钟思凡叫道：“你也得查一查，看是不是女人令主杀了你的丈夫，我们七大门派的掌门在你唐门作客，怎么会杀了你的丈夫？”

唐八奶奶说道：“告诉你好了，夜里出事前，那女人令主的人便走了，他们带走了肖依与孟死，看来杀人之人定是你们！”

唐八奶奶喊一声：“杀！”顿时，唐门溅血，上上下下一片混战！唐心押着绿仙儿与慕容青走出唐门，来到了寨外。

绿仙儿说道：“唐心，你是唐门弟子最优秀的一人，你相信是我杀了掌门人吗？”

唐心大声道：“不是你，是别人。”

绿仙儿大声道：“如果唐门与那七大门派动手，一定损失惨重，我们再想夺那秘籍，便会没力量了。”

唐心说道：“我听八叔说过，我们志在夺得那阴功秘籍，只是八叔没对我说如何夺那秘籍。”

绿仙儿说道：“你八叔与我一心，要夺那秘籍，想此事也非止一日了，只是功夫未到，没有到手罢了。你记着，杀死你八叔的人不是别人，肯定是那女人令主，或是那个

孟死。只他们才可能杀死你八叔。”

唐心看着绿仙儿，问道：“你说，如何夺得那秘籍？”

绿仙儿说道：“你得掌握唐门，你真的做了唐门的掌门人，我才会告诉你，我会帮你。”

唐心说道：“好，你们走吧，保重！”

绿仙儿说道：“我要是你，我便会派唐门的人保护我们两人，因为我要死了，你再也找不到那秘籍了，你再也夺不到那秘籍了，唐门想称雄天下的野心就不能成功了，你说是不是？”

说完了这句话，她便转身大步走去。

慕容青晃晃荡荡跟着她，一齐走了。

唐心忽地打了一个口哨，从身后走出了个弟子，他躬身问道：“三哥，有什么事儿？”

唐心看着绿仙儿与慕容青的背影，说道：“跟着他们，别跟丢了，到哪里回个信儿。别让人把他们杀了，记住！”

他说完话，转身大步走去。

那个弟子叫了三个人，飞也似地去追绿仙儿两人。

唐门的寨内，唐八奶奶带着弟子与那七大门派的人拚，他们先时还有优势，一阵子暗器如雨，打得那七大门派的人死得死，伤得伤。和气大师叫道：“打落他的暗器！”便脱下来袈纱用力一甩，把那些暗器卷回！

承生道长大喝道：“让开！”

他挥剑击落暗器，再挥剑刺出！

待得几大门派的掌门冲到了唐门人眼前，那些暗器便再也使不出了，看看人家的剑落到头上，只好匆忙应战。钟思凡喝斥声声，一拳击在一个唐门人的面门上，那人顿时

面门流血，委顿而死。钟思凡再挥拳向身后的人，只见那人身子一滑，剑刺过来，钟思凡手一挥，叭地击在剑身上。那人想不到钟思凡竟能以拳击剑，剑叭地落地，他嗷一声叫，扑向钟思凡！钟思凡的拳头噗地打在他的头上，他的头炸开一天血花！和气方丈叹息道：“阿弥陀佛，佛祖慈悲！”

他慢慢踱步到了唐门人中间，两人直刺他，一使枪，一剑剑。和气方丈大袖一挥，叭地挥去那兵器，他喝道：“还不快退！？”

徐恩驰一开始向后退一退，再向前来，他的长剑便挥开了，待得那暗器飞来，他大声斥喊，长剑如疯，一直挥退暗器。此时他攻上来，喝道：“唐门再强，与七大门派为敌，也是找死！”

不惑师太喝道：“唐门的人听着，你们的掌门不是我们所杀，此事另有人做，你们如此疯狂，岂不是给人钻了空子？”

唐八奶奶坐在正中，看着唐门弟子一排排倒下，心里大是害怕，心想着：我做不了这个主子，如有唐八在，他怎么也会拿出一个准主意来，可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在此，莫非真的要与七大门派拚一个两败俱伤吗？

突地，远处飞来了一个人影，那是唐心，他飞奔至唐八奶奶眼前，叫道：“八婶，你不下令，唐门便会惨败，你快下令，让他们都住手！”

唐八奶奶的眼睛都是红的，她狠狠叫道：“莫非就这样撤了？你八叔的仇不报了？”

## 第二十七章 小须要忍大要谋

唐心看着唐八奶奶，此时她的心被嫉妒、仇恨塞满，再要打下去，唐门必会被七大门派灭门，七大门派也必是会大大伤损。

唐心说道：“八婶，你看，他们要找的不是我们，他们要杀的是慕容青，我们何必担此罪名？”

唐八奶奶心里一愣，心道：是了，他们要杀那个妖精，杀那个绿仙儿，说不定是她勾结那个慕容青杀死我的丈夫，我怎么肯放过她？我与七大门派一斗，岂不是让她高兴了？

唐八奶奶一想得通了，便说道：“依你说，我们怎么办？”

唐心说道：“与七大门派言和，联手一斗那个慕容青！”

唐八奶奶说道：“好，便依你！”

唐心跳上寨门大喝一声：“七大门派的人听着，我有话说！”

唐门弟子一见是唐心，便都跳出去，听他说话。

唐心说道：“七大门派本来是想找唐门的叛逆慕容青与绿仙儿，他们已走，我们怎么在这里逞勇斗狠？就是你七大门派想灭了我唐门，也不是那么容易！”

和气大师诵一声佛号，说道：“我七大门派并不想灭你唐门，你唐门一出手便杀人，七大门派当然不能等着你杀。”

唐心说道：“你听我说，慕容青与绿仙儿已是走了，他们知道秘籍藏在哪里。我唐门从前不曾参与那大事，这不合情理。我掌门唐六叔死于那苑九坟墓，我哥哥唐思也死在那里，你们七大门派如是同意我唐门参与其事，我们便放手不斗。”

和气方丈与钟思凡、江十惠、承生道长等人一议，说道：“好，七大门派便同意唐门也参与此事，只是追回秘籍，还得更找一个妥善的法儿，保得住那些秘籍。”

众人赞成，唐门的人与七大门派的人各自收拾残局，自回去准备。

绿仙儿到了唐门外，进了一片树林，她笑对慕容青说道：“你以为你是什么，如今你是鱼饵，各大门派一听说你，马上像是看到了大鱼，我只是你身旁的一条小鱼，如果你被吃了，我自然也只是一死。”

慕容青一叹，说道：“你做下的好事，如今悔是不悔？”

绿仙儿放声大笑，说道：“你以为我是傻瓜，我一走，人家就会杀死我？我才不那么傻，如我猜得不错，唐门也会保我，还有人更会保我。”慕容青问道：“还有什么人保你？”

绿仙儿突地眼一瞪，叫道：“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得越多，死得越快！”

慕容青讷讷道：“我还不死，我不想死。”

绿仙儿柔柔地抱着他脖子，说道：“你不想死，你不能死，你再死了，我哪里找一个男人？”

慕容青铁青着脸，说道：“你有唐六，再有唐八，唐门必是还有唐九、唐十、唐十一的，你去找他便是了。”

绿仙儿冷不防给他一个耳光，说道：“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告诉你，从今起你得天天听我的，你虽说是我的男人，但早晚总得听我。”

慕容青的脸色暗下来了，他不愿意听，但不得不听从。

在店里，绿仙儿抱着慕容青，慕容青看她那样子，分明是来了淫荡劲儿，便不动，只是瞪瞪着眼看她。他的身子僵直，像一段木头，只是在绿仙儿的怀里。绿仙儿喃喃说道：“我与你是苦命的一对儿，你对我好一点儿，好一点儿啊。”

慕容青不动，只是呆呆看她，绿仙儿弄得光火，见慕容青没什么反应，忽地再打了他一个耳光，说道：“你是不是男人，你是一段木头啊？”

慕容青看她，忽地失声而笑，说道：“你嫁与一段木头，想我做你与唐八的陪衬人。如今唐八死了，你要我了？”

绿仙儿恨恨地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你只是一个死人，如果他们找慕容青，找到了你，你只是一个死人，你说什么，谁会相信？你只是一个死人，你不趁机乐一乐，连再找快乐的机会都没有了。”

蓦地听到了店内有人叫道：“店掌柜，有没有一个男人与一个挺漂亮的女人来住店？”

店掌柜看来是一个饶舌人，他笑道：“有好几对挺漂亮的人，不知道你找哪一对儿？”

那人不耐烦，喝道：“我杀了你，你说，有一个美艳妇人，还有一个俊俏公子住在哪一间？”

那店掌柜吓得坏了，大声说道：“是.....在六号房。”

说着，便扑来了五个人，那五个人都是凶神恶煞模样，来到了门前，砰砰打门，叫道：“开门，开门！”

门眼看要被打破，听得那人叫道：“狗娘养的，竟敢不开门？！”嘭地一声，一只拳头便透进来了。

绿仙儿正抱着慕容青，忽地把他一丢，身子一窜，便去摸那只拳头。如果让她的柔素手摸到了那只拳头，岂不是会把那个人一摸摸死？但外面有人有见识，他喝道：“小心那个臭婆娘弄毒！”一扯竟把那拳头扯回去了。

门破了，也打开了，看到了五个人站在门外。一个虬须大汉笑得凶恶：“果然，果然，看来你离了唐门，是大错了，如果你呆在唐门，别做什么奶奶，只做一个仆人，给他们端屎端尿，也能保住性命。如今你完了，你见我河间五霸，还不是一死？”

绿仙儿笑了，她看看慕容青，那神色分明是卖弄，她说道：“是吗？我跟着你们，是不是就不会死？”

那大汉拍拍胸，说道：“你跟我们，保你.....”

忽地，他的舌头有一点儿麻，他想说话，但说不出来。他心里道：娘的，我平时说话，不是这样子吞吞吐吐的，这让那个小娘们儿怎以会信服我？我得再说，我得再说话，说得口沫直飞，说得她芳心大动，那才算是本事。但他就是说不出话来，只是瞪圆了眼睛，挣挺着脖筋，再也说不出来了。再过了一会儿，鼻涕也出来了，眼泪也流出来了，

那样子十分狼狈。

他的四个兄弟也看出不对来了，叫道：“大哥，大哥，怎么回事儿？”

他叫道：“她杀……杀……”

不待说完，人扑通便倒。

四个兄弟看得明白，大哥是死在那个绿仙儿婆娘的手里，怪不得人都说她心狠手辣，他们叫道：“杀了你，给我大哥报仇！”

人扑上来，慕容青在一旁想动手，绿仙儿大叫道：“唐门人，我的救星，女人令，我的帮手，还不来救我？！”

她闭着眼叫，慕容青却是跳到了一旁，想逃。

恰在此时，那房门忽地无风自开，从门外闪出来两个人，一个是美艳无比的红衣女，一个是身束一条带子的年轻人，他们两人一齐出手！

噗噗——只是两下，那扑在前头的两个人未等扑到了绿仙儿的身子，便直直地僵仆。他们的身子直挺挺地扑在绿仙儿的眼前，那眼珠子还是哀求，还是渴望。他们不想死，只是看着绿仙儿。

后面两人也一愣神，但仍是扑向慕容青。他们知道，得到慕容青便有了希望，他们可以拿慕容青来要胁别人，交换性命。

但他们也晚了，他们忽地觉得脖颈一凉，再就是隐隐一痛，便头跳了一跳，落在地上。

他们的头竟比身子灵便，头在地上跳，看到那个红衣女的手里正握着一粒珠子。他们的头在那一瞬间想道：她的手里拿一粒珠子做什么？

果然有人会救他们。

只见那绿仙儿笑道：“好了，两位辛苦了，只是我与慕容公子新婚，也不曾有时辰来好好亲热，还望两位能成全才好。你们呢，只是跟着我们，见到有人要杀我们，便来



相救。一救完了，你们便走你们的，如果他们夜里来杀我，你们便在夜里来。他们在白天来，你们也白天来。好不好？”

那个红衣女哼了一声，便起身走出去了。

那个年轻人慢慢脱下了手上的鹿皮手套，看一眼绿仙儿，再惊讶地看一眼慕容青，便一句话也不说，走出去了。

慕容青看着绿仙儿，说道：“有那么多的人保护你，你的性命不要紧了。我看我也可以活得好了。”

绿仙儿看着他，笑说道：“你的性命是我给的，你是不是对我再亲热一点儿？”

慕容青忽地来了兴致，他扑到了绿仙儿眼前，掐着她的脖子，他狠狠叫道：“你当我是什么，我是天下第一的慕容青，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知道，你得对我尊敬一点儿。我叫你快乐，我叫你做一回女人，做一回真正的女人，唐八算什么，唐六又算什么？”

他扑倒了绿仙儿。

屋外，那两个人都蹲在屋顶上。糟糕的是，他们从那个天窗里能看到屋里两人的一举一动。他们两人一个斜倚在那瓦上，看着绿仙儿与慕容青，看得两眼红红，她的眼睛竟要比衣服还红。另一个双手抱在臂上，手里握着剑，他想看身旁的姑娘，但又不敢看，知道此时她一定是很窘。

两人看着下面，但又不像是在看，他们只是用心在互相体会对方。

慕容青问道：“那个男人是你们唐门的，看他带着那个皮革囊，便知道了。那个女人真是女人令的吗？”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慕容青大笑，说道：“你忘了，我是天下第一的慕容公子，我看女人令对你有那般情意，一定有些隐情。你说出来，让我听一听。”

绿仙儿吹着他的耳朵，轻声说：“如果你什么都不知道，还能活下去，你知道得越

多，你便是短命，你明白吗？”

慕容青一愣，再点头。

两人从屋顶跳下来，他们走了，走在风里。

忽地，那个年轻人说道：“请问姑娘……”

红衣女说道：“有什么事，你直说好了。”

年轻人忽地笑了，他的嘴角再也不是杀人时的冷冰，他轻声说：“我们能不能一齐去吃一顿饭？”

红衣女低下了头，她说道：“好，我跟你去。”

坐在桌旁，人与人只要坐在一起，便要说话，一说起来，便像是水，漫漫淫淫，一直淹没了你自己，才知道你死在情海里了。

年轻人说：“我叫唐维，请问姑娘你叫什么名字？”

那姑娘笑笑，说道：“叫我红衣女好了。”

唐维的脸上有一丝不悦，他是一个喜怒皆形诸于色的男人。红衣女喜欢他这一点，她慢慢说：“我其实没有名字，我很小的时候便来到了女人令，我们十二姐妹都是以色命名，我叫红衣。你再见到了我，便叫我红衣好了。”

年轻人说道：“为什么不改一个名字，你就叫红红，那样我也不叫你红衣，不像平时人那么叫你，你便知道是我叫你。”

红衣女忽地脸色一红，说道：“随便你。”

两人对面，少男少女，一时便有无限的羞涩，再谈话时，那神色慢慢变得自然了，变得很融洽了，你看得出，那眼神里都是关切，都是和谐，都是如意。看人时的眼光如此，看周遭事物时也是如此，他们的心变得敏锐了，他们再也不傻了。

红衣女忽地停住了话头，说道：“你走吧，快走，我姐姐来了！”眼见是紫衣女匆匆进来，一直奔红衣女这桌旁来，她的眼睛看到了那个年轻人，问道：“他是谁？”

红衣女说道：“他是蜀中唐门的人，我与他.....”

紫衣女忽地厉色：“你与他说些什么？”

红衣女说道：“什么都没说，他只知道我是女人令的人。”

紫衣女忽地说道：“好，你坐着，等着我。”

她匆匆走出去了，再过了一会儿，她才回来。

这一会儿，红衣女度日如年，她看着桌旁，看着那酒杯，忽地说：“不行，我得去看看。”

但她又停住了，不对，不会，紫衣姐姐不会对他怎么样的，如是真的出去了，紫衣会不高兴的。但她再坐下，心里还是不安，如果紫衣姐姐真的难为了他，那岂不是让他白白受苦？

终于等来了紫衣女，她慢慢再坐下了，坐在红衣女的身旁。

红衣女再也受不住了，她问道：“姐姐，你把.....他.....怎么了？”紫衣转动着酒杯，说道：“他再也记不起来什么事儿了，他再看到你时，也不会记得你的名字了。”

红衣女失色了，她扯着紫衣的衣襟，叫道：“姐姐，你把他怎么了？你把他怎么了？”

她的身子在抖，她的眼睛里满是恐慌。紫衣女叹一声气，说道：“我没怎么样他，我只是把他交与龙威镖局了，让他们送他回蜀中，送他去唐门。”

红衣女的泪水夺眶而出：“你.....你怎么了他？”

紫衣说道：“我只是拿他的暗器，让他用舌头舔了三下。”

真要命啊，拿舌尖舔了三下？

只要碰一下那暗器，便只有一死，她竟要那年轻人拿舌尖舔三下？

红衣女哭了，她的泪水很多，但哭声不出，只是呜咽。

她害了那个年轻人。

紫衣女说道：“你记着，如果我不这样做，你回去只有一死，我是救了你。”

红衣女柔声一叹，说道：“姐姐，你也年纪不小了。”

紫衣女不看她，只是说：“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红衣女说道：“我知道你喜欢令主，你既是喜欢他，为什么不去找他，对他说？你就直说，他愿意，便纳你为妾，我看他也只能纳你为妾了。”

紫衣女喃喃说道：“我看到了他，心便跳得不止。我真担心，有哪一天我不小心，我的心便会跳出来。我想对他说，但我一看到了他，我的心便满了，便没了信心。他会喜欢我么？你没看他的手，他的手比任何女人的手都漂亮，他的身材那么好，他的脸……我虽说是看不到他的脸，但他的脸一定是很好看的。”

紫衣女忘了刚才说红衣女了，她喃喃直说。

红衣女忽地打断了她：“你既是能想着男人，你怎么不让我想男人？！”

她愣了，说道：“你错了，我们令主他不是男人……”

红衣女愣神，直盯盯地瞅着紫衣女，想听她再说。

## 第二十八章 春情一梦

女人令主看着红衣女，他叹息一声，说道：“无论如何，你总是我带大的，你喜欢那个男人吗？”

紫衣女看着红衣女，她的脸上没有表情，看不出是喜是忧。

因为她也得受惩罚，不待她们回来，令主便知道了红衣女的事儿，知道她在与唐门的人相遇时竟有些情愫暗生。

是谁告诉了令主？

女人令主看着红衣女，看得她说不出话来，他说：“你们都是我一个个选来的，你

们十来岁时，看到了你们大都没有父母，受人欺凌，我把你们带回来，一直把你们带大。你们学会的一切都是我教的，在你们的身上，流着我的血，算你们是我亲生的孩子也行，算你们是我带大的孩子也行，我不许你们每一个人生出情愫，你们不能对人有情。你们是我的，是我的！”

说到了最后，他竟挥了一下他的手臂，吼叫起来。

他的声音有些尖细，像是女人。

但看他样子，他明明是一个男人。

红衣女忽地跪下了，说道：“令主，你别说了，我与紫衣姐姐一样，对你满是情意，可你对我们……”

她说不下去了，只是看着令主，泪眼婆娑。

令主很威严地看那紫衣，哦一声，说道：“你们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出来便是。”

紫衣女忽地眼里都是泪，她说不出话来，看着令主的眼睛盯住了她，她怯怯地说：“没什么可说。”

红衣女忽地跳起来，她大声说道：“为什么不说？我为什么不说？你教我们，你教会我们知道什么是春天，你教会我们什么叫情意，你教会我们做女人，做了女人，没有男人怎么能行？我们都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可你从来不对我们亲热，你不与我们相亲，那你就得让我们有自己的男人，我们没有男人，怎么能活？”

她的眼睛里满是泪水，她盯着令主的眼神是那么向往，那么渴望。她轻声说道：“从前听说过有一个苑九，他有一百个女人，我说，他有那么多的女人，他会不会对她们都不好？但我听说，那上百个女人都对他很好，她们都喜欢他。你说那是怎么回事儿？在我们女人令，不说那些后来的素衣女孩儿，只说我们十二个姐妹，她们是不是都喜欢你？我说，她们都喜欢你，你看过她们的身体，你带大她们，你每一回夜里来，都抚摸着我们，给我们盖被子。你每一次来了，再走后，我们便议论你，靠议论你打发我们的春夜。

我们年长一岁，便更知道了那情愫的滋味儿。”

令主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想什么，他是不是听了红衣女的话，仍是那么平静？他是不是只有一腔铁石心肠？

红衣女说道：“虽说你摸我们时，我们只有十来岁，但你以为我们不懂事，你就错了。我们所有的姐妹都互相说过，当时你是怎么摸我们的，你看我们的肩头，看我们瘦不瘦。你还摸我们的脚，你说美人的脚就应该瘦瘦的，你还笑说，早晚都是一个个美人胚子。我们都记着，你知道不知道，我们都记着？”

女人令主看着她，看她泪流满面，还在说着，他的心里有些不平静。莫非她们都是那么想的？女人令主慢慢说道：“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咳……咳……”

他摸着红衣女的肩头，红衣女在抖，身体像是树叶在风中抖动。令主忽地抱起了红衣女，他说道：“我喜欢你们，我喜欢你，我想……”

他对紫衣女说道：“你们来！”

在密室内，女人令主喃喃说道：“我养大了你们，我用我自己的心血养大了你们，我教你们做人，我教你们武功……”

他抚摸着紫衣女，说道：“你也喜欢我，是不是？”

紫衣女忽地泪水盈眶，她急急地点头。

绿仙儿看着慕容青，说道：“我与你一起走，不要再与他们争了。”店内如春，但慕容青看着绿仙儿，说道：“我想走。”

绿仙儿不经意地问：“你要去哪儿？”

慕容青大声叫道：“我要离开你，我知道，你让唐门的人跟着我们，你让女人令的人跟着我们，早晚我必会死在他们手上。”

绿仙儿说道：“你忘了，我与你已经是夫妻了。”

慕容青冷笑：“我知道，你的男人是唐六，再就是唐八，如今怕是个唐十二了，是不是？”

绿仙儿扑过来，叭地打了他一个耳光，问道：“你清醒了没有？”这一个耳光打得响，慕容青的脸肿了，他望着绿仙儿，倏地起身，说道：“要走，我走！”

刚走到门口，绿仙儿悠悠地说：“你中了毒的，你不会忘记。”

慕容青说：“我就是死，也不会再来找你。”

绿仙儿忽地笑了，她说：“好啊，我与你在一起，人家都知道你是盗秘籍的人，我也怕人追杀。你自己走，那是再好也不过了，有人会杀死你，我也不必担忧，那是最好。”

绿仙儿躺在床上，说道：“你走，再过一个时辰，你会像条狗一般爬回来，再爬在我的脚下，那时我要你舔我的脚，让你学狗叫！”慕容青决不回头，他走出去，慢慢走远了。

小店越来越远，他已经到了一片树林边，他看着树林，说道：“中了唐门铁相思刺的人，必会相思。我会想谁？我会想谁？这个世上还有谁值得我想她？”

在他的脑子里，是不是出现了肖依的可人模样？

忽地有人乐了，那乐声像是鬼笑，磔磔而笑：“看样子这人是个公子，对不对？他必是那个天下最富有的公子，他叫慕容青吧？”

走出来两个黑衣人，左边的一个拿着纸钱印，右边的一个手里拿着招魂幡。他们是幽冥二鬼。

大鬼说道：“慕容公子，听说你得了那些秘籍啊，可喜可贺！”

小鬼说：“听说那些秘籍有些是阳世间的宝物，那咱们可是不稀罕。可有些是阴世间的奇宝，咱们就不能不问了，咱们是阴间的大鬼小鬼。”

大鬼说道：“你说，秘籍在哪里？”

慕容青大瞪着眼睛，问道：“我也想知道，你的秘籍在哪里放着？”

慕容青大瞪着眼，说道：“我也想知道，那秘籍在哪里放着？”

大鬼看看小鬼，说道：“他看不起咱们，因为咱们只是小鬼大鬼。”

两鬼一说，忽地扑上来，一个用招魂幡系住慕容青的脖子，吼道：“说，那秘籍在哪里？”

另一个在后面用那纸钱印扣在慕容青的后背，喝道：“说，秘籍在哪里？”

慕容青低头，说道：“我没见到什么秘籍！”

大鬼喝道：“胡说，你是慕容山庄的主人，你是名闻天下的慕容青公子，你怎么会不知道秘籍在哪里？原来秘籍是不是在你慕容山庄？”

慕容青说道：“听说是在慕容山庄，不过我没有见过。”

小鬼冷笑：“你没见过？你是慕容山庄的主人，你怎么会没见过？”慕容青说道：“谁说我是慕容山庄的主人？”

大鬼喝道：“你不是慕容青吗？天下还会再有一个慕容青，一个巧嘴说遍天下的慕容青？”

慕容青慢声细语道：“说不定真的会再有一个慕容青呢，你信是不信？”

看他那模样，竟是对死也毫不在意，只是微微笑着，看着大鬼小鬼。要知道，只要大鬼小鬼一勒一扣，他就是一死。难道他真的不怕死，还是他以为大鬼小鬼不敢杀他？

忽地传来了一阵箫声，远远来了一乘轿子，看那轿子，小巧得很，像是一个小孩子的玩具，像慕容青这样的个头钻进去，准是刚刚进得去，如何能在那轿里坐直身子？再一抬一颠，怎么能行走？

但那轿子慢慢走近，走得近了，看得出正是几个女人抬着轿子，轿子也不甚重，便抬得也不吃力，慢慢来到了三人面前。

轿前的素衣女问道：“是慕容青公子吗？”

慕容青斜一斜眼，说道：“说是也是，说不是也不是。”



那素衣女笑一笑，说道：“我家小姐有话，请公子借一步说话。”慕容青看看大鬼小鬼，说道：“你看我这样子，能借一步吗？”

那轿内的人打帘子，慢慢走出来，原来是那个穿粉衣的小丫头，她拍手乐道：“慕容青，慕容青，大鬼小鬼吊脖颈！”

慕容青叹气，说道：“他们两个要杀我，你能救得了我吗？”

那小丫头笑，问道：“大鬼小鬼，为什么要杀他？”

大鬼道：“秘籍！”

小鬼也说：“阴功秘籍！”

小丫头乐了，说道：“放开他！”

大鬼说道：“我知道你是女人令的人，但你能奈我何？只要你一动，不待你动手，他就是一个死人了！”

小丫头笑笑，说道：“华山之阴，六大房舍。”

她说完了这一句话，叹息道：“走吧，我得走了。”

不料那大鬼小鬼忽地像是箭一般，松开慕容青，眨眼间便跑得无影无踪。

慕容青说道：“你救我，我也得死，莫不如你杀死我好了。”

小丫头笑说道：“令主喜欢你，你便活着好了，你要能自杀，你就自杀，那样我就不拦你！”

慕容青正在沮丧，大声道：“对啊，我就自杀，看他们再哪里去找我这一个慕容青？！”

他拿起那一个素衣女的匕首，便向他的胸前刺！

那个小丫头与素衣女竟都不拦他，眼睁睁地看着他自杀。

不料那匕首到了他的胸前，他的手竟酸了，当地一声，匕首落在地上。他的手抖了，不停地抖。别说是拿一支匕首，就是拿一根草，也要花许多的气力。

小丫头说道：“你死啊，你死啊，你死了，连一条狗都不如。人家死了，还知道自

己是怎么死的，至少有一点儿骨气在。你死了，没人会理你。”

慕容青抬起了头，看着小丫头，他叫道：“拿药，拿来！”

小丫头说道：“你不能离开绿仙儿，你离开了她，便只能死，你现在爬着回去，还有一条命在。如果回去晚了，你只能一死！”

小丫头乐呵呵上了轿，起轿走了。

慕容青爬在地上，他已经挺不直身子了，只能在地上爬，他喃喃道：“我不是人，我不是人，我是慕容青，我是慕容青！”

说到他是慕容青，他的脸上有着一一种自嘲的目光，对这个名字，他很不在意。

他爬到了店前。店前有许多的人，看到有一个人在爬，都来看他，有人叫道：“看哪，有人在爬！”

慕容青的头上满是汗水，他说道：“我有病，我有病……”

再说什么，人也只是奇怪地看他，看他的身上那一身衣着，华贵俊美，看他的面容，姣好俊俏，怎么竟然在地上爬？

他说道：“绿仙儿，绿仙儿，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爬到了那屋前，有人说道：“对了，看他的样子，大概是得罪了美人，才爬着求饶的。”

慕容青的嘴角也流了白沫，他叫道：“绿仙儿，绿仙儿……我回来了。”

屋门吱呀一声开了，从屋里走出来一个美艳万分的美人，众人在心里喝了一声彩：“好俊俏的美人！”看她扭扭着腰肢，从屋里走出来，那神态很是可亲，让众人看了，心神一荡，恨不能她的目光再也不看爬在地上的慕容青，而是看着自己。

便有人叫道：“看哪，那人爬在地上，想让美人饶恕他哪。”又有人说道：“不对，他只是想爬回美人屋内，他那脸上有狗样的乞求呢。”

众人在那里指指点点。绿仙儿一叹，说道：“我嫁与这个男人了，他是我的丈夫……”

众人里发出几声哀叹，一个好好的美人，嫁与这样一个爬在地上的家伙有什么好？可惜可惜！看看慕容青，那眼泪鼻涕一齐流的样儿，甚是可怜。

再看绿仙儿，是一个风华绝代的佳人，怎么嫁了他这一个废物？绿仙儿流泪道：“他是我丈夫，只是他待我轻薄，与许多人在外面混，混出一个软脊病，只要发病，便爬在地上，来来去去地爬，还鼻涕眼泪一齐流，看去好是可怜。我是他的老婆，就得管他。他偏还花心不改，到处乱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他。”

众人看着绿仙儿哭得可怜，一个个正是义愤填膺，心道：我要是有这么一个老婆，我天天哄她还来不及，怎么会跑出去鬼混？混这样子，真是上天报应了。有人叫道：“揍他！”

几乎人都上来了，七拳八脚地打他踢他，一直揍得他血淋淋。绿仙儿笑了，她看着众人那气愤的模样笑了，就是要杀慕容青，也不必她自己动手，只她说上几句话，自会有人杀他。

待得慕容青几乎没气了，她才哭道：“各位，各位，莫要打杀了他，他无论怎么样，毕竟是我的丈夫啊。”

看她哭得可怜，便有人叫道：“莫叫她太过难为了，我们不打他了。放开他，放开他！”

慕容青仍是躺在地上，绿仙儿说道：“他这样子，要过一会才会好，请哪一位好心的大哥把他送进屋？”

便有好几个人自告奋勇，来抬慕容青，慕容青此时的脸也开始抽搐，绿仙儿知道，再不救他，便再也来不及了，便说道：“快，快抬他进屋，给他吃药！”

众人抬着慕容青进了屋，放在床上。绿仙儿说道：“各位大哥，多谢了，我谢谢各位大哥。”

众人寒暄一阵子，起身走了，只剩下了绿仙儿与慕容青。

慕容青此时已是说不出话来，他只是巴巴嘴，看着绿仙儿。

绿仙儿笑盈盈，说道：“我只要说上几句话，你就是死人了。你死在众人手里，也只是杀死条狗，你懂不懂？”

慕容青看她，此时就是他要说话，也说不出，只能用眼睛哀恳地看着绿仙儿，绿仙儿说道：“你要我救你，是不是？”

慕容青闭一闭眼睛，此时他唯一能表示神色的地方，就只是他的眼睛了。

绿仙儿说道：“你得保证，你再也不爬出去了，因为我是你的妻子，你不觉丢人，我还丢人！”

## 第二十九章 秘约会

夜更深了，小店里的人躺在他们的床上，他们忽地觉得，这异乡的小店更多了一层朦胧的美，他们躺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想着那个美人，想着她的一颦一顰，无一处不美。他们正在想着，忽地就听到一阵甜美的歌声：

“他乡从来不故乡，  
月影孤独吊愁肠。  
春风床帟悄悄过，  
哪认儿郎是情郎？”

原来那歌声是那个日间的美人发出的，想着她那笑意和那泪水，更有人睡不着了。真正的漫漫长夜啊。

忽地，有袅袅乐音传来，那个美人的歌声嘎然止歇了，再无一点儿声息。

绿仙儿忽地点了慕容青的穴道，轻声说道：“有人叫我了，你好好睡，我出去一会

儿。”

看慕容青的神色，分明是一百个不愿意，但他不愿意又能奈何？只见绿仙儿魂不守舍地去抓那铜镜，她急急地说：“晚了晚了，我晚了，他一定会怪我的。”

她抓过来铜镜，急急地敷粉画眉，再看她的脸，满是笑意的脸更显得好看，方才走出去，沉入静夜里。她听到了慕容青恨得咬牙切齿的声音：“淫贼，淫贼！”

顾不得再收拾慕容青，急急地去了店外，到了远处，走过一片店铺，再来到一个僻静所在，看到了一乘马车，一辆很华贵的马车。马车静静地呆在那儿，如不是旁边有无数乘马的女郎在那里环绕，谁也不会以为那真的是一乘马车，说不定看到了它，会以为自己是在梦中。车是静的，马头昂着，像是识趣的人一般，静聆着什么。

待得绿仙儿走近了，她慢慢跪在那车前，说道：“仆妇绿仙儿请主人安！”车内有一个很威严的声音：“起来吧，上车来。”

绿仙儿欣然，她很快乐，上了车，爬入那车内。

车内有一种很高雅的香气，是绿仙儿这种人也从来没有闻到过的香气，她轻轻地凑过去，吻一下那个坐在车上的威严的人。他仍戴着面具，只是他的手搂过来，轻轻地搂着那个绿仙儿，说道：“我等了你许久。”

绿仙儿浓浓的情意化不开，她轻语道：“如果有人值得主人等，是不是只有我？”

她的唇去凑在主人的嘴上，轻轻地啄着，很有情意地啄着。那车主人显是不再乐意这样子了，他忽地说道：“你把他放在店里了？”

绿仙儿笑笑，说道：“奴才仍是玉洁冰清的，和他在一起，并没让他沾身。”

车主人哼了一声，显是对她的这一份情并不在意，问道：“有人杀你们？”

绿仙儿说道：“有那么多的人保护我，没人杀得了我。”

车主人说道：“我快练成了阴功秘籍的大法，如是我真的练成了，他就没什么用了。”

女人一听他冰冷的声音，也哆嗦了一下，媚笑道：“贺喜主人，如是主人练成了不

世神功，天下就是主人的了。”

那车主人说道：“我不那么愚蠢，我不能让天下武林的人来与我为敌。你知道苑九为什么而死？他就是太自大了，树大，风必摧之。他忘了这个理……”

绿仙儿说道：“只是主人到时也是一棵大树，你不说话，人家也知道。”

车主人笑一笑，说道：“我不要人知道，谁知道我是谁？”

时间在匆匆过去，车主人再无话说，他只是看着绿仙儿，他的眼睛在盯着绿仙儿，像是在审视自己的一件东西，那是他从前珍视过的东西。如今他是不是还很珍视，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绿仙儿伏在他的怀里，依依不舍地唱着歌：

“浓浓的夜雾化不开，  
浓浓的情怀敞开来，  
浓浓的美酒女儿红，  
浓浓的女儿柔如水，  
夜夜入梦来。”

是她的歌声引起了车主人的回忆，还是她的歌声引起了车主人的美好心境，他的手那么柔软，像是女人的手一样，轻轻地抚摸着她，摸得她喘起来，再也忍耐不住了。

她伏在车主人的怀里，低声说：“你要我，你要我……”

车主人的眼光黯淡了，他看着绿仙儿的目光忽地渐渐淡了，说道：“你回去吧，如果你愿意，可以与你的那个慕容青在一起……”

忽地绿仙儿扑上去，咬住了他的肩头，恨恨地咬着，不放口。血浸出来了，从他的肩头浸出来，看着那血，绿仙儿兀自咻咻喘：“你无情，你不是一个男人，你真的不是一个男人，我与你有那么多的秘密。听得人说，如果你在世上与哪一个男人有许多的秘密，你便是他的人。我是你的人了，我从来就是你的人……你自我小时，便把我嫁与那

个鬼一样的唐六，他连脚都洗不干净。他的脚是黑的，他的脚跟永远是黑的，我与他成亲的那天晚上，只是闭着眼，我哭，我在心里很苦，叫着你的名字，叫他糟蹋我。后来我再与唐八在一起，我听你说，唐六会死，唐八不会死。听你的话我才与唐八在一起了。那也是一个畜生，他一夜便把我的身上弄得血淋淋的。我怎样才能脱得了苦海，我天天念叨着你的名字，我再也不要与他们在一起了。你又告诉了我一个诡计，我再成了你的诡计的牺牲品。我到底要嫁几个男人，你还要把我送与谁？”

车主人轻声说：“绿儿……”

绿仙儿已满面是泪，她伤心欲绝：“别叫我，你别叫我。你一这么叫我，便是要我做别人的人。如今那个慕容青也要是一个死人了，只要有人轻轻地碰他一下，他必死无疑，我还得再一次做寡妇，是不是？”

车主人不吱声，绿仙儿大声道：“我从来就是你的人，我自小时十六岁，便是你的妻子了。你父亲不愿意让你娶我，你说不管你娶不娶我，都是你的妻子，你的第一个妻子。虽说你以后娶了妻子，但她是什么，她就是再美艳，她也不是我男人的第一个妻子，对不对？”她摇晃着车主人，使劲摇他，像是要摇碎了他。

忽地，她说：“我不会再嫁与谁了，我也不会再听你的什么计了，我回去一剑便杀死那个慕容青，那时天下人都知道了真相，你也无法再躲了。我要回来，天天与你在一起。”

她像是一个疯子，扯撕着车主人的衣服。

那一件月白长衣在她的手下扯碎了，她哀求他：“你爱我，你爱我吧，我从前就是你的妻子，虽说你不对人说，但我终是你妻子……”他急急地伸手掩他的怀，但未等他掩住，那绿仙儿惊呆了，她吃吃说道：“你怎么了，你怎么……”

她看到了什么，在那男人的威严后，在那威严的声音后，竟有一个女人的身体，她的乳是那么洁白，在乳中间有一点儿腥红，那小小的尖尖乳头，不是一个纯情少女的，

又是什么人的？

她怕极了，忽地说道：“你不是，你不是他……”

她转身要走，但那人扯住了她，他的手指点在她的哑穴上，她再也说不出话了。

仍是很神圣的时刻，那个车主人像是拿不定主意，他慢慢拿开了绿仙儿的手，吟道：

“一点红，  
一点绿，  
休言漫淫，  
只是忆江南，  
不说江南，  
儿女情衷。  
说时风，  
来时风，  
去时风，  
不说影无踪。”

那绿仙儿看着他，忽地眼泪夺眶，只有他与她才知的那一首词，只有他们两人才共有的一首词啊。

她是一个女人，他怎么知道的？莫非他又找到了一个红颜知己，才对她说了自己与他所有的往事？把那些只有他与她才共有的往事说与人听，让她捶心疾首，但那车主人忧伤的眼神是她所熟悉的，她吃惊极了，说道：“你，你……”

车是一辆很宽敞的车，她的力气好大，抱起了他，把他斜放在那只长椅上，她的手很柔，是那从前很熟悉的手，轻轻地，再轻轻地脱下了他的长衣，脱下他的中衣，直至他的胸前什么衣饰也没有了，才看到了他的胸。

他已不是那个“他”了，他只是一个女人，一个很成熟但又未经男人的女人，他的



胸很白，如雪。他的肚脐像是一个漩涡的歌儿，那么美妙。如果绿仙儿不是一个美人，她会惊诧，他竟是一个如此美貌的女子！但她是一个美人，她更知道“她”的美妙。

她忽地呆了，大叫道：“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会如此？”

他笑了，说道：“你再看我。”

她不敢再看了，但不得不看，她如不看，怎么知道他真的是一个女人。她扯下了他身上的衣服，如今他已是一个赤裸的人了，她看到了，他有瓠犀，是一个很成熟的少女样儿。但他绝不是少女，从前他是一个须眉男人，是一个三十岁的成熟的男人，一时间，他怎么会变成了一个少女？这是怎么回事？

他轻声说：“我不是苑九，苑九是男人，我是女人。”

为什么他说出这一句话，说他不是苑九？

他低声说：“我读了那一部秘籍，那一部阴功秘籍原来有大的秘密，就是苑九也没有读懂，再不就是他不愿意那么做。只要你做得好了，你便会由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如果你不愿意变成一个女人，便是苑九了。你与女人不能相交，你不能与女人的身体相碰，在你与女人身体相碰的那一瞬间，你变成了一个任何人都能杀死你的人了，再也不是一个坚不可摧的巨人……可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慢慢变成一个女人，一个完全的女人……”

绿仙儿大声道：“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你变成一个女人！”

他急忙捂住她的嘴，他轻声说道：“我的秘密只有你知道，你不要声张。”

女人令的主人是一个女人，还是一个男人，本来就是江湖上的一个谜，谁会知道？如今他不再是他了，而只是一个“她”。

两人相拥相抱，也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她说：“你永远是我的男人。”

他说：“也许我再也做不成男人了。”

绿仙儿蓦地挣脱了他的怀抱，说道：“你是不是男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便从今再也

不理世上的男人，既是我们是女人令，我们便做一生一世的女人，天下之大，唯女为尊！”

他忽地眼光亮起来，大声道：“不错，就是天下之大，唯女为尊！我要做一个女人，让天下的男人都跪拜在我脚下！”

绿仙儿说道：“从前有一个女皇帝，叫武则天，她号令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拜服在他的脚下。那时他是一个男人，一个很有男人味的人，谁敢说她是男人，她如要男人做她的妾，那些男人也不敢不从！”

女人令主忽地说道：“你不知道，我只是对女人有兴致，我看到了你，也动心……”

绿仙儿大声道：“你错了，你一定是弄错了，你不敢对手下的人说，是不是？怕她们看出你是女人！”

令主不出声了，他是有这心思，如果让紫衣女、红衣女知道了他是那样子，他一定很难堪。绿仙儿说道：“你是女人，但你是女人丛里的男人，你连这一点儿都不明白么？”

女人令主笑了，她大笑，说道：“好，我再也不是一个须眉浊物了，我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身了，我有什么不好？我有什么不好！”说着好字，他竟再流泪，再流一次泪。

绿仙儿说道：“我再抚摸一次你的身体，我知道我喜欢你，我知道你是我头一次经过的男人，我便知道我得忠于你，我是你的妻子，我是你的第一个妻子。你要女人令所有的女人，要她们都是你的妻子，你才能做大事，你有十二衣，她们都得做你的妻子！”

女人令主的脸色绯红，她想到了那些女孩子，她们那闪烁迷离的目光，如是他再支支吾吾，会不会让她们心冷，但他原有难处，他知道他不是男人了，她们会不会喜欢她？

绿仙儿说道：“苑九有苑九的法儿，他知道那些女人乐于与他在一起，便弄成了无数个苑九，来与那些女人交媾。他错了，他不能钟情那些女人，她们一旦知道与她们交往的不是苑九，只会杀他！可你不同了，你是一个女人，你要占有那些女人，用你的智

慧，用你的身心，你要她们依恋你，要她们离不开你，你可以用尽一切手段，让她们日思夜想地想你.....”

他笑了，他从今天起，再也不是一个男人了，他只是女人令的主人，是那些素衣女的主人，是那十二衣的主人。只有一个小丫是不能与她嬉戏的，所有的女人会都是她的侍妾，是她的下人。

她要让那些女人知道，“天下之大，唯女为尊”。

绿仙儿说完了话，她再也不说了，只是把她放在长椅上，轻轻抚摸她。

绿仙儿心道：他原来就是我的主人，他原来就是一个男人，但如今他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女人，她也有那高高的乳，也有那深不可测的美心.....她动情了。

时间过去了多久？究竟是夜更深了，还是到了黎明？

只听得有一声鸡啼，有一声慢慢的，如咽如诉的鸡啼，便再无一点儿声息了。

两人相搂着，令主说道：“你与他在一起，亏了你.....”

他长长地叹息一声，似乎很不满足。

在她两人的交往中，她体味到了无限的快乐，那是做男人没有的快乐，那也是做男人所有的快乐。

绿仙儿说道：“你派人保护我们，我很高兴，但也许有人会杀了我，那时你别忘了，到时到我的坟上来烧上一陌纸钱，告慰我的灵魂。”

她哭了，说道：“不如你不回去了，你跟着我，我们一齐闯天下！”

绿仙儿笑了，带泪说道：“你那样说，我便很高兴了。你拿我做你的兵器，而且是最有用的兵器，我便很自豪。我要帮你，我要帮你夺得天下，任何想伤害你的人，我都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我一看到他，便杀了他！”

她抱住绿仙儿，说道：“女人令很快就可得天下了，那时你杀了他，与我来相会。”

绿仙儿说道：“你又错了。”

女人令主看着她，有些不解。

她怎么又错了？莫非她又想错了什么？

绿仙儿说道：“既是你在，那个慕容公子更应该好好活着，我让他活得好好的，让人们找他吧，找他要秘籍，事儿越缠人越好！”

绿仙儿笑了，她抱一抱她，说道：“我走了，我走了，你要惦念我。”

女人的柔香，在她与她的口中，在她们的身体上，足够让她回味的了。她得再回去，去对付那个慕容青，那是一个臭男人，一个她不齿不爱的臭男人。

她走得远了，那个令主才慢慢擦掉了眼泪，身旁忽地一个柔柔的声音说道：“令主，你不喜欢她，为什么要抱着她？”

那个令主慢慢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她？”

那个人轻声说：“你抱着我与红衣妹，不是那样子的。”

令主笑了，说道：“你看，我与你们在一起，有什么时候没主意吗？”

紫衣女笑笑，说道：“她看令主像是一个孩子。”

令主哦了一声，说道：“你们看我像不像一个孩子？”

紫衣女轻声说：“你是我们的父亲，你也是我们的母亲，你还是我们的姐妹，你更是我们的主人！”

女人令主哦了一声，看来他对紫衣女的这一句话很满意，他说道：“我们走吧。”

车行无声，马奔无声，只有那一行行的人影，在黎明闪动。

## 第三十章 玄武剑

武当派的悬剑崖下，有几个道士在练剑。这里是武当派的重地，便无人前来寻衅。

但远远过来了一顶轿子，看看那轿子，竟是气派大得很，慢慢悠悠到了眼前，放下轿子，八个素衣女人抬着的轿子，看来很小很轻，如是一个成年人钻入去，便只能偎着，连直坐都困难。从那轿子里钻出一个小小丫头来，她只有十二三岁的模样，看着几个道士，忽地说道：“我认得你们武当派的一个人，你们能不能让他下山与我说话？”

一个年轻道士说道：“你认得我们武当派的哪一个，你说好了。”

那小丫头仍是笑嘻嘻，说道：“他叫非人，你们叫他来，就说我找他。”

非人是武当派的一大人物，除了掌门承生道长，便是他最为重要了，小道士怎么能找得他下山？小道士说道：“我不是不给你去找，我告诉你，非人师叔是武当派的耆宿，他怎么会轻易见你？”

小丫头说道：“他不见不要紧啊，你只对他说望月望月，天天望日，他便来了。如是误了正事，你可是会一死的。”

小丫头那神态神秘兮兮的，像有很重要的事儿，但又不对小道士说，唬得小道士心里想道：莫非真的有事，我告诉非人师叔去。他说道：“好，你等着，我去禀报非人师叔。”

看看待了许久，方才有非人从坡上匆匆而来，他踏石如飞，竟把那个报讯儿的小道士扔在远处，到了眼前，他对着小丫头施了一礼，说道：“不知道姑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小丫头说道：“你是非人道长吗？”

非人礼道：“正是。”

小丫头笑笑，说道：“有一位姐姐，她叫望月，一提起你来，她的脸色变了，她如今正在病中，你能去看她吗？”

非人略一沉吟，那小丫头忽地一叹，说道：“我说不能去看她，可望月姐姐偏是心生痴想，你有什么法儿？”

她转身对那素衣女说道：“好了，我也告诉完了，他赶得上赶不上望月姐姐的最后一面，我们就不管他了，走吧！”

非人忽地拦住了她，问道：“你说的望月，是哪一个望月？”

小丫头大笑，冷冷道：“名门正派的人做事，怎么叫人这般齿冷？你说有哪一个望月，莫非你忘了在苑九祖茔前前后后的事儿了？望月是苑九的侍妾，当然也是你的人了。”

非人脸色顿时变红，他想起了望月。在苑九的上百侍妾里，功夫最好的是望月，但望月因了那传说而失身于他，他也有罪。

他本来打算是娶了望月的，但后来望月悄悄走了，杀死了苑九后，有许多人都是悄悄走开了，他们不愿意再惹事，怕伤心，怕丢命，怕伤情。望月看也不看非人，便从此走了，非人一时伤情，也去了慕容山庄守秘籍。后来归来，再也不想下山。

如今望月有消息，且听说望月快死了，他怎么能不急？

非人道长问道：“小姑娘，请问望月在哪里？”

小丫头说道：“你是武当派的人，我不信也得信你一信，你说，你去不去看望月姐姐？”

非人低下了头，心里一时思忖：我既是出家人，再去看她，有什么用？可是原来就是出家人，奸了人家女人，拍手走路，从此再无相顾，那也不是正理。只是望月病了，我去探病，有什么不好？非人说道：“我去看她。”

小丫头说道：“你马上下山，日夜兼程还来得及，不然你见不到望月姐姐一面。”

她交与非人道长一封信，然后叫道：“走啊，下山，下山！”

非人看着她轿子下山，忽地想道：听说江湖上出了一个女人令，令牌皆以女人耻骨为志，号令所至，人人服从。该不是那个女人令的人弄出的玄虚吧？

再一想，不可能，就是女人令，也不必拿望月的事儿来威胁武当派，就是他死于那

威胁，又有什么了不得？

非人对那小道士说道：“请禀报掌门人，就说我有急事，去见那个望月姑娘，晚了则无法相见，请掌门宽谅。”

待得非人下山后七日，忽地来了几个女孩子，吵吵嚷嚷要见非人道长，说是有事要与他说。掌门承生道长出来，问讯道：“不知道几位有什么事儿要找非人，他去办事未归，有事对我说也可。”

那个赭衣女冷笑，说道：“如果他做下了恶事，掌门也可代他承担吗？”

承生道长说道：“非人为人憨厚诚实，怎么会有什么恶事？”

那个赭衣女喝道：“推上来！”

便从后面推上来一辆车子，赭衣女喝道：“打开轿帘！”

便挑开了轿帘，看到里面坐着一个女人，她容貌姣好，只是含羞带怒，坐在那里一语不发。这赭衣女说道：“她是慕容家的慕容秀秀姑娘，她在慕容山庄里，除了慕容霜外，便是她最为尊贵了。但非人道长在庄上，竟把她……”

一语未竟，那坐在车里的姑娘竟是哭声大发。赭衣女说道：“你是武当掌门，你看看她！”

赭衣女让素衣女两人扶着那女人出轿。这时承生道长看明白了，原来那个坐在车里的女人已是身怀六甲，刚才因是在轿里坐着，他们才看不出。

承生道长说道：“你说话要有证据，如是污人，这里可是道家重地！”

那赭衣女忽地失声笑了，她媚笑道：“据我所知，那个非人道人的德行并不像你说得那般好。如果他有那么好的德行，怎么会去奸人家的女人？怎么会听别人的话，为了增强六十年的功力便去害人？那时你不是掌门人，可惜那个掌门人是个大混蛋，不然他怎么会让非人去奸人家的女人？”

承生道长语塞，他当时与非人在一起，一心救本门的掌门人承道道长，便做下了那

糊涂事，此时得人一提，心里更是难受。

承生道长说道：“人皆有心，孰能无过？我的一生，便有许多过失。非人的过错，多半在我，我是他师叔，我说的话，他总该听，所以才在情急时去奸了苑九的女人，想增那六十年的功力，完成我的大愿，但非人此事不成，只有余恨，不知道你提这个干什么？”

赭衣女说道：“我告诉你，非人会死在山下，他会变成一堆骨灰，你如是要，便拿来与你。”

承生道长忽地说道：“赭衣姑娘，依你们令主的心意，如是他称呼你，便也只称呼姑娘吗？”

赭衣女说道：“非人要死了，他会死在去找望月时，你别指望他会回来。”

承生道长一惊，问道：“你们是女人令的人，莫非你们要对他不利么？”

赭衣女笑笑，说道：“欠人的债，总得还的。非人欠望月的，此生不还，还待什么时候？”

说着话，赭衣女身后远处的那几个女人不耐烦了，有一个蓝衣女叫道：“赭衣，与他讲什么，只冲上武当派就是了。”

赭衣女喝道：“好了，就是冲上武当派！”

说罢，她仗剑而击。她手里拿着的，仍是那种古色古香的匕首，匕首一横，人便冲上山来。

承生道长喝道：“有我在此，莫想逞狂！”他提剑便击，不想身后冲上来那个蓝衣女，她也拔出那匕首，对他一匕挥来！

承生道长心道：就是杀不死你，要擒下你来，也是易事！你几个女孩子想闯武当派重地，岂不是太看轻了武当？但他一与那蓝衣女过招，竟发现她对武当派的剑法甚是熟稔，只要他挥剑出招，那个蓝衣女便挥匕首在那里等着，恰恰如他送上去一招似的。只



是对敌了十几招，承生道长便落下风。

要知道，承生虽说是承继了武当派的掌门之位，但他的武功确不如非人。非人身上有承道道留与他的六十年功力，且他自己又有本事，所以武当派上上下下都知道，只有非人才是武当派的第一高手。承生道长再挥剑来，那蓝衣女喝斥道：“放开！”

她一匕首挥来，正切在承生道长的腕脉上！

那承生道长只好弃剑，他如不弃剑，人便会被切去一条手臂！

承生道长大叫道：“你用的是武当派的剑法，你用的是‘天雷九式’！”原来那“天雷九式”正是武当派从前失传的剑法，此时那蓝衣女用出来，不独威力巨大，且让承生道长又惊又怕，当然必败无疑。

蓝衣女上去点了承生道长的穴道，喝道：“武当派的人听着，你掌门承生道长已是败于我的剑下，你们再不听命，他的性命便没了！”眼前飞步下来几人，那是武当派的非石等人，他们喝道：“休得伤害我家掌门！”

他们到眼前了，一见掌门真个败于人手，且被那蓝衣女挟持，心里既惊且惧，非石道长说道：“你们是女人令的人？”

蓝衣女笑吟吟道：“不错，我们奉命，前来拿下武当！”

非石看看承生道长，看他此时兀是怒气冲冲，承生喝道：“非石听令，如是我死在他们手里，你自任武当掌门，只是不能灭门在她女人令手！”

非石心道：怎么救得下我的掌门才好。他正在思忖，所以对承生道长的命令听而不闻，蓝衣女笑道：“素闻武当派是一个名门大派，看来闻名不如见面，一见面才知道，虚传而已，掌门轻易被拿，师侄竟不肯听命，武当派有什么好了，好笑好笑！”

承生道长一听，越发怒气冲天，他喝道：“非石，我命你掌那掌门宝剑，代行掌门之权！”

非石一听得掌门怒喝，心知他硬气，便答道：“非石听命！”

承生道长喝道：“摆下七星北斗剑阵！”

眼前非石与几个师兄弟一听，哗哗仗剑，摆定剑阵，豪气顿生，非石喝道：“你等听着，天下剑阵，第一为北斗七星，你要破得我剑阵，我便服你！”

赭衣女指划他道：“我来武当派，只是为了一事，你拿你那本门宝剑玄武剑与我，便算是听命于我了。此后凡是女人令有令，你武当派一当凛遵，不得有误。如果我拿了你的剑，便会自走，不伤你武当派一人。你想拿那剑阵来困我，那是休想！”

非石喝道：“你来破阵，方能让人心服口服！”

那赭衣女看看蓝衣女，两人看看身后，原来在她身后，有青衣女、黄衣女在，几个都笑吟吟看热闹，不曾出手。此时几个女孩子点头，说道：“你去你去。”

说完了，那蓝衣女与赭衣女一齐携手，走入剑阵。非石心内一阵紧张：看她们走入剑阵，一点儿也不觉凶险，像是入了市镇一般，根本不把武当派的镇山本事北斗七星剑阵看在眼里。她们莫非真的有什么好本事不成？看她们那神态，只是闲庭信步，哪里是走入剑阵？只见她们走入阵内，两人站了一式，信手拿着匕首，娇声说道：“来好了。”

非石冷哼一声，说道：“各位师兄弟小心！”

他们看那两人站式，心里好生诧异，要说北斗七星阵，原是大侠王重阳所创，因怕弟子辈功力不高，遇上比自己更强的对手，七人落阵，方能胜敌的。看她两人，一个站天机星位前，一个站天枢星位前。只那站法，便与从前敌手不一样。

非石心道：只看她站法，便知道她不妙。如是我一发动剑阵，天枢天机，便得杀敌。她两人岂不是落入我手？

非石说道：“我等也不必与你纠缠，你要冲得出我剑阵，我便输与你了。”

依他心思，北斗七星剑阵那等高妙，两个妙龄少女怎么冲得出？只要她冲不出剑阵，再说服她们放了掌门，方是上策。

非石便叫：“小心！”

剑阵发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千钧，只见剑光毫放，在两个妙龄少女身前身后闪动，非石叫道：“放开我掌门，便饶你出阵！”

那两个少女咯咯而笑，说道：“几个道士忙碌，看来好笑！”

便见她们匕首一挥，直直冲向天枢星位！两人拚向一个星位，岂不是一死？！

看她们顾前不顾后，后面的四柄宝剑直刺，要杀她们，早就是两个死人了！非石喝道：“小心！”

他提醒小心，是怕师弟子们一时仇恨，真个伤了那两个少女，便会对掌门不利。不料两人齐冲向天枢，齐齐两柄剑一齐砍向天枢星位的非树师弟！

非树只是一剑挑向蓝衣女，但两匕一齐挥向他，一挑一开，两人的身子一齐从那间不容缓的间隙中冲出！

待得非石再看时，两个少女竟是笑吟吟站在那阵外。

非石看得呆了，连那一旁的承生道长也看呆了。

自从王重阳祖师创下这“北斗七星剑阵”，它救过武当派多少性命，谁也数不清。谁参详得出它有什么破绽？只是听说有人得知破武当派剑阵的法儿，但没人看见过。也传说只有祖师王重阳的一本阵法里有破北斗七星阵的法儿，但哪里有人见过那阵法秘籍？

可两个少女竟是轻而易举破了他们的阵！

承生道长说道：“武当阵法，一向无人可破。你们两个少女轻易破了武当剑阵，老道佩服！”

承生道长说话时，竟是口里呜咽，心内好生难过。如是被哪一位名门耆宿破了阵，还算是好过些，但如让她两个女人便轻易破阵，武当派的面目何存？

承生道长一叹，说道：“你们愿意走便走好了，你们要我武当派做什么？”

赭衣女说道：“接着！”她叭地飞出去一块令牌！

承生道长一看，这是一块骨牌，是女人令的令牌，用女人的耻骨做成的女人令！

承生道长感到无限屈辱，他说道：“就是你杀了我，要武当派做恶，也是不行！”

忽地从众人身后出来一个小丫头，她大声叫道：“看啊，我拿了什么？”

她的手里举着一柄剑，承生道长一看那剑柄极长剑身又短，正是武当派的镇山宝剑玄武剑。他又气又急，叫道：“莫动我镇山宝剑！”

小丫头说道：“如果你武当派听我女人令号令，我自不拿你剑，但你武当派桀骜不驯，你的宝剑没了！”

她咯咯笑着，大呼道：“你听女人令的号令，我便放你！”

说罢，她跑了，直跑下山去。

武当派的人一见镇山宝剑被她拿走，个个怒气冲天，叫道：“放下我的宝剑，不然要你好看！”

小丫头咯咯笑着，轻功却是绝好，在那岩石上纵飞如鹰，叫道：“你拿得住我么，你武当派都是一群笨猪，你拿得住我，便给你剑！”众道士去捉她，可惜却是越捉越远，渐渐连人影也看不见了。

## 第三十一章 道是无情也有情

肖依与师兄走了，她心头恍惚，如是慕容青真的那么绝情，她怎么会看中了他？在唐门，他竟是连看肖依一眼都不愿意。

莫非他从前那甜言蜜语都是装的，他从来也不曾爱过肖依？如果是那样，肖依何必对他那么好，总是想着他？

从前在慕容山庄，她总是夜夜侍他夜读，他总有夜读的习惯，肖依天天看着他的脸

面，坐在他的对面。

慕容青说：“你总看着我，我是看书，还是看你？自是看你好些，我也乐于看你。你只要坐在我对面，我便看不下书去。”

记得她当时噗哧一乐，说道：“你看不下去更好，谁家的公子有一个娇妻，还天天捧着书看，别人知道的当你是喜欢读书，不知道的以为你妻子没本事呢。”

那时慕容青抱着她，情意浓浓地说道：“你是我的娇妻，如果你爱我，我可以放弃世上的一切。”那时慕容青信誓旦旦地说这话，她心里也幸福，如今想着慕容青看了她，那眼神都是淡淡的，她心里十分伤心。

孟死说道：“师妹，我们去哪里？”能去哪里？她再也不必为慕容家操心了，她只要管她自己的事儿就行了。她说：“去哪里都行。”

孟死大喊道：“我们去看看江南景色，好不好？”

看就看，她听师兄的，如今的肖依无牵无挂，听凭他去哪里。两人刚刚上了滕王阁，忽地有人喝道：“凡是在阁上的人听着，有湖北大豪许思孤陪客人到阁来游，闲人闪避！”

肖依扯着孟死，说道：“师兄，我们走吧！”

孟死焦躁道：“他游他的，我游我的，干我何事？”

肖依扯他，要扯他下阁。

忽地在阁前闪出一行人，当先的一个汉子，看去极像那许思独，肖依一眼看他，便认出他是许思独的哥哥。他陪着一个客人，那人闷闷不乐，直走上来。

两人进了阁，当时坐下了。那客人道：“许兄，别人自游他的，别败了人家的雅兴。再说只有你我两人，岂不是很闷？”

那许思孤笑笑，说道：“好，别扰人家游兴！”

家人一听令，便再也不吼叫了，只是陪着站在一旁，看他两人饮酒。

阁上有许多的字画，在阁板上挂着，风一吹，哗哗作响。再看那粉墙上，也写着诗。

肖依看着一首首诗，竟都是离乡游吟，十分闲愁的。平素看了这些诗，还会笑他多思多愁，这一会儿看了，竟是泪水止不住流。

孟死想劝，但又不敢，只能呆呆看她，心里好生心疼。

阁下再是一阵踏踏脚步声，便再上来一伙人，他们看看阁内，便去那一旁坐下。肖依心里暗暗叫苦：不想见他，怎么偏偏又见？原来那人正是慕容青，他与那个绿仙儿一起，绿仙儿活得好生滋润，笑容满面，春风得意，扶着慕容青上了阁，偏偏坐在楼口不远。如今就是肖依要下楼去，也非得在他两个眼前过。绿仙儿吩咐下人：“你们去叫一些菜，在楼下吃，等我与公子。”

下人应声而去了，只剩下他两人浓浓情意地坐在一起。

看着那个慕容青，忽地肖依站起来，她走过去，看着那个慕容青，说道：“不知道公子认不认得我？”

那个慕容青抬起了头，他看着肖依，有些诧异，说道：“姑娘，我不认得你。”

肖依的心头冰冷，心道：他连我都不认得了，只是认得那个绿仙儿。我与他是夫妻，也是枉然。

她哑着声音说道：“我是你的妻子，我叫肖依。”

慕容青看着她，忽地一笑，说道：“我认得你，你是我的妻子。我怎么会不认得你？我只是想看看你惊讶的样子，你惊讶的样子很好看。”

肖依心头恨恨，他竟连自己的妻子也不看在眼里，只是与这个绿仙儿在一起。肖依说道：“我与你没了夫妻情份，我还看你做什么？只是你得广发帖子，说 I 与你并无婚姻关系！”

慕容青沉声道：“我与绿仙儿成亲，自是与你再无夫妻情份，你也知道，何必再发什么帖子？”

肖依心里苦道：原来他连发帖子都不肯，想当年他娶我，恨不能让天下所有的武林

中人都来看看，那时他是多么重视我。如今他再也不看我在眼里了，只是当我路人一般，我做什么，是死是活，与他没什么干系。我何苦再与他说什么？只是我再也不是他的妻子了，这事儿须得与他说明。

肖依说道：“我与你再无干系，你也不再是我的丈夫，我也不是你的妻子。”

慕容青忽地说道：“肖依，我与你夫妻一场，你拿了那秘籍，须得好好还我，我给还七大派，你们再无干系。”

肖依大声道：“我没拿你的秘籍！”慕容青冷冷道：“你拿了一部《九阳折梅手》，我也知道你给了人！莫非这件事你也抵赖吗？”肖依的眼里流泪，气得说不出话来，她再吞下苦水，说道：“慕容青，听说你被蜀中唐门捉去，我才昼夜赶去，拿那一部秘籍给唐门，就是要救你！”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你是我妻子，你也知道七大门派在那里放着秘籍，不许哪一个人私自动的。你拿了秘籍，便说不清了。”

肖依说道：“我只拿了一部，而且是七大门派的人都在时，我拿出来的，他们都知道此事。”

忽地有人朗声说道：“肖姑娘，对不住了，我听得家弟说，你拿了那一部秘籍，但你再走时，那所有的秘籍便没了，看来那秘籍的丢失，确是与你有关！”

肖依看看，这人正是那个湖北大豪许思孤。她心道：原来他真的是许思独的哥哥，看来七大门派咬定秘籍是我偷的了。只是我没拿秘籍，怎么会承认此事？她这里正犹豫，忽地听得绿仙儿冷笑，说道：“我只知道你拿秘籍，原因有二。第一，你是苑九的孙女，你认定那秘籍是你的，你便设计拿走了它。你要报复七大门派，自然不会顾及你与慕容公子的夫妻情份。第二，你有一个师兄，他叫孟死，是苑九的徒弟，也就是那个徐无特的徒弟。他习的武功，正是那种阴功，听说他在少林寺杀人，正是用的阴功。”

孟死大叫道：“我用的阴功不错，但我的功夫是传自我师父，不是来自什么秘籍！”

孟死也知道此事与肖依的名声有关，说不定会七大门派一齐来杀肖依，那时岂不是她的性命也很危险？他叫道：“我习的阴功是来自师父的，师父生前传我的阴鬼啸，便是阴功的内功心法。”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据我所知，你在苑九的坟上，那时功夫并不如人，你别说与苑九那样的大师动手，就是与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比，你也不超群，不然怎么会当场死了你的三位师兄弟？”

孟死大叫道：“我在少林寺坐了五年，悟出了一种上乘的功夫，我知道了师父得了阴功的秘诀……”

慕容青慢条斯理地说道：“对啊，你得了阴功的秘籍，自是得了秘诀，那有什么奇怪的，是不是？”

忽地肖依站起来，她的脸色苍白得可怕，她轻声说道：“既是说不清，何必要说清？师兄，我们走！”

慕容青跳起来，拦在她面前，说道：“你与我是不是夫妻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你得还我慕容青一个清白！我没拿那些秘籍，早在你拿秘籍前，我早被唐门拿去了，你在家主事，秘籍全失，你的师兄又自称得了阴功的心法，你说是不是你拿的秘籍？”

孟死大叫道：“胡说！我没得那秘籍，你休辱我师妹！”

肖依看许思孤，看来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一心想得那秘籍，便都来对付她肖依。她肖依拿没拿秘籍他们不在乎，只要她能说得出口秘籍在哪里，就是弄死了她，他们也不会在意。看着慕容青那红口白牙，一句一句咬她，她心如刀绞，恨他无情。但他咬死说秘籍是在肖依手里，是他怕别人找他，还是一心栽赃在肖依的身上？

许思孤说道：“肖姑娘，你不愿意与慕容青在一起，也还罢了，但那秘籍是大祸害，姑娘还是拿出来吧？”

孟死大叫道：“我师妹没拿什么秘籍，你听见她说了没有？”



许思孤说道：“孟死，你本来是一个死人了，但七大门派怜你，让你去少林寺修行。可惜你不修正果，一心弄那秘籍，你必得死在七大门派手下！”

孟死心里一恼，恨道：“七大门派算什么，莫非你真的能杀死我？”

许思孤大笑，对那个坐在一旁的客人说道：“段兄弟，说不定那些弄去你的马匹的人，便也是这肖夫人呢，你看我与他动手！”

那个客人原来是段自立，他一心寻找那些丢失的马匹，找到了湖北境内。他知道了那些马匹是女人令弄去的，只是不知道女人令的令主是谁。听说女人令的令主已赔了些银两，但死去的兄弟呢，段自立要替他的兄弟报仇。

绿仙儿说道：“许大侠，你可得小心，孟死的本事，今非昔比了。”许思孤很是豪气，他大声道：“他杀了我，便证明他理亏，他手里有秘籍，天下各大门派便会声讨他。我怕什么？！”

孟死大叫道：“气死我了，我要杀了你！”

他冲过去，对着那许思孤便打！

他的拳头很白，就是攥起来，也没有一丁点儿血色，他吼叫着，一拳拳打来。许思孤也是小心翼翼，拔剑对他。只见那孟死忽地出手，那手抓住了剑。许思孤大叫：“你的手废了！”

但一拔剑，剑却一丝也不动，只在孟死的手里死死攥着。再听得叭地一声，那剑折了，孟死叫道：“你死吧你！”

叭地一丢，那剑便插在许思孤的肩头！

段自立忽地吼叫起来，他击向孟死一掌！

孟死一让，肖依叫道：“放手！”

孟死身子一退，说道：“师妹，怎么了？”

听得有人诵一声佛号，叫道：“七大门派掌门在此恭候，请慕容公子说话！”

原来七大门派的掌门人都在下面，他们齐齐上得阁来，对着那慕容青，等他说话。

不待得慕容青说话，那绿仙儿冷笑道：“原来是苍蝇到了！”

她视七大门派如蝼蚁，看他们紧紧盯着慕容青，一步也不放，便心里恼恨。

和气方丈说道：“慕容公子，好在你妻子也在，你说得清了，秘籍在哪里？”

慕容青看着肖依，说道：“你问她好了。”

和气方丈对着肖依一礼，说道：“你要拿了秘籍，只要拿出来，不使武林被祸，便是大幸。”

肖依看着，阁上阁下都是持剑之人，看来七大门派此次动真的了，她心道：我不知道谁拿了秘籍，哪里去找他的秘籍？只是那个慕容青一心说是我拿的，却是为什么？我没拿秘籍，如今要死在这里。”忽地，她说道：“师兄，你走吧。”

孟死不明白何以师妹忽地叫他走，但想到七大门派一定会难为她，孟死怎么会走？他怒道：“我不走，他们要你拿出秘籍，你没拿秘籍，怎么会拿出秘籍？”

承生道长忽地说道：“你们拿了秘籍，快拿出来！”

此时他有些失态，要知道他刚刚受了那些女人令的女孩子一辱，心里恨恨，心里想着，如是他有“天龙八式”，便能对付那几个毛丫头了，哪里能受她们的污辱？

和气方丈忽地说道：“肖姑娘，你听我说，我问你几句话，望能答我。”

肖依说道：“你问好了。”

和气方丈说道：“慕容公子走了，他去了唐门，那时秘籍还在，是不是？”

肖依知道如此一说，便可说明慕容青没拿秘籍了。

她看着慕容青，心里的滋味实在难描。她轻声说道：“他走时秘籍还在。”

和气方丈问道：“肖姑娘，你与七大派的守护人一起去拿秘籍，拿了《九阳折梅手》，那时所有的秘籍还在，是不是？”

肖依心道：你们都是七大门派的掌门，你们的看守人都在，当然知道当时秘籍都在

了。她说道：“不错，当时秘籍都在。”

和气方丈再说道：“后来，龙十八的人来夺那秘籍，可是那秘籍都没了，我们也找了龙十八，他说他没看到秘籍。请龙十八来！”

看来龙十八也惧于七大门派的威严，不敢不听他们的，他来了，到了肖依面前。

就是这个龙十八，他杀了慕容青一家，灭了慕容山庄！

龙十八说道：“我带人灭了慕容山庄，但那里已是没有秘籍了。”

肖依说道：“谁说没有秘籍？”

在七大门派的掌门人身后走出了一个女人，她恨恨地看着肖依，说道：“我知道，我说的。”

原来她正是那个慕容霜，她看着肖依，说道：“你一走，便秘籍都没了，你的诡计不错，但除了你，谁会拿那些秘籍，且在走前让人看一看那些秘籍都在？”

肖依忽地知道了，她再也说不清楚，只要有她在，别的人都会说他们没看到秘籍，只有她才是拿走秘籍的人。

和气方丈说道：“七大门派把秘籍放在慕容山庄，就是要江湖再无苑九那样的恶人，如今你拿走了秘籍，还交给了孟死这种人，你闯下的祸事大了。”

孟死大叫：“你怎么知道师妹把那秘籍给了我？”

和气方丈说道：“你杀了人，我看出你是用阴功杀的。”

孟死百口莫辩，他只是说：“我没拿秘籍，我没拿秘籍！”

可谁会信他？

肖依忽地抬起了头，她说道：“我自从杀死了爷爷，心里便没有快乐过，我知道我不该杀死他。虽说是慕容青杀的，但我跟着他。爷爷怕我受伤，才肯一死的。我想他，我好想他.....”

肖依的泪水潸潸，她心里好痛，如是苑九在这里，她还用对那些人说些什么？看来有

时人受冤屈，只能死也说不清了。

肖依对孟死说道：“师兄，对不住，我连累了你！”

和气方丈说道：“你拿靴子与银子与孟施主，看来你早就有所准备。”

孟死说道：“师妹没给我银子。”

和气方丈笑笑，说道：“孟施主，不必再说了。”

肖依看着阁上阁下，此时的滕王阁，真个是天高云清，风高气爽，远看那船儿一帆一叶，飘飘摇摇，像是在画中游。但她的心死了，她苦笑道：“我.....我真的拿了那秘籍，我把它.....”

所有的人都看着她，肖依忽地笑了，她觉得很好笑，她笑得很厉害，她乐道：“我把它藏在哪里，我自己也忘了，我忘了，你说糟不糟？”

她放声大笑起来。

和气方丈笑笑，说道：“既是你承认，我们便有法儿让你说出来，带她去少林寺！”

忽地肖依掣出一支匕首来，那是紫衣女送她的一支匕首，她对着自己的咽喉喝道：“别动！你一动，我便死了！”

孟死叫道：“师妹，师妹！”

肖依说道：“我一死，你们再找什么秘籍，那是休想了！”

众人僵在当场。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才好，如果他们再逼上来，必是逼肖依自尽，她一死不要紧，那些秘籍真的没了，哪里去找？

和气方丈说道：“肖姑娘，你不必如此，只要拿出秘籍，我们不会怎么样你的。”

肖依苦笑道：“我没拿秘籍，你不信，我只是一死，你再找去吧！”

她对着自己的脖颈，用力一刎！

## 第三十二章 女人怜

肖依觉得再也无助，她只是一勒，想抹脖自尽。

忽地当地一声，那匕首竟是自落，原来在远处飞来一条丝线，直缠在她的手上，一扯一勒，便扯开了。那线一抖，竟抖得她手颤，把手里的匕首扯落。只见远处来了一辆车，车很华美，认得是那女人令主的车，慢慢驶来。在车的旁边，有十二个异色衣服的女子跟着，车后有无数素衣女郎，跟着车走。所有的女孩子都骑着马，不见她们的兵器，只见她们一个个美艳异常，神色郑重，跟着车迤迤而来。

到了阁前，那紫衣女喝道：“女人令主到！”

七大门派的人都是惊讶，看来女人令主是越来越令人惊讶了，他如此托大，更让人生气。但他们不敢再说，先看他怎么样，难道他能把七大门派都不看在眼里吗？

只见那些素衣女一齐声呼：“弯曲如直，直如弯曲，女人令出，天下争雄！”

便见一个素衣女打开了帘儿，从那车上走下了一个人来。七大门派的人都看明白了，这个人如是女人令主，她一定是一个女人，看她的手嫩白如葱，看她的步如娇似羞，看她的腰如柳款摆，看她的神气仪态万方。

她真的是女人令主？

素衣女拿来了椅子，放在她身旁，她慢慢落坐，坐下后，说道：“滕王阁是一个好地方，但不是打打杀杀处，只要能吟诗作赋，方才是好风景。”

她看着七大门派的掌门，忽地一笑，说道：“七大门派掌门请坐，站着说话，太不方便。”

和气方丈看着素衣女拿来的椅子，便一揖而坐。那六人看和气方丈坐了，也都坐下。

如今是七个人围着女人令主一个，只是围成了半圈，女人令主不须回头，便可环顾。

女人令主说道：“请肖姑娘坐。”

素衣女再拿一椅子，请肖依坐。

肖依此时心境，也说不清，她只是坐了，看那令主再如何说。那女人令主说道：“天下群雄，一心逐鹿，图的是那秘籍，都说是为天下苍生，可一心要的是本门图利。我看你们七大门派做下此事，也不算得光明。”

钟思凡说道：“女人令做事，也欠光明。你夺了我的马，去了少林寺杀人。再夺了人家武当派的镇山宝剑，女人令莫非想欺遍七大门派吗？”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不是，我只是想，天下武林只是一家，你们都听一个人的，免得争吵，这有什么不好？”

江十惠冷笑，说道：“天下都听你的，是不是？”

女人令主叹息道：“如果没有别人胜任，我只能做这件傻事了。”看来她并不谦让，只一心做武林霸主，原来那少林寺几次挑衅，武当派几次为难，只是要示威。

唐心忽地笑了，说道：“我们唐门不会听你的。”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那也未必，如果你唐门不听我的，我要在十日内广告天下，唐门秘器的解药是什么，你唐门还靠什么威胁别人？”

唐心冷冷道：“你有什么本事，能解得了唐门的毒？”

女人令主只说了一句：“唐十一。”

原来那个失踪了的唐十一在他手里。唐心怒道：“你把我十一叔怎么了？”

女人令主说道：“他带着一个女孩子，他失了疯，天天必得闻女孩子的纯真香味儿，你想，除了女人令，哪里有那么纯情的女孩子？”

唐心哑然，他不能再说。

绿仙儿忽地也笑了，她说道：“唐门怕你，慕容公子须不怕你吧？”

女人令主看也不看她，只是说道：“我只要杀了他，秘籍与他的慕容山庄都没了，我再把那个慕容霜也害了。这还不够，我须得烧光三间草舍。”

绿仙儿失声道：“那是慕容氏的后代所在，你敢……”

原来每一代慕容氏都让一代子弟有一个在外闲住，如果慕容氏安然，他便无事。如果慕容氏被人害了，他再来主持慕容山庄。这等秘事，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知道，肖依的心一疼一疼，看来慕容青真的把一切都告诉了绿仙儿，他与绿仙儿真的是如胶似漆……

江十惠冷笑，说道：“我江南江门可不怕人，你说说我江门怕什么？”

女人令主说道：“江训在我手里。”

江十惠说道：“我知道，你手里有珠剑，有匕首，有线剑，但你还有什么本事？你有的，我江南江门也有。”

女人令主笑道：“只是你江门有一件大事，你不说出来，我也不说。”

江十惠忽地脸红了，他不说话了，噤若寒蝉。难道他真的有一件大事，不敢对众人说吗？

承生道长怒气冲天，如是再让她说下去，岂不是不待动手，便输了与她？他喝道：“你拿了我武当派的镇山剑，还能说出我武当派的什么恶事？”

女人令主说道：“非人道长污了一个女人，她叫慕容秀秀，你知道不知道？”

承生道长叫道：“胡说！非人不会！”

女人令主说道：“我有一个女人，她叫慕容秀秀，你叫非人出来，我与他分说！”

承生道长大声道：“非人不在，你污辱他，我也没话可说。”

女人令主说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只是在慕容府内，非人一日醉酒，拿她当成了望月。肖姑娘也认得望月，你们在苑九坟前的许多人人都知道望月的模样，你们看一看，她像是不像？”

众人看她，真个依稀有望月的模样，唬得众人不敢再说。如是真的非人一时情动，拿她当成了望月，有一番亲热举动，也是可能。非人是武当派的道长，如是他与那个女

人有情事，便让武当大损威名。

钟思凡冷哼一声，说道：“我不怕你拿捏我什么，你说说我北方一盟怕什么？”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钟思凡，你欠人情债，终须得还。你以为你一身轻松，须知你在五年前看过九个女人，她们都是苑九的女人，除了那个左樱，还有七个人健在，你能说你无愧么？”

钟思凡忽地想到那时在少林，天天想着要与那九个女人交媾，真个是鬼迷了心窍，就算是少林寺的大师和风，当时也一心要造就他成天下武林奇才，要他与那九人交媾，如不是他与金丝的情事一发，知道了与那九个女人相交，他也得不到六十年的功力的话，真的要他拿那九个女人做他练功的用具，他的罪孽也不算小。听得那女人令主一说，钟思凡说道：“我只是娶了金丝为我的妻子，与其他女人，我并不曾亲近，你说我有什么不对处？”

女人令主说道：“男人对女人亲昵，便是有情。如若有情，便有婚嫁之说。当时你一心要与金丝相交，根本不想娶她，甚至左樱也是。她至死时也不知道你是奸过了她，还是没有。你的罪过也不算小！”

钟思凡一时思绪涌入脑中，七上八下，纷纷纭纭，心道：原来我对左樱还犯有罪过，我只是想着我与金丝成为夫妻，再也无什么过错可言了。看来她所说也对，我冒犯了左樱，她才那么疯疯张张。我冒犯她在先，她杀苑九在后，后来虽说是她自死了，但我不那样对她，她可能不会死？像是金丝，便如今做了我的妻子，生下了一个儿子，活得很快乐。如果左樱也那样呢？她一定也会活得很快乐的，也不会疯，更不会死。说来说去，还是我害了她.....

和气大师看着钟思凡，看他神思不属的样儿，便知道女人令主说中了他的心事。

他心里总是惦念着那个左樱，耿耿于怀的是左樱的死，此时得女人令主一提起来，他便蓦地上了心头，好生愁烦。



和气大师问道：“不知令主对少林寺能说出一点儿什么？”

女人令主笑说道：“少林寺只是贪念一生，当时方丈对和雨大师说了两句偈，不知道方丈记得不记得？”

和气方丈顿时神色大变，他喝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知道我对和雨说的偈？”

那个女人令主不理和气大师，只是念吟道：“寻经不是经，咬定莫放松。”

一听得他念出那两句偈，再看和气大师的那神色，众人便猜知了，原来少林寺让和雨在慕容山庄，也是贪念大起，想着寻找那秘籍。只是听说在那秘籍里有少林寺从前的经文释文，是关于达摩易筋经的，知道和气方丈这一吩咐，便是要和雨大师仍惦念着经书。

和气方丈低头，说道：“罪过，罪过！”

少林方丈有贪欲之心，被女人令主当众说出，众人也是震惊，看来慕容山庄的秘籍，不光是肖依心里惦念着，就是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也惦念着那秘籍。

女人令主说道：“依我看，那本《九阳折梅手》呢，是肖姑娘拿的，那是不错了。但那一本《达摩易筋经注释文》却是和气大师得了，因为你早就惦念着它了，是不是？”

和气忙说道：“老衲不说谎，少林并不曾得到一部经书。”女人令主说道：“据我所知，《阴阳八法》如今已到了夫妻门，夫妻门的前掌门苏凤尘的妻子在此，她会说出此事的。”

真的从众人身后出走一个女人，她身上只穿着一件素衣，看来她做了女人令的人，与那些素衣女郎无异。只看她一个夫妻门的掌门如今只做了女人令的素衣女，便令众人大惊了，只听得她说道：“不错，有人送来过《阴阳八法》，那是七大门派的人送来的。”

钟思凡问道：“不知道苏夫人能不能说出是谁送的？”

苏夫人摇摇头，说道：“我不会说。”

江十惠笑道：“我却知道，那一部书是女人令的女人送的，当场还阻止了夫妻门的

苏夫人自尽。苏夫人依夫妻门的门规，如今早就是死人了，但女人令救了她，她当然替女人令说话了。”

女人令主一挥手，苏夫人退下去了，令主说道：“不管是谁给了夫妻门那一部书，总之夫妻门也得了一部，岂止是唐门得秘籍？我看你们只盯着肖姑娘，那不太公平吧？”

肖依看着那女人令主的手，那是一只白白的素手，看着这一只手，便知道这个女人令主是一个美艳绝伦的美女，只是她为什么回回帮肖依，她便知道了。只知道她是一个大门派的令主，她只要一出头，七大门派也大大头疼。

女人令主说道：“滕王阁上，必有风月，不讲风云。我看诸位要打打杀杀，还是另择日子。我今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带走绿仙儿与慕容青，再带走肖依与孟死。你们有什么话，对我直说好了。”

和气方丈看看六个掌门人，他们来此，就是要与绿仙儿慕容青算账。他们也是拿秘籍的元凶之一，如是放他们走了，谁知道会不会再惹起大祸？

但女人令主说道：“慕容公子是一个风流人物，我想他不必再来中原了，如是你们放过他，他会与绿仙儿一齐去海外……”

绿仙儿大惊，她失声道：“你说什么，我去海外？”

女人令主悠悠道：“不错啊，你去了海外，他们再也不会追究你了，你不是清静了？”

钟思凡说道：“我听说女人令有本事，但令主也不必天天替别人着想，你想得久了，一定会累的。”

钟思凡气得很，他此时再想当时左樱的事儿，想来想去，他也没别的法儿，如是他当时奸了左樱，他才是一个恶人。他不作恶，反是让人耻笑，这世道岂不是反了吗？

女人令主说道：“至于肖姑娘与她的师兄，则是女人令的朋友，我们请他们去我们那里好好盘桓一阵子，江湖上的人再也不难为肖姑娘，我们再请肖姑娘出来。”

这么一说，岂不是把绿仙儿与慕容青放逐了？岂不是把肖依与她的师兄孟死两人

软禁了？

真的那样，他女人令可是得了大便宜，他会从孟死与肖依身上，或是从绿仙儿与慕容青身上得了那秘籍。

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几乎是众人一辞：“不行！”

女人令主大笑，说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们究竟想怎么办？”

钟思凡忽地说道：“我与你有一笔账不曾算，你欠我众兄弟几十条人命。”

女人令主彬彬有礼：“随时恭候！”

和气方丈看看阁下，四周都是布满了七大门派的人，如是与女人令动手，她们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和气方丈看看江十惠，再看看那唐心，两人都是点头。

他们稳操胜券，此时不与女人令动手，还待何时？

正要动手，下面忽地传来一阵嚷声，便见那站着的七大门派的人都是让开，从外面闯进来几个人。

那几个人是女人令主的人，她们上了滕王阁，站在令主身旁。女人令主说道：“如果你们没有什么话说，我便带人走了？”

“慢着！”和气大师喝道：“我想你今天不说得明白，怕走不出阁去！”

令主忽地大笑，说道：“我可不那么想，我只是想走出去，回去歇上一歇，与你们名门正派说话，总是很累的。”

她的手指那么拈着，像是拈着一朵鲜花，那神态似是十分自怜，十分自爱。她看着自己的手指，像是沉迷她自己的手指，说道：“我要告诉你们几件新事。”

几个掌门要过来理论，她嘻嘻笑着，说道：“好，好，你们不愿意听我说，你们自己说好了。”

她坐在那里，看着众位掌门，说道：“你们都来了，我便对你们一齐说，省得一个个讲，那多麻烦？我告诉你们，江湖上有一个门派，叫做女人令，令到之处，人皆臣服。

你们七大门派也不例外，全都得做女人令的下属！”

和气方丈诵一声佛号，承生道长冷笑，江十惠恍若不闻，唐心只是冷冷看着，他是年轻人，不必着急，只看着那几个人如何做就是。还有钟思凡只是呆呆看着女人令主，他不明白女人令主凭什么那么自信，莫非她比苑九更有本事吗？

峨嵋派掌门不惑师太说道：“峨嵋不愿意搅事，如果你说得出道理来，或许可以听命。”

说话间，那神态冷冷，听来也是明白，要她听命于女人令，那是梦想。徐恩驰笑笑，只不作声。

七大门派的掌门的心思一样的：要七大门派听命于女人令，那是休想！

## 第三十三章 与天下男人为敌

滕王阁上，虎视眈眈地一群男人，盯着一个美人，她好整以暇，看着众人，说道：“男人在世上，当行得堂堂正正，哪里有那样一个人？我从未看见，就像少林的和气大师，贪欲大发，看去也不那么正直了，天下再哪里有正人君子呢？”

她轻轻松松地叹了一口气，像是哀叹世风不再。

七大门派掌门此时得她一说，像是人人都贪占那秘籍，便不再出声，只是盯牢她，看她如何做。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当日王勃行文，著一篇《滕王阁序》，顿成天下奇文。今日我与众掌门在此一较本事，不知道能不能也名传天下？”

一听得她要与七大门派的掌门一较本事，众人心下惊异，七大门派的掌门一旦出手，她一定会输。

以她一人之力，怎么敌得那七大门派？

令主笑笑，说道：“天下武学，永无止境，想当初你们认定那个苑九便是天下极致，哪里见过真正的本事？如今我要出手，你们七大门派的掌门或是与我一斗，或是一一出手，我都不惧。”

七大门派掌门看着她，像是口出狂言。但她稳稳坐在那里，像是根本不把七大门派掌门人看在眼里。

令主再说道：“你们七大门派的掌门人一一出手，我便由你们自挑，用一种技艺与我一斗，有谁斗得过我，便算是我输。从此我女人令便销声匿迹，永不出世。如是你们输与我，七大门派从此便听我差遣！”

七大门派的掌门看着她，心里打鼓：就是当年的苑九，也不曾这般拿大，在七大门派面前挑战，与七大门派一齐一斗。

和气方丈说道：“阿弥陀佛，女人令要横行天下，看来我等不得不出手了。”

武当派的掌门承生道长与那女人令的十二异衣交过手，一个小小的女孩子他都斗不过，此时自是心里有些慌乱，看来女人令要一统江湖了，所以这一次方才如此兴师动众。

钟思凡只是冷笑，他看着几位掌门，竟是心里微微哂笑：莫非她当自己是苑九再生？就是苑九活着，也不敢挑战武林七大门派啊。如今女人令主带着十二异衣来了，更带来了许多的素衣女，像女人令的人马倾巢而出，如果她真敢挑战七大门派，也算是惊奇骇俗之举。峨嵋派的掌门不惑师太一揖道：“老尼愿意与令主一战。”

华山派的武掌门也一笑，说道：“愿一战。”

钟思凡只是一个字：“战！”

江十惠笑笑，说道：“如果令主有雅兴，我自奉陪。”

承生道长说道：“我与你一战，生死自安天命。”

和气方丈一揖道：“愿与令主一战。”

崆峒徐恩驰大笑，说道：“你就是苑九，我也与你一战！”

唐心在一旁，心想与那个女人令主一战，但转念一想，心道：有他七大门派与她斗，就足够了。如是我再上去，要输一样得输，我只看他们斗就是了。

想到此时，他竟是不出声。他不出声，人也无怨，因他还不是唐门的掌门，此时七大门派的掌门出头，自与他无干。

女人令主此时更是肃然，大声道：“好，滕王阁上与七大派一战，足以名垂千古。你们愿意怎么战，我便与你们一战好了。”

先是华山派的武掌门上来，他气哼哼道：“令主有请了！”

说罢便仗剑来刺。要说七大派中，华山派也不是弱者，他华山派的剑术巧妙繁复，花式更多，一出招式，便复再出，让人看了眼花缭乱。

在阁前坡地上，看得出武掌门的剑在一味儿进攻。

那女人令主只是手持一柄匕首，只待他一出手，剑逼到了眼前，便虚应故事地一挡，并不曾与他认真敌对。

众人看时，就是那些名门正派的弟子也看得出，华山派的掌门必败。他与那女人令主的武功比起来，竟是相差太多。

当当当一连三剑，这是华山派的“三剑定鼎”。

武掌门大喝一声：“看剑！”

三剑下去，那女人令主像是早就知晓，她拿匕首三挡，当当当三响，两人复立当场。无声。

女人令主说道：“华山派的最高剑术，便是‘三剑定鼎’，但我看还有更好的剑招，只是失传了，真是可惜。”

武掌门冷笑道：“我也知道还有七式，叫做‘夺命七式’，只是我从未看过，不知道

那七式是什么招式。”

女人令主说道：“七式是‘福来双峰’、‘夺命咽喉’、‘更复一楼’、‘风车一度’、‘龙腾在天’、‘忧心忡忡’、‘大道明灯’。”

武掌门忽地失色，他看着女人令主，竟是心里大大惊异，如果他没听说过那七式，此时一听得女人令主说过，还不会如此震惊，但他在年轻时听得前辈讲过华山七式失传的剑招名法，说得引人入胜处，总是叹息连连，便记住了那些只听得名称见也不曾见过的剑招。一听女人令主说过，当时脸上便显出渴望来。但当着众掌门，他说什么？武掌门只是说：“令主见解果然广博。”

那令主笑笑，说道：“莫非武掌门不信么？”

令主只是用她手里的剑，一抖腕，翻手出剑，只是一翻一复，便无再动。她似笑非笑看着武掌门，不再说话。

武掌门心道：如是不在他们眼前，你要我做什么，我便依你，只要你给我那华山七式，我便听你一回，又有何妨？但当着众人面儿，他却不能如此说，只是默默对那女人令主说道：“我败与了令主，佩服！”

当下便再出来了一人，众人看时，却是峨嵋掌门不惑师太，师太道：“峨嵋与女人令素无相恶，只令主相邀，便一战好了。”

令主说道：“不知道师太要与我怎么斗？”

不惑师太说道：“只是斗掌罢了。”

依不惑师太看，那个女人令主也是一个女人，看她肤色，竟是细白如脂，嫩如羔羊，心道：她一定是一个出世不久的年轻女人，如果她有剑招，那是得自高人传授。她的掌法便不会那么好了，我与她较量掌法，或可胜她，那时挫她锐气，也省得她如此狂妄自大。

不惑师太说道：“老尼就与令主一比掌法。”

谁都知道，峨眉的“素心掌”稳中有狂，狂中有稳”一说，而且那掌劲绵长，掌法细密，是峨眉秘技之一。峨眉不惑师太心内暗道：我与他比试掌法，才不欺她。我峨眉剑与那华山剑虽说是各有长短，但也强华山不多，如是与她再比剑术，输了更是难堪，如是侥幸赢了，也让华山武掌门更生难堪，我何苦如此？

女人令主一笑，知道她煞费苦心，说道：“师太心思，我也知道，只与师太一比掌法便了。依我看来，峨眉是女尼当家，自与我女人令并无大隙，我与师太只是比试掌法而已。”

几位掌门在一旁听着，都觉不是滋味，看来女人令主对于天下男人恨得太多，恨不能杀遍天下男人，只不知道这仇恨缘何而来。

不惑师太大叫道：“看掌！”便横扫一掌，直推向女人令主！

女人令主却是会家不忙，只是轻轻一起掌，便应了一式。看她那一掌，却是没什么火候，也无甚掌式，只是轻轻一掌，便罢手一旁。不惑师太忽地大叫一声，跌倒在地。

众掌门更是吃惊，忙来看不惑师太，只见她的一条右臂已成微黑，手上有一条黑线隐隐而上，一直奔向臂根。

和气方丈叫道：“这是寒毒。”

女人令主说道：“也是无奈，只要与我对上一掌，人要不死也难。我看只有少林寺的和气方丈或是和字辈的高僧为她打通经脉，不惑师太才能无恙。”

不惑师太看着那女人令主，低声说了一句：“放开我！”

她强自挣扎，想自行疗伤，不料得刚一坐直，身子便再一软，仆倒地上了。

和气方丈叫了一声，和微与和空大师上来，坐在不惑师太身后，为她疗伤。

钟思凡走出来，说道：“令主出手，果然厉害，我来讨教一二。”他站在那里，看着远处，只是不看段自立，自从段自立负气出走，他心内便觉好生不安。这一次在滕王阁上看到了段自立，他也心内大是安慰，看来段自立仍是负气，那么痴痴地寻找他的马，



寻找他的仇人，可见了段大哥的为人。

钟思凡说道：“我与你女人令无怨无仇，你为何杀我的兄弟，夺我的马匹？”

女人令主悠然道：“做大事者，天下财物，予我取舍。你的马算什么？就是慕容山庄的银子珠宝，也是我拿来的。”

忽地唐心问话了：“请问一声令主，我家十一叔是不是在你女人令？”

女人令主放声大笑，说道：“你家十一叔有君子之癖，你心里自明，我还是不要说了吧。他不在女人令，天下再哪里有那许多的女孩子供他快意？”

唐心大声道：“你胡说，我十一叔是与他的养女可可一齐失踪的，他怎么会去寻花问柳？”

女人令主不语，他身后一个青衣女冷冷道：“我听令主吩咐，每天看着他。唐十一只愿意闻女孩子身上的气味，他不要成过亲的女孩子，也不要与男人睡过一次的女孩子，只是纯情的女孩子才行。”

唐心大叫道：“闻闻气味能怎么样？”

青衣女悠悠说道：“也不能怎么样，只是他总是叫所有的女孩子都是可可，而且他总是摸女孩子……”

青衣女忽地住口不说了，她冷冷道：“唐心公子，莫非要我说下去吗？”

唐心大声道：“别说了，你别说了。”

青衣女果然住口不说。

只是江十惠忽地问道：“请问令主，你能否直言，我这训弟是不是在你那里？”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不错，他不愿意再替你铸剑了，你也知道那原因。”

江十惠不再声言，只是默默地站至一旁。

钟思凡说道：“请令主赐教！”

钟思凡如今却是拿出一把小小的弓来，众人眼见得那弓有些奇怪，小小的铁胎弓，

竟如一个小小玩具，在他手心里扣着七支小箭。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我家有橙衣女，最喜玩弓，看来钟盟主得忍痛割爱了。”

钟思凡愕然道：“莫非令主要我这一张弓？”

令主笑一笑，说道：“我不是要你的弓，我只是与你一赌！”

钟思凡问道：“不知道要赌什么？”

令主道：“我的车与你的弓一赌。”

钟思凡微哂道：“你的车有什么好？”

令主笑道：“我的车只比你的弓更好，你赌是不赌？”

钟思凡大声笑道：“怎么不赌，有你这种豪气的人，我想不赌也不行。”

两人站在对面，只是三十步。令主说道：“钟盟主，我是劝你归顺女人令，也尝一尝听女人命令的滋味儿。”

钟思凡说道：“我做盟主前，只听过一个女人的命令，那就是我母亲。你虽说是女人，但命令我，那是休想！”

钟思凡唰地射出一箭，看那箭飞行似星，直射那令主。

当一声，似有金属脆声传来，那箭正射在令主身上。

他若无其事，只是看着钟思凡，说道：“人有本事，便添豪气，谁知道钟盟主竟是能玩‘摄心弓’？”

众人一惊，原来钟思凡得的正是百年前在江湖上大大有名的“摄心弓”？但听说“摄心弓”最是厉害，能穿玉射石，怎么射在女人令主身上，竟是丝毫无伤？

女人令主说道：“钟思凡，你看来错了，你要能射得我受伤，便是你今天的本事。如果你射不中我，我若出手，你岂不是要丢人？”

钟思凡心道：她再有本事，决不会像唐门最优秀的弟子那样，能一手飞出六十四枚暗器，而且那手法真个是匪夷所思。我怕她做什么？她只能是习得了一种阴功，学得了

绝世的剑法，要再有一手暗器功夫，岂不是天下人都不是她的对手了？

钟思凡大喝一声，叫道：“看箭！”

恰如流星赶月，一串串，直射向那女人令主！

只见她飞身起来，身子在空中旋了几旋，原来那七枚箭便有两枚射空！

后来追来的五枚，恰成组束，直逼向她，像一面扇墙，直压过来！众人看钟思凡那射艺，不由得齐声喝一声彩！果然好箭法！但见那女人令主只是微哼一声，身体斜斜一趁，便飞奔钟思凡！钟思凡想她是攻向自己，大吼道：“再看这箭！”

他的小箭再发出三支，成三点飞射女人令主！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好！”

她的手一扬，看得出她掷出的也是暗器，只是不知道那是什么，只见那暗器钉着小箭，一支支全都掷地。

看时，那小箭上串着一粒粒珠子似的暗器，那暗器似能分开，但串在箭上，恰恰不能分开，炸不响。女人令主的大袖一挥，吼道：“中！”便见那些箭掷地，五枚箭竟无一支射中她。

钟思凡看着女人令主，心内似不相信她躲得过那“摄心弓”，但眼前事实，你有什么话说？

钟思凡只是一揖，说道：“我败了。”

他慢慢走到了段自立眼前，说道：“段大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既是知道了杀我兄弟的人就是女人令，我们早晚必报此仇！”

段自立抬起了头，看着钟思凡，说道：“盟主，我对不起你……”钟思凡大笑，拍着段自立的肩头，说道：“段大哥，你也看到了，就是我出手，也照旧不是人家的对手，我们有什么说的？”

众人看着钟思凡，心里佩服他能拿得起放得下，一千匹骏马只是眨眼间便没了，此

时又那么坦然对友，果然不愧是北方盟主！

女人令主笑说道：“钟盟主，你北方一盟早晚必是我的属下，你何苦那么固执呢？”

钟思凡大声道：“我与段大哥就是拚得一死，也不会归顺你！”

钟思凡愤然掷弓，将那弓与箭都掷在地上。女人令主说道：“橙儿，你看看，那张弓就算是你的了，好不好？”

那个橙衣女笑咪咪说道：“好，既是令主赏我，我就拿了。”在几大掌门人眼前，看着那个橙衣女袅袅走去，拿起那弓，对着钟思凡一揖道：“虽说是我家令主赏小女良弓，也亏得盟主送来，多谢多谢！”

众人以为钟思凡会怒气丛生，动手一拚，但钟思凡只是看着段自立，一句话也不说。他必是心里反复对他自己说道：制怒，制怒，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十年不晚啊！

女人令主不再与语，只是对着后面的几个掌门人说：“还有谁要来与我一战？”

## 第三十四章 男人抚琴女吹箫

众掌门中走出了笑意盈盈的江十惠，他笑对女人令主一揖，说道：“要号令天下，必得有真本事，好像是做别的事还可差强人意，你想做天下第一人，却是非样样都强过人不可，不然你怎么能做得天下第一？”

女人令主不看江十惠，只是盯着她自己的脚尖，淡淡道：“你要与我比什么？”

江十惠说道：“比琴。”

女人令主一听，觉得有些意外，问道：“只知道江掌门怎么来比琴，莫非学齐宣王，一齐吹竽？”

江十惠笑笑，说道：“在下再蠢，也知道不能像齐宣王那般糊涂，我只是想要请令

主挑一件乐器。古人说，箫史吹箫，弄玉奏琴，成乘龙佳偶。我与令主却是比试功夫了.....”

女人令主忽地说道：“只因有这一比，江掌门，你的江南江门要受苦了。”

江十惠笑笑，那也是苦笑，他如今也看得出来，这个女人令主的本事高深，就是合他们七大门派的掌门之力，也未必拿得下她。他何苦得罪这个女人？但他刚才说到了箫史与弄玉，看来惹怒了她。她真个是喜怒无常啊，他再说话，也得小心。

江门的掌门人如此作想，在眼前的各大派人物又何尝不如此思想？

江十惠说道：“我只是想举一例，像箫史与弄玉，是阴阳一合。我与令主，却来一个阴阳一赛如何？”

女人令主看着他，说道：“好个江南江门，偏生出许多雅兴，只是请说，有什么阴阳一赛？”

那江十惠说道：“刚才三试，比剑，华山派输与了令主。比掌，峨嵋派输与了令主，再比一射技，钟盟主再输一场。我与令主一比，只好比些不费气力的了。如果令主愿意，我来吹箫，令主弹琴。或是令主吹箫，我来弹琴，谁能让对方的琴音不闻，或是箫声断促，便算是胜了。好不好？”

女人令主仍是那懒懒的样子，她说道：“好，有什么不好？”众人一听，便心里一叹，原来聪明人是江掌门，看他要比的，是自己一长，那令主再有本事，也强不过江十惠。谁不知道江南江门，最是多才多艺？如果令主执琴，输与了江十惠便罢；如是她吹箫，怕更不是江十惠的对手。看来她是难赢了。

一想到此处，那些豪杰都是脸显笑容，恨不能看她立时败在江十惠手下，好看看她那狼狈相。

只是她选什么，与那江十惠一决？如是她挑了琴，还算是雅的，她坐在那里，抚得上几支曲子，或好或差，总算是过得去。但如是挑选了箫来吹，可是要硬本事了。她根

本不会挑那箫吹。

但听得那女人令主说道：“江掌门，只是我要吹箫呢，还是抚琴？”江十惠说道：“江南江门每一个弟子，琴棋书画，都无一不精。不学无术者，根本入不了我江门。江门世代代都是良才辈出，令主不管吹箫也好，执琴也好，江某便陪令主便了。”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本来我也会如江掌门一样，虚虚假假地惺惺作态，也说你先挑，那岂不是得让到了天黑？我就吹箫吧，不是说男人吹箫，女人执琴么？我偏来吹一吹箫你看看。”

江十惠的脸色变了一变，他想不到那女人令主会让他执琴，他摸不到头脑了，看来这女人令主对于音律也是十分知晓，不然不会对他做如此让步。

就见那江十惠一挥手，说道：“拿上来！”

便上来了一个玉女，手里捧着一支箫。那箫亮闪闪，像是美玉雕成，看去很是玉润。女人令主笑说道：“有这么好的东西，看弄箫也很好玩。”

她执箫在手，对江十惠说道：“我想江掌门一定是拿了琴来？”

江十惠拍手后面再上来一个玉女，放下一张案子，再在案上放了一张琴。那是一张焦尾琴，很古旧的一张琴。

女人令主看看他的琴，说道：“好，该更有些滋味儿了。”

她说笑自若，那江十惠反是紧张起来，不像刚才那般得意了。大概是看女人令主很有些自信，他反是有些不乐。

两人对面，女人令主站在那里，人都知道，吹箫者得提气，一口气婉婉转转吹下来，必得站着直吹。而江十惠坐着，他的手拿出来，果然是好手指，尖尖手指，放在琴上。他凝神皱眉看着琴，像等待着那令主先吹箫。

必是箫先奏，再引出琴鸣，方才有琴箫一争。

此时众人看他两人，一点儿也不比刚才那一场场比试轻松，只因在场的人大都不懂

音律，对于江掌门能否胜得了那女人令主，心里还有疑团。倒是十有八九心里嘀咕，以为那江十惠怕不是女人令主的对手。有人心内还暗暗乐呢：如是七大门派尽栽在女人令主的手里，这热闹就有得看了。

只听得那女人令主奏起了一曲儿，他先是吹了一声轻音，琶音一滑，便出了箫声。

箫声深沉，文静，如海涛一涌一涌，虽说是有涛，但是看得见，也如平常，没有什么奇崛凶险。

但听得铮一声，琴先问音，再叮叮咚咚响起来。

肖依看着那女人令主，心里也有些服她：看她一个女人，竟是样样都精，事事都会。要说她像是江十惠那样的名门大派的公子，或是像慕容青那样的世家子弟，会那么多的技艺，也算不得什么。但她只是一个女人，肖依是女人，便知道女人有这么多的本事绝非易事，她一定是一个奇才。听得她吹箫声，肖依忽地想起来了，从前慕容青还吹过这个调调儿的，那叫什么《枫林晚醉》，他吹时那神态很是忧郁，像是有无限的心事。那时肖依很想问一问慕容青，问他为什么那么忧郁？但她忘了，便不曾问。如今听得她心里一动，再看看与绿仙儿坐在一处的慕容青，他的脸色没什么变化。

她心道：看来慕容青不曾动心，他想不出那曲儿当初是怎么奏的了，想必他受了绿仙儿的毒，成了她的裙下之臣，自是再也想不起过去，如今只是一个女人呼来唤去的奴才。前后相比，慕容青竟有如此大的变化，使她心里不禁黯然神伤。就是慕容青再离开她，毕竟是夫妻一场，她怎么能不顾他？

此时那江十惠与女人令主便奏起了乐音。箫声阴沉，像是从海水里生出来的礁石，越看越大，越听越响。那琴声曲曲折折，绕着箫声慢慢围攻，它企图让那箫声变得呜咽，让箫声随它。但箫声很是坚执，它奏的是一曲《杀生》。要知道这一曲是肃杀凶机满藏，一旦奏出来，便觉得滕王阁下，凶险无比，人人自危，想着或许他两人一争，杀气一起，便杀尽了人，我也不得独生。那琴想着要告诉人，枫林也好，晚醉也好，都是消闲逸情，

没什么凶险的。

两下争来争去，便听得箫声越是尖利，那琴音低亢，想与它再分庭抗礼。江十惠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手抚在琴上，微笑也没了，身体伏在那琴上，像是用尽了全力，要抵抗女人令主的那箫音。忽地箫声变了，变成了呜咽之声，再变成绮靡之音，女人令主的琴音也变化无穷，一会儿无限暇思，一会儿满是温情，一会儿再妖冶万分，看得那些痴人如痴如呆，竟忘了这是凶险无比的争杀。想是有人想起了他平时的绮靡情事，脸上竟出现了如醉如痴的神情。有人看着那江十惠，像是恨他怎么再不停下那琴音，只是扰他听箫，让他听不到那令人醉痴的美妙声音，岂不是人生一大憾事？

忽地，那箫声再变，变得如泣如诉，如哀如愁，在那箫声里有难言的悲愁。一旁的肖依早就痛哭流涕了，她心里的凄苦正随着箫声一点点流泻，流成了泪水，她心里想着爷爷的死，想着慕容青的无情，想着自己孤身一人的凄苦，想着武林各大门派一心冤屈自己，恨不能从她的全身一根头发一根头发地拣出来那秘籍，心里万分愁苦，莫非我就一生背负着那偷窃秘籍的罪名，再无洗雪之日吗？莫非我再只能隐姓埋名，从此不在武林人面前出现吗？一旦我在武林人面前出现，我既是一个被丈夫遗弃了的妻子，又是一个偷窃武功秘籍的罪人，我活着有什么意思？她越想越是灰心，心里一念起来：我不如死了的好，如是我能死了，便一了百了。她慢慢掏出那一支匕首，对着她自己的心窝，对她自己道：肖依，你死了好了.....

她对准她自己的心窝刺去！

孟死只是盯着肖依，他心里知道肖依此时心情正是凄苦，他也是迷迷糊糊，也沉入他的仇恨里，他想着那个杀死他的师兄弟的各大门派的人，他要杀死他们，替他的师兄弟报仇。他要杀死那个慕容青，替师妹报仇。蓦地看到肖依正脸色苍白，拿起匕首对着她自己的心窝一刺，不由大惊，叫道：“师妹！”

上去抢下她的匕首，抓着肖依的手。只见肖依的眼泪哗哗流淌，她喃喃说道：“我



是一个恶人，谁也不会要我，我还活着做什么？”她用力把那一支匕首刺向心窝！孟死叫道：“师妹，不可！”

他死死扯住肖依，肖依的心里万分凄苦，哪里容得他扯，便叫道：“放开我，放开我！”

两人这里正争执一团，忽听得有人哈哈大笑，叫道：“有什么了不得，有什么了不得，我不就是杀了他吗？”

那人执剑向颈中抹去，一腔血溅，飞得众人溅血。

只见那女人令主的箫声更快了，她把那箫吹成了短促的断音，像是一个要咽气而未咽气的人，那么呜咽，那么痛苦，一声声摧人愁肠。那琴声本来很是流畅，但此时忽地不那么流畅了，像是潺潺小溪，突地遇上了石阻，本来那水是流得很欢快的，但遇上了阻滞，便不那么快了，只是一时一怔，一顿一停。就是他再用力，那水溪的响声也淹在了箫声的呜咽里。

女人令主的箫声越来越响，江十惠的琴声越来越咽，就是众人听着，也知道他大大不妙了。

忽地，江十惠大叫道：“我不信，我不信。我要胜过你！”

他急急拨弦，急急奏曲，像是要与女人令主拚命一般。琴声再度高亢，江十惠的脸上再有了血色。

女人令主笑笑，她的唇边箫更低，忽地她吹起了更阴沉的曲子，谁听过那种曲子，都是低郁与苍凉，都是愁苦与悲哀，都是无奈与怅惘？便听得众人如醉如痴，人人流泪。和气大师叫道：“这是邪魔之音，听久了必摧内力，毁你五脏，小心，小心！”

但大师的警告竟在那箫声中淹没，有许多人竟是没听到。有的人是听到了，但他此时怔怔忡忡，正听得入神，一心一意投入那箫声里去了，不复出来，你对他说什么，岂不都是充耳不闻？忽地，江十惠的身子再伏低去，他哇地吐了一口鲜血，再吐一口，像

是有瘾，竟连吐了几口。

那女人令主的箫离开嘴边，说道：“江掌门，你已是输了，如是再奏下去，你的性命没了。”

江十惠说道：“我不如你。”

那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江掌门不必过谦，我与你一斗，胜过两场凶险。”

江十惠只是一笑，要知道他想得周密，以为一定胜得了女人令主，他精晓音律，也胜不得女人令主，竟一时不知道怎么能胜得了她了。莫非他们七大门派只是样子，就不是一个女人的对手？

莫非他们七大门派得当着江湖武林同道，像一群疯子一般围攻那个女人令主，做出让天下人传出来，十分不齿的恶事？

武当派的掌门承生道长走出来了，他对着女人令主一揖，说道：“道士本来输与女人令了一回，但这一次是七大门派一齐上阵，不得不再一次出场就是。”

众豪杰一听，便知道他无望再胜。他什么时候竟输与了女人令一回？而且一听他说，像是不等令主出手，只是她手下的人便胜过了承生道长，那可是奇事了。

女人令主说道：“你不愿听我女人令的差遣，也没什么，来人！”上来了那个小丫头，她正捧着一柄宝剑。女人令主用三指拈起那一柄宝剑，说道：“只是我有一点儿疑问须问一问掌门，武当派一向自诩‘人在剑在，人亡剑亡’的，你镇山宝剑这么容易丢失，你任掌门，有什么脸面对武林人士？”

忽地有人高声喝道：“你休胡说！你骗我在先，骗我下山，再去袭我武当，我来与你死战！”

众人一回头，便看到那个怒气满面的非人道长，他正站在那里，指着女人令主而骂。

女人令主大声道：“你便是那个负女人，扔下望月不管的非人吗？”

非人道长得她一问，一怔，再说道：“我便是非人，有什么事你对我说！”

女人令主叹一口气，说道：“久闻武当派的事儿有些乱，有一个非人自大狂妄，不把掌门师叔看在眼里，原来这是真事。我问你，非人，是不是我与你说话，你便算得数了？”

非人得她一问，顿时气结，他怎么也不能压过师叔去。刚才气急，一接她话，不料得她伶牙俐齿，非人根本就说不过她。

非人说道：“我与你先一决，武当派的事儿，自有掌门师叔与你了断。”

女人令主冷冷道：“我为什么要与你一个笨蛋动手，你要能代表武当，我自与你动手。”

非人语塞，他不知道怎么说，掌门人在此，众雄在此，他怎么能说他代表武当，那将置他师叔承生道长于何处？他不知再说什么好了。

忽地，承生道长大声说道：“好，就叫非人代表武当，与你一决，如是输了，我们也无甚话说。”

众人看着非人，非人慢慢走上去了，对着承生道长一揖，说道：“领掌门令。”

他对着女人令主叫道：“来啊，我与你一斗。”

女人令主笑一笑，突然脸色变了，说道：“天下万物，只有女子灵秀，拿人家女人当玩物，只是一味奸淫，这种男人，女人令得而杀之。这个非人，我要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此时，她对着非人走去，她再也不复是刚才那个温文尔雅的女人，她是一个杀气腾腾的恶魔。

非人也不知道她有多高的功力，只是自恃有百来年的内功，想与她拚死一争。他心道：我如今要不胜了她，武当派的脸面便丢在此地了，再复有何脸面对武林江湖？不行，我一定要胜过她！

## 第三十五章 一击十六剑

非人心道：我不胜她，便枉做武当门人，我要胜了她，便给武当争了光彩。我得拚死命与她一斗。女人令主悠悠问道：“只不知非人道长要与我比什么？”

非人大声道：“你有本事，便与我比内力，你与我对一掌，也不拿你那毒人的本事。我与你一拚内功，败了便认输。”

要知道，武林中人一向最忌的就是比拚内力，如是你两人的内力相当，弄不好就是一个两败俱伤，一时逞强，竟落得个一生残疾，有什么好处？

但众人一听，心下恍然，原来非人道长不让掌门与女人令主斗，是因为他要与那个女人令主拚一个鱼死网破。当下许多人对非人更是敬重，敬他是一个不惧死的人。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听说承道道长一死，全身的功力都转了与你，你一人便有百余年的功力，我与你一拚，便是与承道道长与你两人一拚内力了？”

非人笑笑，傲然道：“你要不愿，便再休叫七大门派听命于你，解散了你的女人令，让女人都去嫁人！”

女人令主的脸上更见怒色了，她冷冷道：“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缓缓走近，两人对面。非人道：“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儿，你也不能毒杀我。我只是与你比试，怕你不输与我？”

女人令主冷哼道：“你以为有百年功力，便可与我一斗？我看你离死不远了。”

两人对面，忽地伸手出掌。

女人令主的一只手若有肌无骨，那么白净，只是对着非人。非人说道：“好，看掌！”

两人掌贴一处，只是一会儿，便见两人用上了内力，非人心道：你再有本事，也只是六七十年的功力，想与我与师父集一身的功力相比，岂不是作梦？我不放手，与你一决，让你死在我手，也没了天下一恶！

两人坐下，再复飞腾，再坐下，便见两人头上缕缕热气。

女人令主闭上了眼，说道：“非人，你要悔过，去见慕容秀秀，我还放过你。”

非人大声道：“我不会，我不会！”

女人令主大声道：“你奸了望月，再毁了慕容秀秀，你是一个奸人！”

非人说道：“在我心里，只有一个望月……”

看来，非人无疑是承认他毁了那个慕容秀秀，他以为那个姑娘是望月，他抱着那姑娘走，一直逃到了深山。因为怕她尖叫声惹人注意，便封了她的穴道。后来他喝醉了，便在夜里抱着姑娘大哭，一边哭一边念叨望月，念叨望月如何让他想念。后来，后来他便……

待得他醒了，看到那个姑娘依在他的怀里。那时姑娘已忘了他的强暴，已是做了他的人的那种甜蜜，他问道：“姑娘，你是谁，怎么在我的怀里？”

那姑娘说：“我是慕容秀秀，是慕容氏的一家远亲，我从家里出门，你一看到了我，便叫我望月，你带着我便跑，一直到这里，夜里……”

非人的头嗡地一声大了，他找的是望月，不是这个慕容秀秀，但怎么慕容秀秀竟成了他的女人？

他叫了一声，起身便跑。

如今女人令主再说起那个慕容秀秀，叫他心里好生不安。

那和气大师忽地诵一声佛号，说道：“令主，老衲看令主这一比，就有些不公了。”

女人令主虽说是与那非人在较功力，但仍能说话，也不知她是习的哪一派的心法，她说道：“大师说哪一点不公？”

和气大师说道：“凡是比较内力，都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谁能再提俗事，让对方分心？如果令主再扰非人道长，就是有心如此了。”女人令主一笑，说道：“原来与人比拚内力时，做了亏心事，也不能想，这就不好了。”

看着那非人，此时的额头竟微微出现了细汗，再看那令主，她竟没一丝汗水。莫非她的功力比非人更强？但见那令主笑微微，说道：“非人，你说你武当派上上下下都是人面兽心的人，我便放过你！”

非人此时觉得压力更大，只觉得额头发胀，像是要炸裂开来，他开口道：“我与你一拚，就要拚一个鱼死网破！”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鱼必死矣，只是网未必破！”

她的手掌再用一用力，那非人觉得对面的压力更大，像是有一座山在他头上压着，他说道：“我与你一拚，死而无憾！”

女人令主笑说：“你死是无憾，你害过的望月、秀秀姑娘一定有憾！”

那边慕容秀秀看着非人，她的心里七上八下，如今她也看得出来，那个女人令主与那非人道长在一起，一定是在拚命，不然在场的那么多人怎么都盯着他们，一声也不吭？她想尖声叫起来，但又不敢，一会儿看看身旁的紫衣女，一会儿看看场上的两人，她的心也扑扑跳。

她忽地问紫衣女：“紫衣姐姐，他会不会……”

那紫衣女冷冷说道：“他要死了，他必是会死在令主的手下，世上没有谁能胜得了令主……”

慕容秀秀忽地大声道：“我不要他死，我不要他死！”

众人正在凝神看着场上，忽地有人高声一嚷，顿时都齐刷刷地眼光看她。她心里着急，也不再羞了，她叫道：“令主，你放了他吧，你放了他吧，我情愿……”

不待她再吐出话来，一旁的紫衣女便伸手出来，疾点了她的穴道，让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慕容秀秀的眼泪便流出来，一直流个不休，她心道：我是他的人，虽说是他看错了我，拿我当哪一个女人了，但我毕竟是他的人了，我就一辈子跟他，让他拿我当那个

女人算了。我服侍他，就跟着他，一生一世也不离开，也就是了。他为什么要与令主动手？

哦，是了，她们是为了我，她们为了我，要与男人斗，不让男人负心。只是令主的功夫那么好，非人会不会死在她的手下？如果她死了，我会不会跟着死？

正想着，便见那非人的头上冒出汗来，他有些撑不住了，想要叫出声来，但他恍惚看到那个慕容姑娘在哭，她是恨自己吗？想来也是可恨，当初竟是做了那件事，与望月在一起了，想增加功力，据说夺了苑九的女人，与她交媾，便可增六十年的功力，那个苑九的女人一旦与俗人相交，过后便死。可是他与望月一交，便知那传说是假了，他救不了师父，也害了望月。如今他总是怔怔忡忡，想着望月，才有了与那个慕容姑娘的事儿。

他心里后悔，心道：我也该死了，我也该死了。他此时心灰意懒，恨他自己害了望月，他叫道：“望月，望月！”

他哇地吐血，把那血吐向天空！

众人看着他撑着，知道他必败无疑，但不料得他忽地一败，便吐血如此。

武当掌门承生道长冲上去，叫道：“非人，非人，你怎么样？”非人再抬头看着师叔，忽地声音十分微弱，说道：“师叔，我造下了罪孽，不该去污望月，你见了望月，代我谢罪！”

众人看着非人，一代英豪，竟是到了油尽灯枯的境地，让人也好生凄凉，人人皆无言，只是看着他。

承生道长忽地坐下来，说道：“非人，你守住元气，我与你疗伤。”非人拨开师叔的手，说道：“师叔，我不行了……不必……我没替武当争脸！”

非人死在当场，那个慕容秀秀姑娘忽地失声痛哭，原来那紫衣女看她咬牙切齿，怕她再憋不住，一时出病，便点开了她的穴道。她扑过去，抱住了非人，痛哭起来，她

叫道：“非人，非人，你是你的人了，我是不是望月有什么要紧？我就是你的人，你叫我望月好了，我叫望月好不好？你别死，你就叫我望月吧！”

她哀声而哭，哀声催人肠断，在场的群豪大都是刀头舔血的角色，但也都是黯然神伤。

忽地那女人令主哈哈大笑起来，她笑道：“我不知道你伤心的是什么？你是一个好姑娘，只是在街上走，便遇上了一个狂徒，他当你是另一个女人，抱你便跑。到了夜里，他奸污了你，你说他是不是好人？他只是武当派的败类！武当派也同其他的六大门派一样，也是藏垢纳污之地！你当他是什么好人？杀了他也不足惜！世上再少了一个坏人，少了一个欺负女孩子的恶人，再也不会有人去拿别人当什么望月了，他死了，真是死有余辜！”

女人令主这么说，众豪只是无言，心里默念道：我对女人有情无情，只是无情，她便要杀人了。

那个慕容秀秀忽地叫起来：“你不是人，你管我怎么样？我乐意，我乐意要他奸我，我乐意要他杀我！我乐意，我乐意他叫我望月，他叫我什么有什么关系？”

女人令主说道：“他根本不认得你，只是拿你当一件玩物！”慕容秀秀疯了，冲向了她的，吼道：“我乐意做他的玩物，他乐意怎么玩我，与你有什么干系？你管什么闲事，莫非天下女人的事儿，你都要管么？”

女人令主对着群雄，朗声说道：“你们都记着，如果你们能胜得了我，我便再不管江湖事，如果你们胜不了我，我就是要管，你们这些忘恩负义的男人，我更是要管！”

崆峒派的徐恩驰站出来，说道：“令主，你错了。天下之事，一向有男有女，便成一个世界，你想管的事，有悖伦理纲常，管它会受天谴的。”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徐掌门说一个纲常来听听。”

徐恩驰也觉得有些怕她，但还不得不说。只是你一说，哪一句说得这个魔头不高兴，



她便会杀你了。

他回头看一看，看武当派的弟子正伤心地抬下非人，一代英豪便死在这女人令主的手里。他说道：“从来都说是男人是主，男人是心，你做女人，只能听男人的，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是不是？你女人令如果有男人，你怎么办？”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我告诉你，我女人令必会有男人，你们这七大门派，还有江湖上的门派，只要归服我女人令，便是我们的下人了。他们都是男人，但男人必得听女人的，这就是女人令！”

徐恩驰大声道：“你全令都是女人，必不成事，你没有男人，怎么有天地乾坤？怎么有上下尊卑？不可不可！”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我是女人令主人，我的下人都是我的女人，我就是男人，男人就是我！”

徐恩驰语怔，他看不出这女人令主竟有雄视天下的野心，原来她不光是要夺七大门派的风头，她竟要号令天下！

徐恩驰说道：“令主，我与你比一比剑术！”

众人顿进噤然，原来华山派比剑败在女人令主手下，此时他怎么还要比剑，莫非他崆峒剑术更胜华山派不成？

徐恩驰说道：“我崆峒派与华山派的剑术相比，也没什么高深之处，只是我崆峒派有一招，叫做‘卷起千堆雪’，我来一招，刺在木牌上，如你一剑能胜得了我，我便服输。”

众人一听，顿时哄然。要知道前面的比试，确是硬再碰硬，如今崆峒派看看便稀松了，只是比一招剑术，看来崆峒派是怕了。

女人令主说道：“悉由尊便。”

徐恩驰叫人拿来一块大牌，立在地上。那牌插得深深的，足有半丈深，上面有一块

只有拳头大小的一块牌面，徐恩驰说道：“我只是一剑，便请令主再刺一剑！”

他远远看去，只是仗剑而待，捏一个剑诀，便吼一声，人如飞箭，直射出去！

看这一剑确是凶猛，只听得当当急响，再看徐恩驰已是回到原处。

众人看不出所以然来，只听得和气大师叫道：“好！”众人不知和气大师如何叫好，但细看一看，也心里恍然，原来那牌牌上竟有细细密密的十六个小点。这才恍然，知道徐恩驰这一剑不凡，竟然一剑点出十六式来，齐声喝叫：“好！”

看来众人心里也有私心，他们一心想着有人能胜过女人令主，那样她便不会在武林横行了。

女人令主说道：“徐掌门要的是一剑十六点，是不是？”

众人远远看去，也不知道他一剑是多少点，只知道本事非凡，便喝起彩来，多半是跟着趋奉，一听得徐掌门竟是一剑十六点，不由心内大是佩服，心道：都说崆峒剑术繁复，看来人家的剑术也非同小可，一剑十六点，怕那女人令主对付不了。

徐恩驰说道：“令主果然好眼力，只是请令主也来一试。”

女人令主回头笑对紫衣女说道：“紫衣，你们姐妹里谁有口红？”紫衣脸一红，说道：“谁有，拿出来，令主要用！”

便有一个黄衣女拿出一张红纸来，令主说道：“紫衣，你与徐掌门前去，也请和气大师去一下，把徐掌门刚才击出的洞痕都画上口红。”

紫衣应命，请和气大师与徐恩驰一齐前去画那洞痕，只见那洞痕细细密密，竟是挨在一起，十六点分开，没一点击得重复。紫衣吐舌说道：“果然好剑法，只是有人在他身前，也得挨他刺十六个洞。”她在那徐恩驰与和气大师面前，把那十六个洞都用口红纸浸湿，那些洞便是红红的了，远远看去，也醒目一些。

女人令主看着那牌牌，立定在两丈余，众人看她已是距那牌牌比徐恩驰更远，心道：看她样子，似比徐恩驰更把握些。只见她喝一声：“着！”

身子便飞趁而起，直射出去，只见她剑在那牌上一击，点上几点，人再纵飞回来，也是须臾便立在原地，她笑对徐恩驰道：“徐掌门，只不知我这一剑比起你那一剑如何？”

徐恩驰早就色变，他叹一口气，说道：“令主高明，我输了。”正欲退下，那和气大师说道：“稍慢，待老衲与承生道长去看上一看。”

两人过去看，只见那牌上仍是不多不少的十六个洞，那十六个洞仍在，但那染红的痕迹却是没有了，和气大师一叹，说道：“看来七大门派的人全都不是她的对手了。”说罢意甚怅怅。

## 第三十六章 挑战慕容公子

众人看那女人令主，此时全场上千人，都几乎无声，个个望着那个女人令主，心里十分佩服，此时再看她，竟不像刚才那神态了，人家一个女人，比你五个大男人都强，看来如是唐门，或是少林，再就是慕容氏有谁上场，再输两次，七大门派就算是输到底了，再怎么与人家女人令相恃？

只见那女人令的所有女人个个都挺胸看着众豪，傲气十足。就是全江湖的各大门派联手，怕也不是人家女人令主的对手。

但再有谁能上去与她争竞？

少林的和气大师就要上前，但那绿仙儿忽地笑了，她说道：“慕容公子，从前与苑九对争，只有你才胜了苑九，如今你愿意不愿意再用舌头去说服那女人令主？”

看来绿仙儿这一说，似在讥笑那慕容青。

但看慕容青公子，只是微微点头，竟不为所动。绿仙儿说道：“慕容公子，你想不想与女人令主说一说？”

慕容青一叹，说道：“我不是她的对手，如是苑九，尚有可说。”众人大哗，原来听得绿仙儿一说，蓦地想起了，从前在苑九祖茔上，也是群豪无法，束手无策时，慕容公子独自出头，雄辩大略，使得苑九死在人手。如今慕容公子能不能再显奇迹，使得女人令主败北？可一听他说，便都沉寂下来，无人声语。慕容青说道：“从前的苑九，在苑九祖茔内弄许多玄虚，就是诱骗武林人士上当，说来说去，还是怕武林各大门联手。如今的女人令主，竟能请七大门派同时到此，正正大大一斗，看来我的说项也没用了。”

人都听得出，慕容公子不仅不愿再为众豪出头，而且他这一番话就是不战认输，不禁都是哗然。再一想，也是恍然，慕容公子一向以说项为主，此时五大掌门都败了，他能说什么，只好认输就是，这也没什么奇怪。

绿仙儿本来是要说服那慕容青与女人令主一斗的，但一听得他说，便撇撇嘴，不再说什么。

少林寺的和气方丈一叹，心道：看来要免去这一场武林浩劫，却是不能了。他刚要出场，忽听得有一声很响亮的声音说道：“莫非蜀中唐门没人吗？”

走出来的是唐心。

绿仙儿看着唐心出场了，忽地失笑了，说道：“唐门的新掌门不会是你吧？你怎么能出场？”

原来唐心只是唐门嫡支弟子，此次唐八一死，唐十一出走，便再也没人比他更有权说话了，他心里自忖，要建唐门的威风，闯自家的志气，这一次怕是最好的时机了。刚才他还不愿意出头，因为那时他出头，只是输了唐门的锐气，岂不是砸了唐门的招牌？但如今不同了，五大掌门都败了，连那个慕容青都认输了，他再出头，至多是一个输，有什么了不得？赢了便添唐门的光彩，也给自己赢了脸面。就是输了，众豪也知道唐门有一个唐心，与女人令主曾有一战。唐心大喝一声，站了出来，他说道：“我来与你一战！我掌门人新故，唐门弟子，如今以我为首，我替唐门掌门，与你一战！”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要说暗器，钟盟主的箭便是天下奇兵了，虽说你是唐门得意弟子，但想与我动手，也还是不易。”

她站起来，像是看透唐心的心事，说道：“我念你有勇气，便成全了你。”

唐心不语，他不愿再说，说破了他的心事，让他好生难受，但女人令主说你，你有什么话说？唐心慢慢走至场中，看着众豪都看着他，心里好生激动。他只是一个唐门的弟子，败与胜，他经此一战，会名闻天下。

他站在女人令主面前，此时就是战死，他也无怨。

女人令主说道：“你要与我比什么？”

“暗器！”

女人令主说道：“好，看你是唐门一代弟子的份儿上，我让你对我用暗器，我只躲不出手，你看好不好？”

唐心心里大乐，哪里去找这种便宜事？你叫人打，自己却不还手，看来这一场便宜大了，说不定还会伤了这个女人令主，如是伤了她，岂不是大大光彩了唐门？

女人令主看他满面喜色，忽地一叹，说道：“满面是喜，且脸带杀机，我看你还是有些害人意。”

唐心昂然道：“手里有暗器，便生害人心，这也是武林中的常理，令主何必见怪？”

女人令主大笑，说道：“不怪，不怪。”

她缓缓走到离唐心三十步远，对唐心笑道：“不知道这距离是不是有些远了？”

唐心冷冷道：“不远。”

两人对立，众豪看着唐心的手，要知道唐思从前是唐门的第一高手，死于苑九的祖茔内，从此唐门的第一高手就是唐心了。看唐心用暗器，无疑就是唐门的最高手段。唐心说道：“小心！”

他飞出了三枚暗器，看这三枚暗器，一个追一个，成一条直线直奔那女人令主！

女人令主看着他，忽地笑了：“流星赶月？”

她看着那三枚暗器到来，竟是身子一疾一闪，人也不见她身子是怎么动的，只是一会儿，人便站在原处。

那三枚暗器都走空了，无一枚击中女人令主。

唐心低下了头，他的手里拿出了暗器，那是六十枚暗器，众人看着，便头一回看得明白，原来唐门人有这等本事，六十四枚暗器在两只手里夹着，竟是满满的，看去如针蓬一般。待得唐心把那六十四枚暗器拿在手里，便对女人令主说道：“我会‘天女散花’，与唐思一样，只不一样的，他的手段比我稍快，有两粒暗器多一种变化。”

众豪看唐心，心里也十分兴奋，如是平常，要看唐门的嫡亲弟子发出唐门最具威力的一招“天女散花”你还看不到，只有在此时此处，你才有此眼福。

只知道女人令主能不能躲得过那一招？

唐心叫道：“着！”

先见他蹲下去，再复起来，再蹲下去，便在那蹲屈中积了无穷气力，便见他的两手飞起。错了，人们一先以为，唐门的暗器发出，你只要看着他的手，便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发出暗器的，但一见唐心发出暗器，任是你怎么盯着他的手，你也看得眼花，你只看到了如有千只佛手在眼前晃，那手成百只，成千只，一飞一动皆成自然，像是他本来就不是一双手臂，躲起来藏起来的原就有千条手臂。

你看不清他的手怎么动的，只见那暗器飞起来了，你听得到那嗡嗡声。

那是死亡之声！

女人令主仍在那里站着。

“天女散花”飞出来后，你只见到似是一群蜂子，飞向你来。有的在前，有的在后，在前的飞得不一定快，在后的飞得不一定慢。有的还不直飞，弯弯绕绕，有的直飞，攒攒穿穿，直射向女人令主！

众人更是紧张了，就连那和气大师也低下了头，默诵了一句：“阿弥陀佛！”他心里叹息这暗器手法太毒，如是这般飞出去暗器，天下能躲得过的人有几个？

传说这“天女散花”原是唐门的上两代一个暗器名家所创，他创下了这手法，便疯了，天天叫：“天谴我，天谴我！”后来投水而死。人都说他造下了杀孽，从此唐门嫡亲弟子走江湖，便再也无畏无惧，他们会一招“天女散花”，就是武林绝顶高手在眼前，他们也不惧。女人令主看着那些暗器到了眼前，她先是夸下了海口，说她只是躲那暗器，不会再拿那暗器来击唐心的暗器，她便少了许多优势。看着暗器来时，她一斜头，躲过了三枚，再一移步，躲过了四枚，可眼前的五枚暗器成五花形一齐飞来，她怎么办？

只见她的手指抬起，嗤嗤几声，便弹飞了五枚暗器。说时迟那时更快，再有七枚暗器到了眼前，她的袖子一舞，飞了五枚，再卷回来，便卷飞了两枚。

更有十六枚暗器齐到，这一次是前后左右都躲不得，便见她笑一笑，身子在空中旋舞了一回，再慢慢飘落。有人看得清，她的身子一舞，那十六枚暗器在眼前飘落，直落在地上。

更有暗器飞向她全身，她真的再也躲不过去了，只见她的两手弹出，嗤嗤嗤，一连弹飞无数，前后左右都是眼前所见，一粒粒，一枚枚都弹得无影无踪。

女人令主再看眼前，有十几枚暗器在眼前飘飞，似是有知有觉，怕她的手，躲着她，直找她的暗处。她抬起了脚，一踢，踢飞了几枚暗器，再抬头来，有四枚暗器正钉向她的嘴角！只见她张开了嘴，一咬咬住了那暗器！再看她的手，也一扯，扯在手里的也有三枚。再看她的袖口上，平平地让她裹到了两枚。

唐心看她用嘴咬，用手接，心内顿时狂喜：她输了，她着了唐门的道儿了。谁都知道唐门的暗器是接不得的，她怎么敢接？莫非不怕毒吗？要知道，那几枚暗器怎么也有几种毒，她接下来，便是找死！

唐心昂然道：“女人令主，你接了我的暗器，也用嘴含了我的暗器，如果我没看错

的话，你的嘴边含的是两枚铁相思刺，你错了，铁相思刺是不能用嘴含的，它不光有毒，就是它上面的须，你也摘不下来。你的手也会发黑，你会死于那毒的。”

女人令主看着众人，众人看她，想着她只要须臾便会倒下，便不再对她仇毒，只是有些怜悯地看着她。只见女人令主身后的紫衣女冲出来，她喝道：“唐心，你用毒器，拿出解药来！”

唐心笑着，说道：“你以为解药那么容易拿么？”

绿仙儿在一旁，冷冷说道：“解药只在他的兜子里。”

唐心恨绿仙儿，原来她的心是向着那个女人令主的。他恨道：“要你多嘴？”

紫衣女刚要去战唐心，忽地女人令主笑了，说道：“你说，铁相思刺不容易拿下来？”

唐心大声道：“对。”

女人令主笑说道：“我看不那么可怕。”

她呸呸地吐，便把那铁相思刺吐出来，而且那一吐，所有的铁相思刺再也不是铁相思刺了，只是一丛丛铁渣子。

她的唇仍是那么红的，冷艳的红色。女人令主说道：“你说我用手接了你的暗器，我的手便应该是黑的了？”

唐心大声道：“不错，你会毒发入心而死。如果一个时辰你得不到解药的话。”

女人令主大笑，说道：“唐心，你看看我的手心，我的手心白白的，怎么它就不黑呢？”

众人再看女人令主亮出她的手心，竟是白白净净的，没有一点儿黑色。

人都叹息，都叹息唐心也败了，他的暗器最毒，但也奈何不了女人令主。

众人如今只有指望和气方丈了，只见和气方丈走出来，他站在那女人令主面前，说道：“佛法无边，真乃有岸，我劝施主还是回头。”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和气大师，得自在时须自在，方才是佛。我看大师不悟。”



和气大师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悟？譬如在佛，在心，心自在，观自在，便是佛在。你知道我悟了么？”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你不悟。你看得秘籍重要，便与其事，陷一。再看众人事儿繁，不得退步，不知足者不乐，常知足者常乐。听《佛遗教经》说，‘知足之人，虽卧地上，犹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我看大师便是不知足者。自古天下武学都称少林为第一，可大师仍是惦念着那一部经文释文，结果是少林入俗，死了许多高僧，到如今，和字辈的高僧已是没了几人，大师尚且不悟，只是派人去守秘籍，而且有偈，那偈谁也听得懂，是要秘籍。我看，说不定是和雨大师得了那秘籍，和雨大师如今安在？”

和气大师一揖道：“老衲不说诳，和雨师弟没了，他在回北方的路上，死于龙十八的手下弟子之手。这事儿恐怕慕容公子也知道，钟盟主更是知晓了。”

段自立在一旁说道：“我知道，是有此事，我听钟思玉姑娘说的。”

女人令主大声道：“那样你岂不是更害了一位大师？和气大师，佛经说‘汝等比丘欲求寂静无为安乐，当离喧闹，独处闲居，静处之人，帝释诸天所共敬重。’不知方丈以为然否？”

和气方丈说道：“莫非令主要与老衲论经？”

女人令主寂然，她再抬头时，说道：“刚才我说了什么话了？”

和气方丈说道：“你没有说话。”

女人令主笑着，拍手而笑，说道：“方丈错了，我说了话，只是你没听到，佛是听到了。”

和气方丈说道：“你说了些什么？”

女人令主说道：“我只是说，我听佛言，敬佛意，独处闲居，不发一语。”

和气方丈听了，黯难道：“不错，我不识偈，我只知有我。”

女人令主再笑道：“方丈又错了，有我便有佛，佛与我在一处，便心里宽大。”

众人听得他两人说佛经，便听不懂，只是听哑谜一般，只是注目而听，看和气方丈一沉思，再沉思，只是听他说话，看来方丈如同在听他教诲一般。

再待了一会儿，便见和气方丈一揖，便向后退。

女人令主说道：“多谢方丈！”

众人看和气方丈与她说话，以为他一定会说上几句话，便与女人令主一斗，哪料得方丈竟是退回，都大大惊讶。

徐恩驰问道：“和气大师，为何不与她一战？”

和气方丈说道：“从前人说少林七十二绝技，最大的绝技你说是什么？”

徐恩驰想想，说道：“莫非就是《易筋经》？”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你错了，少林七十二绝技，最大的绝技是念经，和尚能念经，独是别人所不能。既是说经文也说不过人，再有何脸面去拿七十二绝技与人斗狠？”

众人不料得竟是八派人马都是屈服女人令，此时那紫衣女等人才知道，原来和气方丈是退下去了，从此认输，那女人令的人一片欢呼，顿成欢呼声海。

## 第三十七章 令行天下

众女人簇拥着女人令主走上滕王阁，众豪都站在下面，他们的心里不是心思，如今他们眼看着一个活生生的事实，他们不愿意承认的事实：一个女人要一统江湖，一统武林了。

八大门派的人在下面，看着那女人令主。

忽地，那江十惠说道：“令主想要一统武林，那也不错，只是令主所行，能否让天

下苍生都是服气？让天下武林人都是膺服呢？”

女人令主笑说道：“那有何难，我只是做下几件事，就叫你不得不服！”

钟思凡问道：“不知道令主有什么事做得叫人膺服？”

女人令主对众人说道：“不知道夫妻门的新任掌门来了未来？”

只见众人中闪出龙须生与那交心璧，女人令主说道：“从前他夫妻门掌门苏风尘去苑九祖茔夺那‘阴阳八法’，是我花重金买来，送与他夫妻门的，成全他一门功夫。”

龙须生与交心璧说道：“不光是如此，我夫妻门一向有门规，就是旧门主一人去世，另一个只能处理门内事务五年，然后便得将门内事交与新掌门，自尽而死。我家主母未死，成了女人令内的素衣屋主，也多亏了女人令主。”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请两位掌门退下。”

两人施礼退下，看来夫妻门全都膺服了女人令，甘愿做女人令的附庸。

女人令主再说道：“当年在苑九祖茔，还有几个人死于非命，他们把命送在苑九祖茔，只不过是图得他们的祖传秘籍，把那些失传的，被苑九集去的秘籍再拿回来，便丢了性命。”

她拿出一本薄薄的小书，说道：“这里有没有大阳余家的人？”

走出来一个小小的孩子，他是只有十六七岁的一个孩子。

女人令主对他笑说道：“你是余刚的什么人？”

那孩子正是余刚的儿子，他流泪道：“那是家父。”

女人令主说道：“好，这一部书是《大阳三掌》，本来就是你大阳门的秘籍，后来失传了，你拿回去好了。”

那孩子脸红了一红，不上来拿。女人令主看出了他的犹豫，便问道：“你怎么不拿，这本来就是你家的东西？”

那孩子道：“我本事差，怕别人抢了我的。”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我的手下，找哪一个姐姐，拜一个姐姐，在我女人令住上一段日子，直到你习得了大阳三掌，再出去江湖上行走？”

那孩子一听，大是惊喜，看来女人令主真个是恩重如山，他跪在地上，说道：“多谢令主！”

令主再看看那群人中，问道：“有谁是祖痴的后代没有？”

神鞭祖痴，是一个死在苑九祖茔里的汉子，他也是丧命在石阵里的。就见那人群里走出了一个人，那人长得贼头鼠目，看着令主跪倒叩头。令主问道：“你是祖痴的什么人？”

那人跪叩道：“我是祖痴的弟弟，我哥哥死在苑九祖茔内。”

女人令主看看他，忽地问道：“你有侄子吗？”

那祖痴的弟弟说道：“有，有，只是他太小。”

女人令主说道：“他来了未来？”

祖痴的弟弟说道：“他没来。”

女人令主问道：“自你哥哥死后，你是不是能主了祖家的事儿，你有兄弟几个？”

那人答道：“我叫祖魂，我哥哥死后，我只有一个侄子，一个嫂子了，我待他们极好，只是侄子嫂子不便来这里。”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你待他们极好？你待他们好，便是一日三餐茶饭皆无？你待他们极好，便是一天天骂他是贼人的儿子？”

祖魂哪料得竟会有此等事出，他急急跪在地上叩头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

女人令主说道：“你是该死了！”

她的手一扬，只是一粒珠子飞出去，到了那祖魂面前，竟是一抖一收，再也看不到那祖魂的笑脸了。祖魂此时听得话头不对，想起身就走，哪料得那珠子到了眼前，他也知不妙，便躲着，那珠子一抖，出了一柄剑来，嗖地取了他的人头！

众人看着，都是无言，女人令主说道：“兄死奸嫂，慢待侄儿，只有死罪！”

众人不语，看着那人死在脚下，心里也是凄苦。

女人令主说道：“有善者必赏，有恶者必罚，这方才是盟主所为。”女人令主再出声道：“有没有徐学威的亲人？”

从众人中走出一个人来，这人是徐学威的侄子，他哽声道：“我姑父死后，他家无后人，我请人带大了他的另一个远房子，如今他也来了。”

众人看时，那个人带出来的人可不是徐学威那样儿了，他有些傻兮兮的，只是看着令主笑。

令主问他：“你是徐学威的侄儿？”

他说：“是，我是他的侄儿。”

令主再说：“你会做什么？”

笑说：“打拳啊。”

他一比划，一看那架势，真正是什么都不是的人。令主沉吟一下，说道：“好，便拿好那一部书来，交与他。”

青衣女拿了一部书，捧与他，让他收好。他掖在怀里，说道：“姐姐，你长得好看。”

众人不禁叹息，知道像他这样子，根本就不是学好秘籍的料儿。令主说道：“我自会看好你们，如是有人夺了他的秘籍，我必会追究，灭你满门！”

人皆一愣，原来看他拿秘籍的样儿，心里想着，就是骗，也会三言五语骗他的秘籍到手，如今一听，也是怕了，女人令主为他撑腰，你怎么敢夺？

忽地，和气大师说道：“我看令主拿出了几部秘籍，便想到了那些秘籍都是慕容公子家所藏的，不知道令主怎么得来的？”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我自不能对你说，只是有人拿出来，我便重金收买。你要我说出是谁卖与我的，那是休想。”

和气方丈一揖道：“令主，莫不是你拿走那秘籍的？看令主功夫，实在过人，不知令主修的是哪一门的功力？”

女人令主笑说道：“如和气大师这样的高手，都不知道我修的是哪一门的功力，我也不会知道了。只是我告诉你们，秘籍在别人手里，是我用珠宝买来的，再要问我什么，我也不会说。”

众豪看她当面竟是斩钉截铁，说得十分肯定，便也无法再问，只是眼睁睁看她。

女人令主说道：“我不知道我做事如何，只是知道，你们七大门派一向勾心斗角，原属于自己的秘籍，竟是再也不分，只是守在一处，有何用处？听说那秘籍里有北溟心法，有心剑法，还有武当、少林的各派秘籍。如是我得之，便只有一个法儿处理它，那就是看得明白了，哪一门派的功夫，便归还哪一个门派。如是没有得之，便看哪一个门派的人正直可信，便赠与他一门功夫。武学一道，自无止境，你越保守，所得越少，直至最后，世上绝学，所剩无已。再遇上像七大门派这等事儿，哪里还有光大武学的份儿？”

众人听得她说，都是暗自点头，看来这女人令主确是雄才大略，让人佩服的。但不知道她说的那“看哪一派的人正直可信，便赠与他一门功夫”，会让哪一个门派得利，那可真是天降大喜事了。

女人令主说道：“你们听着，我要你们七大门派各派都得我一令，如是你听我的，我便不讨伐你，如是你做了恶事，我便杀你伐你，让你不得安宁！”

她喝令一声，后面过来了那个红衣女，她手里捧着一只盒子，盒子里是那“女人令”。

女人令主说道：“我在十多年前在天下各地寻找到了这些女孩子，我养大了她们，教她们习天下最好的功夫。但在习武功时，竟先后死去许多人，她们的血都流尽了，有的中了毒，有的练功不慎死掉，所以我便制了女人令，这每一枚令牌，都是一位女人令的姐妹，你们拿着令牌，便如供奉着我们女人令的一位姐妹，如是你对令牌不敬，便是

对女人令不敬。”

众豪心里恍然，原来那令牌隐隐传说是用女人的耻骨做成的，看来这传说不假了。

但听得女人令主说道：“如是没有女人令，我等必是会再光临你派，看你近来优劣行踪，以定赏罚，我女人令所到处，有谁不服者，便得灭门之祸！”

少林方丈和气大师一叹，说道：“但愿令主能以仁行天下！”

令主笑笑，对和气方丈说道：“莫非我没以仁行天下么？请方丈放心。”

众人看她红衣女拿出令牌来，对着少林方丈和气大师说道：“大师少林住持，以少林为武林至尊，如是大师拿了女人令，便可为众豪做一榜样了。”

和气大师看着那红绸布上，竟有十几枚令牌，看那令牌，都是白白净净的，只有一块是有些斑点的，看来那些人都是纯净的少女，她们的耻骨都是纯净的。大师一揖道：“好，老衲便拿了一令。”

那武当派的承生道长一见少林和气方丈也拿了女人令，便叹息说道：“老道也拿一令，以免武当涂炭。”

后面的钟思凡等人也看着，拿了一令，直至那慕容青面前，慕容青看着，黯然道：“我慕容山庄已是被焚，我不必再拿什么令牌了。”那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慕容山庄被焚不假，但天下有谁能聪明如慕容公子，我看公子还是不必谦虚了，拿一令牌，他日振兴慕容家族，必是指日可待之事。”

绿仙儿拿起一个令牌来，说道：“我来替慕容公子拿一牌子，他日慕容氏再兴，我代公子谢过令主。”

正要拿一令牌，忽地有人高声叫道：“慢着！”众人一惊，便见众人身后出来一个女人，她风尘仆仆，一身征尘，看来是很久没好好歇息过了。她来到了众人眼前，说道：“他不能代表慕容氏！”

绿仙儿一看，原来这人是那个慕容家的大小姐慕容霜，便冷笑道：“慕容姑娘，你

虽说是慕容氏的大小姐，但说你代表慕容氏，怕也不大稳便吧？”

有人便在心里叹道：她说得正是个理儿，就是慕容青再怎么样，他也是慕容氏的公子，只有他才是慕容氏的家主，慕容霜怎么也是一个外人。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这么说你是慕容姑娘了？”

慕容霜说道：“正是。”

令主笑说道：“姑娘看慕容公子，看他神情有些委顿，但他仍是慕容公子，怎么不能有代表慕容氏？”

慕容霜说道：“我跟他好久了，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慕容青，他只是一个假的人，他不是我哥哥慕容青。他害了我哥哥，用我哥哥的身份在江湖上行走。”

众人大哗。

想不到会出一个假的慕容青，那他是谁，真的慕容青公子又在哪里？

慕容霜说道：“我看了他许久，他头一次看到我时，呆呆怔怔，我以为他是中了毒，便头脑不那么灵光了，但我与他说话，他说话也是正常，再问他别的事，他都是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只是不知道慕容家事，凡是慕容家事，一概不知，他怎么会是我哥哥？”

众人看着慕容青，等着他说话。

慕容青站了起来，他看看绿仙儿，说道：“我在唐门中了毒，认不出人来，我甚至认不出妹妹。”

慕容霜说道：“你说，五年前在苑九祖茔前，你说过些什么话，说与我听听。”

慕容青说道：“我说了些什么，我真的说了些什么？”

慕容霜说道：“你与谁一起进的那苑九祖茔？”

慕容青笑笑，低下了头，说道：“我想一想，我是与你一起进去的。”

慕容霜再说道：“我知道你是与我一起进去的，但进去后你对我说了些什么？”

慕容青忽地大笑，说道：“霜妹，你知道，我的头脑不大好用了，我怎么能记着那



五年前的事儿，能一五一十对你说得清？”

众人也觉得慕容霜的话有些过份，不说是慕容青，就是与一个天天记着自己做过什么事儿的人说起五年前的事儿，他也说不清了。但慕容霜大声道：“不对，不对，我哥哥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他记得住一切的，他能记住一切事，只要是他经过的，他便会记得住。你看，他有那样一个本事，你们都是武林中人，你们每一个参与这一场争斗的人，他只要看过你一眼，便记着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除非你没与他见过一面，不然他绝不会记不住你的，他才是我哥哥。”

众人看那令主，看她也低下了头，看来慕容霜的那神情让她感动了，如此兄妹之情，令人动情。慕容霜再说道：“我哥哥自从离家，再去了唐门，在唐门与那个女人成亲，我看她那样子，就知道我哥哥绝不会喜欢她，她不是我哥哥喜欢的那种女人！”

她戟指着绿仙儿，苦笑笑，说道：“她是哥哥最痛恨的那种女人，哥哥宁死也不会喜欢她！”

她再指着肖依，说道：“她是我的嫂子，她最知道，我哥哥对她最是恩爱，嫂子，你说，你说啊。”

肖依此时心乱如麻，她一听得慕容霜说，那个慕容青是假的，心里顿时豁然，对啊，他做事的样子一丁点儿也不像是慕容青，慕容青做事有霸气，有才气，有雅气，他这人什么都没有，他怎么会是慕容青？

众人此时的眼光都盯在肖依的身上，只要她说上一句话，似就能判定那个慕容青公子是不是真的，她看看众人，再看看急切地看着她的慕容霜，她轻声说道：“我也觉得他不对，他不对，他可能不是慕容公子！”

一语既出，众人哗然，他不是慕容公子，那哪一个才是？慕容公子哪里去了？

众人这才想起来，慕容公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如是他在，说不定会胜过那个女人令主呢。

有人高声叫道：“你说，慕容公子在哪里？你说！”

慕容霜冷冷看着那个慕容青，她说道：“依我看，你得说出我哥哥在哪里了，是不是你害了他？说！”

## 第三十八章 假慕容

慕容青在众人中，被众目睽睽瞪着，他正色道：“我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更姓的慕容青，有什么不对？”

绿仙儿也大声道：“他是慕容公子，他有那么多的本事，我知道的，不然我怎么会舍了唐门嫁他？！”

慕容霜冷笑，她说道：“我跟了你们一路，我看得出来，你知道我哥哥睡觉时什么样儿？你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我知道，我嫂子也知道。”

绿仙儿大声说道：“你说他睡觉时什么样儿，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慕容霜冷笑，说道：“跟我慕容霜玩心眼儿，你还不行。我告诉你，自小到大，我只是输与我哥哥，再与别的人玩，我从来不输！”绿仙儿忽地笑了，她慢声细语地说道：“慕容姑娘，你再休说，说下去你会后悔的。”

慕容霜说道：“我不会后悔，你只说，我哥哥睡觉时有什么神态，我提醒你一句，他脸上有什么表情？”

绿仙儿一听，便嫣然笑笑，说道：“我知道，他睡觉时打呼噜，还有些皱眉。”

慕容霜看着肖依，只见肖依摇了摇头，慕容霜对肖依说道：“嫂嫂，我与你一齐喊，喊哥哥是有什么毛病，好不好？”

此时肖依巴不得找出那个真正的慕容青，她也差不多断定这个慕容青是假的了，心

内恍恍惚惚，心道：怪不得他当初不理我，原来他不是真正的慕容公子，他不是慕容青，看来我与慕容公子的情意也不那么深，不然我怎么会看不出他不是真正的慕容公子？此时，那慕容霜看她失神呆怔的样儿，大叫道：“嫂子！”

慕容霜过来牵扯着她的手，叫道：“一，二！”

两人一齐喊道：“睁眼睛！”

众人都愣了，再都是哄然出声。对啊，那个慕容青也说不出慕容公子睡觉时是睁着眼睛的，连他的妻子绿仙儿也不知道，可此时慕容霜与他的前妻肖依叫了出来，一叫出来时，肖依对着慕容霜，慕容霜对着肖依，两人苦笑了，她们笑那个假的慕容公子被揭穿了，她们看得出，那个慕容公子是假的。

众人再看女人令主，只听得她说道：“天下名声极重的慕容公子，是真是假，真是一个大事。我看还是慎重些，问他一问，看他是真是假。”

慕容霜再说道：“问就问，如果他是真的慕容公子，他一定知道慕容氏的‘百步行兵’的那最后九式叫什么名字，你说，你说得出来，我当场叫你哥哥。”

那慕容青此时尴尬可知，他看着绿仙儿，绿仙儿也看着他，两人不语。

慕容青说道：“妹妹，你知道我中了唐门的毒，要不是你嫂子……”

慕容霜大声道：“她不是我的嫂子，我的嫂子是肖依，是那个苑九的孙女肖依！”

她扯着肖依的手，对慕容青说道：“我知道你不是我哥哥，你与那些夺秘籍，杀我一家人的凶手是一起的，我求令主，你既是大恩大德，你能不能报我的仇？”

那令主说道：“龙十八杀了你全家，你要报仇，自去找龙十八！”慕容霜大声道：“龙十八我要找，但这夺去秘籍的，杀我全家的我都要报仇，我要杀龙十八，我也要杀那个夺去秘籍，害我慕容氏的人！”

令主说道：“慕容姑娘，你看哪一个是害你全家的人？你说出来好了。”

慕容霜指着那个假的慕容青，说道：“就是他！”

慕容霜叫道：“你既是慕容家人，你与我过几招，我看你会不会慕容剑法。”

那个慕容青站在那里，再也无话可说，他说道：“妹妹，我不愿与你动手，再说我的身体中了毒，根本就使不出剑法来。”

慕容霜冷笑：“你身体中毒，也不要紧，只要使得出慕容家剑法，你便是慕容青，如果你使不出，我今天便要杀了你！”

慕容霜说完，身子便向那慕容青一扑！

慕容青不想她会扑来，便叫道：“不好！”他身子一躲，却是躲得不那么快，袖子被慕容霜一剑划破，害得他大汗淋漓，他叫道：“别杀我，杀我会后悔！”慕容霜叫道：“你害了我哥哥，我要你还我的哥哥！”

那个假慕容青大叫道：“你哥哥未死！”

慕容霜此时剑已指着他的咽喉了，她喝道：“你快说，哥哥在哪里？”

假慕容青看看绿仙儿，绿仙儿忽地大笑，说道：“慕容姑娘，你知道你哥哥是一个大英雄，他一定会再回来的，你不必替他担忧。”

慕容霜喝她：“你住嘴，我只问他！我再问你一句，如果你答不出，我便杀了你！”

慕容霜一字一句地问：“你说，我哥哥现在哪里？”

那个假慕容青忽地大叫起来：“绿仙儿，你来救我，你不再救我，我便说出来了！”

绿仙儿忽地扑来了，正对着那慕容霜要出手，忽地她的身旁冲出来了孟死，孟死一出手便拦住了她。孟死心里知道师妹还是惦念着慕容公子的下落，便拦住了绿仙儿。

慕容霜叫道：“好，你不说，也好，我要你死在我手，你再也不能污了我哥哥的英名！”

她一剑刺去，忽地那个假慕容青拿出了一枚女人令，叫道：“我有女人令，女人令保我！”

蓦地，像是飞来一只大鸟，直扑在慕容霜眼前，那手一拂，便拂飞了她的剑，女人

令主说道：“既是他拿出了女人令牌，我便不能不照应他了。”

变生当场，众人都是怔怔看着。

女人令主说道：“他的手里有我的令牌，便不得不照应他，慕容姑娘，你放了他吧。”

慕容霜大声道：“你不是要做天下德主吗？你看他杀了我哥哥，到处拿我哥哥的名声作贱，你也肯答应，你还有什么令主？”

女人令主说道：“我说过，凡是拿了我女人令的，我全答应照应他，我不能说话失信。”

慕容霜大声道：“那好，我也拿一块你的令牌。”

慕容霜气哼哼去拿令牌，那个红衣女看着令主，只见令主摇摇头。她便不肯给慕容霜令牌，慕容霜叫道：“我哥哥不在，我便是慕容家的主人，你给不给我令牌？”

红衣女说道：“给你令牌不要紧，但你拿了令牌也没用，因为女人令的令规便有一条，戒令内之人相互争杀。”

慕容霜看着女人令主，她看着那个假慕容青，恨声道：“别叫我看见你，我再看见你，一定杀死你！”

绿仙儿笑道：“有我在呢，我怎么会叫你杀死我的丈夫？”

孟死忽地说道：“我帮我师妹，一定杀死你们两人！”

众人看着，在女人令主的眼前，他们竟是说杀说恨，毫无顾忌。女人令的十二异衣心里也纳闷，令主一定会给他们一个颜色瞧瞧的，怎么令主不动声色？是不是令主对他们格外开恩，不想杀他？但看平时令主对肖依与孟死都是很好，红衣女看着慕容霜，忽地说道：“令主，她是慕容家的人，是不是给她一枚女人令？”

令主沉吟一下，说道：“也好，如是你得了我的女人令，我便会帮你。”

慕容霜大声道：“你只帮我查清，是谁杀了我哥哥，我便谢你。”令主说道：“他是假慕容青，你问他便知，他为什么要假装慕容公子，慕容公子也是假作得了吗？”

那个假慕容青忽地笑了，他说道：“世上只要有慕容公子，我就是他了，慕容公子神思博达，万虑皆深，我不如他。只是我告诉你，慕容姑娘，我并不曾杀害慕容公子。”

慕容霜大声道：“你带我去找我哥哥，我哥哥无事便罢，如是他出了事，我一定杀你。”

女人令主大声道：“如今各大门派都拿了女人令，我便对你们都有一个照应，那些不听女人令号令的，只怕要受祸了。”

和气大师一揖道：“请令主大发仁心，放那些小小门派一条生路。”

令主笑笑，说道：“我要各派都听女人令号令，天下清秀，独钟女子。男人须眉浊物，算是什么？我再排名，天下七大门派，峨嵋为首，其次少林，再其次武当，再次崆峒，再次华山，江南江门随之，北方一盟为后，慕容氏为最后，众人服是不服？”

少林和气大师一揖，说道：“依令主说，那些秘籍只要归回，便依着令主心意，听各大门派议事，将那些秘籍分与众派？”

女人令主说道：“不错，我只要访得那秘籍，便会拿它分与各派，凡与各派武功相近者，我都分与你们。”

众派再无一言，心道：看来她做事也算公道，我便先听她话，看她如何行事便了。

女人令主说道：“龙十八，你站出来！”

龙十八慢慢站出来。

他是一个傲岸汉子，兀立在那里，不揖不拜。

女人令主问道：“你杀了慕容氏全家？”

龙十八说道：“不错，只是杀了几十个人，没有那个慕容青，也没有那个慕容霜。”

他指指那个假慕容公子，再指指慕容姑娘。慕容霜骂道：“我与你共戴天，你那十八寨早晚都是一死！”

女人令主说道：“天下纷争，只是一个理字，你平白去夺人秘籍，显是不把七大门

派看在眼里。再者你杀了慕容氏全家，也犯了第二个过失。如今我要你与慕容霜姑娘公平一决，你愿是不愿？”

那龙十八看看那个冷漠的女人令主，心道：我就与她公平一决，有什么了不得？他抗声道：“我愿与她公平一决。”

慕容霜拿起剑，恨恨地便欲出去，但忽地那女人令主说道：“慕容姑娘，你受了伤，与他一决，不甚公平。

我可让我手下的十二异衣中的一人替你，你愿意哪一个人你？”

说罢，令主有意无意地看一眼紫衣女。

在十二异衣里，数紫衣女的功夫最高，她盯了紫衣女一眼，是要紫衣女去替慕容霜。慕容霜心道：我是江南慕容氏家人，怎么能让人替我？她一替我，显我慕容家无人，我不愿意。

但忽地在此时，她耳旁响起了一个声音，那声音正是她哥哥的：“霜妹，你让紫衣替你，她会替我慕容家报仇，小心，切勿出声！”

慕容霜失声道：“哥哥……”

但她忽地看到了众人都注视着她，她心道：除了我哥哥，天下当顶数慕容姑娘聪明，看来哥哥不曾死，他叫紫衣女出手，就是要替慕容家报仇，我怎么不干？

她站起来，走过去，手执剑，说道：“我不要人替……”

但她走了几步，便要跌倒，那紫衣女在身后一把扶住了她。紫衣女笑笑，对慕容霜说道：“慕容姑娘，令主关心天下的姐妹，你何必要她扫兴呢？”

慕容霜说道：“好，我便听令主的。”

龙十八在一旁心里打开了鼓，他心道：我与那个慕容霜一战，还可胜她，就是胜了她，我能走开。但与这个紫衣女一战，如是胜了她，我怎么能走？如是我败与了她，一个堂堂汉子，连个娘们儿也打不过，传出去我龙十八的面子往哪里放？再说我就是胜了

她，也算得罪了女人令，这女人令主是一个有仇有怨必报的人，我怎么能与她作对？正犹豫间，忽听得那女人令主说道：“我只派一个手下与龙十八对敌，如是你胜了我的紫衣，你便无事了。如是你败了，你的十八寨不是还剩下十六寨吗？那十六寨都会被铲平！”

龙十八惕然而立。

他不能输。如是他输了，意味着他的十六寨的兄弟都得死在人手。如是他胜了，十六寨的兄弟会安然无恙。

紫衣女仍是笑盈盈的，她看着龙十八，说道：“龙爷想用兵器还是用拳脚？”

龙十八暗忖道：我用兵器，伤了你，令主必会杀我。我不用兵器，你也躲不过我的拳头去。他笑笑说道：“难道我与姑娘真个玩命？不必用什么兵器，只走上五七招数就是了。”

看他样子，似乎与紫衣女一斗，是输是赢都不在意，但紫衣女笑说道：“龙爷小心了，如是我一拳打倒了龙爷，你的十六寨人马都得送命。”

龙十八心里有怒火，心道：人要得志，小人也猖狂，她只是女人令主的一个心腹，便那么得意，女人令岂不要把天下的男人都踩在脚下？

龙十八笑道：“好，姑娘不怕拳头痛，只管打好了，龙某皮厚，打几下也无妨。”

两人拳脚动起来，看那个紫衣女一动，慕容霜方才知女人令主要紫衣女替她的苦心，原来那紫衣女的拳却是“七伤拳”，一拳一拳。打出去都是平平的，看去没什么特别，只是一冲出拳去，便听得一阵风声。那气势过人，比起龙十八的拳更是高明。龙十八用的是长拳，他一挡一避，看来斗心也无。也难怪他，就是换了别人，当场的七大门派都接了人家的女人令，你有什么本事再与她对抗？如是你得罪了女人令，你的十六寨的兄弟都得死在她手，你怎么敢认真？

紫衣女的“七伤拳”却不同于男人施为的拳法，每一拳出去，都是阴风习习，看似



无力，但到了你眼前，那拳风便逼人了。

龙十八着了她一拳，忽地觉出肺腑都是隐隐作疼，他叫道：“看拳！”

此时他也顾不得十六寨的兄弟了，如是让他龙十八败在了一个姑娘的手下，拳脚便不如人，他再怎么在江湖上立足？龙十八吼道：“着打！”他的拳泼如风，一拳拳打向紫衣女！

紫衣女喝道：“着！”

一拳正打在龙十八的胸口上，他叫了一声，身子向后一闪，对着紫衣女说道：“龙某败了，输与姑娘。”

紫衣女心道：我不曾真的打赢了他，我只是打了他一拳，他便认输，只怕这里有诈。她对龙十八说道：“我与你并不曾真正分出输赢，你再来过！”

龙十八对着女人令主一揖，说道：“令主，龙某败了，如是令主想动我十六寨，我也无甚话说。”

令主看看龙十八，说道：“好，你输了一回，再遇上慕容姑娘，怕你会没性命了。”

龙十八哼了一声，显是不服，但当着女人令主的面儿，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揖让道：“令主，龙某走了。”

令主点头，说道：“你走好了。”

## 第三十九章 逃亡

龙十八坐在正中，看着他的十六寨寨主，他们都不说话。

有什么好说的，龙十八都已经说过了，只要他们还在寨内，便就是死路一条。

但寨子是他们的心血，他们花了那么多心血支撑的十六寨，全都放弃吗？大寨寨主

说道：“大哥，我们不放弃寨子，与她们斗一斗，也拚一个鱼死网破！”

龙十八轻声一叹，说道：“没用，就是我们十六寨的人全都集在一起，也绝不如七大门派，七大门派都臣服了女人令，我们有什么指望？”

二寨寨主说道：“大哥，我看事儿不像你想的那么严重，他们臣服女人令，只怕是权宜之计，只要找到了秘籍，练出了那阴功，还怕她什么女人令？”

龙十八说道：“说是那么说，我看众人都是窃窃私语，我怀疑那秘籍早就归了那个女人令主。看她的功夫，都是绝世惊人，我想她定是身怀奇功。”

众人不语。

龙十八说道：“我们兄弟一场，如今早早散了，我带着连云寨、祁山寨的兄弟与他们斗过，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再怎么与人斗？依我看，各寨的人马都散去，各位兄弟都散走，如我能得活命，再过几年，我会来寻诸位兄弟。如是我死了，各位兄弟都安居乐业，也算是保住了一些人。”

曾几何时，龙十八叱咤风云，在江湖上谁也不服，但眼下看他，竟是如委地曲蛇，只能扭扭身子，让他的兄弟何等悲伤？众人都对着龙十八行礼，人人哽咽，叫道：“大哥！”

只能散了，他们分开了，说定散去十六寨，只等五年，再看江湖情景，以定聚散。

众人都是走散了，只有龙十八坐在寨内，他与那个十六寨的寨主坐在一起。

龙十八说道：“小弟，我看你也收拾收拾，先走好了。”

十六寨的寨主笑笑，说道：“小弟是大哥拣来的，我只跟着大哥。”

龙十八扯着他的衣襟叫道：“你走，你走，我不愿看见你！”

十六寨寨主笑了，他笑龙十八：“大哥，你太小瞧我了，你以为我怕死？你死在哪里，我跟你在哪里，我已经把所有的钱财都分给了弟兄们，让他们都走了，我跟你一齐走。”

风肃杀，寨子里空无一人，只有那倒在墙上的旗更显得阴森、凄凉。

龙十八说道：“也不知道他们走到了哪里，但愿他们能活得好。”

十五寨主走得很急，他急着回家去，家里有娇妻，还有两个儿子，他妻子总是对他说：“瓦罐不离井上破，你还是别干了吧？”他总是不答应，他以为有大哥，天下的事都顶得过去。但如今他也看到了，大哥也抵不住那女人令。他回去，要散去众人，与妻子回老家度日。忽地，他站住了，前面有一个人，那是一个道人，是武当派的道人，他手里握着一柄长剑。

他问道：“你拦着我做什么？”

那道人说道：“你杀慕容家人，全都该死！”

十五寨主是聪明人，他喝道：“你是武当派的人，是不是？如果你是，我就知道你为什么来了，你是贪那‘天龙九式’，必是那个女人令主答应了你，给你那‘天龙九式’！”

那道人被他说中了心事，大吼道：“你胡说！”

长剑如虹，直刺过来！

再也无须说话，两人在道上一来一去，打了十几个回合。十五寨主不是道人的对手，他吼道：“我杀了你！”

他扑过去，情知这一扑必死！他的眼前闪现的是他的娇妻与两个儿子，他的胸前中了一剑，仆倒了，叫道：“瓦罐……不……”

道人割下了他的头，把他的头小心地包好，便飞身而去了。

十寨主是一个文弱书生，他带着两人，那两人是他的结义兄弟，他们两个是亲兄弟。两人跟着他，一路走下来，并无话说。

他说：“我们散了后，去哪里？”

那老大说道：“回去海边，打渔维生。”

老二说道：“我看，还是去当强盗，我们自立门户。”

十寨主笑一笑，说道：“龙大哥都不行，我们自己怎么行？再说，你们两个都是有勇无谋，怎么会……”

他不愿再说，两兄弟都是有勇无谋，他们两个去打家劫舍，只是作死。

他叹一口气，说道：“坐一会儿吧？”

两兄弟坐在他的身后，忽地他大叫一声，他的两肋插上了两柄刀！是两兄弟！

他喘息道：“你们错了，你们错了，跟着我，你们还有生路！你们记着……要……”

弟弟忽地后悔了，叫道：“雅哥，你说，我们怎么办？”

那十寨主说：“你们……你们……”

他头一歪，死了。

有人轻声说：“可惜了，你们十六寨只有这一个有头脑的人，他一死，你们再无希望了。”

两兄弟抬头，看到了一个人，她是女人令的红衣女。

是女人令？她就是天下人人闻之色变的女人令？

两兄弟此时竟再也不怕了，他们两人齐声嘶吼着，扑向红衣女！只是三合，红衣女一让，一冲，再一飞，她的手里飞出了一粒珠子。两人看到了珠子，那弟弟竟想着：她如何飞出了珠子，莫非她的珠子丢了，在与我们动手时丢落的？他一瞬间竟想到了要拣那珠子。但哥哥叫道：“小心！”

晚了，只见那珠子飞出一刺来，那刺光芒耀眼！噗地一声，头一跳再跳，跳到了地上。

哥哥狂呼：“我杀了你！小贱货！”

红衣女再回手，她的腰间再出一把匕首，那哥哥只见了匕首在跳，人的眼睛便看到了自己的屁股！

十二寨主下了山，他知道从此他就危险了，依大哥说，如是那女人令主要杀光十六

寨的人，自己必是不免。要想回到寨子去，只能装成一个农夫。

他慢慢走，把他的马也扔掉了。

他走在路上，看着前面，再有不远处，就到了他的寨子了。

他甚至能远远看到寨子上站在那里守望的人。

他笑了，他笑得很甜，路上无事，他找到他的六兄弟，他们会一齐冲出去，杀出一条血路。

忽地，他看到了眼前站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一个女人，她的身上着一身青衣。

他忽地想起了龙大哥的话，女人令主有十二异衣。她们一个个都身怀奇功。如是遇上了她们，切不可轻敌。

他笑了，看着那女人，说道：“姑娘，向前走是什么地方？”

那青衣女笑了，说道：“你是什么人？”

他嗫嚅道：“我是种地的。”

青衣女笑得咯咯响：“十二寨主能种地？你能种地，我便能织布了。”

十二寨主知道要坏事了，但他还是装作糊涂，说道：“姑娘说我能种地，姑娘你会织布啊？”

青衣女笑说道：“十二寨主，你别去种地了，我看你跟着我，去女人令做事吧，天天扫地，看花浇水什么的，好不好？”

十二寨主笑说道：“姑娘缺人干活，好，好。”

他装作不在意，走近青衣女，走得足够近了，他说道：“姑娘，我闻到你身上有一股香气味儿呢。”

青衣女说道：“是吗？”

十二寨主心道：你拿我不在意，以为我什么都不是，那就错了，我有十二金锥，我要杀你，易如反掌！他突地一吼，叫道：“你死吧！”他冲上去，十二枚金锥一齐出手！

忽地失去了姑娘的身影，他看不到人了，那个姑娘的笑声在他的身后，对他说道：“像你这一点儿本事，便做了十二寨主，我看你活得也太久了。”

姑娘的手一飞，只见空中飞过了一条金线，那线唰地一抛，便抛过了他的头！

他的头落地了，他看到了一段他不熟悉的身影，只是没有头，一个农夫的身影，那样子很是陌生。他心道：那人是谁呢？

十四寨主走在路上，他知道他得快，快赶回他的寨子，到了寨子内，他要散尽所有的弟兄，告诉他们大祸临头，再别做这种生意了。他驱马狂奔，那马很快，一直射向前面。

前面有一片树林，他也知道，有一句话说的是“逢林莫入”，但他顾不得了，就是他不入，赶不回去，寨内的兄弟们还不是一死？像连云寨与祁山寨的兄弟那样，全都死了，岂不是大大冤枉？

他驱马快奔，忽地听马长嘶，他想道：马是失了蹄，还是看到了什么？

但他忽觉得脸火辣辣的，他的眼前忽地失坠了土地，他跌在地上了，他看到了马头在前面，那是一具血淋淋的马头，他再回头，他的马竟是没了脑袋。

他看到了人，但那是一个什么人？只是一个小小丫头，她身着一件粉衣，好漂亮的粉衣，笑嘻嘻地看着他，说道：“你别那么急，赶得马脑袋都叫树枝刮掉了。”

他就是再蠢，也不会以为那马脑袋是树枝刮掉的，他急问道：“小孩儿，你看见人了么？”

小丫头眉头一皱，说道：“什么人，我不是人吗？”

十四寨主不耐烦与她扯皮，叫道：“除了你，还看见什么人？”

小丫头拍手笑，说道：“没人了，对了，你是怕有人看到你从马上掉下来那样儿，不好意思，是不是？”

十四寨主大声道：“别废话，我得走了。”

小丫头站在前面，双手一横，像是拦他，叫道：“对了，对了，我找你有事，你知道不知道，我是女人令的粉衣女？”

十四寨主睁大了眼睛，他看着这小小丫头，突地仰头大笑，他笑自己太傻，笑龙大哥太在意什么女人令了。她们派一个小小丫头来对付自己，岂不是大开玩笑？像这各门派，怎么会把大哥吓得那样子？

十四寨主喝道：“你太小了，你回去，告诉女人令主，让她再派一个有用的人来。”

小丫头笑笑，说道：“我告诉你，只有我一个，你便对付不了，你看！”

她拿出一支小小的匕首，说道：“我只用它对你使那几招，不出四招，你便得死了。”

十四寨主也不想想，他刚才骑一匹马竟骑着骑着，连马头也没了，那是小丫头的奇招，可见了人家的剑术极高。他喝道：“我杀了你！”直扑过去，一刀砍空，再一刀回头一搂，不料得那刀砍得空荡荡的，他叫道：“再看刀！”

忽地他觉得他的肋间很痛，忽地想到了大哥说过，他连砍两刀时，他的肋是一个空门，有人要杀他，会从那空门刺去，那样他的心脏上便会插一把刀。

大哥说对了，只是那不是一把刀，而是支匕首……

他扑通倒地，叫道：“你杀了我，你杀了我……”

十四寨主的眼光犹是不信，他不相信一个小小的丫头能杀了他。

小丫头嘟哝着说道：“我看你也得死，不如早一点自尽算了，还省得我动手。”她有些纳闷，那些人的武功那么差劲儿，为什么总是乐意动手，那么脾气暴躁？

十三寨主一走出寨子，便坐在石头上，他想了一会儿，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想先调寨内的七兄弟来帮他，那样说不定女人令派出来的杀手便不会杀他。他拿出了一只鸽子，那是一只宝贝鸽子，叫青雨点儿。

十三寨主对青雨点儿说道：“小雨点儿，你听着，你告诉他们，要他们来接我。”

他写了一个字条：从十六寨归，路上有贼拦，来接我。急。

如果他把鸽子放出去，只要三个时辰，他的兄弟们便会来了。他放出了鸽子，看着鸽子飞入云中，他笑了。

他想，凡事都得细心些，他从来做事有条不紊，在十八寨里，他的寨子是最平静的，也是最富有的。他找了七个兄弟，他们与他生死与共，都是他从各地寻来的患难朋友，他救过他们的性命，他们一听到他有难，一定会扑奔来救他的。

他要坐一个时辰，再走，一直走到了那片树林，那时他的七个兄弟都会来了。

他走得很慢，像是一步步量地。

到了树林前，他看到了，那树林是阴蔽蔽的，没有一丝阳光，此时的天空有些阴。他想，七兄弟会来了，他们此时一定到了树林的另一头，只是他们来时，我便与他们一齐走。忽地，他看到了一个坐在路边的美艳女人，那女人身着一件破衣服，手里搂着一个破包包儿，她担心地看着十三寨主，怕他是歹人吧？

十三寨主很是花心，他想道：我没看到什么女人令主的人，但我看到了一个很美的女人，我把她带到寨里去，那有多好。

他凑上去，对那个女人说：“你是谁，坐在这里干什么？”

女人吓得战战兢兢：“我是过路的，我丈夫说接我，他没来，他没来……”

她的嘴唇很丰润，很性感。十三寨主的心里又刺痒痒的，他说道：“你丈夫没来，我来了，是不是？我与你很有缘的。”

那美艳女人低声说道：“我丈夫总打我的，他脾气很不好，你还是走吧，如果让他看见你，你的命就没了。”

十三寨主笑笑，问道：“你丈夫是什么人？”

美艳女人的眼一斜，让十三寨主心更是刺痒，她说：“他是农夫，他很会种地的。”

十三寨主大声说：“他只是一个种地的，你嫁他做什么，你不如嫁与我。”

美艳女人看看他，看他样子还算好，便说道：“你是做什么的？”十三寨主一拍胸，



说道：“你嫁了我，保你穿金挂银，你嫁不嫁我？”

女人看他再看，也有些动心，说道：“我要嫁你，也是晚了。从前爹告诉我，一生只能嫁一个男人，不然我到了地狱里，会被割尸的。”

她那样子吓得不轻，让十三寨主更是喜欢，他说道：“我杀了他，割下他的舌头，他到了地狱里，便不会说了。”

女人不吭声，像是愿意。

十三寨主扶起了她，他摸到了她的手，心道：要不是我怕看到那女人令的人，我今天便在这里也要她从我。不怕，看到了我的七兄弟，我便如到家了一般。我又得了一个好女人……

他走进了树林，远远看到七兄弟来了，他叫道：“兄弟，快来！”突然他觉得后背刺疼，他听到了那个美人的声音，她说道：“我叫绿衣女，你知道不知道女人令？”

他想高声叫喊，想呼救，但看着七兄弟健步如飞，他再也叫不出什么来了。

他扑倒了，他爬着，看着七兄弟，看着从老大的手里飞出一只鸽子，那鸽子比人更快，直飞到了他的眼前，落在他的头上。背上在滴血，血流到了眼里，他抓住了鸽子，看着鸽子，说道：“快……快……”

七兄弟眼看着，只有百余步远，那个破衣女人不慌不忙地脱下衣服，用破衣服放在地上，用匕首割下大哥的头，放在那破布里，她再包上破布，拿走了。他们赶来，只看到了一只血泊中的鸽子，一个无头的尸体！

## 第四十章 赶尽杀绝

九寨主与十一寨主是亲兄弟，他们两人走出大堂，便互看一眼，他们知道，如是不

险，龙大哥不会那样无奈，看来这一次是难逃厄运。两人的手紧握在一起。他们想，就是死，也得亲兄弟死在一块儿。两人骑上了马，哥哥说：“去九寨！”

弟弟说：“去十一寨！”

九寨近，但十一寨人多，而且他们的老父在十一寨。两人便奔十一寨去。赶马急奔，马也咻喘，看看走了三个时辰，快到十一寨了，弟弟忽地说道：“哥，我们不能这么奔了。”

弟弟是一个精细人，他知道，如是再奔，两人累得筋疲力尽，如是见了仇敌，他们只能一死。

哥哥说道：“我看寨里没事儿，我们到了寨内，便派些弟兄们去九寨，我们再一齐守一个寨子。”

弟弟点头，事已至此，他们再无他策。

忽地，听到了一个女孩子清脆的歌声：

“要想唱歌是情歌，  
情哥哥此时上山坡，  
砍来柴捆莫嫌累，  
晚上妹子暖被窝。”

就看到了个女人，一个很好看很瘦的女人，她身着一身橙衣。兄弟两人看着她，忽地想到了大哥说的话，女人令主有十二异衣，她身着橙衣，她是女人令主的人！

弟弟大声道：“你是谁，你是女人令主的人吗？”

那橙衣女笑笑，说道：“是，我得令杀你们一个人，你们两个谁死？”

弟弟看看哥哥，哥哥看看弟弟，忽地弟弟说道：“哥哥，我一向都听你，你这一回听我，好不好？”

哥哥说道：“不行，我是哥哥，你得听我的。”

橙衣女拿一束花，是她在野地采来的，她笑嘻嘻说道：“看你们两个争着死，我挺感动的，你们争吧，我等一等。”

忽地，两兄弟知道了，谁也不肯活着。

橙衣女自言自语道：“是两个大笨蛋，我是你的话，我便走一个，那就能活一个人，你说是不是？那样你们家人还能逃走。只是我告诉你，十六寨都得夷为平地，有人就不行，你知道不知道？”

弟弟大声道：“哥哥，你走！”

哥哥叫道：“你走！”

两人一扑，直扑到了那个橙衣女的面前，刀砍了下去！

一连九刀，刀刀凶狠！

但那橙衣女忽地飘出去了，怀里仍抱着那一搂鲜花。

哥哥突地跪下来，叫道：“你走，我求你了！”

他的眼里有泪，他惦念着妻儿老小，惦念着老父，他对弟弟流泪，说道：“我要你走，你能不能再听我一回？”

弟弟没说话，他扑在地上，对着哥哥叩了三个头，说道：“哥，我走了。”

弟弟咬牙，回头了马，扑奔寨子去了。

哥哥听着那马蹄声，他笑了，大笑，说道：“多谢姑娘，我来与姑娘一战！”

橙衣女笑笑，说道：“我只提着你的头回去，带给那个龙十八，你弟弟的寨子也完了，一定有人去杀他的。”

哥哥心里想，多亏弟弟不去寨子，他只是去找老父，但弟弟一家……他忽地心疼了，叫道：“我杀了你！”

刀刀狂砍，刀刀凶狠，但刀刀落空。只有一道光芒，那是一柄小剑的光芒！

他站住了，他的头斜斜地中了一剑，他说道：“女人令，我恨，我恨女人……令！”

橙衣女把手里的鲜花放在地上，拿出一块布来。把他的头包在那布上，说道：“别弄污了我的花，一路上好不容易采的，一遇上了血，会蔫的。”

她咯咯笑着，拎着那哥哥的头，上路了。

七寨主、六寨主与八寨主同行，他们的寨子也在一起，互为犄角。他们有些笑话大哥发神经，有什么了不得，还是几个女流？听说女人令主很厉害，但女人再厉害，还能厉害过男人去？如是她们再不服，用几个蛮人也制服了她们，女人嘛，只要男人厉害，女人再也没什么了不得。

三人边说边笑上了路，他们先在一个客店里歇息了一晚，再过了一天，就在城里的稻香院宿一晚。

这一夜好生温柔，三个人一齐叫了三个姑娘，在屋子里闹腾了一晚，到了夜深，还在喝酒。

稻香院的女人有些困倦，一直在打着哈欠，六寨主说道：“睡就睡，不要在这里打哈欠，扰我兴头。”

那个女孩子说道：“好啊，我去找一个姐妹来替我，让大爷高兴高兴。”

她走了，一会儿走进来了一个女孩子，看样子清清爽爽的女孩子。

六寨主的眼睛亮了，他说：“你不像是烟花女子。”

那女孩子笑笑，说道：“我是刚来的。”

她坐在六寨主身旁，她的身体很软，肉那么香，让六寨主心神一荡。

六寨主说道：“我包了你，你陪我睡一夜，如是合我心意，我明日替你赎身。”

那女孩子笑了，她陪笑道：“我一定要你快乐。”

六寨主大笑，抱着她的脖子，说道：“兄弟，我去了，我乐我的，你们玩你们的。”

六寨主走了，去另一个房间，七寨主与八寨主在玩，七寨主说道：“我就不信，她能把十八寨都平了，我拿我的头担保，她们没那本事。”

八寨主笑说：“玩个鸟，她们是女人，女人只能干这个……”

他掐了一下那女人的脸蛋，叫道：“是不是叫人掐得多了，肉都松了？”

他哈哈大笑，觉得很得意。

六寨主进了房间，他先闭上了眼睛，说道：“你得学着点儿，先给男人脱衣服，脱衣服得慢，得看着，用你那眼睛吊着，吊得男人的心痒痒的，那时你便成了一半。再让男人躺下，你抚摸他，你摸啊，我教你，你摸，对，对，对……”

啊——一声怪叫，男人的手紧捂住他的命根，那女孩子说：“我不小心，我弄坏了。”

她手里有一支匕首，一支很古香的匕首，直插在那男人的胸前。男人说：“你是什么人？”

女人一叹，说道：“我真的不是烟花女人，我是女人令的人，女人令的十二异衣，都是冰清玉洁的女孩子……”

六寨主看着她，说道：“真的要赶尽杀绝？”

她点头，眼神里有哀伤，说道：“你们死定了，十六寨的人都得死，十八寨没有一个人能活下去，你的两个兄弟也得死。”

七寨主觉得应该叫醒六寨主，他们要上路了，此时已是拂晓，再怎么不在意，他们也得回山寨。

他与八寨主叫六哥，叫了半天，也没人答应，两人推门而入。啊——只发出一声怪叫。

原来六寨主的身体正正地坐在床上，只是身体，没有头。

七寨主去摸身上的鞭，八寨主回手摸刀。鞭是摸到了，刀没摸到，在那玩女人的房间里放着呢。

听得有人轻声说：“我是花衣女，你知道不知道有花衣女？”

忽地两人知道了，他们才知道，大哥龙十八不是笨蛋，只有他们三人是笨蛋。

两人扑向花衣女！

鞭击头颅，拳打前胸！

但花衣女一闪，她的手只是一抬！

扑在前面的七寨主觉得脖子很紧，他的身体扑在床上，一腔血也全溅在床上！

八寨主一见势头不妙，起身欲逃，但那个花衣女身子一闪，便来到了房门前。

她的手掐住了八寨主的脖子，她说：“你叫我花姐姐，我便叫你死得快一点儿！”

八寨主的咽喉拿在她的手里，只是她一捏，喉核便碎，他再有本事，也只得乖乖听人。他说道：“别别……”

花衣女说道：“你把他的头放在那包里。”

八寨主很别扭，但他不得不做，拿着他七哥的头放在包里，放在桌上。那花衣女说道：“好了，我便杀了你！”

她只轻轻一捏，那八寨主说道：“不要，不要杀……”

他话未说完，人便咽气了。

花衣女笑一笑，把三颗头颅包在一起，说道：“想不到我能弄到三个人头，令主一定会夸我。”

她笑了，像一个很得意的孩子。

五寨主独自一人走向寨子，他远远看到了自己的寨子，看得到寨子飘扬的旗帜，他笑了，只是他走进了寨子，便会下令，要所有的兄弟都秣马厉兵，女人令有多厉害？

不管她有多厉害，都得拚。

但他看到了寨前有一人，坐在那里歇息。那是一个女人，一个身着蓝衣的女人。

他喝道：“你是谁？”

那女人笑笑，说道：“我是女人。你看不清吗？”

按说她可能是女人令的人，但也可能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人，平素你看见身穿蓝衣

的女人还少吗？

蓝衣女笑一笑，说道：“我坐在这里等人，不是等你。”

五寨主说道：“那好。”

他想走过去，但蓝衣女喝住了他：“你站住！”

五寨主很听话，他站住了，笑说道：“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蓝衣女说道：“我求求你，你帮我一次忙，把你的头借给我。”

五寨主笑了，他乐女人令真个狂妄，就来这么一个女人，竟想拿他的头颅？他大喝道：“看刀！”

那是一把鬼头大刀，一把喝过无数人血的鬼头大刀，直泼风般砍向那个蓝衣女人！

蓝衣女人一躲，叫道：“哎哟，你怎么不待我说完便砍我？”

那女人的手一趁，从她的手里吐出一道寒光！

五寨主躲那道寒光，原来是她手里的珠剑，一粒珠子，一卷一吐，像是一条吞吐自如的蛇！

五寨主躲过了那珠剑，他回手再砍了一刀，那一刀正砍向那蓝衣女的脚踝！

眼看着要砍中了，五寨主一阵子狂喜，他胜了一个女人令的人！但忽地他觉出胸疼，看着胸前没有什么，再退一步看看，原来胸前有一根银针，那是一根蜀中唐门的搜魂针。

他倒下了，临死时说了一句：“寨子……”

不知道他说寨子是什么意思，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那个蓝衣女砍下了他的头，是用他的鬼头大刀砍的。她一边走还一边念叨：“怎么都是刀，好像开山寨的，都特别喜欢大砍刀。”

四寨主与三寨主、二寨主一齐走出寨子，他们想回自己的寨子里去。长亭分手，互道珍重。他们不怕有人来杀他们，因为他们都带着十几个人，都是寨子里最凶悍的兄弟。

四寨主带着十个兄弟，他们都骑着劣马，跟在他身后。

风卷狂尘，一直射向他们的寨子！

忽地眼前闪出一辆车来，不看也明白，那是女人令主的车。

车外有许多的女人，都是素衣女人，紧紧围绕着那辆华美无比的车子。

一个素衣女叫道：“是不是龙十八天下十八寨的四寨主？”

四寨主吼道：“是又怎么样？”

素衣女人说道：“四寨主，本来对你十八寨是要赶尽杀绝的，但看在你是一条汉子的份上，只杀了你，也算了却你第四寨，你下马自尽，便让你的十个兄弟走路。”

四寨主哈哈大笑，他的十个兄弟是他的亲兄弟一般，他解衣推食，最是推重他们，平素他几次遇险，都是十个兄弟救他，如今他们怎么会看着他死？

他大叫道：“叫你们令主出来，我与他一斗！”

素衣女笑笑，说道：“你见不到我们令主的。”

四寨主说道：“就凭你们，也能与我一战么？”

五个素衣女上来，带头的一个是有四十多岁的女人，她说道：“你求一死，可免许多无辜，何乐而不为？”

四寨主再也不与她废话，他喝一句：“上！”

冲上去两人兄弟，两人一个使鞭，一个使椎！

四个素衣女与他们斗起来了，成对儿厮杀，只是战上几个回合，还是不分胜败。只听得那车内有人轻轻地咳了一声，那几个素衣女便面色大变，她们使出了暗器！

是唐门的铁相思刺、搜魂针！

两个兄弟倒下了，他们叫道：“大哥，是唐门……”

四寨主知道他今天很危险了，如果他们是唐门的人，他斗不过。只听得那车内人说：“亮开车帘！”

便打帘，走出了一个人来。看她的样子像是男人，脸上有一个面具，但看她走路，



知道她一定是一个女人，而且肯定是一个很美很艳的女人。她说道：“站开！”

素衣女站开了，那个人说道：“我就是女人令主。”

刚听过了龙十八讲女人令主一战服八派的威风，他怎么能不惧？四寨主说道：“你想要做什么？”

女人令主说道：“你自尽，我放了他们八人！”

四寨主看看他的兄弟，突地说道：“好。”

他回头，说道：“你们走，我们不是人家的对手。”

八个弟兄没听过龙十八讲那女人令主的事儿，他们不怕死，一人吼道：“我与他们拚了！”

他能一箭射九弩，如果他得了机会，一定会射死那个装模作样的女人！

他吼道：“我杀了她！”

一箭九弩！

叭叭叭叭——箭都射在那个女人的身上，只是射中了她的衣服，她身上毫无伤损，她站在那里动也不动。莫非她是神人，莫非她什么兵器都不怕？

从前传说有一个苑九，他不怕任何兵器，无论是谁出手，也伤不了他，只是他有一个奇怪的弱点，他怕女人抱着他，当有女人投怀送抱的时候，他的身体便再也不能抵挡那些坚锐的兵器了，他抱住了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是肖依，是他的孙女儿，他正抱着他的孙女儿的时候，被人用刀劈了。

可这个女人令主她怕什么？一箭射九弩她都不怕？

女人令主说道：“你射了我九箭，你们九个人都是必死！”

看来别人的生死只凭她说出一句话。她飞身起来，扑奔那八个人，八个人的刀剑一齐挥向她！

只听得她一声轻叱，再看她徐徐飘落，像是一只小小的蝶儿，落在眼前。

八个人都死了，他们的咽喉都有一点儿红，一点点儿红色，一点鲜艳的红色！

她微微一笑，说道：“你如果自尽，我还是会放过你一寨的人。”四寨主再无一点儿迟疑，他说道：“但愿令主言而有信！”

他提起了一柄剑，那是他的一个兄弟的剑，那人是一个剑术名家。

他狂吼一声，挥剑自刎！

## 第四十一章 最后一个人

三寨主是一个很自信的人，他知道这一次他如躲得过去，龙十八的天下就可能是他的了。

但他也估计，他很难躲得过去。

他与他的一个仆从换了衣服，那个仆从是他的亲信。他告诉那个仆从，如果他死了，家人一生便可得富华富贵。

那个仆从跪下了，说道：“大哥，我听你的。”

便换了衣服行色，一行人匆匆上路了，走了半天，到了一个镇子，他们应该从这里换船，再行水路，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方才能到他的寨子。

他们到了河边。河水很大，水是浑的，波涛汹涌，这里算是黄河的一条分支。一条船在那里等着，那是他们早先定下的船。

三寨主看着那条船，说道：“先去一个人，看一看情形。”

上去了一个人，那个人到了船上，他钻进了船舱，再一会儿，他的身子探出来，对着众人挥手。

一个兄弟说道：“大哥，没事了，我们去吧。”

三寨主忽地叫道：“不对，快走！”

他看出来，那个人的身姿很是别扭，决不会有人用提剑的那一只手空下来，再用这一只手去挥动，转过身子叫人的。

他猜对了，那个人的人头在他们一转身是便飞起来了，扑通落入河里。

尸体也栽在船边。

冲出来三个人。那是三个男人，他们不熟悉的男人。

三个人扑过来，一个叫道：“拿命来！”

那个身穿三寨主衣服的亲信叫道：“你们走，我护着你们！”

几个人围着真正的三寨主走了。

只剩下了那个假的三寨主，他喝道：“我是盘山陀的寨主，你想怎么样？”

冲上来的人突地变了，竟有一对对的，原来是一一对儿的人，都是用剑，男人用的剑重且长，女人用的剑窄且轻，都是凶猛的内力，轻巧的剑法，只是几剑，那个三寨主便倒地。

他喝道：“我决不会放过你们……”

一个女人说道：“掌门，我看他不对，哪有手下人都逃走，寨主一人独挡追兵的？”

另一个男人也叫她掌门：“掌门，我看也对，他们不是一条心，只有寨主为人仁义，方才如此。”

那一个女人叹息道：“不对，令主刚交下一件事，便办不好，我看不行。如是那个寨主是一个平素对属下刻薄少恩的，他的属下会逃散，但他们不逃散，看来不对。”

再追上去，远远看到他们齐扑向河边，直奔一条船去。撑船的老大刚问了一句，便见刀光一闪，老大落水，船上的伙计吓得都扑通通跳水。

那几个人都撑开了船。

船走了，三寨主喘了一口气，他看着岸上，岸上风光很好。

但是他看到了马，看到了那几个人骑在快马上，直追着船行。三寨主说道：“要小心，前头有急滩。”

到了急滩，就见到那几个人都站在那滩石上，看着船来，到了眼前，几个人如大鹰一般扑向船头！

三寨六叫道：“杀了他们！”

长篙打去！扫向一片！

但那男人撑住了，他的腰得长篙一击，倒在船上，再起身来，趑趄一扑，扑向三寨主！

此时三寨主再也装不得随从了，他只得发出号令，叫道：“围住他！”

那是个年轻人，但他的长剑很快，一刺便刺中一个亲信。那亲信叫了一声，倒下在船旁，另一个亲信正退，身子栽一下，一个面目姣好的女人冲上来，唰地一剑正刺在那人的腿上！

他狂吼一声，便再一滚，翻入江中。

翻入江中是拣了一条命，他再也不探头了，随水漂去。

三寨主喝道：“杀！”

他的龙爪抓在一个女人的肩头，那女人叫道：“救我！”

她身后的那个男人情切，一剑正刺，刺向三寨主！三寨主只好舍了那个女人，来战男人。

他们都是内力充沛，忽地三寨主想起了龙十八说起的“夫妻门”，看来他们是“夫妻门”的人了，他喝吼道：“夫妻门算是什么门派，竟也敢来斗我十八寨？”

那个年轻人看来是“夫妻门”的掌门，他身旁的那一个自是他的妻子，他笑道：“小看夫妻门，你只有一死！”

他的剑插在三寨主的后背上，三寨主怒吼一声，扑过去，想掐住他的咽喉，但旁边

刺出来一剑，那一剑刺得很巧，直刺在他的肋间！

船上满是鲜血，除了那一个跳江的人外，所有的人都死光了，龙须生对交心璧道：“幸不辱命。”

两人的眉心都有一丝忧色，他们得听女人令的，不知道下一步要他们做什么，“夫妻门”从前那种安安静静日子没有了。

如今“夫妻门”成了江湖上的一个大些的门派，他们夫妻两人比从前的几代掌门更风光，但他们面无喜色，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死在别人的兵刃下？

二寨主独自走了，他带着十个女孩子。

她们从前都是江湖是卖解的女弟子，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把她们都从那个班主的手里赎出来。

他娶了她们的老大，再过了一年，他再娶了她们的老二，如今她们十个人都是他的妻子了。

他不怕有人要杀他。

他与十个妻子一齐走，如果要死，他们会死在一起。

走在路上，他慢慢对她们说，女人令主要杀光龙十八的十八寨人。

十妻说道：“老爷，你说，她们会杀光我们所有十八寨的人？”九妻说道：“不会吧，她们怎么有那么大的仇恨？就是龙大哥杀了慕容氏的人，与她女人令有什么干系？”

五妻说道：“她是想立威，想给我们一个难堪，她想杀鸡给猴看。”

可惜的是，她们如今是鸡，是人家要宰杀的鸡，她们心里的滋味儿不好受。

大妻说道：“小心，兵器都小心拿着，如果遇上了，我们便杀了她们，一句话也不要说，遇上女人小心些！”

到了一家小店，这是一个镇子，他累了，养尊处优的身子累了，他长长地打着哈欠，说道：“累了，住，住！”

大妻说道：“老爷，我们还是找一个冷僻地方去住吧，不然住在树林里或是破庙里都行，在这里住不大好。”

二寨主大笑，说道：“女人见识，处这种地方最好，他们能在树林里动手，能在破庙里动手，不一定会镇里动手。”

一向都是听男人的，这一次也不例外。

她们便住进了小店，坐在店里，照例是四个老婆陪他吃饭，六个老婆在一旁看着。

大妻一边与他吃饭，一边还得喂站在身后的十妻，十妻是大妻的妹妹。

大妻说道：“我与老爷先睡，你们派两人守夜。”

说定了，让九妻与八妻守夜。

夜很深了，众人的鼾声让她两人更困倦，八妻比划道：“我们也睡，好不好？”

九妻看着那几个，大妻的腿在老爷的身上，她撇撇嘴，说道：“睡好了，没事的。”她们两人也睡了。

忽地他们都醒了，因为有人在敲碗，那是他们吃过的饭碗，有人叫道：“起来了，起来了！”

他们睁开眼睛，看到了一个人，那个人是个蒙面的人，他用一支筷子敲着碗，叫道：“你们都起来！”

二寨主问道：“你是什么人？”

那人笑笑，说道：“女人令的人。”

二寨主看着十个老婆，人人都是软了筋骨，知道着了人家的道儿，他说道：“朋友，你要什么，我给你。”

那人笑笑，说道：“我只要你的头，你给不给？”

那二寨主想怒，但一想到自己的腿也是软的，怎么发怒？他陪笑道：“你要多少银子，我都给你。”

那人笑笑，拿出一本书，说道：“我杀了你，也让你死得明白，我不是女人令的人，但女人令主给了我一部秘籍，我要报答他，你只好死了，我答应你，不杀你的十个老婆。”

二寨主心里打鼓，他心道：杀了老婆不要紧，反正我有十个，你要杀也够你杀一气的了，但你杀我，我可是只有一个，杀了就没了。他说不出话来，大老婆看着八妻九妻，叫道：“你们两个睡了，混蛋！”

八妻九妻忽地也来了怒气，叫道：“你才是混蛋，你怎么不看着，你要守夜，哪会出这种事儿？”

十个女人叫喳喳，但那人喝令道：“再吵，连你们几个也一齐杀！”她们马上噤口了。

十个女人眼看着那个人的剑一绕，二寨主的头没了，那人唰地拿一条被罩在二寨主的无头尸体上。

他对那十个女人说道：“天亮了，快走，要是报官，你们十个人也免不了一场官司！”

他走了，提着男人的头走了。

十个女人再吵，一直吵到了天亮。

只有龙十八与十六寨主坐在寨子里，他们在等着，说好了的，如是谁到了寨子，便飞鸽传书。

如果来了两只鸽子，便是保住了两个寨子。龙十八心里想：只要保住七八个寨子，就可能卷土重来。

他要十六兄弟设誓，来日如是他死，必是为他报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但不知道能剩下几个寨子？

三天了，他坐三天了，只是喝酒，他与十六寨主的手里拿着酒瓶子，一直在喝。

他们也知道，如果来了女人令的人，他们不能与人斗，因为他们已经喝得醉了。

等到第三天，应该是八寨九寨的寨主来了信鸽。

但没有鸽子，天是瓦蓝的，没有一只鸟儿。

龙十八是一个壮汉，但他也胆颤，到了第七天，连最远的三寨也没有信鸽来，他对十六弟说：“拿来！”

十六弟递与他一条白带子，他扎上了白孝带，他的十六个兄弟没了，他们肯定是没了，应该来的信鸽不到，他们必是死在女人令的手下。

可女人令……咳，女人令，她们怎么能赶尽杀绝？

他哑着嗓子对十六弟说：“去院子里，坐一会儿。”

如果是女人令杀死了他们的十六个兄弟，她们不会再等了，她们一定会来人，来到他们十六寨，与他龙十八算账。

他要等着，要等着看杀死他十六个兄弟的凶手。

龙十八对十六弟说道：“让你的兄弟们都听着，来什么人都不要动手，免得白白送死。”

十六弟一切都听大哥的，他传下令去。

寨子上的旗倒了，寨子的门大开着，寨子里一片死气。所有的人都知道，他们死是不死，只能听那个来杀人的凶手。

忽地，听到了一阵细乐，听得人如呆如怔，此时在山坡上，在死气沉沉的寨子前，忽地传来了一阵细乐，多奇怪的事儿？

便见到了一群人，她们人人手里都提着一个血淋淋的布包儿，像是提着什么什物，她们围着一辆车，那辆车慢慢走来。一直到了寨前，看看寨墙上立着的汉子，竟像是熟视无睹一般，眼睁睁看着那车上来，一直到了眼前，也不作声。

一个素衣女问道：“你们的龙大爷在不在？”

汉子说道：“在，你去吧，他在等你们。”

车再慢慢前行，一直进了寨子，到了寨前，前走的四排八个素衣女站住了，她们看



到了在堂檐前坐着的龙十八与他的十六弟。

两人一左一右坐着，看着来人。

龙十八不出声，只是看着那素衣女的手，她们的手里提着一只布包，血淋淋的，有的在淋血，那是他刚死不久的兄弟，有的血已干了，看去黑黑的，那是死去几日的兄弟了。

他数明白了，一共是十六只布包，就是说，他的十五寨的兄弟全都死了，连那兄弟两个也未免一人。

素衣女问道：“龙大爷，你与十六寨主都在此了，你十八寨该对慕容家的血仇有一个了断。”

龙十八恶狠狠地问：“你追杀我，为什么？莫非你是慕容家的人？你是他什么亲人？慕容青也不管此事，你管什么？”

女人令主坐在车内，冷冷说道：“龙十八，你与慕容家的仇，便是我女人令要管的事儿，你去夺那秘籍，便是我的天大敌人！”

龙十八冷笑：“我没夺得秘籍，我如夺得秘籍，你也灭不了我的十八寨！”

女人令主说道：“你的十八寨都得灭亡，你也得一死！”

龙十八仰头狂笑，笑罢了，他大声道：“人总须一死，我怕什么，只怕你女人令主也不得善终！”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你知道什么？”

龙十八笑道：“你不是男人，你不知道男人的心思，七大门派不会放过你，他们决不会臣服一个女人的，你别痴想了，他们一定会杀了你！”

女人令主淡淡地说道：“那是，他们会想法儿与我对抗，但他们有什么法儿能胜得了我？”

她看着龙十八，对手下的紫衣女说道：“送他一柄女人令的匕首，让他自尽好了。”

龙十八看着眼前的匕首，再看看身旁的十六弟，他说道：“十六弟，我先去与她动手。”

十六弟狂笑，跳起来，扑向轿子！

他冲过了几个异衣女的重围，到了轿前，他喝道：“你出来！”他刀一扫，扫去了那轿子的轿帘，看到了一张人面。

那是未来得及戴上面具的脸，他忽地叫出了一声：“是你.....”不待他再说出一句，那轿内的人拍击在他的头上，一掌击顶，打得他七窍流血，他叫道：“大哥，大哥，快走，他是.....他是.....”

不待他说出话来，便倒毙在轿前。

龙十八大叫道：“十六弟，他是谁？他是谁？！”

轿内走出了一个人，她仍是那个走起路来袅袅娜娜的女人令主，她的脸上仍是戴着面具，对着龙十八说道：“你很想知道我是谁吗？”

龙十八恨声道：“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到了阎王殿，我再看你是谁！”

他刀刮狂扫，直砍向女人令主！

他的刀到了女人令主的头前，忽地女人令主的手伸出，一弹一捏便拿住了他的刀，她笑盈盈道：“龙十八，就你这一点儿本事，还做什么十八寨的主人？你自尽吧？”

龙十八的手下还有一寨的兄弟，连同着那些来扫平十六寨的女人，他们都眼睁睁地看着，看着女人令主把那刀慢慢拗回去，一直压在龙十八的脖颈上！

龙十八也心灰，他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也无法使得那刀不动，只见他的脖颈在流血，在慢慢流血，女人令主说道：“龙十八，你死了，你死定了！”

刀压在他的脖颈上，血窜起来！龙十八的怒目还是圆睁着，瞪着眼看女人令主，恨不得把她活活吞了。

## 第四十二章 抢人

绿仙儿与慕容青逃走了，他们要逃得远远的，两个人计议，要逃去没人找得到的地方。

慕容青问道：“你说，谁是慕容青，你为什么要我装扮成慕容青？”

绿仙儿冷笑道：“你是我的人，你要不听我的，只有一死。要你做慕容公子，使你在人前人后有威风，你该谢我才是。”

慕容青冷笑，说道：“你早晚要我死在那些人手里，你说，那个慕容公子的夫人也要杀我，七大门派的人也要杀我，他们要那些什么狗屁秘籍，我上哪里去弄？”

绿仙儿说道：“我抚摸着 you，觉得你真的是我的丈夫了，你知道不知道？”

慕容青怒道：“你有丈夫，从前有一个唐六，后来有一个唐八，再后来你又与那个女人令主在一起.....”

绿仙儿咯咯笑道：“她是个女人，莫非你也吃女人的醋吗？”

慕容青吼道：“她是男人是女人我不知道，上一次你去她那里，回来时那骚劲儿，我可受不了。”

绿仙儿喝道：“你再胡说！”

绿仙儿想掐他，但忽地改了主意，媚笑道：“丈夫我是有过一个，但他死了，如今你就是了，但你得小心些，我嫁了你，可不想让你成为一个死人。我可不能天天改嫁，是不是？”

慕容青恶毒地说道：“像你这种女人，成为寡妇也好，省得你吃锅望盆。”

绿仙儿勃然大怒，给了慕容青一个耳光，说道：“小子，你记着，我可不是省油的灯，你小心侍候着我，不小心，我先毒死你！”

两人离开了女人令主，一直向北逃，依慕容青的主意，他们逃到了很冷的北方，那

些南人便不会来抓他们了。

两人到了一个小镇子，当日两人换了装束，慕容青成了一个小商人，绿仙儿成了一个主妇，两人像是走亲戚，一直向北走去。

只走了两日，看看到了肥水镇，慕容青说道：“这里便是肥水镇，你知道，走三省交界，便是此处，如果他们想抓我，便在此处等待。”正说着，远远看到有一群人过来，那些人都手里持剑，看到年轻的公子便凑上去看，再看手里的图，说道：“这个不是，那个有些像。”慕容青只好与绿仙儿缩回来，两人不敢冒险，便回来进了小镇。

他们住进了镇里的那唯一一家小小客店。店主夫妻眉飞色舞，对他们两人说道：“要住店啊，真的没什么房子了，你们要住，便可住我们夫妻的房子，可是很贵的，如果你们住，我们夫妻便住进厨房里，你住是不住？”

绿仙儿说道：“大叔，怎么有那么多的人住店啊？”

店主笑道：“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许多武林道的人，他们来住在这里，有一伙天天去河边守着，有一伙天天守在路口，还有两三伙，他们都是在山上等着，像是等什么人呢。我可是巴望他们等的人一辈子都不来，让他们天天在这里等最好了。”

店主老婆悄声道：“胡扯！你再扯，让那些人听到了，小心你的头！”

店主吐一吐舌头，问道：“住不住？不住再也没地方了。”

慕容青说道：“住住住。”

绿仙儿说道：“你住在这里，他们看着你，早晚会看出破绽。”慕容青笑笑，说道：“不能，他们要能看出破绽来，我们早晚也是一个死，有什么了不得？”

两人住了店主夫妻的屋子，一看这屋子，正是小店里最不干净的屋子，连那店主老婆用过的脏物也不扔。绿仙儿说道：“我们再走，不住这里了。”

慕容青忽地扯住了她，叭地打了她一个耳光，说道：“我要叫你记着，我是你男人。”

绿仙儿盯着慕容青看，看得他眼也直了，但看着看着，绿仙儿眼里的怒火熄了，变

成了一腔温柔，她悄声说道：“我从小便给父母宠着，没人管我，嫁了人，唐六比我大许多，他也让着我，你真的要管我？”

慕容青恨恨地说道：“我差一点儿死在你手里，你竟跟我装模作样，我管你还是小事，我早晚必杀了你！”

慕容青看着绿仙儿，当她会勃然大怒，给他再投毒，但绿仙儿忽地笑了，笑得很媚：“你是我的丈夫，你打我，你愿意打就打吧，你愿意么，你打，你打我，我不怨你！”

她依依偎偎，女人的体香便飘在慕容青的身上。

慕容青忽地扑倒了她，两人在那床上滚。

可惜床是破的，便吱吱吱作响。

绿仙儿说道：“轻一点儿，轻一点儿！”

慕容青说道：“我在唐门艳羡你，愿意做这个假慕容公子，就是想要近你，要与你亲近。你与我成亲，我当我就是慕容公子，我不怕死，但我不能不清不白地死。你告诉我，谁是那个偷秘籍的人？你也告诉我，你与那个女人令主是什么关系？不然我会告诉七大门派，我是个假慕容公子，是你偷了秘籍，你与那个女人令主偷了秘籍。”

绿仙儿笑一笑，掐着他的脸，说道：“你听着，你愿意怎么想便怎么想，愿意怎么做便怎么做，我只是看你有什么本事！”

慕容青扑在她身上，说道：“我就让你看看……”

真个春夜，不眠的春夜。

在那店主与老婆的肮脏床上，慕容青与绿仙儿真个成了亲，他们两人如胶似漆，忘了他们只是一对逃命鸳鸯。

忽地，有人敲门，敲门声很急。

慕容青下去打开了房门，进来了三个男人，看他们的剑，正是崆峒派的弟子。一个汉子指着慕容青叫道：“你是什么人？”

慕容青战兢道：“我是商人，商人，没银子的商人。”

那汉子大笑，说道：“哪里有商人没银子的？”

慕容青说道：“我是没银，我没银子。”

那汉子大笑，说道：“你站起来，我看你像不像商人。”

再来了一伙人，那是武当派的弟子，他们也哈哈笑着，看崆峒派的人捉弄慕容青。

再进来一伙人，他们是一群华山派的弟子，也来看热闹。

几伙人看着慕容青，看得他眼也直了，慕容青说道：“我不是什么有钱人，我没钱，你们知道不知道？”

没人理他，只是笑他。

绿仙儿装作吓坏了，只是呆呆怔怔地看人，不敢出声。一个男人看来色相十足，他大声说道：“我捉他们两人，他们正忙着呢。”说罢看看绿仙儿，那眼神不怀好意。

众弟子便来看绿仙儿。

此时绿仙儿身着一件破衣，脸相腌臢，样子十足是一个黄脸婆。但一个弟子忽地说道：“不对，我看她模样挺俊俏的，怎么弄成这样子？”

他怀疑地看着绿仙儿。

慕容青揖让道：“走路，走路，怕不便，怕不稳便。”

那弟子说道：“你老婆是不是很好看？”

慕容青不敢说不好看，也不敢说好看，只是作揖道：“过得去，过得去。”

一个色胆极大的弟子过来，对低着头赧赧不已的绿仙儿说道：“你是个俊俏人，配他有些辱没了你，你知道不知道？”

绿仙儿说道：“不辱没，不辱没，我与他很好。”

忽地，一个壮汉摸了一下绿仙儿。也怪绿仙儿不愿意作假，凡是美貌漂亮的女人，要她装样儿，她总是在这里或是那里露出一点儿马脚，让人猜疑她的美貌。此时的绿仙

儿的头发便是，她的头发太美了，乌发洁净，哪里像一个落魄的小商人妻？

那个弟子说道：“不好，有诈！”

他摸到绿仙儿的头发，那一摸让他心花怒放，但他也看到了绿仙儿那恨恨的目光！

目光也能杀人！

他大叫了一声，退回去，拔剑。

但他晚了，他一退出几步，未等拔出剑来，鼻涕便流出来了，他的身子也软了，人软耷耷地瘫在地上，他说道：“有毒！”便死了。

几派弟子围着绿仙儿与慕容青，他们此时知道了，说不定这两人正是他们要找的绿仙儿与慕容青。一个武当派弟子叫道：“慕容青，你说，你把秘籍弄哪里去了？”

慕容青冷笑，说道：“你真是一个大傻瓜，你猜一猜，也知道秘籍该在谁那里。你问我要秘籍，岂不是大傻瓜？”

另一个崆峒派的弟子叫道：“秘籍是不是在女人令主手里？”

慕容青大声道：“我不知道，你要想问，自去问女人令主，她的事儿，我怎么会知道？”

武当派的几个弟子围住了他两人，说道：“跟我们回武当，那时再做道理！”

绿仙儿笑得咯咯响，她说道：“你看看，我看那里有崆峒派的人，有华山派的人，还有武当派，说不好还会再有少林派的人，有峨嵋派的人都在等着我们两人，我们怎么好意思单去武当？”

一旁的华山派的弟子、崆峒派的弟子都是叫：“对，对啊，他怎么能单去武当？”

便听得有人叫道：“慕容青，你说出来秘籍所在，我们与你去找秘籍！”

原来是少林派的僧人到了。

再看后面，那些女尼正是峨嵋派的人。门外，还站着几个北人装束的人，他们一定是北方盟主钟思凡的手下。

再走出来，看看门外，门外有几伙正在那里冷冷看着他两人。慕容青忽地叫道：“我告诉你们，你七大门派的人都在，我告诉你们……”

绿仙儿忽地笑了，她说道：“慕容公子……”

慕容青跳起来，叫道：“我不是慕容公子，我是假唐门的人，我是唐门的食客魏楚。”

魏楚，一个无名人物，他怎么能装扮成慕容公子？

武当派的弟子问道：“你怎么扮成了慕容公子？”

慕容青笑了，他说道：“我愿意与她在一起，她说她喜欢慕容公子，说慕容公子失踪了，让我装成慕容公子。她告诉我，慕容公子是杀死苑九的大英雄，没人敢动他的。我说，如果有人要与我动手，我便露了馅，那怎么办？她说，不会的，只要有人怀疑我，她便会给那个人下毒……她下毒先毒倒了我……”

这慕容青公子竟流出泪来，坐在地上哭，号啕大哭。如今他知道了，要装作慕容公子并不容易，也许他会丧命。

绿仙儿看着他，那眼里是关切，她说：“我与你真的成了一体的夫妻了，有什么事，我会扔下你不管？”

她来扶那慕容青，忽地那少林弟子看出了她眼里杀机，叫道：“小心！”

可惜的是，他叫的小心叫醒了那七大派的弟子，却没有叫醒那个假慕容青，他的眼睛蓦地再失色了，他的眼神变得呆了，他又中了毒。他说不出话来了，哇哇叫着，以两手抓胸，把衣服扯破了，把胸前抓得血淋淋的，狂叫着，却叫不出声来，他呲牙咧嘴，痛苦万分，恨恨地看着绿仙儿。

武当派的弟子叫道：“抓住她！”

只是叫着，却无人敢上前来抓绿仙儿。

绿仙儿笑嘻嘻，说道：“夫君，你与他们七大派的人好好亲近亲近，我走了。”

她慢慢向门外走，没人敢拦她，只是虚张声势，叫道：“站住，站住！”



绿仙儿咯咯而笑，说道：“我把丈夫交给你们了，好好侍候着，要是他出了事，我再来找你们算账！”

绿仙儿跑了，人再来看慕容青，只见他的脸色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看来他不光是着急，而且伤心。着急的是绿仙儿走了，不管不顾地走了，哪里有什么夫妻情份？伤心的是她走了，不光扔下了他，而且毒得他成了一个哑子，甚至摇头也不能了，只有眼珠子能转动，身体软得动也不能动。

忽地有人说道：“有唐门的人在，我们飞鸽传书，叫他们来给他解毒。”

但看着慕容青的身体忽地更疼了，他狂吼着，在地上爬，叫着，撕着，只是一会儿，便把他身上所有的衣物都扯下来，他成了一个光身人，跳着叫着，撕咬每一个走近的人。

众人看着他，所有的剑刀都指向他。

慕容青忽地傻笑了，他傻笑着，手里的手指尖颤着，看着武当派的人，他像有秘密要对人说，但他一个字也说不出。只是看着峨嵋派的人，看着每一个女人。

峨嵋的女弟子恨道：“这人色相，不如杀了他！”

但有人说道：“他只盯着你们女人，看来有话要说。”

慕容青看着峨嵋派的弟子，那神色古怪极了，只是眼珠能转，便身子不动，脸也不动，只是斜着眼看女人。

众人猜知他有话要说，武当派的弟子说道：“你说，是女人害了你？”

那慕容青眨眨眼，像是赞同。

另一个少林僧说道：“你能说出秘籍是谁拿的？”

慕容青也眨眼。

众人都是郑重起来，少林僧人说道：“我先说七大门派，如果是，你便闭三下眼，如果不是，你便不闭眼，好不好？”

这一次慕容青眨了三下眼。

少林僧人说道：“是少林派人拿了秘籍？”

没眨眼。

再问：“是华山派？”

没眨眼。

“峨嵋？”

没眨眼。

“崆峒？”

没眨眼。

一直把七大门派问完了，在场的人才不那么提心吊胆，再问道：“莫非是那北方一盟？”

还是没眨眼。

一直把唐门在内的人都问完了，他们才再问：“是不是女人令？”

众人再看那慕容青，忽地他狂跳起来，再一扑一跌，人便咽气了。

人都怨少林僧人，怪他四平八稳，但少林僧人却说道：“你们不必怪我，我必得先脱了八大门派的干系，看来不是我们八大门派的人拿的秘籍，我们一齐去追查。”

众人一听，也是好主意，有人说道：“我们找到唐门的人，去找那个绿仙儿，有唐门的人在，我们便不怕她下毒。”

众人齐说是好主意，便一齐离开店门，去找那唐门的人。

只有那个小店的店主与他的妻子，战兢地收拾屋子，他嘟哝道：“你来住，来住，你把我的屋子弄成了死人屋，我可是怕你了，我怕，你那个老婆怎么跑了，她怎么跑了呢？”

两人把那个慕容青用一根绳子拖着，一直向外拖，有人看到了，叫道：“死人了，死人了！”

店主高声叫道：“别走近，别走近，他是被人毒死的！”

人都离得远远的，离远了看着，不敢近前。

## 第四十三章 有话不可对人言

只有肖依站在坟前，她站在那里，不知道她的心里有什么滋味儿。

碑牌上写着“江南慕容公子讳青之墓”。

孟死用锄头挖着，一点点挖，挖得很累，一直到露出那棺材头了，他才说道：“我看还是个假货。”

是不是那个假的慕容青，肖依心里大半有数，但她不走，还是要再看一眼方才放心。

自从知道了那个慕容青是假货后，她便心里多了许多心事，她心道：看来慕容公子对我还是有情的，只是他如今在哪里？他是不是被囚在哪一派的牢里，再不就是他不能出来对我说话，他无法出来说话，不然他哪里能这么久不与我相聚？也许他是不愿意再看到我了，他不愿意让我跟他受苦，他有些苦衷……只是想来想去，都想不出一个着落来，她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看到了假慕容青的碑牌，她的心抖了，不管怎么样，那上面写着“江南慕容公子”的字样，看来是有人给他立了碑。是谁给他立了碑，是他的旧识，还是他自己？

肖依看着那棺材，她忽地悲从中来，看来她再也看不到那个慕容青了，只能一生一世跟着他，到处去找他的踪影。

她没了一点儿气力，说道：“师兄，你挖来看看，看是不是他？”孟死不语，只是挖开了那棺材，看到了里面那一个假的慕容青，说道：“是那个慕容姑娘认出来的假货！”

肖依过来，她用手轻轻挑起了那衣服，她看着那个假慕容青的脸色，他是被毒死的，

孟死说道：“你小心！”

孟死递与她一柄剑。

肖依看到了，那个假的慕容青的胸前有一块疤痕，她说道：“不是你，不是你……”

是喜是忧，也难说清楚。

如果真的是慕容青，她会怎么样？

她坐在那里，看着孟死，说道：“师兄，烦你还是埋起来他。如果你不埋他，再也没人会理他的。”

孟死心里一叹，看来她对于那个慕容青还是有情，如今只是一个有他的名字的坟，她也不让那尸体暴在荒郊，岂不是对那个慕容青还有情愫？孟死一叹，埋了那个假货。

孟死说道：“师妹，我们再去找，找到那个混蛋，我们便问问他。”

肖依说道：“师兄，你不愿意帮我，你便做你自己的事儿去，我要找到他，我要问一问他，他为什么扔下我？”

肖依哭了，孟死怒道：“他一点儿情义也不讲，你与他还讲什么情份？找到了他，把他宰了就是。”

孟死看着那坟，心里也不平，他心道：我不报师仇，只是跟着我师妹，算什么事儿？就是我大师兄与两个师弟在九泉下，也会对我不满。但他们也许不会不满，他们也会要我先照顾小师妹的。看着肖依哭得泪水涟涟，他也心疼，说道：“师妹，我来江湖上，就是要照顾你，走吧。”

绿仙儿看着唐心，唐心是唐门最有心的弟子，他总有本事找到绿仙儿。

他看着绿仙儿的眼睛，说道：“你毒死了他？”

绿仙儿轻声道：“事无不可对人言，我对你说实话，他妨碍我。”唐心一叹，他的手仍是放在桌上，但绿仙儿对他的手比对他的脸更有兴趣。

如果她只对唐门的人的脸有兴趣，她根本就活不到今天。

唐心说道：“我记着你说过，如果我们听你的，你会拿一些秘籍来给唐门。”

绿仙儿吃吃笑，说道：“唐心，你记着，有一部书叫《九阳折梅手》，那是我拿来给你们的。”

唐心说：“我对它没兴趣。”

绿仙斜着头，看着唐心，这是她最好看的姿势：“你对什么有兴趣？”

如果唐心对她说，他对她有兴趣，她会怎么说？自从没了唐八，她的日子很苦，那个慕容青是假的，他做男人也没什么滋味儿。

唐心不会没滋味的，他是一个真男人。

唐心说道：“《北溟心法》、《心剑剑法》、《阴功秘籍》、《易筋经释文》，对这些我都有兴趣。”

绿仙儿笑笑，说道：“我有事，都可对你说，你愿意听那些看来是很神秘的事儿，我都愿意告诉你，只是……”

唐心像是一个买货人，看着绿仙儿开价。

如果他能用剑一剑削了绿仙儿的脖子，那雪白的脖子便会血冒出来，那一定很刺激。

唐心看着她的脖子，笑了。

绿仙儿忽地说道：“唐心，如果你自己去夺唐门的掌门人的位置，一定很吃力。如果我帮你，你会得到的，会不费吹灰之力，你信不信？”

唐心笑笑，说道：“我只知道你帮死了六叔，也帮死了八叔，如果你再帮我，会不会帮死我，我不敢说。”

绿仙儿说道：“我告诉你，你要得秘籍，必得有一些法儿，你知道不知道？”唐心说道：“我凭什么信你？”

绿仙儿说道：“就凭我是女人，一个你必得要的女人。”

绿仙儿狂性大发，她扑倒了唐心，唐心的手去抓那暗器。

绿仙儿说道：“有时唐八也想拿暗器，但后来他知道了，如要有一个女人帮他，能得天下，他宁可拿粉盒给我扑粉。唐心，你愿意不愿意做天下霸主？”

唐心的手慢慢松开了，他问：“我怎么做天下霸主？”

绿仙儿笑笑，说道：“有一个人很重要，你要把她弄到你的手里，然后你再说，你要秘籍，你要一本一本地要，就有人会拿给你了。”唐心说道：“我不明白。”

绿仙儿笑笑，说道：“你何必要明白？你只要秘籍，要明白什么，岂不是太蠢？”

唐心说道：“我要抓住哪一个女人？”

绿仙儿跳起来，她慢慢说道：“她是肖依。”

孟死说道：“我们必得先找到那个绿仙儿，她不知会在哪里。我们问出，那个真的慕容青在哪里，我们再去找他。”

肖依说道：“她不会知道。”

孟死说道：“如果她不知道，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两人去找七大门派，忽地看到前面有许多的人，他们急急赶路，孟死说道：“跟着他们，总比什么都没有强，也许他们正在找那个绿仙儿。”

看看到了前面，正是夜里，他们都在野地里站定，说些什么，便分开来，看到他们足足有几百人。肖依说道：“师兄，他们像是有大行事。”

孟死点头，两人站在一旁看。

夜更深了，听着远处有马蹄声，得得的蹄声一阵子疾一阵子徐，看看到了面前，原来亮灯引路，足有上百人，骑着骏马，围着一辆车子，那车子走得很慢。

肖依说道：“是她？”

原来正是女人令主的车子，来到这荒郊外。

到了那埋伏处，忽地一声呼哨，便冲出来了伙人，团团围住那车子。

便听得有人叫道：“女人令主，有少林等八大派人在此恭候！”

有人咯咯而笑，那笑声是美艳无比的女人令主发出的。

她对着那车外的人说道：“八大门派，你们不是都接了我的女人令吗？莫非你们知道我要来，特地前来恭候？”

少林和气方丈走出来，说道：“令主，我们都是大门派，如果真听命于你，真是有辱先辈。还望令主能收回成命。”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你们拿了我的女人令，而且是当着天下英雄的面儿，要说丢脸，早就丢尽了，还有什么话要再说？”

武当掌门承生道长说道：“令主，依我看，你还是好好斟酌一下，不必那么武断。”

华山武掌门说道：“对啊，要我们七大门派都听命于一个女人，这事有许多不妥。”

女人令主说道：“是吗？有什么不妥？”

少林和气方丈说道：“依老衲看，令主想必是从哪里得了那七大门派封存的阴功秘籍，方才有此能力的。还望令主能拿出那阴功秘籍的好。”

女人令主笑了，她挑帘出来，站在七大门派的眼前，说道：“如果你们想与我动手，便动手好了。”

七大门派的掌门看来是志在必得，他们像是早就商定好了，此时七个人站在一起，围成了一圈儿，把女人令主圈定，说道：“让你的人让开！”

女人令主回头，对紫衣女说道：“让开！”

紫衣女叫道：“令主，与他们动手，不必令主出手……”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你让开，我要亲手杀他们。”

和气方丈看着那个令主，如今她身着一袭裙子上身着一件长袍，看去便既像男人又像女人，只是她头上戴着面具，让人猜不透她的脸面有什么表情，也不知道她是何人。肖依与孟死远远看着，看她缓步而行，渐入圈中，对众人说道：“上一次败阵，也只是

小试。那是你们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各自用一技，败在我手下，总算是败过一场的，和气方丈，你说是也不是？”

肖依忽地问孟死道：“令主能不能胜得了七大门派的掌门人？”

孟死说道：“据我所知，只有苑九曾胜过七大门派的掌门，别人不能。”

肖依心里在想：她是一个女人，力气必弱，要她胜过七大门派的掌门，真是难为了她。只是七大门派的掌门本来已是输与她了，此时怎么会再来缠她，必要与她决战？原来他们怕丢七大门派的名声，怕他们的名声败在女人令的号令下，便不甘心，要与女人令主决一死战。

和气方丈说道：“令主，你逼得七大门派不得不联手与你一斗，江湖江湖，自有江有湖，令主何必要江为湖，要湖为江？”

女人令主说道：“江湖一统，免了许多干戈，我也情愿。”

钟思凡叫道：“你是情愿，让七大门派的男人抱着一块女人骨头，真是羞尽了七大门派！”

女人令主笑得头上的钗乱颤，她说：“真是难为你了，只是你喜欢一个女人时，你不是也抚摸她，你对那一块骨也是如醉如痴，何必装模作样呢？钟盟主，你奸人家苑九的女人，岂不更是混蛋？”

钟思凡恨道：“我是混蛋，可你也是混蛋，你想要七大门派丢尽了脸，你是妄想！”

七个人都拿出了兵器，如今他们全都战战兢兢，如临大敌。要知道上一次他们每一人以自家绝技与女人令主相抗，均不是女人令主的手，此时再与女人令主相遇，把七大门派的名声全都放在这一掷上，当然令人担忧。

女人令主站在众人中间，绝世风华，真个毕现，她笑盈盈说道：“和气方丈，我只怕出手会重，那时你七大门派的掌门便会有伤损，太过难堪。”

和气方丈说道：“老衲与六位掌门都说过，谁也不愿怀里揣着一块人骨，听令于人。



令主还是好好想想，如能收回女人令，大家相安，也是一片仁心。”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龙十八不听我的，他的十八寨全都没了。你们也要小心，切记不要惹我生气，七大门派在我眼里，也如龙十八一般！”

武当掌门承生道长最是性躁，他恨女人令主，恨非人死于非命，在那一战中，只有武当最惨，当场死了非人，他能不恨女人令主？他吼一声：“看剑！”

便发动起来，七大门派掌门围着女人令主，团团转。

女人令主一见剑来，她的袖口一挥，从袖口处吐出一柄匕首，一刹那武当承生道长！

承生道长一见她挥匕来刺，那剑气了得，便身子一斜，飘飞出去。此时那峨嵋不惑师太上手一剑，直刺女人令主。后面的钟思凡手里的两管笔也直挥过来。再看和气方丈，一柄禅杖直挥，打得呼呼风响。后面的那武掌门也出剑来刺！

一时七大掌门一齐出手，顿叫女人令主险相环生。

女人令主的身子在阵中闪动很快，一闪再闪，竟至闪到了武掌门面前，她挥一下手，那匕首便刺出一式！

那武掌门用心对付女人令主，七人围得她风雨不透，忽地看到了她这一式，像是他华山派失传已久的“通心剑”，不由得大惊，只是注目女人令主手里的匕首，有些怔然。只是那么一瞬间，但那一瞬也足够了，只见女人令主叭地一声弹开了钟思凡的笔，让和气方丈禅杖直逼向峨嵋的不惑师太，而承生道长的剑也刺向江十惠！

肖依忽地失声叫了起来，她看到那个江十惠的手里拿着暗器，那暗器飞直射女人令主！

女人令主本来能躲得过，但忽地听到了一声女人的尖叫声，她像是明白那人是谁，忽地身子变得迟滞了，再也不像原来那般灵动，只是一呆，那暗器便全都射在她的身上。

江十惠忽地变成了猛虎，他的身子一展，像飞鹰一般扑向女人令主！

他喝叫道：“拿出秘籍来，饶你不死！”

他的身子刚好扑到了女人令主的身前，忽地他失色了，看到女人令主盈盈而笑，说道：“江掌门，你太性急了！”

叭，一掌正击在江十惠的肩头，只听得咯咯作响，看来他的肩头是碎了。江十惠跌落，叫道：“杀了他！”

钟思凡此时的两管笔正切在女人令主的身上，那两管笔点她八道大穴！

按说女人令主该是倒在地上，但她仍是直立着，看着众人，说道：“只是梦想得那秘籍？”

她的衣服已是破烂，褴褛衣着让她此时更是有些威严，她站在那里，说道：“钟盟主，你点了我八道大穴？”

钟思凡说道：“对，你不拿出秘籍来，便没了性命！”

女人令主莺声道：“我只是奇怪，当初你们七大派的掌门都在，怎么不把那些秘籍分掉，拿到慕容山庄做什么？”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我们何尝不想分掉那些秘籍？只是分不明白罢了，只好听慕容青的，把秘籍放在一处，七大门派派人看管。”

女人令主说道：“我明白了。”

她看着冲上来的十二异衣女，笑笑说道：“你们不用怕，我根本就没事儿，只是这一件好好的衣服，不知道怎么破成这样子了，看去我也不像是女人令的令主，只像是叫化子了。”

她笑笑，竟走过来，对着紫衣女伸手，说道：“拿一件衣服来！”

## 第四十四章 四面埋伏

那情景也叫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大是吃惊，原来他们每人一击，都击在女人令主的身上，按说她即不受重伤，也得趑趄倒地。哪料得她竟是若无其事，只是破了她的衣服？

七大门派掌门目瞪口呆，只是怔怔地看她，女人令主说道：“天下归有德者，更归有能为者，你看我！”

她忽地在众掌门中一飞而起，如鹤翔九天，一升扶摇，直落下来，就偏偏落在七大门派的身外。她站在那里娉娉婷婷，由着上来的紫衣女给她穿衣。

肖依看着她的身形，竟像是慕容青的样子。看她身着衣服，那手臂也是一抖，那抖动既洒脱又好看，但不那么必要。

肖依曾笑慕容公子，说他摆江南公子的样子，方才有那一抖的。她是女人令主，分明是女人，怎么会是慕容青？但一个人习惯动作便是习惯的动作，就是至死，也不易改的。

莫非她真的是慕容青假扮而作的？

肖依的眼前飞过了许多的情景，看来她像是慕容青，她一心替慕容氏报仇，她对肖依很好，她还总与肖依谈话。但是，她总是说江南慕容公子的坏话，有时看不起江南慕容氏，她怎么会是慕容青？

肖依忽地失神了，她一定是慕容青，只有慕容青才能那么穿上衣服，一振一摇，向前走上几步。记得当初肖依替他换衣，看他一振一摇，便笑道：“你穿上的是新衣，何必一抖一振？”

慕容青笑吟道：“新浴者必振衣，新浴者必束发，这是屈原屈子所说，你当我不知道吗？”

肖依忽地失声叫道：“慕容公子！”

一句话叫得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如被电殛，他们全都呆呆看着那女人令主！

和气方丈看着走出来的肖依，忽地醒悟道：“原来女人令主是慕容公子，这就是了。原来你是监守自盗，拿走了那秘籍，暗自修炼了秘籍武功，才有如此进境的。只是我们也不会放过你，你好自为之。”那女人令主穿好了衣服，仍是一个威严无比的人，她站在那里，如山屹立，不说她不是慕容青，也不承认她是慕容青。只见她的肩头起伏，背对七大门派掌门，可见她心潮不平。

肖依走出来，对着她说道：“公子，我知道是你……”

那女人令主明明是女人，她怎么会是慕容青？但肖依认定了她就是慕容青，便说道：“你慕容山庄毁于一旦，你自己也知道，龙十八不来，也会有七大门派的人来，早晚山庄会因秘籍而毁。你便在外再立新派，有了女人令。”

和气方丈等人看着，他们如今无奈那女人令主，她的身上像当年的苑九，只有遇上女人怀抱着他时，他才能被创，莫非此时的女人令主也是？

一会儿，便见那女人令主抬起了头，她的声音很是冷漠：“我不是慕容青。”

肖依大声道：“你是的，你要是慕容青，你就害死了我，你害死了我！”

肖依想到了爷爷死在慕容青的计下，想到了她与慕容青的五年旖旎时光，她苦笑，说道：“我不怪你，我知道你一向有志气，不甘心做一个平凡的人。你想在天下夺得第一，只有你，才会有无穷的才思巧计……”

女人令主不说话，听着肖依诉说慕容青的本事，她不说，也不分辩。

和气方丈说道：“令主，望你给我们七大门派一个交待，如你是慕容公子，你便现出身份来好了。”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我不是慕容青。”

当着众人的面儿，她慢慢脱下长衣，把长衣叠好，放在紫衣女的手上。再脱下中衣，放在紫衣女的手上，最后只见她上身着一件短褐，那短褐是丝的，可看到她那胴体，隐

隐两座乳峰毕挺，像是一个未经男人的处子。

她冷冷说道：“肖姑娘，你的男人慕容青不是一个女人吧？”

七大门派的掌门都是泄气了，原来是那个肖依看错了，她误把一个女人当成了她的男人，看来她是思亲情切了。

女人令主说道：“我既把女人令交与你们每一派手上，便是与你这一派订了盟约。你如想背约，便得刀兵相见。到时休怪我无情，龙十八也不是好相与的，但十八寨毕竟是没了。”

她说话细声细语，说道：“走！”

七大门派的人有什么法儿能奈何得了她，只好眼睁睁看着她上了车，忽地那紫衣女说道：“走！”

便所有的女人都上了马，一时马蹄声碎，人渐去远。

七大门派的掌门人面对着孟死与肖依，心里极不舒服，要是没人看到他们的狼狈相，那有多好？

可此时肖依与孟死都在眼前，他们两人看到了七大门派掌门人再次败在女人令主手下。女人令主连出手都不必，便击败他们七人！江十惠忽地笑了，他说道：“肖姑娘，我想你是弄出了一个诡计，想骗我们，是不是？”

肖依说道：“我有什么骗了你们？”

江十惠说道：“你吵那个女人令主是慕容青，以为我们胜不了他，你就可以不再交出秘籍了吗？”

肖依火从中来，她叫道：“我拿了什么秘籍？我根本就没拿你们的秘籍！”

钟思凡说道：“你拿了一部，便可能拿十部，你说，秘籍在哪里？”

孟死说道：“师妹，这种狗人，你与他说什么，只与他动手就是。”

孟死扑上去，对着那钟思凡便是一拳！钟思凡见他来拳凶狠，便还了一掌。

徐恩驰叫道：“事急顾不得许多，杀了他，再的道理！”

几个人围上来，只有少林方丈和气大师站在一旁，不曾出手，他与峨眉派的不惑师太看住肖依，不让她离开。

肖依看着孟死立时在一片剑光下，大惊叫道：“师兄，你走开！”孟死来了敌忾之心，吼叫道：“什么狗屁七大门派，我要教训教训他们！”

他向着那钟思凡吹去一口阴气，顿时钟思凡气窒，叫道：“小心，他与那个苑九有一样的本事！”

众掌门都是屏息而击，只是几下，便见孟死的臂上有伤，血流下来。

原来孟死虽是悟到了苑九的阴功，毕竟不像苑九那般一世修为，只是习得了那内功，功力不深，便中了剑。

徐恩驰叫道：“别叫他走了！”

如是走了孟死，他们哪一派人也对付不了他。

只见孟死大叫道：“你放心，我就要杀死你，决不会走！”

肖依哭出声来，叫道：“师兄，你快走，你快走！”

孟死叫道：“我不走，我要杀了他们！”

孟死一拳击在钟思凡的肩头，钟思凡大吼一声，退一步。那徐恩驰上前一剑，正刺在孟死的肩头，顿时血涌！

孟死狂叫一声，一拳一抓，抓在那不惑师太的剑上，叭地一声折了她的剑。不惑师太叫道：“小心！”

她退了一步，再复出一掌，正拍在孟死的后背上！

孟死吐了一口鲜血，身子再向前趑趄一步，一步，再一步。

他看着不惑师太，笑道：“老尼的剑折了，不服，是不是？”他大叫道：“师妹，你走！”

肖依在那和气方丈面前，哪里能走脱？再说此时她早就心灰意冷，只是看着师兄，说道：“师兄，师兄，你走好了，我一个人跟他们走，看谁拿了他们的秘籍！”

但孟死犹自苦斗，只是在六个人间奔跑腾挪，他的血流得很多，看看也是疲惫了，过一会儿，他使得倒在六个眼前。

肖依看着和气大师，忽地说道：“大师，我告诉你，秘籍在哪里，好不好？”

和气大师听得她要说秘籍下落，便说道：“好，你说好了。”

肖依大声说道：“我要告诉和气大师那秘籍下落，你们再不要斗了。”

众人果然罢了争斗，肖依说道：“你们让我师兄走开。”

孟死走出来，两眼炯炯，都是怒火，说道：“师妹，别理他们，都是一群狗屎！”

两人站在一处，忽地肖依笑笑，那笑自是十分迷人，她轻声对和气大师说道：“大师，我告诉你……”

和气大师凑过来，想听清她说些什么，但她不说了，只是吼一声：“师兄快走！”

她扯起了孟死的手，两人便跑。

看他们要逃，徐恩驰叫道：“别叫他们跑了，事关我七大门派的名声！”

几人急急追赶，看看赶上，忽地吱吱响着，飞来几只铁相思刺！那铁相思刺是飞成了三束，直对着徐恩驰的头！

徐恩驰打飞了暗器，叫道：“蜀中唐门的人！”

远处有人叫道：“唐十一在此！”

几大掌门不追了，如今蜀中唐门的人最有本事的便是唐心与唐十一了，如是唐十一在，说不定那个女人令主也在，他们再追下去，便是无趣了。

和气方丈叫道：“走！”

一时七大门派掌门都走得无影无踪。

肖依与孟死喝道：“既是唐十一在，请出来相见！”

出来的是唐心与那个笑嘻嘻的绿仙儿。

绿仙儿看着肖依，说道：“肖姑娘，我与你总算是有缘份，我嫁一个慕容公子，你也嫁了一个慕容公子，不管是真是假，总算是慕容青，是不是？这么说我与你是共嫁一夫了？”

肖依听得恶心，叫道：“绿仙儿，我与你不是一路人，你休恶心我！”

绿仙儿哟哟地叫：“哎哟哟，你是什么人？你不就是人家不要的人吗？你的慕容公子在哪里啊？你要是知道了他在哪里，你会痛哭流涕的。”

孟死忽地叫道：“臭婆娘，你说，那个慕容青在哪里？”

绿仙儿说道：“孟死，你有本事，你去找他，找到了他，你也不是他的对手，只是枉送性命。”

孟死叫道：“你说出他在哪里，我去找他！”

依孟死心意，一定要找到那个该死的慕容青，问一问他，他为什么不再与师妹在一起了？要是他变了心，就杀死他。如是他没变心，便要师妹与他在一起。他不愿意看到师妹伤心欲绝的样儿，他怕看肖依的眼泪。

绿仙儿说道：“慕容公子只在一个地方，就是蜀中唐门，你们要是想去，我带你们去。”

肖依忽地摇头，说道：“我不去，他不会在唐门的。”

绿仙儿斜着头问：“你怎么知道他不在唐门？”

肖依轻声道：“他不甘寂寞，自不会在唐门呆着，他一定在江湖上走动。只是我认不出哪一个是他。”

想着刚才看着那女人令主，竟像是慕容青，她心里一阵子惭愧，心道：慕容青，慕容青，我大概与你还是没有缘，如是夫妻心意相通，我便该知道哪一个是你。我怎么把一个女人当成了你？她那样子像足了你，只是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双乳的女人，她



不是慕容公子.....

看肖依呆呆怔怔的样儿，孟死心里更是着急，他叫道：“师妹，你说，那个慕容青不会在唐门？”

肖依说道：“不会，他怎么会在唐门？”

绿仙儿说道：“他关在唐门的牢里，你信不信？”

肖依说道：“我不信。”

绿仙儿笑了，说道：“怪不得那慕容公子说他与你没有什么恩义，他说，你与他只是一世夫妻，他要找的是世世夫妻！”

肖依一怔，果然有过这种话，只是绿仙儿她怎么知道？

肖依扯着绿仙儿，说道：“你带我去找他，你带我去找他！”

绿仙儿媚笑道：“你不怕我给你下毒？”

孟死冷冷说道：“唐门的那一点儿毒玩艺儿，只是一些小孩子玩艺儿，有什么可怕！”

孟死不怕阴毒，自是对唐门的暗器少一些害怕。

唐心道：“你跟我走，我便让你见到慕容青。”

肖依看着唐心，忽地笑了：“你是唐门的唐心？”

唐心仍是冰冷着脸：“我是唐心。”

肖依说道：“好，我跟你走。”

此时孟死受了伤，肖依跟着绿仙儿与唐心，走了。

车内，只有女人令主一个人了，她忽地扯着她的乳，叫道：“我有乳峰，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

她呜咽着，她很难受，只是哭着，想着七大门派围攻她，那个肖依叫起来，似很关心她，她忽地又笑了。

又哭又笑，像是一个疯人。

忽地，她叫道：“停车！”

紫衣女问道：“令主有什么事儿？”

她慢慢说道：“替我看着那个肖依，不要让她出错。”

紫衣女说道：“有人带走了她。”

看来紫衣女是知她心思，早就派人跟着那肖依了。她说道：“七大门派掌门要围攻孟死，带走她。但来了唐心与绿仙儿，他两人带走了肖依。”

女人令主的脸上有了笑意，她说道：“那不错。”

车又粼粼而行，忽地令主再一次叫停车。

她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绿仙儿真的那么可靠？如果她是很可靠的话，此时她应该做什么？她应该来找女人令主，再与那个唐心凑在一起做什么？莫非她真的像她原来答应的那样，要替唐门拿到一些秘籍？一些是多少，多少是一些？

女人令主笑了，她说道：“去找那个绿仙儿，问她要肖依，要肖姑娘来我这里。如果她不来，便拿这块玉给她。”

这一块玉，是从前慕容青用的，慕容霜对肖依说过，那是她哥哥的平安玉，如是哥哥出走，便把那一块玉放在她的床头，她便知道，哥哥一定会平安回来。

紫衣女要去了，她知道事儿重大，带着四名异衣女。

但令主喝住了她，说道：“紫衣，拿回那一块玉来。”

她把那玉握在手里，她时时把这一块玉握在手里，如今她说：“不必了，你只是客气些，把她带回来就是。”

紫衣女带着四位姐妹，她们快马急奔，去追肖依。

如果她们追到了肖依，肖依肯跟她们回来吗？令主摇了摇头，肖依是一个很有主意的人，她不会轻易跟着紫衣女她们回来的。

她要找慕容青，一定得找到，她才肯罢休。

## 第四十五章 女人小心眼

女人令主在等待，她在等一个人。

来了那人，他也戴面具，只是他的面具是恶形的骷髅。他站在女人令主身前，问道：

“不知道令主有什么话说？”

女人令主说道：“我是女人。”

那人沉默。如果他与一个女人打交道，而且那个女人比他的功夫还强的话，他一定得随时猜得出女人的心思。

他猜不出，女人令主再说：“女人都很小心眼。”

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她说明他很记仇怨，对于仇恨的人是睚眦必报的吗？

女人令主说道：“我知道你的心意，你想要那华山派失传已久的‘通心剑’，是不是？”

那人低声说：“是。”

女人令主说道：“我只要要你替我做一件事，你如是做了那件事，我便把那‘通心三式’的剑谱交与你。”

那人哦了一声，说道：“你拿到了‘通心三式’？”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不错。”

那人沉吟了一下，女人令主说道：“你不愿意便罢手好了。”

这人问道：“要我帮你办什么事？”

女人令主说道：“杀了孟死。”

那人哦了一声，不曾料到，他怕让他做对不起七大门派的事，但要他杀死孟死，谈何容易？

女人令主说道：“孟死与那个肖依在一起，你不能伤肖依一点儿，但得杀死孟死。”

那人说道：“孟死也不易杀，我.....”

看来他不是不想得那通心剑法，只是怕他杀不死孟死，徒惹人笑。

女人令主说道：“他看不起我，我便要杀他。但我不愿让肖依看到是我要杀他，你去杀了他，别提起我才好。”

那人答应后走了，只有女人令主站在风中。

再过一会儿，她说道：“走！”

上了车，她们走了不远，在山坡上，有一个凉亭。

在凉亭里站了一个人，那人是武当派的承生道长。

女人令主问道：“道长想好了没有？”

承生道长说道：“你愿意把剑还我，武当派上下当然感激，如果你要我杀人，我会怎么做？”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要杀人，也不能明目张胆地杀人，你要是愿意，不光可以把那一柄剑还你，还可把那‘天龙九式’剑法传你。”承生道长犹豫，女人令主笑说道：“其实女人是很小心眼儿的，睚眦必报。我与你有仇，非人的事，你想对我女人令报仇，但你没本事，怎么报得了仇？依我看，你还是拿到剑法，让你武当派比别人多一点本事才好。你要不做，有人会去做，你武当派就完了，一旦没落，武当再也不是与少林派并驾齐驱的一大门派了。”

承生道长看着这个恶毒的女人，如是他真的答应了女人令主的要求，杀了那人，女人令主会再怎么样？

女人令主说道：“蜀中唐门一向在江湖上自大，他们自以为有本事，便对我不利，

我这一次只想教训教训他们。”

承生道长忽地说道：“好，我答应你。”

女人令主大喜，说道：“来人！”

上来了那个红衣女，她的手捧着一柄剑，正是那柄武当派的镇山宝剑玄武剑。承生道长接过了剑，再也不说话，转身走下山去。

仍是女人令主，她与少林寺的和气大师站在一起，和气大师说道：“不知道令主有什么话说？”

女人令主说道：“想与大师手谈。”

和气大师说道：“好。”

两人坐下对弈。只闻得棋子轻轻卜落。

只是着了百余子，和气大师说道：“令主有雄心，但缺仁义。”

女人令主哈哈一笑，说道：“大师错了，仁义之心，不是雄心，只是假心机心，我不必有。”

和气大师说道：“天下纷争，只有令主能一统，但有仁义才能一统。”

令主说道：“只有智者才有天下，愚者只能失天下。”

和气大师叹气，知道不可劝。

令主说道：“大师想不想帮我一下？”

和气大师说道：“令主有机心，必算计他人，算计他人以利己，老衲不愿为也。”

女人令主笑说道：“少林一向平淡冲和，方才能执武林牛耳，只这一次方丈如是能帮我做此事，我便把那《易筋经释文》交与方丈。”

和气方丈一惊，说道：“难道那一部经文到了令主手里？”

女人令主一笑，说道：“我得到了大部分秘籍。”

和气方丈说道：“秘籍为七大门派共管，令主怎么会得到？”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我灭了龙十八的十八寨……”

和气方丈说道：“老衲也问过了，龙十八的人灭了慕容山庄，却不曾拿过那秘籍。”

女人令主笑得更是神秘了：“方丈怎知道他没拿秘籍？”

和气大师说道：“秘籍如在他手，他怎么会死在令主手里？”

女人令主说道：“他才不那么蠢，他夺得秘籍，便放在一个秘密处，待得风平浪静了，再拿出来修习，只我追杀得紧，方才得到了秘籍，但大部分的秘籍仍是没有拿到。”

和气大师半信半疑，说道：“令主该把那些秘籍拿出来，与一大门派一商如何处理，方才公平。”

女人令主失笑：“与七大门派共商？七大门派会有什么好主意，当初大师与几位掌门不是共商过了吗？你们的最好主意，就是谁也不得秘籍，眼巴巴地把它们束之高阁，我怎么会与你们七大门派共商？”

和气大师说道：“人无贪欲，便成大事，令主也不必太过贪婪了。”

女人令主笑道：“我不贪，我会把所有的秘籍都分下去，一直到它们都有了主人。但我告诉你，我不会像你们七大门派，你们口里说不贪，但人人都贪，谁也不拿，其实都想全拿。秘籍放在你们手里，有什么用？如果我再把这些秘籍交与大师，你们七大门派能分得明白吗？”

和气大师想了一想，他摇头，七大门派如凑到一起，只能行事，不能成事。

女人令主说道：“如果大师能杀了唐门的掌门人，令唐门一乱，我便会给大师那一部书。”

和气大师一笑，掷子在棋盘上，笑说道：“恕老衲不能从命。”

女人令主说道：“如果和气大师不能听我的，实对少林不利。”

和气方丈笑了，坦然道：“和气去夺苑九的秘籍，本是一错。再与你们七大门派共商保那秘籍，更是一错。历代方丈如是看到我做此事，定是不会赞同。我错了，我错

了.....”

和气方丈走下了坡，再不回头。

女人令主看着和气方丈的背影，忽地笑了，她说道：“红衣，如果你去少林，能不能气死和气方丈？”

红衣笑笑，说道：“令主如果让我去少林，我会气死他的。”

女人令主笑得更媚了：“你怎么做，才能气死和气方丈？”

红衣说道：“刚才我听到了，方丈说，历代方丈如何，我便想到了.....”

女人令主长吁了一口气，说道：“好，好，你去吧，这一次事关重大，你带七个人去，要保住一个人也不丢地给我回来。”

红衣应是，她刚才转身要走，忽听得女人令主叫了一声。

她站住了，女人令主凑近了她，理一理她的衣领，说道：“红儿，你是我的心肝，你不能出事，带好她们。”

红衣的眼里有泪，她喜欢这个令主，她体恤人，对属下知道心疼，跟着她就是赴汤蹈火，也是心甘情愿。

红衣说道：“令主，我们去了。”

女人令主对她们说道：“少林是男人的天下，我们女人令要的就是少林屈服。你们去做一切事，都有我作主，不必怕他们。”

几个女孩子笑着，自从她们跟了令主，便冲杀制人，从未失手，有什么怕的？

少林寺的钟声响了，和气方丈召集十堂六阁的僧人，看他们都到了，和气方丈说道：“近来江湖风波屡起，有一股新势力，叫做女人令，在江湖上甚是风行。我少林寺也不是她们对手。据我所知，她们那个令主是拿到了苑九的秘籍，练就了一身好功夫，她的功夫比起从前那个苑九来，只强不弱。”

众僧都是合什念佛，要说起苑九，所有的僧人都知道，杀死苑九的那一战，死了少

林寺无数高僧，就连上一代高僧硕果仅存的无形无果两位大师也一齐殒命。

这一次更出来了一个女人令主，她是什么人？

和气方丈也知道众僧想知道那女人令主是谁，但他叹息道：“可惜，可惜，如同上次一样，只知道是苑九，但那个苑九是真是假，就不得而知了。如今这个女人令主，只知道是一个神秘莫测的女人，她的功夫高深莫测，就是我七大门派的掌门，也一齐栽在她的手下。”

达摩堂主和悦说道：“方丈，那女人令主只是与你们七大门派掌门一次赌斗，莫非又一次与你们动手了吗？”

和气方丈仍是叹气，说道：“我们七大门派的掌门一齐栽在她的手下。”

众僧皆惊，就是从前的苑九，也是没有她这个本事，苑九行事，犹有顾忌，不敢明目张胆地与七大门派作对，直到最后一刻，方才从那坟墓里走出，与七大门派掌门相斗。可她一个女人令主，竟有这等本领，真是让人不敢小觑。

众僧静等着和气方丈再说，只听得和气方丈说道：“据我所知，那个女人令主比苑九更有本事，她拿出一些秘籍来，诱惑七大门派掌门，要他们互相为敌，少林寺的那一部《易筋经释文》，她也答应给我。”

众僧都是哗然，但和气大师挥一挥手：“我不愿意。”

众僧默然，要说得那一部秘籍，本来少林是志在必得。当初和气大师决定少林去找苑九，便是因为这一部秘籍。如今少林寺怎么能不要这部秘籍？

和气方丈说道：“少林入世，皆因我贪嗔之心顿起，佛经云，少欲之人，平凡如昔，便活得自在。我贪心一起，便去了许多师弟，至今仍是不安。”

和悦说道：“方丈，你也是为少林，也是要光大少林武学，方丈何必后悔？”

和气方丈说道：“我拒绝了女人令主的诱惑，我不愿做，少林从此不再做此种事。”

众僧合什，愿听方丈命令。



方丈说道：“从今起，少林不宁矣。只是我要静观他变，看她有什么本事。”

少林寺防范严密，僧人夜夜不寐。

忽地，夜风吹响了风铃，咯咯咯直响。

听着来人是到了寺前，少林僧人一排出来，当先的是监寺和微大师，他喝道：“有谁来闯少林？”

忽地灯大亮了，原来在少林寺前点亮了许多灯火，看看却是一人手里有一盏灯，都是一样花一般的美人。她们皆看着少林寺僧。

当先的是一个红衣女，她笑说道：“不知道大和尚夜里为什么不睡觉，天天倚门槛儿？”

和微大师说道：“姑娘夤夜来访，有什么话说？”

红衣女笑说道：“我有许多姐妹，惦念少林寺僧人久旱无雨，像渴雨枯苗，特来救急。”

她说得平淡，却把那一个和微大师吓得非同小可。看来这一次是要来真的了，不再像原来那几次，只是拿女人的亵衣放在大雄宝殿的佛像身上，或是放在经堂，要他少林寺出丑，这一次她们存心要要看少林和尚的难看了。

和微说道：“姑娘，我看你们还是回去吧，有事明日再来，禀得方丈知道，再行定夺。”

红衣女说道：“我知道少林寺，先是监事房，再是平和殿，最后才是经堂，转手是禅林别院，我看我就去那里吧，我与两三个姐妹去那里，看看方丈是不是要有女人陪着。”

说着，那红衣女便闪身而来，一冲冲至那僧人面前。

和微叫道：“拦住她！”

几个僧人马上拦住了她。但她哎哟一叫，便叫得那僧人闪开了，她叫道：“哥哥哟，

你碰了我的乳了!”

那僧人吓得闪开，和微大师叫道：“快!”

但那红衣女人更快，一闪便闪得无影了，直冲向少林寺内。

和微大师叫道：“告警!”

警哨声传遍了少林寺内。

红衣女真个知道方丈的住处，一直奔那方丈住屋而去。

和气方丈在禅室内，正在修持，忽听得呼喊叫嚷，他站起身来，门一闪处，走进了一个女人，那个红衣女。

她笑咪咪说道：“方丈，修持最高境，皆是无人处。你何必再修持，我看还是与我欢乐一番吧？”

方丈喝道：“住口!”

红衣女乐道：“你闭眼睛干什么？莫非你怕我扎坏了你的眼睛？”和气方丈说道：“你走吧，老衲不愿与你纠缠。”

红衣女乐道：“我只是在你面前脱光了身子，你便难再自称佛子了。”

红衣女对她自己说道：“好主意，你真的有一个好主意了，你做一下看一看，说不定能让和气方丈从佛境返回，再不做那个傻和尚了呢，你说好不好？”

她真的慢慢脱衣，对和气方丈说道：“从前佛也经过女人，知道女色是空。你是方丈，自小出家，便不知道什么叫做色。也跟着人家乱叫，叫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懂什么是空，什么是色？我告诉你吧，空就是男人没能为了，没什么能水了，便是空。色就是女人的脸面，那脸面嫩如豆腐，细细的，摸一下够滋味儿，那就叫色。你懂了没有？”

她这里说着，红衣女那里做着，真个做一个赤裸新生儿给和气方丈看。

和气方丈忽地顿悟，他诵道：“明镜亦非台，女色无尘埃。”

红衣女大笑，拍手道：“又弄什么五祖六祖的故事了，我告诉你，我也来两句，那就是‘明镜无有台，色色染尘埃’，你说好不好？”

忽地和气方丈说道：“你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孩子，何苦做这种事儿？”

红衣女说道：“我要你知道，天下的女孩子也有喜欢和尚的，你是和尚，而且是高僧，难道不明白我的心？”

她凑上来，看着和气大师，说道：“你是少林寺僧，也是平常人一个，何苦那么执拗？”

## 第四十六章 舍利子

和气大师的身上贴着一个光身子的女孩子，那狼狈情景可想而知，但和气大师眼是半睁半闭，香气是闻而不闻，只是恍若沉睡，不再理她。红衣女吹气如兰，悄声说道：“吾颜不诱汝，诱你入水晶。”

和气大师不看红衣女，只是低头向隅，不再看她。

红衣女笑说：“佛说不入空色，大师不看，岂不是神志不坚？”

和气大师一叹，说道：“女施主是色，和尚是空，便无色无空，不空不色了。”

红衣女咯咯地笑，说道：“红衣女是色，脱了衣服是形色，有形有色，使大和尚不敢看不敢觑，便有色有形。红衣女是人，有形便有声，说说笑笑，有音容笑貌，便是有形有色，有声有色，大和尚就更不敢看了。大和尚不看不听，便是闻色心动，闻色心变；再修行下去，也是枉然。”

和气大师忽地睁开了眼，他慢慢说道：“女施主，你有佛心，本来该是佛门中人，怎么做了女人令主的手下？”

红衣女更是笑了，她一笑两酒窝窝：“你说我都那么有佛心，我的令主怎么会没有佛心，没有佛缘呢？”

和气方丈的心一动，看来她所说也对，上一次自己输与那个女人令主，便是在佛经的悟道上输了一招，不及那个女人令主的。

和气方丈说道：“女人令主既是有佛心，那天下武林的人便有福了，只怕未必。”

红衣女笑笑，说道：“只有一点，令主便佛心广大，他得秘籍，知道与人。哪里像有些人，枉自称什么七大门派，却也勾心斗角，不敢拿一本秘籍与人，一心只是贪占，把那秘籍封存起来，那心就是傻人也知道是什么。和气方丈，你说是不是啊？”

和气方丈正与那个红衣女讲说，忽地有和尚叫道：“方丈，方丈，有事求见！”

和气大师抬头对红衣女说道：“老衲有足够的修为，面对着女施主的身体不动声色，只怕有些和尚未必，不知姑娘肯不肯穿起衣服？”红衣女悄声而笑，说道：“是了，让人看到方丈搂着一个姑娘，那有几多不雅？我穿起衣服就是，好了，好了。我走了。”

红衣女竟是不再与方丈纠缠，她穿起衣服来，便起身而去了。和气方丈叫道：“好了，进来。”

进来了两个大和尚，一个是监寺和微，一个是和悦。

两僧看着和气，一揖道：“方丈，有一件事很怪。”

和气忙问：“什么事儿怪了？佛心广大，怎么会有怪事？”

原来少林寺竟是在后山塔林出了一件怪事：当值的和尚看着塔林，忽地在今天下午看到了一件怪事：平白无故的，在前面的塔林忽地少了两座舍利塔。他们以为是眼花了，忙看看，竟真的是没了两座佛塔。要知道那是历代方丈及高僧的舍利子塔林，是少林寺最敬重的禁地。

怎么会没了两座舍利塔呢？看看地上，地是平平的，还像是用什么重物碾压过，哪里有一丝是舍利塔的痕迹？再看看周围，立着的舍利塔也不说不语，不说出此地此时是

怎么回事，平白无故的，便有两座舍利塔无踪了，这岂不是少林寺的大事？

两僧说完，都望着方丈，看他如何示下。

和气方丈心里一沉，如是再这样下去，少林寺的重地之一塔林岂不是没了？如果她们乐意便毁了两座塔，后来再要毁却几座，岂不是轻而易举？

忽地，和微大师指着方丈的身后，叫道：“方丈，方丈！”

方丈回头一看，竟不知在何时，在他的头后竟挂着一个小小匣子。

和悦大师飞步上去，摘下匣子，举手递与方丈。

和气方丈一拿到了匣子，忽地心中豁然：他明白了。

——匣子里一定是那塔林里的骨殖，一定是上一代方丈悦心大师与前代方丈目星大师的骨殖。

罪过啊，罪过，怎么连上一代大师的骨殖也动了，塔林再也不是佛祖静栖之地，而是女人肆虐之所。

和气方丈气得手也抖了，他打开了那小匣子。

匣内有函：

“字启少林和气大师：历代大师骨殖，平静躺于塔林久矣，必思搬迁，我替大师一做。如是大师乐意，我便每隔两日，搬迁一座塔林。至十日后，便有十位大师搬迁至此。我送大师英魂至大雄宝殿，那时少林寺的日子其乐融融，岂不快哉！”

和气大师忽地吐血，哇一声喷血向禅床，身子便向后倒去。

待得和微与和悦两大师救得和气方丈起来，和气方丈只是一叹，说道：“我自知道，自从去苑九祖茔，我少林便算是入世一劫了，少林劫难，皆由我始。”

和气方丈想来想去，终是自他在那一次要抢人家的《达摩易筋经释文》开始，少林便屡屡受劫，死去许多师兄弟，最不可恕的，是连少林的两位前辈无形无果都死在那一役上。最后虽说苑九是死了，可也不是死在少林的武功下，而是死在慕容青的花言巧嘴

上。和气方丈一想到此，怎么能放下心里的耿耿情怀。此一回又出了事，他不愿再要那一部秘籍，反而被女人令主所害，少林防备森严，怎么会有人能溜进来，进了塔林，在众人防备的眼下，把那两座塔林的塔碑都铲平了，把两位大师的骨殖拿来，放在匣里，用来污辱少林？

和气方丈一吟，苦道：“我少林久不受此辱矣，自我起始，便再三受辱，如今连上一代方丈都不能安稳，我心何安？”

和微大师说道：“师兄差矣，自说佛心在，世广大。我看师兄不能释怀，那也不必。人既是佛去西方，怎么还会有意那一块骨殖？就是历代方丈，也不会在意有人挖了他们的骨殖，拿来污辱少林。我不受辱，她能奈我何？”

和气方丈流泪道：“这一次不同了，让上一代大师替我受过，我心何安？”

和气方丈再一次吐血，吐出升余，坐在禅床，忽地失声而吟：“人生休咎，不说错。但知错，在佛心广大，肚内泛舟。不忧，无忧，无愁。”

和微大师说道：“人生无咎，总做错。求知错，在佛心大，不必言愁。不愁，无愁，勿秋。”

和悦大师也合什一揖，说道：“人生有咎，不说错。总知错，有佛心广大，错有金昔，无金无昔，日稠。”

和气方丈一笑，说道：“两位师弟的佛法更是精进了，我不如也。”

和微与和悦都走了，只剩下了和气方丈，他心道：原来师弟都是劝我看开些，但我对于此事，却总不能释怀，是我的错失，怎么能自慰自安？想来历代方丈没有错过，他们怎么能以身代过？要她女人令拿少林示警，也只能以和气我本人示警，怎么能拿历代大师的骨殖开玩笑？

和气坐在禅床上，气也不顺，久久不能入睡。

忽地有人对他笑，说道：“和气大师，和气大师，我来了，你愿意不愿意见我？”

和气大师心再一沉，又是那个红衣女。她坐在那张禅床上面，笑嘻嘻地看他，说道：“当年有人布金满寺，请佛祖说法。我今天拿一块金子，请大师指点迷津，还望大师垂怜才是。”

她扔下了一块金子，在和气大师的禅床旁。

和气大师说道：“好，既你想知佛心，我便告以佛心。”

红衣女说道：“说简单些。”

和气方丈说道：“佛是世子，忽有一日，坐于菩提树下，悟了，便道：‘世法不法，我当佛心。’那一日便是天下举佛日。”

红衣女大笑，说道：“错了，错了，方丈错了。那一日是佛坐在树下，他做过世子，色也知晓，情也知晓，哪里来的那些狗心？他是够了，便那一日坐在树下，也倦了，便说出一句他悟了，其实他是够了，想避世。”

和气方丈说道：“你如此说佛，也是罪过。”

红衣女说道：“不过佛再一次入世，却是想金子。你知不知？”

和气方丈冷冷一笑，说道：“女施主错了，佛怎么会贪金？”

红衣女笑笑说道：“一次问迦叶，布施一部经书与人，所得几何金？迦叶据实以告。佛说卖贱了，且说：‘让我子孙不得血食。’是否有此事？”

和气方丈只好承认有此事。

红衣女拍手道：“不是么？佛也贪金，如是佛不贪金，我拿经书来换你金子，你拿经书来换我金子，大家公平，好不好？”

和气方丈说道：“你有佛经，是你愿心。我有佛经，是我愿心，怎么能随便拿来换？”

红衣女笑笑，说道：“你有佛经，是和尚用心血写成，主贵。我有佛经，却是市集买来的，就不一样了。如是佛有公允之心，市集所得经书与血书都是一样，有什么不同？看来佛也欺心。”

和气方丈知道她是套自己的话，如果自己说那藏经阁里的经书都是与市集上的一样，她再动藏经阁的主意，少林寺岂能受得住？但要说那藏经阁的经书与市集的经书不一样，方丈便说不得佛理了。方丈一叹，说道：“女施主如此懂得佛理，至少应该少些杀戮之心。”

红衣女笑笑，说道：“佛不光杀人，佛也自虐。”

和气方丈学佛至深，但也从未听说佛有自虐之心，他问道：“不知道女施主如此妄言说佛，却有什么道理？”

红衣女振振有辞，说道：“你们佛子都说佛懂情理，见那鹰吃鸟，便劝它休要食鸟，可鹰说它是饥谨，不得不吃，佛便以自身的肉割了饲鹰。你们佛子一说起此事，便个个眉飞色舞，说是佛心广大，又是仁慈，且拿自己的身体饲鹰，是天下至善。可我一听，简直是胡扯，胡说，胡做！”

和气方丈听得奇怪，问道：“那依你说，怎么去饲鹰，方才对呢？”

红衣女说道：“我告诉你吧，你们学佛的，个个都是笨人。那鸟被吃了呢，鸟痛。那鹰饿呢，鹰难受。如果鹰再吃佛的肉呢，佛就不疼了吗？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他把他的身体拿来不当一回事，就是一个大混蛋！再说，佛是什么？是世人的榜样，人见人学的样儿。如果世人都学他拿自己的身体饲鹰，天下岂不是没有人了么？我看佛是一个大笨蛋！”

和气方丈看着这个红衣女，知道她深晓佛理，且知道她有急智，很是刁蛮，心道：从来不曾听过对佛有如此不敬的说法，她是一个恶魔，却偏偏把那邪理说得直，让人听了也不易反驳，我看她也是一个奇才。但她怎么也在那个女人令主的手下？看来女人令主手下有那十二异衣，都是身怀奇技的高手，不可小觑。

和气方丈说道：“姑娘请坐。”

红衣女说得也累了，就坐下来，看着和气方丈，说道：“学佛有些累，不知道方丈



是不是以为然？”

方丈说道：“每日一课，每夜一思，每天一省，思佛在我心，思佛在我身，便是大乐事，怎么会累？”

红衣女说道：“思佛，便是想自己不对；便无勇。省佛，便是修身；便无劲。课经，便是齐性；便无智。你说，一个人无勇，无智，无劲，还有什么？”

和气方丈一叹，说道：“女施主，你真的误入魔道已深了，但愿佛祖慈悲，能救你脱出苦海。”

红衣女噗哧一笑，说道：“方丈，我告诉你，如今我与少林已有仇怨，如是方丈能自省的话，不但你塔林无虞，你少林全寺也安定了。不光你全寺安定，且你还会有那一部日思夜想的《易筋经释文》，你要是不要？”

和气方丈一脸正气，说道：“如今江湖上腥风血雨，都是苑九那一批秘籍所致，使人贪心大发，劫数便到了。我不贪心，你能奈我何？”

红衣女说道：“方丈，除非你死了，不然少林不会安宁。”

和气方丈笑笑，说道：“姑娘所言是真？”

红衣女笑笑，说道：“不错。我会再找少林的事儿的，少林这么大，有什么事儿不能发生？”

和气方丈看着这个鬼精鬼灵的姑娘，心道：她们女人令行事，未免偏狭，如果让她们缠上了少林寺，岂不是从此不得太平？但如何做能让她们再不来扯着少林，却是一大难事。

和气方丈说道：“好，便依姑娘，我给姑娘一个交待，好不好？”红衣女笑一笑，说道：“好，好。”

她出去了。

和气方丈正给众僧说法，说到关节处，说得正是眉飞色舞，忽地听到了一个看守僧

人报说：“方丈，有事禀报。”

值事僧喝道：“没见到方丈正在说法吗？”

方丈抬头止住了他，问道：“有什么事，大惊小怪？”

那看守僧人却是落泪，说道：“本寺十大秘经都丢失了！”

所有在座的僧众都是惊讶失色。

要知道，那十大秘经也不是什么武经绝学，却是从少林开寺便有的血经，第一部是少林第一方丈觉悟大师以七年功夫写成的，那血经《金刚经》是本寺第一梵宝，再有几部都是后代的得道高僧以自己的鲜血写成的，少林之所以把它们做为本寺的宝物，皆是因为武学好学，血经难书。

和气方丈忽地一叹，说道：“少林苦难，何时终止？”

他要起身去看，带着一行僧众到了大雄宝殿。

按说凡是少林寺的经书，都是放在藏经阁的，但只有这十几部书不是，只是放在佛殿的两厢，让来观瞻少林寺的人看到，佛学光大，妙不可言，就是佛学诸子，也是以血以心以身侍佛。哪料得那个红衣女竟能夺走寺内佛经。她们能盗舍利，夺佛经，真的毁了少林寺的清静平和，哪里还有梵家胜地的佛光普照？

和气方丈说道：“我自会去找她们，好好与她们一谈，或许她们能回头是岸，那样岂不是少了许多干戈？”

和微大师说道：“方丈，我们不如就与她们一战，她们毁我佛塔，夺我藏经，分明是看不起我少林！”

和气方丈说道：“她们既是敢来找少林的麻烦，便是有把握胜得我少林，绝不能与她们再战了。”

众僧看着方丈，只见方丈缓缓起身，说道：“我去见她们令主。”

## 第四十七章 方丈自尽

少林方丈要面见女人令主，有要事相商。这是一件大事，传说近来女人令没少找少林寺的麻烦，少林寺此次一去，是全寺的重要人物全都去了，看来是要与女人令决一死战了。

这是江湖上的大事，不得不看的。远远近近的知名豪杰都来看他们一战。

到了十五这一日，在宽坪上集了许多的武林人士，都在等着少林与女人令主一战。

有人说，方丈和气大师近来研习了一种武功，这一次就是要与女人令主一争高下的。再有人说，对嘛，我想天下功夫出少林，少林绝不会容那女人令主如此猖狂，必得煞煞她的威风，叫她知道，天下之大，绝不能以她一家号令为尊。

来了，来了。

来了少林寺的群僧，当先的是和微与和悦大师，后面是达摩堂的众多弟子，再后面是棍僧，再后便是许多的少林高僧。足足有几百少林高僧，看来这一次少林寺是全寺出动了。

当先的和气方丈身着黄袈裟，威风凛凛。

对面慢慢来了一队素衣女郎，人人都是手携长条锦匣，匣中自是装着那震慑天下群雄的“女人令”了。在她们的后面，一边六人，走着如今名声威震的十二异衣女，看她们都是低着头，沉声不语，渐渐走至少林僧人面前。后面是那辆武林人士全都熟稔的华贵车子，车到了众人眼前，嘎地停住。

仍是红衣女在前，她说道：“与少林争执事，女人令着我作主，方丈有什么话，请说好了。”

和气方丈如今乃是一代宗师，女人令主再是托大，也不该只派手下一个红衣女与和气方丈说话，一时众豪都是哗然。

和气方丈反是不小看这红衣女，他叹息道：“老衲与姑娘几次打交道，知道姑娘本领非凡，老衲就与姑娘说话也可。”

红衣女问道：“不知道少林有何事见教，愿方丈直陈。”

和气方丈说道：“少林寺为寺，比起南少林来，只有一样所独有，那就是十部大经，尤以《金刚经》两部为要。每逢两年，南北少林要一会，那时两位方丈一遇，便是研讨《金刚经》，看少林寺的十大血经，便是少林的命脉，如今令主拿走了我的血经，便是逼人了。我想请问，如是得了秘籍，还可习武制天下，但不知拿了我的血经，有什么用处？”

众豪都是语议纷纷，原来女人令竟把少林寺的血经也拿走了，真是逼人太甚。

红衣女笑笑，说道：“少林血经，本来无用，只是我想看一看血经经书，是否也有什么神奇，我与我的小妹愿意看，你就借我一观，有什么要紧？”

人家的镇寺之宝，她说是没什么要紧，看来女人令逼人之处，令人赅血、扼腕。

和气方丈黯然道：“我少林寺的血经，是历代大师所重，如是令主能归还，我听任令主安排。”

那车中有人咯咯一笑，说道：“少林寺也愿意听我安排了？”

慢慢走出了女人令主，她说道：“我与你所说，不知方丈愿意不愿？”

方丈说道：“不愿。”

女人令主说道：“那好，既是方丈不愿，就拿那血经归还少林好了。”

当时那红衣女便爽快答应，她回头去，从一素衣女手里搬出一大大的经匣，那是用黄缎子包裹着的血经，拿来递与方丈。

方丈回头，把那血经递与身后的和微，说道：“多谢！”

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本来就是大师之物，何谢之有？只是我想大师如不答应我的事，来日方长了。”

和气方丈看着那女人令主，心道：她看我不答应她，便来威胁我少林，少林来日磨难，非是一日。但我从去苑九坟墓，便不曾有过一日安宁。先是贪欲，再是贪心，最后还是一个贪念，造成今日苦果。我就是死了，如何面见前代方丈？如是再出什么差池，我更无法领袖少林了。

和气方丈说道：“令主，老衲这一次带人来，只是要告诉那位红衣女，就是佛祖当年饲鹰的故事，绝非人来杜撰的，老衲相信，我能做出的，佛祖更能做出来。”

和气大师一回头，喝道：“拿来！”

后面的和悦大师便递与他一把匕首。

和气大师说道：“你做事有因，必将有果。别还可不信，此事不可轻读。你看，我学佛祖，也会饲鹰。”

和气方丈忽地一割，在身上割下一块肉来，放在地上。

和气大师说道：“红衣姑娘，你看我能做的，佛祖也能做吧？”红衣女不料他会在身上割肉，便目瞪口呆，站在那里怔得不能出声。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大师舍身而为，让人钦敬。只是我不明白一事，还得请教大师。”

和气方丈说道：“有事请讲。”

女人令主看看周围，那些围观的人看着和气方丈自身上割肉，都是骇然，注目方丈，只是沉默。

女人令主说道：“少林塔林，有历代高僧骨殖，据说是高僧坐化，其尸必有舍利，舍利子如洁如玉，珍贵异常。请问大师，佛子对舍利子为何那般看重？”

和气方丈叹息道：“舍利子是佛子修持所得，是几世修为结果，哪里能对施主说得明白？如是俗家视那舍利子，便不那么宝贵，而佛子视此，最是珍视。譬如建塔，有祥瑞，有吉兆，都是大吉。但如有佛家的舍利子，建寺可矣，岂止是建一塔而已？”

女人令主说道：“如方丈所言，我便知道佛子所重了，来日如是要建寺建塔，便去少林好了，看来少林大雄宝殿上，那灵珠金顶必是舍利子，只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师的舍利子？”

和气方丈语塞，他知道，那个女人令主说什么，都是真的，她必是会派人去少林寺，如是让她把大雄宝殿的金顶舍利拿走，还有什么屈辱更大？和气方丈叫道：“不可！”

那女人令主说道：“有何不可？佛祖也能饲鹰，方丈也能割肉，金顶舍利怎么不能让人？再说人家夺别的，也算是丢人，可抢人经书啊，抢人舍利子啊，都是为了读书，或是为了建寺，那是无上功德！”

像女人令主这般罪恶深重之人，她满口都是佛经说旨，但做起事来却是心狠手辣，一步也不饶人。她杀人如麻，却是拿人家的东西送人，愿意承担天下大事。你说她坏，说她狠，却有许多的拥护她。如今她拿着少林和佛经任意凌辱，但少林寺对她也是无奈，对她也是无法，我和气怎么与她斗？

女人令主笑微微说道：“大师，如是你愿意，我便与你一赌说经，说佛经经旨，我也与大师一斗，输赢当众。”

和气方丈忽地说道：“我不与你说佛了，你说的不是佛，而是魔，魔虽是像佛，但差之十万八千里，佛与魔不能共语。”

女人令主说道：“从前人说，魔高一尺，佛高一丈，不知道方丈何以教我？”

和气方丈看着女人令主，忽地说道：“人可欺，天不可欺；天若可欺，世人无善。”

说罢此话，和气大师竟也有几许荣光。但多的是梵语诵经，终日不绝，方有少林的如此香火。至我做了方丈，愧惭实多。只是一件，便罪无可诘。我做方丈，第一件错失便是贪嗔大发，也去苑九祖茔寻秘籍，便由此得我少林十年一劫。至今已是五载多了，少林死去许多高僧，至今佛堂不净，佛心不平，我罪大了。”

众人看着和气方丈，他八十高龄，竟是侃侃而谈，满目泪水，让人看了心里悲哀。

难道少林入世，真个错了吗？据说少林寺只是要拿回他寺内的一部经书，那是少林的武学至宝《易筋经》的释文，原系少林一武僧所著，这也算是少林的书，拿回它来有什么错？方丈如此一说，看来是屈于女人令的淫威了。在女人令主的威逼气势下，少林方丈的雪白胡须便染满了悲凉。

和气方丈说道：“我错了，我错了，偈曰：‘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刚抛弃，你便拾取。’哀哉哀哉，真个悲凄！”

和气方丈一说完那偈，便闭目不视。

那些和尚一见，顿时泪如雨下，众人都是跪地，对着方丈大恸，叫道：“方丈，方丈！”

一片哀声，顿时那群豪里也有人叫道：“大师，大师！”要知道群豪里也有许多人从前受过少林恩惠的，此时一见方丈圆寂，顿成悲恸，叫道：“大师，大师，有人不仁，方丈何必在意？不如我们一齐，与她拚了吧！”

那人看着方丈去世，便是大叫道：“女人令，坏种，天下坏种！”女人令主此时也对着和气方丈一揖，再拜，再拜，叹息道：“没了方丈，我再与谁说佛？”

说话间，意甚惋惜。

那红衣女跪下，哭泣道：“和气大师，我与你说着玩儿的，我说你的话，何必那么认真？就是你真的能割肉舍身，也不该在此时证明。我说我不信你了吗？”

红衣女呜呜哭得伤心，让人看了也不禁泪垂。

女人令主大声说道：“和气大师一去，佛人悲哀。我告诉世上群雄，自今日起，我与少林再无过节。”

和微大师说道：“令主所言差了，难道少林也忘了方丈之死吗？”

女人令主笑一笑，说道：“和微大师，如是我说得不错，大师不是死了，他是圆寂了，圆寂乃佛子最高境界，和微大师难道不记得？”

和微此时满心仇恨，但他再一合揖，说道：“好，走，回寺！”

孟死与肖依正在途中，他们听到了那些话：女人令主逼死了少林寺的和气方丈，她先是夺了寺内的血经，再是挖了塔林。

孟死吼道：“太过份了，我对少林也有仇冤，但做此种事，他一定是一个恶魔！”

肖依说道：“她做什么，与我何干？”

两人只想尽快离开江湖，不再理睬这江湖是非。

忽地看到了华山派武掌门，他带着十个大弟子一齐回华山，看到了肖依，便笑揖道：“肖姑娘，你欲去哪里？”

肖依说道：“我要去找慕容公子，不知道武掌门知道不知道他在哪里？”

武掌门略一沉吟，肖依心道：他必是知道慕容青的藏处，不肯说出。我得劝他说出，再想办法。她说道：“武掌门，你看江湖腥风血雨，都是为了那秘籍所致，如是找出那秘籍，江湖必是会安定许多。要想知道那秘籍下落，必得找到慕容公子。还望武掌门说出来，我与师兄去找他。”

武掌门说道：“从前在华山山间，有三间小屋，那小屋虽说凋敝，但却是从前医隐卢傻子的藏身之所，那里是一个好地方，传说有人去了那里，住在那里，我前些时日听得弟子说，那里的人天天看云，唉声叹气，想像有什么心事不能对人言。再就是天天练剑，据弟子说，那人的武功深不可测。”

肖依忽地笑了，她的脸色苍白，扯住孟死，叫道：“师兄，我看那八成是慕容青，他丢了秘籍，一时无法释怀，再说听说江湖上那么乱，他怎么好意思出来再对众人？他便躲在那华山了，我与你去看他，好不好？”

孟死能说什么，他说道：“好，好，便去看他。”

他心里也苦，看来肖依确是不能忘情于那个慕容公子，一听说能找得到他，便眉飞色舞，开心得很。殊不知那个慕容公子只是一个杀死她爷爷的凶手，一个坏蛋。找到了



他，又有什么用处？

一行人慢慢向华山进发。要知道，那个武掌门是一个不善说话的人，孟死又是一个有一句话便说一句的，人在一起，便闷极了。肖依也不开怀，只是盼着早到华山。这一日到了华山脚下，肖依说道：“师兄，我们要见到慕容公子了，我的心乱得很。”

孟死哼一声，说道：“乱什么，我见了他，他认错赔罪还可，不然我一拳打死他，给你爷爷报仇！”

肖依一叹，不对孟死再说。

孟死见她不对自己说话，心里黯然，知道她仍是不肯对自己释怀，便与武掌门说道：“武掌门，今天也到了华山了，如今这里也是你的地界，我便与你痛饮一顿，如何？”

武掌门看着孟死，忽地说道：“我觉得与你喝酒，也算够味儿！”孟死大笑，说道：“好一个够味儿！我便与你喝！”

两人喝酒，说江湖，说七大门派，说七大门派的许多勾当，都是不耻那七大门派所为。武掌门忽地扯住了孟死，说道：“你别看重七大门派，你虽看重，都是臭狗屎，你知道不知道？”

孟死大叫道：“好，好，说得好！真的都是臭狗屎！”

两人喝得大醉，那武掌门对孟死说道：“我与你喝得不快，不如再来一次快的，从前大侠米离有一个本事，就是喝酒快。世人谁也看不清，他是怎么把酒喝完的，就是往喉咙里倒，也得有一个时间。你试不试试？”

孟死大叫道：“试，一试便知，你快还是我快！”

两人各拿了一坛酒，拍开封泥，各拎在手，武掌门叫道：“快，快来一试！”

孟死根本不在意他，就是七大门派的掌门都在此，他也不会在意，他叫道：“快！”

两人如牛饮鲸吞，一饮而尽。那孟死笑拍着武掌门的肩头说道：“我师父说，七大门派没有什么好人，我看就未必说得对，你是一个好人，你对我师妹很好……很好……”

他吐了几个酒隔，大声说道：“我师妹从小受苦，她自小便是一个要强的人，我们师兄弟三个都不如她.....”

武掌门说道：“能得慕容公子看中的人，还会差吗？”

孟死扯住他的衣襟叫道：“别提那个混蛋，如不是师妹看中了他，我劈了他！他算是什么东西？慕容青，只是有一张能说会道的狗嘴罢了。”

看孟死不屑一提慕容青，武掌门便不再提，说道：“好，我们便不提他。”

蓦地，孟死的眉头一皱，叫道：“武掌门，我有一点儿头晕。”武掌门说道：“喝得快了，便是头晕。”

孟死说道：“我得睡了，我睡一会儿，便会好了。”

他趑趄去睡。忽地武掌门说道：“孟死，你要完了，你知道不知道？”

孟死大惊，他跳起来，扑向武掌门，但他一扑，身体像是一只鸢子般在空中飘落，他扑不到武掌门。

他恨恨道：“我要杀了你！”

武掌门仗着剑，说道：“孟死，你有什么话，快对肖姑娘说，不然你就会死了。”

孟死也知道他快死了，他的鼻孔、眼睛、耳眼、嘴里都在流血。肖依忽地扯住他，叫道：“师兄，师兄，你不是说你不怕人毒吗？你怎么了，莫吓着我，莫吓着我！”

孟死说道：“我不怕人毒，但这狗东西拿的是阴中三毒，我只怕那一种毒。一定是有人告诉他的，你说，是谁？是那个和气方丈，还是那个女人令主？”

武掌门笑笑，说道：“我告诉你，是那个慕容青公子告诉我的，天下也只有慕容公子才知道怎么用三毒。”

孟死的血流得很快，他说：“师妹，我不行了，我不能保你了，你去找女人令主，不离开她。你知道吗？你答应我，你答应我！”

肖依此时泪已盈眶，她哽咽道：“师兄，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孟死摸着她的头，说道：“师妹，我们三个都说，只要有一个跟着师妹，另两个都得开心而死。我没照应好你，到了地下，怎么对师兄师弟说？”

孟死的血快流净了，肖依看着他，一直抓着他的手。孟死说道：“这就好，这就好，我能这么死，心里也甜。只是我报不了师父的仇，你得报你爷爷的仇，你记着……”

他的身体渐渐僵硬了。

## 第四十八章 反目

华贵无比的车停在山口，像在等什么人。

风轻轻地吹，那车周围并无一人，但有细乐，声声轻轻，直飘过来，充人耳管。

车在细乐声中轻摇，在那车边上，又镶嵌了无数的美玉，那车更比从前华美了。

只是车的周围并无一人。

慢慢来了一个人，她咯咯一笑，说道：“令主，我来了。”

只有她一个人能这么对令主说话，也只有她一个人站在令主的面前能谈笑自若。

她上了车，车内如夜，但有明珠闪烁。

看得出令主坐在那车上，她的眼睛盯着那上来的绿仙儿。绿仙儿笑笑，说道：“冤家，为了你，我又丢了一个丈夫。”

看来她也不甚伤心，丢一个丈夫，对于她来说，像是说丢了一个包袱。

令主说道：“让他活在世上，也丢我名声。”

绿仙儿说道：“你愿意如此做，至今没人看破你。我只是纳闷，如今世上再也无人能敌你，你怎么不亮出你自己的身份？”

忽地她笑了，笑得很酸：“你是为了那个臭女人……”

令主忽地冰冷冷道：“你再不要说她是臭女人，你.....”

绿仙儿发狂地叫：“她就是一个臭女人，她就是一个臭女人！”

啪——一个耳光，打在绿仙儿的脸上。

绿仙儿怔住了，她说道：“我陪你做一切事，甚至我一部一部去偷你家的书，你要我做什么，我便做，你.....你打我？你打我？”她呜呜地哭起来。

令主说道：“我告诉过你，不要叫她是臭女人。”

绿仙儿不管不顾，她叫道：“她不是臭女人是什么？她与你本来.....可她还与那个臭师兄在一起，她根本就不管不顾你，如今正在江湖上乱闯呢。她何曾想过你？你就是死了，关在哪里，她怎么会想你？”

令主说道：“不说她了，过来！”

他仍像从前，很久的从前那样去抚摸着绿仙儿。

这抚摸是亲切的，从前是疯狂的，但如今是理智的。

绿仙儿慢慢不再哽咽了，她说道：“我是你的人，我是你的人，你是男人，是女人，都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你的人.....我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

车内如春，谁料得到，她们都是女人，她们在缠绵，在快乐。车外的细乐声声，正好掩住了她们的快乐声音。她们也不愿意让她们的快乐声音给人听去。

远处的那十二异衣女会不会很忌妒她，忌妒她绿仙儿得令主的宠？

令主问她：“那个人死了，你到哪里？”

绿仙儿说道：“我来跟着你，一生一世再也不愿与你分开。”

令主沉默，她再说话时，声音很是冷静：“你去唐门，我叫人去杀她。”

绿仙儿一抖，说道：“你说的是那个肥婆？”

令主笑得很阴森：“你不是很恨她吗？她是唐八的女人，她如今做了唐门的掌门人，根本看不到江湖上有谁。这种人要她做什么？要她死，我派人去杀她，你去看看，说不

定你会在那里得一个掌门人的位置。”

绿仙儿叹一口气，说道：“你不要我，也不必派我去那里，我是他们赶出来的，与那个慕容青一起赶出来的，我怎么有脸回去？”

令主说道：“我知道你，你与那个唐心也勾勾搭搭，你要去，我让你做令主。”

绿仙儿脸上没有喜色，她冷冷说道：“你不要我了，你真的不想要我了？”

令主不答，音乐忽地停了，野地里十分寂静。

绿仙儿说道：“都是有那个臭女人，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她！”令主说道：“你动不了她，如果你动了她，我让你也死！”

绿仙儿咯咯冷笑，说道：“我死不死有什么干系？我只是你的过去情人，你如今又想着那个臭女人了，你何必想她？她也不想你，你只是自做多情！”

叭叭叭！一连挨了三个耳光！

令主对她说道：“你只是一个臭女人，你的皮肤也松了，是个脸上有皱襞的老女人，你争什么风？我看你还是去当你的唐门掌门，还是去调戏那个唐心，让他玩弄你好了。”

绿仙儿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绿，她不敢发作，她想告诉这个无情的令主，是她绿仙儿最先帮她的，甚至有那几个异衣女都是她帮着找来的，但她知道，再说什么也是无用，要与这人讲情，怎么可能？

她哭了，只是低头哭，哭得令主心软了，说道：“你去做一次掌门，过过瘾，我与你还有机会相会，你伤心什么？”

绿仙儿走了，她下了车，像是醉了酒一般，晃晃地走了。

武当掌门承生道长站在唐门的掌门人唐八奶奶面前。

这是一个很年轻的女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唐门的老掌门人人都得弄一个少妇来当妻子，她们开始时还不错，只是看看鞋样子，唠唠家常嗑儿，也不管唐门的事儿。后来便不同了，她们开始吹枕头风，一次一次地吹，一直吹到老当家的死了，她们忽然

能当起唐门的家来了，因为她们有儿子，虽说儿子还小，但她总是唐门的奶奶，管她是六奶奶，还是八奶奶，总之她是奶奶，谁敢不敬她？

如今武当掌门面对的就是唐八奶奶。

她问道：“你是武当掌门，不知道你来有何事？”

承生道长说道：“有事来求，因过去与唐八有怨，这一次与你清算。你要愿意，我便与你一战。你要不愿，我便走好了。”

唐八奶奶笑了，说道：“你以为我只是一只花瓶，你便来对付我？我告诉你，我是唐八的老婆，唐八有什么本事，我也不弱于他！”

两人面对，忽地拔剑，承生道长怒吼一声，一剑刺去！唐八奶奶一躲，身子疾闪，从她手里射出两枚暗器！

那暗器直射向承生道长！

承生道长挥剑一击，暗器没了，再一使剑，把那剑直刺在唐八奶奶的胸前！

没人想得到，唐八奶奶的本事人也是知道的，她从前不露，但在唐门，她也算是高手。

如今怎么了，只是一剑，便算了账？！

承生道长也不料得会是这样，他怔道：“怎么只是一剑.....她便.....”

忽地有人叫道：“快，快，快去救掌门！有人要杀掌门！”

门外冲来了许多人，有绿仙儿跟着后面。

绿仙儿叫道：“原来是承生道长，你杀了我家八奶奶？”

众人冲进来，当先的是唐心，他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唐八奶奶，冷冷道：“好，你是武当掌门，竟能闯来杀人，我叫你杀我唐门的人！”

唐心一吼：“排阵！”

十二个唐门弟子排成三排，他们如是得了唐心的令，便要暗器密飞，不管伤不伤得

自己人，总要杀了敌手。

绿仙儿忽地叫道：“慢！”

她对着承生道长说道：“我想问一句，我知道承生道长与我家掌门并无仇隙，道长缘何要杀人？”

承生道长大声道：“你管不到，我与唐八素来有怨，你怎么知道？”

绿仙儿恨道：“你杀了掌门，还想走吗？”

忽地听到门外有弟子报说：“武当派足有四五十人，当先的是承浮道长，杀入寨门！”

绿仙儿说道：“好，他们来了更好，杀！”

唐心的手里早就套上了鹿皮手套，他说：“七大门派向来不把唐门放在眼里，也好，我就让你们七大门派看一看唐门的厉害！”

他喝道：“杀！”

暗器都射向承生道长！

承生道长一挥剑，叫道：“好，我杀！”

一枚暗器破过剑幕，一直射在承生道长的腿上，他扑通倒地。

唐心叫道：“杀了他！”

承生道长的眼睛不闭，他叹息道：“我不该做，但只能这做……”他死不瞑目，眼睛死死地盯着绿仙儿，看着绿仙儿那不怀好意的笑。

武当派的人知道承生道长去闯唐门，都是大惊，他们得了承生道长的一封密函，知道承生道长怕女人令对武当不利，甘心赴死。他们便来急救承生道长。看看攻到了唐门前面，便听得唐门内有人叫道：“武当派的人听着，承生道长中了我唐门的暗器，你们等着，拿承生道长的尸体回去吧。”

寨门开处，走出了唐门的弟子，他们簇拥着绿仙儿，唐心叫道：“武当派的人听着，承生道长冲入本寨，一心杀人，他杀了我唐门的掌门人八夫人。我等也没看出是他，误

杀了道长，只是你武当派还得说明，为什么要杀我家掌门人？”

承浮道长说道：“我家掌门像是中了谁的毒，被迷得昏了，才会不知不觉来唐门伤人，你家掌门死了，我武当派的掌门也死了，彼此也算是扯平。你们交出承生道长的遗体，我们改日再来赔罪。”

唐心正在拒绝，忽地绿仙儿对他使一个眼色，唐心说道：“好，武当派杀我掌门之仇，我们异日再算，承生道长的遗体，便交与你们了。”

肖依埋了孟死，她看着那个武掌门，叫道：“你是一个死人，我要杀了你！”

武掌门却不与她动手，只是笑，他一纵而去，叫道：“肖姑娘，我不是怕你，是有人不要我伤你。”

有人不要他伤肖依，那人是谁？是那个女人令主，还是她从来也不曾看到过的慕容青？

她想着，此时没了师兄，她只好去找那个女人令主了，师兄死时要她去找那个女人令主，她一定得去。

她不愿意依服在那个女人令主那里，但如今她孤苦一人，不去怎么行？她已经看到了那远处的人，那是一行骏马，是那个纵飞而去的武掌门带人前来，她们一定是女人令主的人。

原来他也是女人令的人？他也是奉女人令主的令，才杀死师兄的？她恨极了，躲起来，躲在一个石隙里，不再吭声。

只见那个紫衣女带着武掌门来了，紫衣女说道：“武掌门，你不该离开她，如果她出了差池，你不好办了。”

武掌门说道：“她那目光……咳，我不能与她在一起了，我杀了她师兄，她恨不能一剑杀了我。”

紫衣女说道：“我们找，找到她才行。”



忽地下起了雨，那雨很大，哗哗流淌，一直浇得肖依的身上冰冷，她又冷又饿，昏过去了。

待得她再醒来时，看到的是一间小小的屋子，这屋子很肮脏，像是一个贫穷人家的茅屋，屋梁上挂着一串串干辣椒，在头上还有一块臭臭的咸肉。

在屋角有一张床，床上坐着一个人。

那个人是唐心，他笑着说道：“肖姑娘，你醒了？”

肖依说道：“我是在哪里？”

唐心说道：“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如果不是你发烧叫起来，我也找不到，你喝不喝水？”

肖依看他，忽地想到，唐心是唐门的高手，他找自己做什么？

唐心说道：“你已经中了我的毒，不能动了。除非我拿唐门的药来救你，你自己不能走，不能动，只能说话。你的身子一动也不能动，我要准备一副棺木，把你抬到蜀中去。”

肖依问道：“你要我做什么？”

唐心大笑，说道：“你可是宝贝，有人喜欢着呢，我告诉那个人，要她拿出一些秘籍来换你，他一定肯的。你说，那样好不好？”

肖依的心头一酸，泪水便流下来了，她心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令主了，她未必肯拿什么秘籍来换我肖依，我也不是她女人令的人，她怎么肯？只是唐心如此用心，把我毒成一个废人，我恨死了他.....

唐心说道：“你睡吧，如果你饿了，我便喂你吃的。”

肖依想，她不能睡，但她不能自己，听着唐心的话，心里竟是想睡，一会儿便睡着了。

女人令主看着武掌门，她在笑着。

武掌门有一些忐忑，他心道：你是女人令主，你不能拿那肖依走失了来怨我，我不能让她杀我。你又不让我杀她，我怎么能与她在一起？

女人令主说道：“你对肖依说了些什么？”

武掌门说道：“没说什么，我只是说，有人护着你，我不能杀你。”女人令主哦了一声，问道：“有谁护着她，你怎么未说？”

武掌门说道：“我没说。”

女人令主说道：“你的嘴有些长，你说是不是？”

武掌门的手心尽是汗水，他知道，只要女人令主一声令下，不必她亲自出手，就是身后的紫衣女，他也不是对手。他叫道：“你是天下第一的人，不能不讲信用！”

女人令主一声冷哼，说道：“我怎么不讲信用？拿来！”

便有人拿来了“通心剑”剑谱，武掌门说道：“好，果然令主是信人，我服令主。我有一事请求，但求令主答应。”

女人令主问道：“有什么话，武掌门不必客气。”

武掌门扑通一声跪下了，他说道：“通心剑法，是我华山的秘籍，我能得它，死而无憾，能不能请令主派人将此剑谱交于华山派的齐师弟，我就是死在令主手下，也心甘情愿。”

女人令主一笑，说道：“好，你自己去送好了，你在下月初九时来见我，如是你不来，我就灭了华山派！”

武掌门跪下一拜，他老眼流泪，说道：“多谢令主！”

他起身来，看着紫衣女，紫衣女看着令主，令主说道：“给他一匹骏马，让他赶回华山吧。”

武掌门上了马，他感到怀里的那剑谱很沉，他很高兴，心道：我把华山派的秘籍拿回来了，我送它回华山，我对得起华山派的列祖列宗……

武掌门赶着回华山，他心道：女人令主必不会放过我，我一言出口得罪了她，她怎么会放过我？我只要把这剑谱交与华山剑，我便死而无憾。他到了华山，召集门人，对他们说道：“通心剑式，是我华山派从前一位长老创下的几招剑招，极有威力，但愿能在师弟子手里发扬光大。”

他郑重其事地把那剑谱交与师弟郑绪。郑绪问道：“掌门费尽苦辛得到了剑谱，为什么不带我们练它？”

武掌门昂头道：“我知女人令主必不会轻易放过我，因为我得罪了她。”

郑绪叫道：“我们宁可不要剑谱，也与她一斗。”

武掌门说道：“七大门派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你怎么斗得过她？我答应她，把剑谱交与你，便去赴死。”

众门人都是流泪，他们恨女人令主，但只是恨有什么用，他们根本就不是女人令的对手。

## 第四十九章 都留一个心眼

肖依看到了绿仙儿，她不喜欢绿仙儿，她问：“你带我到这里做什么？”

绿仙儿说道：“有人要找你，是那个女人令主。”

肖依说道：“我正要找你，你告诉我，慕容青在哪里？”

她一心一意要找慕容公子，她有太多的事儿要问慕容公子。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你找不到他，如果他想找你，便告诉你了。”

肖依问道：“他死没死？”

绿仙儿笑，说道：“他没死，但也许他算是死了。”

肖依还是不明白，慕容青怎么会没死，但又算是死了呢？如果他没死，就一定还活在这世上，在某一个地方，不管他是不是惦念着肖依，肖依总算是他的结发妻子，他总该告诉肖依一声，他在哪里，怎么样了吧？他就是不想告诉肖依，他也得来一个讯儿，告诉她，他不再管她了，她也不必天天找他。可如果他真的死了呢？他如果不死，怎么会有一个假的慕容青，怎么会叫慕容姑娘给叫破了，当场叫出他是一个假货？看来肖依与慕容公子的感情也是平常，怎么她就不会看错她的师兄？她说道：“你知道他在哪里，你告诉我，不然我对你不会客气。”

绿仙儿笑说道：“他不愿意见你，你怎么说也白说。”

唐心说道：“拿下你的那一只钗来，再拿一张纸，你写一张条儿，我交与他，他也许会来看你。”

肖依心道：他们做事诡秘，但只能如此了。如果慕容公子能来看我，一切事都冰消雪化了。如果他不来，我哪里去找他？

蓦地，她心头一闪念：慕容姑娘认出了那个慕容公子是假的，再以后就不见了，她在哪里？

她去了什么地方？为什么没有她的踪影？江湖人都不曾看到她，她到哪儿去了？

肖依写一封信：

“慕容青：你到哪里了，还不见面？如是你嫌弃你的妻子，便给她一封信，免得她再惦念你。也从此便了却一份夫妻情。人生在世，转眼百年，我与你有五年情份，也算是一场夫妻。你如还活着，但愿能给我一个讯儿，我好去看你。”

肖依本来想写得淡些，但一看，还是牵肠挂肚，一腔愁肠。

唐心说道：“好，我便拿此信，派人去找慕容公子，但愿能带封信与你。”

绿仙儿与唐心在一起。

两人在丧堂上，唐心说道：“老太太叫我去，你去不去？”

绿仙儿说道：“老太太不喜欢我。”

唐心笑了，他说：“我要她喜欢你，她必是会喜欢你，你去吧。”到了后院，在院里的一间屋里，坐着唐六、唐八的妈。老太太看着绿仙儿，说道：“我看你是越活越欢实了。”

绿仙儿笑盈盈：“托老太太的福。”

唐心看着老太太，说道：“我想请老祖宗答应一件事儿。”

老太太看着唐心，忽地失色，脸色苍白，说道：“心儿，你那样不行。你不行！”

唐心笑看着老太太，说道：“奶奶没听我说，怎么知道那不行？”老太太呻吟着说道：“谁都知道你想的是什么鬼主意，那不行！”唐心说道：“唐门在江湖上，也快要成为七大门派一样的命运了，此时只有一搏才行。”

老太太冷笑道：“不管怎么样，你六叔的老婆，你是不能娶的。”绿仙儿与唐心互相看看，老太太说道：“如果你想杀我，还不那么容易。”

老太太的身后忽地冒出了三个人，那是唐心的三位姑姑，从来不管唐家事的三位姑姑。她们早就嫁出去了，怎么都回来了？唐门的姑娘哪一个也不好惹，唐心有些打怵了。

他看看绿仙儿。绿仙儿盈盈地上去，对着老祖宗一揖，说道：“女人在唐门是什么，还望老祖宗告我。”

老太太说道：“唐门向来有规矩，女人只是替男人看门、生孩子、煮饭、缝衣服的。”

绿仙儿笑了，说道：“那是，我从前替唐六缝衣服，后来……”

老太太冷笑道：“你别以为我眼花了，你与八儿的事儿，我也知道。”

绿仙儿再笑了，说道：“如今唐门的掌门人该是唐心了，我为他缝衣服，不让他冷着冻着，你说好不好？”

老太太笑说道：“你听说过一辈一辈地为这家的男人缝衣服的女人吗？”

绿仙儿看着那三位姑娘不屑的目光，说道：“我对唐门有三贡献，一是可以夺得天

下武林霸主的地位，别说是替唐门的一代掌门缝衣服，恐怕唐门的后代弟子再走江湖，人人都得祝我在天之灵的。你说对不对，老祖宗？”

老太太冷冷道：“你哪里来那本事？”

绿仙儿说道：“我要拿到秘籍，让唐门的人再也不以暗器独行天下了，就是论起内力、武功来，唐门弟子也是天下最好的。那时恐怕我救的不光是唐门一人两人，代代唐门弟子都要受我的恩惠。”

老太太说道：“你怎么能有这等本事？”

绿仙儿笑笑，说道：“我有一种本事，就是过目不忘，有一人找到了我，要我去慕容山庄看秘籍，我每一夜看一部书，只是几夜，我便看过了《北溟心法》、《心剑剑法》、《易筋经注释》、《百步行兵》、阴功秘籍的几部，我更是看得细。你说，我要保唐门百代，是不是一句谎话？”

老太太笑了，她看着那三位姑娘，说道：“好了，你们出去吧。”

三位姑娘恨恨地看着她，像是看着一具死尸。

老太太乐道：“好丫头，你嫁与六儿，太委屈你了。你嫁与心儿，那正是郎才女貌，只是你怎么传我家弟子心法，要他们习什么秘籍呢？”

绿仙儿说道：“我有一法，传以几个聪明好学的嫡亲弟子，要他们每一个人向我习一种厉害功法，他们便都是我的徒弟了，有什么不懂的，我自可告诉他们。”

要知道那些心法都是得专心习练的，像绿仙儿这样心性不定的人，无法专一习得。她说道：“只是我得请老祖宗广发英雄帖，请天下英雄知道我与唐心又成亲了，不然我怎么会帮唐门？如果我与唐心成亲了，唐心就是我的丈夫，那个请我去背诵秘籍的人也就死了心，也不敢来与唐门公开一战。只要有五年不动，她就再也不是唐门的对手了。”

唐心说道：“奶奶放心，我与绿仙儿一成亲，她就答应把那最厉害的北溟心法教与我。”

老太太说道：“我听说世上最厉害的是阴功那几本秘籍，你怎么不学那个？”

绿仙儿说道：“那不是男人学的，从前苑九学它，不祥，死于那阴功秘籍上。我不让唐心学。”

老太太说道：“只是你们两个成亲，悄悄地就算了，我唐门也会认你是媳妇儿，你是儿媳妇，还是孙儿媳妇儿，我都不在乎，谁还敢再说？我们唐门的人都知道，你是掌门夫人，还不行吗？何必要我唐门在武林中丢这一次脸？”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老祖宗，不知道你的脸面重要，还是唐门的来日在江湖上雄踞天下重要？再说，我告诉你，如要唐门不走七大门派的路，只有一个法儿，比那个女人令主更强。你说是不是？”

华山派的门派大会，所有的华山弟子都归来了，包括那些在外的弟子，以及多年自立的镖局局主、做生意的弟子都归来了，他们站在华山派的鹰厅上，等着大典举行。

说是要换掌门，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换掌门，而且每一届掌门都是生死相替，这一次因为什么要换掌门？他们也说不清。

只看到武掌门出来了，他的身后跟着郑绪。

华山派的在山弟子都是头上扎一条孝带，看着那些刚来拜山的弟子，说道：“请大家换上孝带！”

也不说是什么原因，便要你换上孝带，扎上孝带。众弟子纳闷，但见肃然堂上，便扎上孝带吧。

只听得郑绪说道：“如今请掌门一演华山派剑技！”

众人看武掌门拿出剑来，只是站定，便是那一招最后一式“华山千峰”，心道：“这是最后一式，怎么一上来便来这一式？再怎么使剑下去？忽地武掌门再换一式，脚向上蹬，一旋而起，剑气如虹，直冲青天！再落下来，盘踞至膝，一怒而绕，剑嘶嘶而走，委迤如蛇。再复起一式，如刺对方全身，复盘绞尽血光！

武掌门再复站定，看着众人。

哗地一片掌声，众弟子哗然，他们知道，有这三式剑式，华山派更是厉害了。但这三式是怎么回事？

郑绪说道：“掌门答应女人令主，如是得了这剑谱，便再去赴死。如今剑谱已得，成为我华山派的最后三式，华山弟子功力极强的，便可练它。”

众人欢呼，再复沉默。

武掌门必死？

他们怎么能安心？有人要说话，武掌门一举手，止住众人。他说道：“女人令主要我必死，我若不死，华山派别说是这三式剑法，就是一门老幼，都会丧命。我于今日在众门人面前，将我掌门之位交与师弟郑绪，要 you 为第二十七代华山派掌门，将此剑交你，你一定要光大华山派！”

郑绪流泪道：“师兄！”

武掌门说道：“女人令主恨我，你们一定把我的头交与她，切记，切记！”武掌门回手一剑，自刎而死。

紫衣女站在女人令主对面，说道：“找遍了许多地方，令主所说的地点都找遍了，也没找到肖依。”

女人令主的背影对着紫衣女，看不出她想的是什么，只是紫衣女等十一个异衣女才知道她的脸面，才知道她是谁。如今她的脸上有忧愁，她惦念着一个人，那个人就是肖依，她会在那里？

紫衣女忽地说道：“有一个人，也许令主该想一想。”

令主对这个紫衣女也很是看重，说道：“是谁？”

“绿仙儿。”

令主的脸忽晴忽阴，绿仙儿，她会吗？



紫衣女说道：“她是一个有很大野心的女人，她只想当夫人，而且她不甘寂寞，去了蜀中……”

紫衣女忽地不说了，令主看着她，说道：“你直说不妨。”

紫衣女说道：“刚开始时，她只对我们说她如何如何，令主来了，我们才知道，令主是我们的主人，有时我们真以为她是主人呢。”

紫衣女说的是往事，很久的往事，那时她们都是孩子，绿仙儿管她们，令主不能时常在她们身旁。

紫衣女再说道：“她是令主的人，但她并不像我们，我们一心挂牵着令主，她对令主的情感……”

令主忽地说道：“紫儿，别说了。”

紫衣女住口了，她看到令主的脸色很是难看，她关切地说：“令主，你是不是有些难受？”

她抚摸着令主的胸口，令主躺下来，躺在紫衣女的腿上，说道：“紫儿，世上的男人，我都视为粪土，我把你们几姐妹看成我的掌上明珠。她是另外的人，我过去的人，我有我的过去，你明白吗？”

紫衣轻轻抚摸着她，说道：“我懂。”

两人情意依依，忽地有人轻声一咳，凑近来了，那是红衣女。紫衣女说道：“她不舒服，你也来。”

红衣女大惊，她也来跪在女人令主的身旁，说道：“我替你捏捏，好不好？”

女人令主不说话，只是闭一下眼睛。

不觉天黑了，紫衣女说道：“红妹，派人去蜀中唐门，看肖依是不是在唐门？再看绿仙儿在做什么。”

不等红衣女走出去，便听得门响，走进来了青衣女，看到两位姐姐正在为令主抚摸，

她便也来，抚着令主的手，说道：“令主，来了一张大红帖子，是绿仙儿的。”

令主冷笑笑，说道：“什么事？”

青衣女说道：“她又要与唐心成亲了。”

令主倏地起来，说道：“不必再去看了，一定是她带走了肖依，我们去找她！她与唐心成亲，想背叛女人令，杀了她！”

紫衣女问道：“她要在什么时候成亲？”

青衣女说道：“下月十五。”

令主看着紫衣女，紫衣女冷冷道：“要她在成亲的时候见到我们十二人，我们都去。你不去了，好不好？”

青衣女也跪在令主身旁，说道：“你别去了，你别去见她，我们去就是了。”

女人令主忽地起身，说道：“你们是不是看我老了？”

红衣女笑一笑，说道：“你不老，要以真面目示人，你长得比我们都英俊。”

紫衣女笑道：“你是我们的主人，只有我们才知道你，只有我们才能保护你。”

马蹄声脆，她们向蜀中进发。

十二异衣随行，一路上都打着大旗，上面有那弯曲如直、直如弯曲的女人令，她们要让天下武林人都知道，女人令也去赴唐门的婚礼了，只不过她们去取绿仙儿与唐门一门人的性命，她们送上的礼与别人的不一样，是她们的兵刃与拳脚。

唐心看着绿仙儿，说道：“我与你就有好日子过了，你怎么那么急？”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也许我们与唐门一齐消失，也许我们再就是霸主了，只是不知道是生是死。我不想在我死前还守着什么旧礼，我要与你好好欢乐一下。”

唐心看着她，看她那放荡的样儿，忽地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我要看你与六叔的婚礼的那一夜，我没睡着，我心里想，这么好一个女孩儿，竟嫁了一个老头儿，我心里不甘。那一夜我喝了许多酒。”

绿仙儿点着他的鼻子，说道：“你是男人，就应该把我夺去，不让他娶我，那时我就是你的人了。”

唐心说道：“我不能与我的六叔夺，也不能与我八叔夺，你如今就是我的人。”

两人缠绵，再过了许久，累了，沉沉入睡。

到了夜里，忽地绿仙儿惊叫起来，她躲在唐心的怀里，吓得发抖，唐心直叫：“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绿仙儿说道：“我梦到了她，她来了，她带着那十二个姑娘，她们一个个脸面十分清楚，站在我眼前。我对她们说啊笑啊，她们都不说话，全板着脸。她们一脸杀机，要杀死我……”

## 第五十章 明里拈酸暗吃醋

唐门再一次彩灯高悬，喜气洋洋，所有来唐门的人都是纳闷，唐门是吃错了药还是怎么，竟给那个绿仙儿在这唐门成三次亲？

第一次是喜事，嫁与唐门的唐六，那也罢了。

第二次就不那么地道了，给一个慕容青公子娶绿仙儿，竟在唐门举行婚礼，也算是破天荒的一次。

这一次更就不可理喻了，竟把唐门的年轻公子唐心与绿仙儿捆在一起。

莫非唐门除了绿仙儿，再也找不到女人了？

再不就是个偌大的唐门受绿仙儿的操纵把持，不得不娶她，任她胡做了。

反正是有好戏看，不能不去看。

去的人看到大厅里满满的人，心里庆幸，原来真是有一场热闹要看，不然怎么会有

这么多的人？除了上一次杀了苑九，江湖上由七大门派主盟，在江南一次庆祝外，再也没有如此大的盛会了。只见那个唐门的唐心公子满面春风，迎接宾客，看他那样子，一点儿不像是受了委屈，真个像是拣了狗头金的汉子。难道他真心愿意娶那个绿仙儿为妻吗？

再看那喜堂上，满是来来往往的人，婚事很热闹。可是到了好时辰，怎么还不开始举行婚礼，难道还有什么人未到吗？

看看来的人，少林、崆峒、峨嵋、江南江门、华山、北方一盟的人都到齐了，还等谁？

正走在路上的车停住了，她们看到了一个年轻人，他的身上带着皮囊，手里戴着鹿皮手套，他递上一封信，说道：“如果来人是女人令主，请看这一封信。”

紫衣女接过了信，她拿来看，顿时脸色大变。

车内有人问道：“是什么事儿？”

紫衣女说道：“她捉去了肖依。”

车内人哦了一声，似是不信，再说一声：“打轿帘！”

打开了轿帘，看到了那个女人令主仍是戴着那面具，她说道：“唐门的人都知道捉去的人是肖依吗？”

那年轻人对着车内一揖，说道：“禀令主得知，唐门的人知道。”女人令主笑笑，说道：“武当屈首，少林膺服，所有武林大门派都拿了女人令，都是以女人令是瞻。不知道唐门有什么特别处？”

年轻人说道：“华山武掌门屈死，只得了一部秘籍。少林方丈和气大师自尽，不得善终，也是少林的大耻。还有武当派的掌门承生道长，他来闯我唐门，杀死我掌门人，也是出于女人令的命令吧？”

女人令主说道：“江湖各大门派，自来就是各自猜忌，相互残杀的，这也不足为奇。”

年轻人说道：“但此时有这事儿发生，就很是奇怪了。原来各大门派都不是令主的对手，本来该是和气相处，共同与令主相争才是，为什么会相互残杀？是不是为了那些秘籍？令主拿了秘籍，那是必定的！”

听他侃侃而谈，令主忽地笑了，她说道：“你是谁？”

那年轻人说道：“我是唐必，是唐心的兄弟。”

令主拿着那信，看着唐必，忽地想道：从来有曹魏篡汉的故事，都是有其弟择其弟，我看唐必很不错。如果那个唐心死在我手，我就让唐必做唐门的掌门，这件事在别人看来，根本做不到，但在我这，有什么难处？

她再看信，忽地看得脸色大变。虽说是她戴着面具，但紫衣与红衣几个人也觉得出她的不安。她看着肖依的信，好久不言。

肖依在她的眼前，闪动着那身影，那身影无比光彩。

她说道：“好，你们交出肖依，便算罢了。如是不交，我要唐门今天完蛋。”

唐门大敞着寨门，让她们进去了，只是要她们走进了寨门时，寨门再也不开了，闭得紧紧的。

十二异衣都看到了，看到了寨门上上去了十几个年轻的赳赳的唐门弟子，他们都杀气腾腾，站在寨门上。

进了大堂，看到了新人正站在那里，唐心对着车笑，说道：“只有一个人能坐着车走上我唐门的喜堂，当然那人便是女人令主了。”车内有人问道：“唐心，你真的愿意娶那个绿仙儿吗？”

唐心笑笑，说道：“我愿意。”

那人再问道：“绿仙儿，再嫁与唐心，你想好了没有？”

绿仙儿也笑得媚：“当然想好了，我想嫁一个人，但那个人再也娶不成我了，她就是愿意娶我也不成了，我只好再嫁别人。嫁别的人，我不情愿，只好嫁与唐心。”

看来她说这话，对唐心是一个污辱，但唐心看着她，不动一动。车帘掀动，走下了一个绝世佳人。

你根本看不到她的脸面，只是看她的举止，看她的步态，便能让你想入非非。她看看周围，说道：“年年热闹多，今年亦复是。不知道唐门竟有这样好的夤缘，唐心成亲，也有这样大的操持。”

唐心问道：“不知道令主是什么意思，莫非令主不愿意唐门如此？”

令主笑一笑，说道：“哪里，只是我愿意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唐心公子与绿仙儿都是有情人，这岂不是很好？只是我得看着绿仙儿，我想问她几句话。”

唐心公子向一旁退开，说道：“你问她好了。”

绿仙儿面对着女人令主，此时连厅上那些从未谋面的人也都知道，女人令主与那个绿仙儿必是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只见绿仙儿的手在颤，她看着令主，等她问话。

女人令主问道：“你必得有一个男人吗？”

绿仙儿看她，忽地低头，她说道：“我总得有一个男人。”

令主再不出声，她看看周围的人，那都是江湖上的男人，一个个自恃顶天立地的汉子，但她此时对他们都不值一屑。如是绿仙儿能回头，她宁可要所有的男人都死光。

但绿仙儿不愿回头，她轻声说：“没有男人，我睡不着。”

女人令主笑一笑，那一笑很冷，她说道：“好，我本来来时要杀你的，但我不愿杀你了。你可以与我再一战，你好自为之。”

她回头对那个唐心说道：“唐公子，有一件事，我不必对令夫人说，因为她此时还不是你的夫人，你还是唐门的掌门。”

唐心对着令主一揖，说道：“有什么话，令主请讲。”

女人令主看看四周，那少林的新任掌门和微大师看也不看她，分明是对她有刻骨的仇恨。那个武当新掌门也不看她，他对女人令更是没什么好感。再看那个华山派的新任

掌门郑绪，对于女人令主简直就是看也不看，他在咬牙，恨女人令主，恨她杀死了他们的武掌门。也许她已经是树敌天下了，但她在乎什么，她根本就不在乎什么七大门派，就是天下各派都联手攻她，也未必是她的对手。

她说道：“我只有一件事，你把肖依放出来，我带她走，我绝不坏你们的好事。”

唐心说道：“肖依不在我们唐门。”

女人令主一笑，说道：“北六省有七十七家，都是店铺，还有武馆，另外还有几个客乡人。”

别的人一听女人令主忽地说出这话来，都是摸不着头脑，但那唐心忽地脸色苍白。

他赌不起，他明白了，唐门有叛逆，那个人是谁？

他不知道。唐门在北六省有七十七家暗店、暗哨，如果女人令主都知道，她会杀光唐门派出去的人。

那些人在各处都是高手，都是暗伏不动的高手。如果有一天唐门要号令天下，他们都会一冲而起。

可女人令主知道了他们，如果唐心不放出肖依，她便会杀了那些暗伏的唐门弟子。

这代价太大了。他看看绿仙儿，看到了绿仙儿还在笑。

女人令主说道：“带上来！”

带上来的是一辆车，车上坐着一个人，众人有认得的，那不是唐门失踪许久的唐十一吗？他抱着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一定是他的那个养女吧？

女人令主说道：“他如今已是一个疯子了，他一天到晚要抱着一个女孩子，如果不给他，他便会哭，会闹，而且不睡。我要他也没用了。唐门的暗器我也都知道，解药也都弄好了，我哪里肯再天天给他一个素衣女人享用？我要当场杀了他，你看如何？”

唐心没想到她会拿出唐十一来吓唬唐门，一时沉吟。按说唐门应该有唐十一，但真的唐十一有那种病，他哪里再找许多的女孩子供他淫乐？只见唐十一看着那些峨嵋派

的女弟子，忽地叫道：“不好，不好，那蝴蝶不好看！”

他倏地飞起来，一飞至那个女孩子的头上。那个女孩子急中生智，一剑刺去。不料得他只是一弹，便弹得那剑一偏，他拿起了那个女孩子头上的蝴蝶，在她的头上插了一束珠花。那是一束价值不菲的珠花。

唐十一——飞，再到了车上，还是抱着那个女孩子，说道：“你晚上来陪我，好不好？晚上我得闻着你的处女体香，那样我才睡得着。我告诉你，世上有两种香气最难弄，一种是男人与女人接吻的香味儿，我弄了几十年也弄不成，我想弄成了，便叫它是‘初恋’，这名字多好？它是世上最幸福的一种毒。如果你是毒死一个有情人呢，你就用它。再就是少女的体香，那香气若有若无，若是若非，若真若假，若在若去，真个是难弄得很。我要终一生力量，去弄成它。如果弄成了，我就叫它‘初成’。这名字有点不那么好，但有诗云，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好就好的在那个‘初长成’三个字，对不对？”

当着天下群雄的面儿，听着他讲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儿，竟让峨嵋派的不惑师太大怒，她怒道：“像这种人，不杀了他，还留他做什么？”女人令主说道：“师太你要杀他，便杀他好了。”

那个不惑师太越是大怒，她心道：我杀了他，看女人令主的神态，也像是拿他不当一回事儿了，我杀他岂不是扬我峨嵋派的名声？她大喝一声：“淫贼，你看剑！”

一剑飞去，便刺那个唐十一！

唐十一说道：“你歇一歇，看爹去杀那个老尼！”

他飞上去，叭地飞出十几枚暗器！

不惑师太忘了唐门的唐十一还有这等本事，她在空中削了那个一剑，身上也中了暗器，跌落下来，如石平坠！

跌得很难看。



女人令主看看唐十一，他的袖子被削断了，但他不在乎，只是坐在车上，对着那个女孩子说：“爹再抱着你，好不好？”

那个养女早就被他吓得不能说话，只是呆呆看他，像一个傻子。不惑师太叫道：“唐十一，唐门的人听着，快拿出解药来！”

峨嵋派的人都出来，要唐门的人拿出解药来。但唐门的人只是看着不动，他们看着唐心，唐心看着绿仙儿，绿仙儿则摇摇头。

女人令主说道：“不惑师太，我可以救你，只是你拿着我的一枚女人令，不知道你带它没带？”

不惑师太大声道：“我带她做什么？我带它……”

她忽地跌倒，女人令主说道：“你不带女人令，别怪我不救你了。”

峨嵋派的弟子都是着忙，但她们求唐门的人，唐门的人不敢动。她们求女人令的人，她们也摇头，只有紫衣女说道：“你们是峨嵋派的人，我告诉你，你再拿到一枚女人令，我便会救她。”

那个峨嵋派的人无奈，便去看那个北方一盟的人，问道：“不知道你们拿没拿那一枚女人令？”

北方一盟的人都是粗汉子，他们摇摇头，虽说是知道女人令厉害，但谁把她当一回事，就是杀了头，也不能捧着一枚女人令行江湖。

紫衣女大声说道：“如是没有女人令，再在江湖上碰上，格杀勿论！”

众人心里一凛，可也不能说什么，七大门派都是屈服在女人令的淫威下，谁能再撄其锋？

峨嵋派的女弟子再三求恳，问到了崆峒派的徐恩驰，他突然说道：“我有。”

他回头说道：“拿出来！”

真的有女人令，那个峨嵋弟子捧着女人令，叫道：“紫衣姑娘，我有了女人令了！”

看她举着女人令，那眉飞色舞的样子，像拿着救命的解药，突然那紫衣女说道：“我告诉你，你让你的峨嵋派弟子一齐说一遍女人令令行的口号，我便救你掌门！”

不惑师太此时已昏，她哪里顾得上拦她的弟子？只见那弟子去弟子群中一说，众弟子一齐叫道：“弯曲如直，直如弯曲，女人令出，天下称雄！”

紫衣女看着令主，令主点头，紫衣女大声道：“拿药来！”

便拿来药，撬开不惑师太的口，喂她那药。

只是过了一会儿，见不惑师太醒来，她问道：“是谁救了我？”

没人答话，只见那个峨嵋派的大弟子去还人家的女人令，说道：“多谢了。”

谁也不多说话，借人家的女人令救命，本非所愿，让各大门派都脸上无光，还说些什么？

不惑师太再三追问，见众弟子一个个也不语不声，只是低着头，那大弟子说道：“你与她扶着师父，我们走吧。”

峨嵋派走了，在屈辱中走了，她们因为没带着女人令，差一点儿连她们掌门的性命都丢在了蜀中，此去再也不会江湖上风云一时了。

女人令主说道：“唐十一，你听着，我告诉你，蜀中唐门要杀了你。”

唐十一正抱着那个女孩子，与她悄悄说话，也不知他说些什么，只是浓浓地讲，一讲就是一天。此时忽地听到了女人令主的问话，他说道：“唐门不会杀我。”

女人令主说道：“因为你不能为他们制暗器，他们一定要杀了你。”

唐十一忽地大声叫道：“好，杀了好。”

女人令主说道：“我也会杀了你，你愿意被杀吗？”

唐十一忽地抬起了头，说道：“我知道我死有余辜，但你答应照应我的女儿，你答应过的，你让她做一个素衣女，让她陪在你身边，你答应吗？”

女人令主说道：“我答应。”

只见唐十一下了车，此时的唐十一肃然，跪在地上，对着唐门的祖宗坟茔方向，跪叩了几个响头，说道：“祖宗在上，十一不能孝忠唐门，死有余辜！”

他跪在那里，先拿出一件暗器来，把它放在他的脸上，用力一揉，只见他的脸上冒出火花来，那暗器有剧毒，看着他的脸变了颜色，再一会儿蚀没了一边脸。

那边唐门的弟子有的不敢再看了，只是低头。唐十一叫道：“我到了地下，无颜再见我的祖先，我无脸面见祖宗！”

他的手里拿着暗器，忽地叫道：“我死后，把我埋在荒山野岭上，不配入唐门祖茔！”

他大吼一声，把手里的暗器丢上了天，他身子一纵，直扑向那暗器，那些暗器本来都向前飞的，一待他身子纵起，暗器都飞回来，直打在他的身上！

唐十一死了，他躺在地上，那个他收养的女孩子看着他，忽地叫道：“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啊！”

她手舞足蹈，竟是一点儿悲痛也没有。唐心看着她，手里捏着暗器，心道：十一叔只为了这一个女孩子，便死在此处，真是不值。她算个什么，为了她一个处女，十一叔送了命。我看十一叔真是鬼迷了心窍，我要是有时机，一定会杀了那个女孩子，叫她不得好死！

## 第五十一章 母老虎入洞房

女人令主看着死去的唐十一，叹道：“他是为女人令而死，唐门不埋，我们埋他。”

她一声令下，红衣女与素衣女几人来抬，把那唐十一抬到了车上。

那个养女忽地惊恐地叫道：“他死了，我不要他抱，我不要他抱！”

她跳下车便跑。

女人令主看她，遥遥一点，她便颓然倒地。

女人令主说道：“抱她上车，让她安静点儿。”

便上来了那个小小的粉衣女，她点了那个女孩子的穴道，由几个素衣女抱她上车，在唐十一的尸体旁，也不管她怕是不怕。她只是吓得闭上了眼睛，哇哇地哭，但听不到她的声音，只见她难受至极的样儿。

女人令主说道：“唐心，如果你还不放出肖依的话，我今天便与你一决。”

她一声令下，十二异衣便一步步走向唐门弟子。

唐门弟子都是手戴着鹿皮手套，严阵以待。

女人令主说道：“没有用的，她们人人手里都有你唐门的解毒药，如是动手，唐门的人会全都死光！”

唐心不动，他的手里握着暗器，他不服，他想一赌。

但绿仙儿忽地咯咯笑了，她说道：“你说过，你要放过我，对不对？”

女人令主说道：“是，只要你交出肖依来。”

绿仙儿说道：“我这里怎么会有肖依？”女人令主叹道：“你想什么，我怎么会不知？”

绿仙儿说道：“好，我把她交与你。”

唐门弟子押着肖依来了，她远远看到那厅前站着许多的人，他们来做什么，看来又是江湖上的一大盛事，原来是唐门的人要成亲了，是谁？是谁要成亲，弄得这么张狂？她来到了厅上，看到了那脸上戴着面具的女人令主，看到了脸上满是笑容的绿仙儿。

绿仙儿说道：“肖依，本来我想帮你找一找那个慕容公子的，可是我没找到，只好把你交与她了。”

女人令主也不说话，只是示意那紫衣女去带过肖依来。

肖依不讲话，她如今讲什么？只是给人带来带去，任一点儿自由也没有。

那紫衣女把肖依带上了车，说道：“你在这里等着，我一会儿带你走。”

紫衣女点了肖依的穴道，肖依像一个木头人，任她摆布，她心道：师兄也死了，慕容青也找不到，我就是一死也算了，跟着那个女人令主，她再对我好，有什么用处？我什么都做不得……但能找得到慕容青，知道他为什么迟迟不归慕容山庄，为什么不找那些人报仇，也算是了却一份心事。

女人令主对绿仙儿道：“但愿你有一个好梦。”

绿仙儿只是低头，不出声。她不知女人令主的心底里想的是什麼，也不知她说此话是出语讥讽，还是衷心祝愿。看着女人令主的手一动，那细乐便再袅袅飘起，随着那些骏马，簇拥着那一辆华贵的车，缓缓而去。

绿仙儿看着那些来贺的英雄，大声道：“我有事请各位留下，我与唐心要入洞房了，只是这一次不是儿女私情，我请一些人入我洞房，商议大事。”

众人一听，也是新鲜，入洞房里去商议大事，莫非她还有什么鬼计不成？只是看那个女人令主与她在一起，便明白她也非同小可，秘籍的大事说不定她也知道。入洞房就入洞房，有什么了不得？

只听得那司仪叫道：“行礼始！”

便开始了行礼，待得两人喝过了合卺酒，便送入了洞房。

坐在下面的宾客一边喝着喜酒，一边等待他唤人。

只听得有人唤道：“江南江门江老先生的弟子！”

便见一人起身，手持长剑昂然而入。他进了洞房，坐在椅子上。再叫一声：“北方一盟钟盟主的人！”

便起来了一个大汉，看他原来是段自立，他入洞房去，坐在椅子上。

再叫道：“崆峒派掌门有请！”

徐恩驰也慢慢走进去了。

再来叫道：“少林派方丈有请！”

少林方丈和微大师进去了。看到大师走进人家洞房，外面的人都是在笑。

再叫：“华山派掌门人有请！”

进去了郑绪。

一直进去了十几个人，那些人刚进者还有座位，后来者便站在那里。

忽地绿仙儿笑了，她说道：“我有许多的话要对大家说，都站着怎么能行？不如你们几人都坐在我床上，好不好？”

北方一盟的人一坐坐下，也不道谢。另有几人也来坐下，待着绿仙儿开口。

绿仙儿忽地流泪，她扑通一声跪倒，说道：“绿仙儿有罪，给众位谢罪了！”

众人不知她弄的是什么鬼主意，都看着她不语。只有唐心去扯起来她，说道：“夫人，你说与大家听，大家会宽谅你的。”

绿仙儿便讲了一个长长的故事，她原来是一个人的腻友，那人在武林中很有名，他有一个大计划，那计划就是培养一群女孩子，要她们武艺超群，将来以付大用。他在江南某地弄了一个鬼村，把那村子里的人都吓跑了，便只有他的许多女孩子了。他派这一位腻友去培养那些女孩子，她们都很灵气，而且很小，用药水浸淫，洗她们的身子，给她们吃那些灵丹妙药，让她们习武。但这都不可能完美他的野心，忽地有了一个苑九，一个武林中无人不怕的苑九出现了。他认定了那是一个好时机，便乘武林七大门派一齐夺得苑九的秘籍时机，他动手了。七大门派分赃不匀，便把那秘籍放在慕容山庄上，这正合他意，他便派那个腻友去看秘籍。他的那个腻友是一个过目不忘的人，她看一部书，只要看过，便能背诵下来，她背诵下来秘籍，把那些阴功秘籍都背与他听。他抄写了下来，本来他不必夺走那慕容山庄的秘籍的，但他恐怕再有人知道那法儿，夺了那秘籍，他就不是天下第一了。他不光自己练那秘籍，还教与那十二异衣女孩子，她们都天赋异禀，个个学得很快。他知道他能做得天下霸主了，只是还有那个女人，那个他平生做为

自己腻友的女人，他怕那个女人，因为那个女人也知道阴功秘籍的秘密，如果她告诉了别人，岂不是他还是不能独占秘籍？所以他要下手了，他早晚会杀死那个女人.....

众人也隐约知道了那个女人是谁，想必她就是眼前的绿仙儿了。但那个人是谁？他是一个男人，还是那个女人？

和微大师说道：“请问绿仙儿施主，那个女人想必就是你了？”

绿仙儿一叹，说道：“不错，当时我只知道有他，不知道有武林众生，才留下了祸患。”

北方一盟的段自立问道：“那个人是谁？”

绿仙儿一叹，说道：“她就是女人令主。”

徐恩驰大声问道：“他得了所有的秘籍，都拿到哪里去了？”

绿仙儿说道：“她拿一部分分与了各派，有的他自己留下了。只是秘籍在哪里，我也不知。”

和微大师再问道：“有一句话问施主，但愿你能说真话，那个女人令主，她到底是谁？”

众人眼看着绿仙儿，等着她说出一个武林大秘辛，那个女人令主神秘异常，莫非她真的是一个从未识面的人？或许她是一个从前人人认得的大侠士？

绿仙儿看看唐心，唐心点点头，绿仙儿轻启朱唇，慢慢说道：“他就是江南慕容氏的慕容青公子。”

众人沉默，没有料得到，那个女人竟是慕容青所扮，她真的是慕容青吗？看去她只是一个女人，丰乳鸭臀，看去准是不错的一个女人，怎么会是慕容公子呢？

徐恩驰想一想，那个女人令主不光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处女，看她走路，看她的神态，她一定是一个处女！

那个女人令主竟是慕容公子？这事儿没人相信。

绿仙儿说道：“我是慕容公子的人，我从前是喜欢他的。但他后来开始练习那阴功秘籍，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他变了，他的脸变得很细嫩，他的脖颈变得白了，而且他的喉结也没了。我对他说，你不能再练了，再练下去，你会变成一个女人。他大笑，说道女人有什么不好？我最喜欢的就是女人。我要变成了一女人，说不定会是一个天下最美的美女呢。他不听我的，后来他对我说，阴功秘籍有一个秘密，但他没对我说出那个秘密是什么，但我估计是与他变性有关。他后来是一个女孩子了，他怕羞，怕见男人，他恨男人，因为他再也不是男人了，他恨男人，因为他不喜欢男人。她喜欢那些十二异衣，只有那个小丫头不知道她的事儿，其余的十一个都是她的侍妾。她喜欢她们，她们为她卖命，到死时也不肯离开她。她练秘籍时，得一些时日，如今差不多一年了，原定是二年的，但她很聪明，一年就成功了。她如今已是天下第一高手了，就是你们都上来攻击她，也不是她的对手。”和微大师问道：“绿仙儿施主，你既是她的腻友，她为什么不与你在一起？”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我对她说，我得有一个男人，一个健壮的男人。”

她的媚眼看看唐心，唐心笑一笑，扯着她的手。

像绿仙儿这样的女人，渴求男人，那是一定的。只是女人令主会放过她，也是奇事。

她说道：“她放过了我，不是她有情义，而是她不得不放我。”

为什么？

绿仙儿再说道：“因为她有十二异衣，她们都看着她，看着她对从前的恋人怎么样？如是她无情，她们会很伤心的。”

原来如此，但她最后能放过绿仙儿吗？

绿仙儿说道：“我喜欢赌博，如果你们愿意赌，我便与你们一齐来赌。”

人都看着她，怎么赌，与女人令主赌命，只怕他们都不是女人令主的对手。

和微大师说道：“你看女人令主的武功，有什么破绽？”



绿仙儿想一想，摇摇头，说道：“没破绽。”

既是没破绽，他们岂不是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忽地徐恩驰说道：“从前的苑九死在慕容青手下，他的破绽就是女人，当他抱着女人的身体时，他那坚不可摧的身体忽地便是血肉之躯了，慕容青怎么会没有破绽？”

绿仙儿说道：“苑九是那样，是因为他不近女色，而且他不愿意变成女身。他怕日后他成了一个女人，他的孙女会认不出来他，他坚持不变，便死在那情字下。可如今慕容青不一样了，只要他从男人变成了女人，他便修成了那阴功神功，再也无人能杀死他了。”

人皆无语，两次与女人令主动手，都是大败，再听得绿仙儿说此话，更是无奈，莫非只能应这一劫不成？

绿仙儿道：“我与唐心不服，出了一计，就是抓住他的妻子肖依，拿她来要挟慕容青，但她一来，便是要我放人。我强不过她，如是我真的与她翻脸，根本就不是她的对手。再说，她对唐门的底细知道得很清楚，我怎么办？”

和微大师说道：“施主知道女人令主的底细，自然知道如何能对付得了她，只是我等怎么办，还得拿一个主意。”

绿仙儿笑笑，说道：“我也练了那阴功秘籍，你也知道，她说过，她会与我一搏。”

人皆罕然，如是绿仙儿练了阴功秘籍，她岂不是又是一个女人令主？但绿仙儿说道：“我只求与唐心在一起，只求平平安安过一生。如是你们能帮我，我便与她决一死战。”

和微大师说道：“不知我等怎么帮你？”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成立一个大联盟，推我做盟主，我们与女人令决一死战！只是武当派与峨嵋派都不在，武当与我因掌门一死事有怨，峨嵋当场受辱，他们如在，就更好了。”

和微大师道：“武当派与峨嵋派自有老衲去说服他们，要他们入盟，我们先来盟誓，为灭女人令，各派齐心而为！”

当下众派一见少林、崆峒等派都是主张推举绿仙儿做盟主，便也无甚异议，都来盟誓。过后，和微大师说道：“只是不知道盟主有什么法儿，能除得那女人令？”

绿仙儿说道：“我看只有一法，就是我背下来所有的秘籍，你等能修习的便修习些，待得时机成熟，我们便与女人令一决死战！”

入夜，唐门的后院，唐心带着绿仙儿去看老祖宗。

老太太坐在那里，看着两人笑笑说说，走进了院子。

她突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他们来了。”

两人跪在老祖宗的面前，一齐说：“孙儿孙媳给老祖宗叩头！”两人叩头毕，站起来，站在一旁。

老太太问道：“你们挺忙的，是不是？”

唐心说道：“有几个知心朋友，坐在那里议事，便来晚了一点儿。”老太太笑了：“唐门从来没有知心朋友的，你得记住。人家不会跟你做知心朋友。因为你的兜子里总有一副鹿皮手套。”

唐心说道：“老祖宗教训得是。”

老太太再问绿仙儿：“你做我的孙子媳妇儿，做得惯吗？”

绿仙儿陪笑道：“我本来与唐心差不多，我与他在一起很好。”

老太太乐一乐，说道：“听说有人推你做什么盟主？”

绿仙儿一愣，看来老太太并不是昏愦之辈，她竟知道了此事。她笑说道：“老祖宗见笑了，那只是一件玩笑事。”

老太太说道：“从来唐门不与人合作的，与人在一起，没有什么好事。武林中闹闹哄哄的事，多半都是不幸。”

绿仙儿笑说道：“好，听老祖宗的，我们小心在意些就是了。”老太太忽地笑了，她对唐心说道：“唐心，叫你的媳妇儿回去，我对你有话要说。”

唐心看着绿仙儿，绿仙儿想到了，上一次她与唐六做儿媳时，老太太也是这番话的，那一次唐六出来时脸色阴沉，从此她便未曾管得住唐六。如今唐心也是如此，老太太也要对孙子面授机宜的。

她看着唐心，笑一笑，说道：“我在门外等你。”

她等了许久，唐心才慢慢走出来，唐心看着她，说道：“你不高兴？”

绿仙儿说道：“有什么不高兴？我只是等着你，等得着急就是了。”她扯着唐心，慢慢向回走。

唐家的寨子，街面很大，街上的人都看着她，女人看她的眼神都是羡慕，她真有本事啊，能让唐六老爷子娶她这个少妻，唐六死了，她能让唐六的侄子也娶她，她真是神人啊。

唐心说道：“我们睡吧？”

他的眼里都是渴望，他对于那事是渴求的，因为绿仙儿能给他如醉如痴的快乐啊。

绿仙儿说道：“你别碰我，你动我，我心里难受。”

唐心扯过来她，看到她的眼里有泪，说道：“你怎么啦？”

绿仙儿说道：“我嫁与你家，一心一意嫁与你家，怎么总是拿我当外人？”

唐心笑一笑，说道：“老奶奶老了，她担心你，担心你带累了唐门！”

绿仙儿说道：“我不当那个什么狗屁盟主，便不会带累了唐门了。”

唐心说道：“你教我本事，你教我如何做一个天下人人钦敬的大侠，你教我什么心法？”

绿仙儿也快乐起来，说道：“我教你北溟心法，好不好？”

北溟心法，是一种很霸道的武功心法，唐心一听，最是乐意，他说道：“你把着我

的手，教我，好不好？”

绿仙儿说道：“我把着你的手，教你做别的事，这种事也把着手吗？”

唐心大笑，把绿仙儿扑在床上，亲了又亲，说道：“我知道，我娶了你，我便是天下第一有本事的人了，你背那北溟心法与我听。”

绿仙琅琅地背，但她不是背《北溟心法》，她背的是一首诗，一首让男人听了血脉贲张的诗，唐心更疯了，他忘了心法，只是与绿仙儿在快乐中遨游。

唐心浓浓地说：“你说，你是看中了唐门的掌门人的位置，你还是真看中了我不？”

绿仙儿慢慢不动了，她轻轻推开唐心，说道：“你还是信不过我，你以为，凭我的本事，我非得做什么唐门的少夫人才行吗？我非得依在唐门上，才能在江湖上行走吗？”

唐心陪笑道：“当然不是，但我真心希望你是愿意嫁我，而不是为了唐门！”

## 第五十二章 雄风不再

车停在一座很是华美的大宅院前。

那宅院是给肖依住的，女人令主说道：“这一所宅院很僻静，无人来打扰你，你好好住在这里吧。”

肖依忽地问道：“令主，你是无所不能的，我想求你一件事，你帮我找一找慕容公子，好不好？”

女人令主的脸上罩着面具，自是看不出她的神色，她慢慢说道：“你已经与他好久不在一起了，你还惦念他？”

肖依说道：“不是惦念，是我想，与慕容公子毕竟是夫妻，我怎么也不能不管他。”

女人令主说道：“说不定他已死了，你不必再找他了。”

肖依说道：“他是我的丈夫，就是他死了，我也得看到他的坟墓，那样才能死心。”

女人令主看着她，忽地悄声说道：“你与慕容公子很有情？”

肖依说不出，她只是流泪，那女人令主说道：“凡是我亲手杀死的人，我都供着他的长生牌位，你来看一看吧。”

她看到了一块牌位，上面写着“江南慕容氏长公子慕容青之位”。肖依看着，想着慕容青是死了，她的心里一阵子悲哀，但她此时竟是无泪了，看来泪水早就流干了，再也流不出眼泪来了。

女人令主说道：“肖姑娘，你连泪水也没了，再过些时日，你必是会把他都忘了。”

肖依不语，女人令主说道：“你与他原先很是恩爱，是不是？”

肖依看看女人令主，她与慕容青很是恩爱吗？她也说不准，只知道慕容青拿她当花瓶，只要她想做什么，慕容青必是都做过了，让她什么也做不成。

女人令主伸出一只手来，说道：“肖姑娘，你很漂亮，你很……”她听到了女人令主的急促的呼吸声。她愣住了，莫非她是喜欢女人的人？看来女人令主根本就不会喜欢男人，她喜欢女人，她喜欢像肖依这样的美艳女人。

肖依挣脱了她的手，看着那一只手，也令人心醉，那是一只很秀美的手，就连肖依看了，也认为那一只手完美无暇。

女人令主说道：“男人根本不知道情为何物，有时只拿女人当玩物，兴之所至，便玩得痛快，哪里知道女人心里的细微情感？你看！”

女人令主忽地呼唤起来，从外面走来那紫衣女，女人令主的声音懒懒的：“我累了。”

那紫衣女一声呼唤，便再进来了那个红衣女与青衣女，三个人把女人令主放在床上，她们三个抚摸着她，让她兴奋起来，她兴奋的声音肖依是熟悉的，像是她自己在那快乐的时候一样。

女人令主的手也不闲，她轻轻抚摸着紫衣女与红衣女。

她们在寻找快乐，没有男人的时候，女人是不是都是这样寻找快乐？

肖依告诫自己：她们是在淫乐，她们是在淫乐，根本不是有什么情感.....但她自己也兴奋起来了，她恨自己也情不由己。

那女人令主的声音像是催眠：“你是一个女人，你需要快乐。但你不需要男人，你认为只有男人才能给你快乐吗？不，我们都是女人，我们都有那么美的东西，你看看，男人哪里有这样的美艳？哪里有这样赏心悦目？哪里有这细腻入微？哪里有这等关心体贴？你看吧。”

肖依闭上了眼睛，但她又睁开了，她看到了红衣女与青衣女的渴求，她们都是女人令主的心上人，看得出她们都是疯狂的。

难道人真的能那么疯狂？难道她肖依也会像她们一样？

那令主呼地起身，扯住了肖依，说道：“慕容青有什么好？他只是一个翩翩公子，是不是？他能有我们这样的美貌吗？他能像我们这样关切你吗？他不会，他一定会像野兽一样对你，到了他不要你时，他会睡得像一只猪，对不对？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是女人，便知道女人渴求什么，我们会给你，让你快乐！因为你快乐，便是我们快乐了！”

是魔鬼在她的耳旁说话，还是恶人在她的耳旁聒噪？她听不进去，只觉得眼前都是她们那惊心动魄的淫乐。

她听到了女人令主的问话：“慕容青与你在屋内，他对你亲热吗？”

肖依说：“有时。”

那令主再问：“他对你好不好？”

肖依说道：“他.....他睡梦里说梦话时，总是叫着别人的名字。”

那令主哦了一声，问道：“他叫谁？”

肖依说道：“他叫的名字都很怪，叫绿儿，叫青儿，叫那么几个人名，我都不认得。”

青衣女在拿捏着令主的脚，她的手劲很大，拿捏得令主呻吟着，身子轻轻扭曲。

红衣女在一点点儿梳笼她的头发，她的秀发很美。

令主说道：“你知道你丈夫的头发什么样儿吗？他与我的头发比起来，哪一个更好？”

肖依认定她是在挑逗自己，她怎么能与慕容青比，她是女人，慕容青是男人。

令主再说道：“我选你做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是女人，但我也要天下最美的女人，你天天跟着我，做我的女人，好不好？”

肖依说道：“不。”

她想对那个令主说，她是一个女人，从前她嫁与那个慕容青，是因为她必得嫁那个人，爷爷死时嘱她必嫁慕容青，她怎么能不听？爷爷是为她而死的，她一定得听爷爷的。

令主的眼睛是朦胧的，看着她，问道：“你真的很爱慕容青吗？”

肖依想一想，摇摇头。

令主像是很高兴，但又像是有些失望，她说：“慕容青他一定很爱你了？”

肖依想一想，说道：“他不爱我，他最爱的是他自己。”

令主对这话题很感兴趣，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最爱他自己？”

肖依说道：“我是女人。”

对啊，因为她是女人，才会用女人细腻的心去量得慕容青的心思，她说得不错，慕容青最爱的是他自己。

令主说道：“你好好想一想，我劝你忘了慕容青，跟着我。”

肖依走出去了，院子里静如水，听不到一丝声响，看来这里真个是世外桃源，她慢慢走着，忽地走到了后院，她蓦地听到了一个人在歌唱：

“情哥哥浓意我知晓，

天下的情歌我知道，

唱一首情歌给你听，

别忘了山后眼儿抛。

情哥哥情意我知道，

不唱情歌走大道，

再说一句回头见，

夜里莫把石头抛。”

是谁在夜里唱情歌，这么冷森森的？吓人极了，肖依走过去要看一看。

她看到一个人，那个人披头散发，站在那里来回晃。

她是谁？肖依走近了一看，不由得大惊，她不是慕容霜吗？她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变得疯疯张张？

肖依说道：“霜妹，我是你嫂子肖依！”

慕容霜看看她，忽地咧嘴笑了：“嫂子？什么嫂子？我没嫂子！”肖依说道：“你哥哥死了，是不是？”

慕容霜哭了，她说道：“死了，死了，死了也干净了，也不丢慕容氏的脸！”

肖依扶着慕容霜坐下，对她说：“我看到了他的长生牌位，他死了，他是被女人令主杀死的。”

慕容霜大笑，说道：“你被骗了，你被骗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哥哥没死，他没死！你赔我一个哥哥，我哥哥，我哥哥拿给我一块平安玉石，你看！只要有这一块玉在，就告诉我，他平安无事，不会死。”

慕容霜的手里果真紧紧握着那一块玉，那正是在苑九祖茔里她拿给肖依看的那一块玉。

肖依也哭了，她说道：“你哥哥没死？”

慕容霜咧嘴笑笑，说道：“他没死，他是一个活人，只是你认不出他来了。”

肖依抱着慕容霜的头，说道：“我来给你梳一梳头，好不好？”她忘情了，在给慕



容霜梳头时，她想到了往事：紫金亭、湖光山庄，还有那箫声，有那笑声朗朗的秋夜，她与慕容霜、慕容青在一起，慕容青叫道：“别在这里碍事儿了，妹妹，回房去了，我与你嫂子说几句情话！”慕容霜那时就笑：“你说吧，我也学学，人说慕容公子的嘴最巧，我要学会了，将来看到一个男人，一下子便说得他心乱如麻！”她动情地梳，一下一下，把时间都消溶在那梳头里了。

忽地，一切都停滞了，她觉得出有人。

她慢慢回头，看到了头戴面具的女人令主。她想问一问，慕容霜到底是怎么回事，但那女人令主倏地便没了，只剩下了一个人影，一个在肖依的眼前留下的幻影。

忽地，慕容霜叫道：“哥哥，哥哥！”

肖依像被雷殛，她站起来了，扑去院内。

没有女人令主，再扑到了后房，她看到了红衣女与紫衣女与女人令主在那里说笑。

肖依的神态很是认真，她说道：“我要与你一个人说话。”

女人令主说道：“她们两人都是我的人，你有话就说吧。”

肖依未语泪先流，她叫道：“你是慕容青，你是慕容青，你为什么不承认，你就是慕容青！”

女人令主看着她，忽地说道：“我是慕容青吗？我真的是慕容公子吗？你没看错？”

肖依冲上去，扯下了她的面具，果然是慕容青，真的是那个能说会道的慕容公子！

再说什么？

肖依忽地笑了，她笑得很狂，说道：“你装什么不好，何必要装成一个女人？你装一个强盗，或是装一个瘸子，再不就弄成一个老头儿，何必装成一个女人？”

她恨自己，与慕容青生活了五年，竟是看不出这个女人令主就是慕容青，她就是那个一心牵挂她肖依的慕容公子。

女人令主笑一笑，那笑分不出来是苦笑，还是快乐，她说道：“你说我不是女人，

你看看吧！”

两个女孩子轻轻为她脱衣服，让她成为一个婴儿一般。肖依看着，竟是睁大了眼睛，明明是慕容青，怎么会有高耸的双乳？明明是慕容青，怎么会有明暗分明的瓠犀？她是一个女人，一个未经世事的道道地地的女人。

可她也是慕容青，她的脸上那神情，那模样，依稀正是从前的那个能说会道的公子慕容青！

肖依忽地蹲在地上，哭了，她哭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儿？”

青衣女去扶她，她不起来。紫衣女再去扶她，她也不起来，紫衣女说道：“我们原来就是他养大的，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公子，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公子，但忽地有一天，他变成了一个女人，一个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女人。我们怎么办？”

慕容青也流泪，他说道：“我得到了那秘籍，我得到了那阴功秘籍，天天抚摸着它，我禁不住它的诱惑，就是成为像苑九一样的人，我必得成像苑九一样的人，君临天下，我要做。那时我不知道我练了阴功秘籍会成为一个女人，我只知道苑九不能近女人，我决心离你远一点儿。”

肖依听着，那是她的故事啊，可她像是听别人的往事，一句句听着，无动于衷。

“我想练，但不敢练，我怕失去你。但在夜里，你叫着男人的名字，你是叫焦实，我听着，心道，她会再叫我的。再听你一叫，是叫那个孟死，再叫竹竿，叫史聪，你从来不曾叫过我。我在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位置。我决心练我的阴功秘籍。我练了三年，忽地发现了秘密：那就是，如果我像苑九一样不近女色，我便可能练成九层功夫。但如果我再继续练，我便得变成一个女人。我的身体会全变了，不然我会被那阴功的火气毒死。我变了，我没后悔，我知道你根本不喜欢慕容青。所以我告诉你，慕容青死了，他真的死了，一个能说会道的慕容公子死了，一个能折服天下七大门派，一次斗垮七大门派掌门的女人令主活了！”

她挥着手，仍能看得出慕容公子的影子，看得出她的痴狂，她是忘情了，她想成为天下第一人，她再也不必用好言好语去对付天下武林英雄，只要她一动手，不服者死！

女人令主说道：“我拿走了秘籍，我把所有的秘籍都放在我最放心的地方，从此再也没有人能看到那些秘籍了。你说，女人令主是不是比慕容青公子更有威望？”

肖依流泪，说道：“你让霜妹疯了，你让她变成失心疯子！”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她疯了不要紧，慕容山庄会再建起来的，那时天下武林的人都要来拜慕容山庄，天下一统，你说有多好？！”

女人令主突然走过来，她伏在肖依的身上，对她浓情地说：“你再跟我吧，你跟着我，我教你如何长寿的秘籍神功，我们做一双神仙眷属吧！”

肖依看着红衣女，她在不动声色地给慕容青捏脚，再看看那个紫衣女，她在拿捏着慕容青的后背，她们都是那么全神贯注，对她十分敬爱。

肖依忽地咯咯笑了，说道：“你是女人令主，你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何必再要我跟着你，我得走了，我得走了！”

那女人令主看着她走出，忽地一纵，飘飞到她眼前，直扼住她的咽喉，叫道：“你不跟我，我便掐死你！”

她狠狠地掐住了肖依的脖子，眼睛兀自狠狠地瞪着她，叫道：“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你喜欢的是你的那些狗屁师兄！你喜欢的是你的爷爷，你爷爷死时一句话，你才嫁了我，对不对！？”

肖依悄声笑了，她被掐得有些窒息，她悄声说：“我告诉你，我只是爷爷的孙女，你杀死了我的爷爷，我恨不能杀死你！我决不会爱你的，我在梦里天天梦见的都是你如何扯着我的手，杀死了我的爷爷，你不是告诉过我，是慕容青杀死了我爷爷吗？你说得对，就是你，杀死了我爷爷！”

女人令主笑了，她的脸仍是那慕容青的模样，但她的身子已经是女儿身了，这让肖

依不舒服，十分不舒服。如果她没看到那个男人的身体，那也罢了。可她是看着那个男人的身体的，如今那身体变成了女人的，只有那笑，那脸是男人的，让她怎么受得了？她苦苦地说：“我走了，我再也不要看到你，只当那个慕容青已经死了……”

她再走出去，决心从此再也不看那个女人令主，她的心里真的当那个慕容公子死了，再也没有慕容青了，天下之大，如今只剩下了她孤独一人。

## 第五十三章 贪心大祸殃

唐门的后院一向是唐门的森严之地，但自从绿仙儿嫁与了唐心，唐门的风气好像也变了，后院不那么森严了，有许多人来来往往，甚至经过老太太的那屋子，也不那么静寂无声了。

世态炎凉，眨眼更易，如今很少有人把老奶奶看在眼里了。都是有了那个绿仙儿，她答应许多人，背下心法给人。许多人巴结她还来不及呢，哪里有功夫去看老奶奶？

这一日，老太太派人去叫绿仙儿，叫她来说有要事。

从来儿媳、孙媳都得给老太太拜安的，这是从人家大户学来的规矩，说是没有规矩不行，像唐门这样的大家如是没了规矩，岂不是全都乱了套吗？可老太太拿绿仙儿没辙，她知道绿仙儿不会听她的，何必去找她惹气，自找没趣儿呢？

可她召绿仙儿，一定是有事。

绿仙儿也陪笑，对老太太说道：“老祖宗，我请安也来不了，让老祖宗怪罪了吧？”

老太太脸上有笑意，说道：“我有事求你，你来了就好了。”

绿仙儿看着老太太，心道：怪了，她一向不求我的，怎么会有事儿求我？

老太太说道：“你看看，她们三个都在……”

蓦地从屏风后闪出那三位姑姑来，她们都是老太太的女儿，一个嫁到了京西吴家，她丈夫是开一家小小镖局的。还有一个嫁到了江南许大户，她的丈夫是一个瘸子，成天好玩耍赌博。再一个嫁到了北方钟家，那丈夫与钟思凡是亲叔伯兄弟。三位姑姑都是笑面迎风，来捧着绿仙儿，她们扯着绿仙儿，夸道：“怪不得我家小心子看中了她，要我是男人，我也娶她，看她那水灵灵的样儿，真个是天下少有的娇嫩啊。”

“可不是吗？我对我家那个老鬼说道，要是你赶得上我一半儿，我就是我家的少奶奶了。”

再有一个笑说道：“少奶奶，你看着点小心子，他可是我唐家的好苗儿，你说是不是？他从小便知道心疼人，我自他小便知道能得他济啊，我对他可是比对别的人更好。”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有什么事儿，三位姑奶奶说出来好了。”三位姑奶奶互相看一看，说道：“绿仙儿，我们知道你面子大，我们那夫家底子薄，你也明白，如果我们能得一点儿东西，在夫家可就吃香了，求求你，教我们一点儿那秘籍功夫，好不好？”

大姑奶奶说：“绿仙儿，你就教我们一点儿北溟神功吧？”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北溟神功是顶尖的武林高手所学的，你们学不来。”

二姑奶奶说道：“听说那阴功秘籍是女人学的，而且那个慕容公子学了它，还变成了女人呢，我们女人不是可以学了吗？绿仙儿，你就教我们那阴功秘籍吧？”

绿仙儿说道：“阴功秘籍更是神功，你们的底子，一学准得走火入魔。”

三姑奶奶一撇嘴，说道：“绿仙儿，你就教我们一点儿好东西，我们都是自家人，学了也感谢你，你说是不是？”

老太太说道：“绿仙儿，我可是从来未求过人，我求你一回，你帮帮她们，她们在夫家过得不那么好，你要是教她们点儿压箱子底儿的本事，她们就有得闹了。”

老太太看着绿仙儿，说道：“听说你把那几大门派的掌门都请来了，教他们那些绝世武功，肥水不流外人田啊，绿仙儿，你教教她们吧。”

绿仙儿看着那三个姑奶奶，平时最能嚼舌头的，就是这三位姑奶奶，如今她们也来求她了，如是她们直接来求她，那还算是事儿的，可她们搬出老太太来，可就算是混账了。绿仙儿说道：“谁说的我教那几大掌门？”

大姑奶奶看着绿仙儿，笑说道：“绿仙儿，他们可都是混账家伙，那些武当派的人还杀死过我家掌门人八奶奶呢，我看你得小心点儿，做他们的盟主，可是不容易啊。”

绿仙儿说道：“我教你们，我教你九阴白骨爪。”

那三姑奶奶笑了，说道：“这个好，我那老家伙要是不听我的，我一爪就抓死他！”

绿仙儿再对二姑奶奶说：“我就教你九阳折梅手好不好？”

二姑奶奶说道：“好啊，好啊，你教我什么都行啊。”

绿仙儿对大姑奶奶说道：“我教你阴阳八法吧？”

大姑奶奶也笑了，说道：“你是最好的人了，我愿意，我愿意。”

在唐门内宅的秘室里，从前这里是唐八与绿仙儿的密室，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欢乐的夜晚。三个人呆在秘室里，一间密室一人。足足学一个月有余，三个人也练得有些声色了。

绿仙儿来了，她每日来看看她们三人。

绿仙儿问大姑奶奶：“你对老太太说我坏话，你都说一些什么？”

大姑奶奶正在笑着，忽地那笑僵在了脸上，她急急地说：“没有啊，没有啊，我都说你好。”

绿仙儿忽地噗哧一笑，说道：“我不会介意的，我教你阴阳八法，我再从头练一次你看看。”

大姑奶奶看着，一直看完了，绿仙儿问道：“你看懂了？”

大姑奶奶笑着说：“看懂了，行了，行了。”

绿仙儿说道：“你看懂了，慢慢练吧。”

大姑奶奶直门儿道谢，绿仙儿走到门口，忽地再问她一句：“你对老太太说了我什么坏话？”

大姑奶奶陪笑说道：“女人嚼舌头，哪里有什么好话，绿仙儿，你就高人抬手，过去这一段吧。”

绿仙儿倏地出手，一爪抓在大姑奶奶的咽喉上！

她叫道：“你去地狱，再说我的坏话吧，你去告诉唐六，再不就告诉唐八！”

大姑奶奶叫嚷，但叫不出声来，只是咕咕噜噜地叫了几声，头便耷下来了。

绿仙儿在看着二姑奶奶练习，她忽地说道：“住手吧。”

二姑奶奶的本事比大姑奶奶更强些，她的九阳折梅手打得虎虎生威。她傲道：“你看我的本事不差吧？”

绿仙儿说道：“不差，只是你学了九阳折梅手，不知道会去折谁的头？”

二姑奶奶一听话头不对，忙陪笑说道：“绿仙儿，你弄差了，都是她们两个对老太太学舌，对你不好，我总是劝老太太，要她对你好一点儿，你知道不知道？”

绿仙儿说道：“你忘了你也是一个姑奶奶，你说我的坏话不会少。”

二姑奶奶看她杀气腾腾，叫道：“看在心儿的面上，你放过我！”绿仙儿一冲，那二姑奶奶自然是用九阳折梅手来对付她，她叭地一击，打折了二姑奶奶的手臂。二姑奶奶哪里受过这个，她哇哇地哭起来。

绿仙儿说道：“你应该死在九阴白骨爪下，你知道不知道？”

她叭地一击，只抓在那二姑奶奶的头盖骨上，只听得咯咯响，那血便从她的头上流出，流过她的眼睛，流过她的下颏，她说道：“你是一个灾星，一个祸害！”

二姑奶奶没说完话，人便倒地死了。

绿仙儿看着三姑奶奶，三姑奶奶比她两个姐姐都更精明，她看着绿仙儿来了，便停了势，说道：“我练的这阴功，算不算是阴功秘籍里的，是不是最厉害的武功？你说，

我要教我丈夫练这武功，他会不会变成一个女人？”

绿仙儿心里骂道：你算什么玩艺儿，你还要教你那狗丈夫，他早晚也是一个死！她笑道：“那怎么能？阴功秘籍里有许多秘技练了不会变的。”

三姑奶奶笑说道：“那我就放心了，我会教他，你说行不行？”

绿仙儿笑指着她说：“肥水不流外人田，你知道不知道？”

三姑奶奶笑，悄声说：“他不是外人田，他是我的田，我的肥水正好灌他的地，你懂什么？”

两人正嘲谑着，忽地那三姑奶奶失色了，她叫道：“你做什么？”绿仙儿正把一把毒针扎刺在她的后背上。

绿仙儿咯咯笑着，她说：“你忘了我是什么人了，你们三位姑奶奶一齐谤我，我要你们死得不明不白！”

三姑奶奶叫道：“我要吃药，我要吃药，你你.....”

她掏出药来，看看够到了眼前，硬是放不到嘴里去，她哀求地看着绿仙儿，但绿仙儿只是笑着看她，说道：“你受了针毒，这是唐门的，肥水不流外人田，你懂不懂？”

三姑奶奶扑通倒地了。

绿仙儿洗她的手，洗得很仔细，她听到了一声叹息，那是一声饱经沧桑的叹息。

绿仙儿怔住了，她忽地盈盈而笑，叫道：“是老祖宗，是不是？”老太太看着她，说道：“我一间间房间来看，我都看到了，她们都死在你的手上？”

绿仙儿笑了，说道：“不错，她们都说我的坏话，所以她们都死了。”

老太太说道：“绿仙儿，人说话不能欺心，你早就想杀死她们了，早早晚晚你必得杀她们，你何必找借口？”

绿仙儿大笑，说道：“不错，我是得找借口，没有借口，我怎么杀他们？我杀了她们的，你一定心疼了吧？”



老太太说道：“我着忙赶来，想阻止你。我想你一定与那个慕容青有情，起先我没想明白，以为你是喜欢心儿，但这些日子我看心儿的脸色就明白了，你只喜欢那个慕容青，你只喜欢他！”

绿仙儿像在梦里，她说：“是吗？我只喜欢他吗？我如果只喜欢他，怎么还三番五次的嫁与你唐门？”

老太太一叹，说道：“你喜欢做唐门的掌门人，你要害得唐门人全都死光，我没算计到，我真该死！”

说到了该死，老太太似乎流了泪。但正在此时，老太太的手扬起来了，从她的手里飞出一片光芒！

直射向绿仙儿，绿仙儿忽地咯咯笑着，大声道：“老太太，你真的是老了，你怎么能与我动手？”

她冲上去，那些针芒忽地没了，都聚在她的心窝上。

老太太说道：“原来唐门的‘聚神’在你的手上，怪了，是六儿给你的，是不是？”

绿仙儿笑了，说道：“你错了，是唐八给我的，他也死得不冤。”老太太看着她，说道：“你要我怎么死？”

绿仙儿悄悄说：“你太老了，你怎么死都是该死了。我本来想一片一片肉割你，但我怕费力气，还是你自尽而死吧，省得我动手。如果我动手，你就惨了。”

老太太看着她，忽地说道：“绿仙儿，我反正是要死了，要不要我给你看看命相？”

绿仙儿笑：“你看我有什么命，是不是能做武林霸主？”

老太太说道：“你是短天之相，早晚必死在人手，而且是死在一个女人的手上，你不得好死！”

绿仙儿大笑，说道：“告诉你吧，我是慕容青的人，她也是一个女人，她也喜欢我。你知道我们俩人在一起时，谁是男人，谁能主事？是我，她什么都得听我的。他本来不

敢去动那些秘籍的，他说七大门派的人看守着，谁也动不得。我教他法儿，我说我进去看一看，只是看一看，有什么要紧？他强不过我，便叫我进去了，那一天，我进去了，看的第一部书，是《九阳折梅手》，只看了一遍，我说走吧。他说，你看完了，我可是告诉你，再也不会进来了。我说行了，我再也不看了，我只看了一种。他笑说，那《九阳折梅手》只是最差的几部中的一部，我说我不看了，没什么意思。待得我们出来，我便打给他看，告诉他，我学会了九阳折梅手，你没看他那脸色，像是看到了鬼……”

绿仙儿对着老人哈哈而笑，她笑得很得意。她悄声说：“你不知道，每一个男人都有弱点的，他们在那一点露出来时，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知疼知热的女人，你懂不懂？你活了那么大的年纪，应该懂的。”

老太太看着她，看不懂眼前的人，难道她就是那个懂得老人心意的绿仙儿，就是那个天天笑盈盈的绿仙儿？

“我就再与他进去了，这一次次是拿那个傻瓜肖依做饵，她做的饭菜很香，便请那些看这秘籍的人喝酒，每一次只毒倒一人，拿了他的钥匙，再制出一把新的钥匙，最后七把钥匙都有了，我们便进去看书。我们一起看书时，他对我那么好，他端着水，看着我，天热时，他给我擦脸上的汗，他心疼我。他是我的妻子，他只能是我的妻子，他对我像一个妻子对他任性的丈夫，你知道不知道？”

老太太看着她，知道她是疯了，但像她这样的疯子，竟做了唐门掌门人的媳妇儿，看来大事不妙了。如果她真心算计唐门，唐门的几百年基业便栽在她的手上。

老太太说道：“绿仙儿，我待你不薄，你不能逼我……”

绿仙儿笑了，说道：“你们唐门的人也没一个好东西，连那唐六都算上，你知道不知道唐八是怎么勾上我的？就是唐六病重了那时，他来我房里的，你的儿子没一个好玩艺儿！”

老太太叹一口气，说道：“你只要放过了心儿，我便放心。”

绿仙儿笑笑，说道：“你放心好了。”

她冲上去，一只手捏在那老太太的喉核上，叫道：“你死了就安心了，不然你管那么多的事，太累了些！”

她捏着老太太，只是一声脆响，便见老太太一倒。

唐心看着那些掌门，他也要习新的功法，便很忙，他忙得顾不得绿仙儿了，此时他刚刚进入北溟心法的第一层境界，但他的内功便较从前有很大的提高，他对着石壁，推出一掌，听得见飒飒的掌风，他笑了，说道：“早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让谁知道，只有他自己明白。

他听到了一声惨叫，但他再听听，没有任何声音，他笑着摇了摇头，想着绿仙儿的话，那个女人令主不会来，她在等着与绿仙儿一斗。如果到了那时，唐心能练到六七层功力就好了，那样他就可能与那个女人令主的手下一战。看来那个紫衣女的功夫也很深，就是几大门派的掌门也不见得是她的对手。如果唐心能胜得了她，那时.....

唐心的心狂跳起来，他要胜过那个女人，甚至胜过那个女人令主，那也不是不可能。

他看到了绿仙儿，看到绿仙儿满面是笑地站在他的眼前。

唐心笑笑，收势站住，对她说道：“我已经好几天没见你了。”

他说话时满是柔情，绿仙儿依在他的怀里，轻声说：“你要练功，自然是顾不上我了。再说我也得练，是不是？”

唐心大声道：“你一定得练，你要是练不好，胜不了那个女人，你就得死在她的手下，我怎么能甘心？”

绿仙儿笑笑，说道：“你放心，我不会死在她的手上的。”

两人拥抱着坐了一会儿，绿仙儿说道：“我真的愿意你不是唐门的人，也不是什么掌门，那时我们两人在江湖上闲走，走到哪里便是哪里，有多好？”

唐心笑笑，说道：“你乐意做掌门人，我知道。”

唐心知道她只是一时说话，一旦到了江湖上，她乐意颐指气使别人，恨不能天下人都归她门下，怎么会过那种平淡的日子？

但他只是笑笑，不愿再说。

就是他再说，绿仙儿也仍是绿仙儿，她决不是一个平平淡淡的女人。

虽说是拥美在怀，但总有一种不那么踏实的感觉啊。

## 第五十四章 横下恶心

绿仙儿与唐心在那石室里，忽地唐心叫道：“仙儿，我有点心口疼！”

绿仙儿笑笑，抱着他，说道：“是不是还想要娇？”

唐心说道：“真的，有些火烧火燎的。”

绿仙儿笑说道：“只有我能浇灭你的心火，你来好了。”

室内如春，两人如胶似漆，此时方才想到，虽说是新婚，但很少有时间在一起缠绵，竟是许久也不曾亲热过了。唐心一扯住了绿仙儿，他的心便随着绿仙儿的身体一浮一沉。绿仙儿说道：“你练那北溟神功，要少一些欲望。”

唐心笑笑，说道：“欲望多些，也无碍事。我看了那总纲，也说多欲无害，你何必再对我说？”

两人再陷入疯狂，不知时日。

唐心说道：“我得了你，再有了北溟神功，便会成为天下少有的高手，那时我要横行天下，让唐门的威风在武林中如日中天。”

绿仙儿笑一笑，说道：“是吗？”

她不太在意，像唐心这样的人不会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

绿仙儿忽地说道：“你知道不知道，你的亲人中有人死了？”

唐心问她：“你指六叔与八叔？”

绿仙儿咯咯一笑，说道：“不是，你去看看好了。”

唐心站在室内，他看着他的二姑、三姑、大姑，她们都倒在血泊里。

再看看老太太，也咽喉洞穿，他怒问道：“你说，是谁？是谁杀了她们！？”

绿仙儿笑笑，说道：“是我啊，你没看到，她们的脖子上都有洞，再不就是死在我的武功下，你怎么装看不见呢？”

唐心看着绿仙儿，像是看着一个恶魔，她是嫁与唐门，但好像对他唐心也并不是十分钟情，刚才他与绿仙儿亲热时，便更明白这一点，她与男人在一起时，总有一种心不在焉的劲头儿，莫非她不喜欢唐心，嫁与唐门，只是图谋唐门？再不就是她根本就不喜欢与男人在一起，要知道她与女人令主很是亲密的。

唐心颤抖着声音：“她们得罪了你，你杀她们？”

绿仙儿笑，说道：“是啊，她们总是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如今她们不能再说了，都封住了口。你说好不好？”

唐心的眼睛都冒出火来了，他盯着绿仙儿，叫道：“好，好，怎么不好？我告诉你，你杀了她们，我必得杀了你！”

绿仙儿媚笑道：“你在哪里杀我，在床上？不然你就在石室里，你杀一下我看看，看你下不下得了手？”

绿仙儿媚笑着凑在唐心的眼前。

唐心心忖：她依在我身旁，像是我唐门的暗器都是无用的废铁一样，岂不是太看轻了我唐心？如今我已是唐门的第一高手了。我如果把她杀了，再练那北溟神功，我就是天下少见的高手，如果不是那个女人令主还在的话，我便会是天下第一了。可是，我怎么杀她？是她教我的那北溟神功，我杀不死她，她会不会杀死我？如是她真的对我出

手，我不敌她，岂不是死在她手了？她既能杀死我的奶奶，也杀死我的三位姑姑，她再出手杀死我，也是易如反掌。我不能与她再斗……

绿仙儿看着他，说道：“像你这种人，眼珠子那么咕碌碌乱转，一定在盘算是死是活，我告诉你，你得到的北溟神功并不完全，你要杀死我就杀好了。”

绿仙儿的眼睛闭上了，如果此时唐心出手，她会死在唐心的手上，但唐心的手慢慢伸出去了，抚着她的头，说道：“我怎么舍得杀你？”

忽地，他出手如风，倏地点她的三道大穴，叫道：“我叫你死不得，活不成，我看你再那么凶狠！”

他点过了绿仙儿的大穴，忽地看到了绿仙儿的脸仍是笑嘻嘻，他觉出不妙了，想拔腿逃走。

但绿仙儿的一句话叫住了他：“我要是你，我就不跑，如果你一跑，会七窍流血，你练那北溟神功是错的，你的全身经脉都乱了，你知道不知道？”

唐心不信，他大叫道：“你胡说，你胡说！”

绿仙儿笑盈盈：“像你这种人，一听说有绝世武功，便想着如何练成，全不想着人家怎么会把那绝世神功教与你？你是拣来的便宜，是不是？我看你要死了，你死在我眼前，我便害死了唐门的三个男人了。”

绿仙儿轻轻地坐下，看着唐心，说道：“你怎么不跑了，你跑啊！”

唐心不敢动，他试着调一下息，觉不出他的内息有什么不畅，他心道：莫不是她要开我的玩笑，她一心骗我，我怎么能信她？但想想，看她那十分镇定的样子，不像是说假话。

他大喝一声：“着！”

十几枚暗器飞出去，直射那绿仙儿！

绿仙儿一躲，她忽地站在唐心的对面，轻声俏笑：“唐心，你杀了我，心疼不心疼？”

唐心虎吼：“我杀了你，心再疼也得杀！”

他的手伸出去，忽地停住了，他的身子像是断了筋脉，再也不能动了。

绿仙儿走近来，抚着他的身子，说道：“你是一个很健壮的人，我看了你总是心动。我不愿意杀你，可你还想杀我，怎么办？我是不是得杀了你？我杀了你，再造出一个有人杀唐门人的假相，你说他们会不会信我？”

唐心大叫道：“他们不会信你！他们知道你是一个杀人恶魔！”

绿仙儿冷冷道：“杀人恶魔？不对吧，杀人恶魔怎么会成为你的妻子？”

唐心五内俱焚，心里想着：我何苦要娶她一个恶魔，她是一个恶人，是个灾星，六叔死在她手里，八叔也死在她手下，我再怎么与她成亲？我是不是瞎了眼？奶奶死在她手，三位姑姑也死在她手，今天连我也要死在她手里了。

绿仙儿说道：“你唐门的那一点儿事，都在我心底里，我要做天下霸主，你只好一死了。”

她摸着唐心的胸，说道：“我夜里依在这时，睡得很香。我没有男人便睡不好，你说那是不是毛病？”

唐心大声道：“你杀了我，你再也没男人了。”

绿仙儿笑，笑得傲：“我找男人很容易，不过你可是一个最好的男人。你说我杀不杀你？”绿仙儿像是戏弄一个孩子，摸着他的嘴，说道：“你有胡子了，我最讨厌胡子，我喜欢男人，但不喜欢胡子，你说怪不怪？”

她唰地一刀，割在唐心的手上，把他的手掌心肉也削下一片，笑说道：“你是唐门的人，唐门的人手都贱，见人动不动便想动手。我教你再留着手，手是对人作揖用的，尤其是看到了漂亮的女人，你不能动手。”

她再拿刀在唐心的背上深深地划一道沟，她说道：“我点了你的穴，你忍一点儿，我不能像对她们那样，随便杀了你。那样对不住你……”

唐心怒目瞪着她，绿仙儿说道：“对了，你别怒目瞪我，我受不了你那伤心的眼神。”

她拿刀刺了唐心的眼睛，说道：“你的眼睛没了，便再也看不到我了。”

唐心大叫一声，如今他眼睛也没了一只，背上被她划了一道大大的口子。

绿仙儿说道：“你是唐门的掌门，你的门由谁掌？你们唐门的男人都是贱货，都得由女人告诉你们怎么活，你们才能活下去，是不是？”

唐心看着她，血流在胸前，流在地上，他已是奄奄一息。

绿仙儿狂怒道：“你说话啊，你说！我告诉你，你做了我的丈夫，就得听我的，我叫你说话，你就得说！”

唐心看着她，只有一只独眼看着她，骂道：“贱货，你早晚必死在贱货手里！”

绿仙儿一听，更是暴怒，吼道：“我杀了你，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她几刀砍在唐心的身上，刺在他的背里，肉里深深地刺着刀，使唐心挺了一挺身子。再刺下去时，唐心便不动了，他已经死了。绿仙儿看着唐心，忽地失手扔下刀，她叫道：

“我怎么杀了他，我怎么又杀了人，我练功时对我自己说过，我再也不杀人了，我再也不杀人了，我怎么又杀了人？”

她伏在唐心的身上，呜呜哭起来，她哭道：“唐心，我不甘心嫁与唐六，也不甘心嫁与唐八，我只愿意嫁与你，你好歹也是一条汉子，不像他们只是一个老枯木头！你喜欢我，我喜欢你.....”

她哭得累了，说道：“我得去找他们，看他们练得怎么样了，七大门派的人都得死，他们都得给唐门赔葬，他们都得死.....”

她栽栽歪歪走出去了，留下一地血泊中的唐心，不复回头。

徐恩驰不明白绿仙儿何以把那心剑剑法交与了他，当她背诵那剑法时，徐恩驰不相信她，只是想，她一定是别有用心，不然她怎么能有那等好心。但当他用了七式心剑剑法时，他忍不住坐下来了，他心内一阵子狂喜，对了，这剑法精妙绝伦，不是大侠米离



决想不出这剑法。

徐恩驰想了许久，绿仙儿为什么要把这剑法与那些绝妙的武林秘籍教与他们，只是因为她想当武林盟主？但看绿仙儿那样儿，她可不只是想当一回七大门派的盟主，她的野心更大。

徐恩驰坐下来，他要好好再练，他知道，如能早一点儿练成，就不怕绿仙儿的算计。忽地门开了，从门外闪进来了绿仙儿，她媚媚地甜笑着，说道：“崆峒掌门能在众雄中独立至现在，算是有本事的人了，只是我不知道徐掌门如今练得怎么样了？”

徐恩驰笑一笑，说道：“大侠米离的心剑剑法，绝不是一个月便能有成的，如能再假以时日，说不定能稍有所得。”

绿仙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说：“不行不行，你看，我来找你了，你能用你的心剑剑法胜了我，你便是天下少有的英雄，我可以让你遂心所欲。如果不能胜了我，你只有一死！”

徐恩驰冷冷道：“原来你做那个盟主不为别的，只想杀人？”

绿仙儿笑一笑：“我已经给了你机会，我当初学那心剑剑法就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徐恩驰心内暗暗惊慌，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道：她学一个月，鬼才相信，她能有五年的时间去看那些秘籍，就是再聪明，她与慕容青也不会在一个月内学会心剑剑法的。她这么说，只是想为她杀人找一个借口。我如不能胜得了她，岂不是会死在她的手下？

只见绿仙儿笑盈盈说：“我告诉你，如果你习得那心剑剑法，能得大旨，你使用它。最可怕的是，你用自己的崆峒剑法也用不好，心剑剑法也用不好，那样便害了你。”

徐恩驰心道：看样子她不像是来杀我的，如是她要杀我，怎么会告诉我这种话？我真的要小心，如果她的攻势很厉害，我使用心剑剑法防守。如是她的攻势不那么强，我就用我的崆峒剑法去攻她。

一想到此，徐恩驰的胆子便大起来，他喝道：“看剑！”

剑走斜势，一直刺去！

看看剑刺到了眼前，绿仙儿媚笑道：“真个来了？”

她身子一旋，便闪至一旁。徐恩驰看她身法，也知是遇上了敌手，叫道：“看剑！”

崆峒剑绵密，且攻势疾厉，只是几剑，便占尽了上风。看着那个绿仙儿左支右绌，徐恩驰的心放下了，心道：都说她是厉害，有什么本事？我只是一套崆峒剑法，她便躲闪不迭。看来我再用心剑剑法，她必是死定了。

忽地他攻出了一剑，那一式是“双峰迭来”，只是一剑攻出，忽地那绿仙儿向前一站，身子堪堪站在他眼前。他犹豫了，用心剑剑法中的一剑“胡披山秀”或是用崆峒剑法中的一剑“更上重阁”都可，但哪一剑都不那么好用。如是在平时，他只有一式可用，可如今他学了心剑剑法，他知道了更美的一剑。

只是停了那一瞬间。

但只有那一瞬间便够了，只见那绿仙儿的手一挥，那一手挥出，只是江湖上大多人都会使用的“手挥琵琶”，只一式，便够了。

徐恩驰觉出他的头有些凉，他看到了自己的剑，剑尖在滴血。他在临死时，还在纳闷，那究竟是谁的血呢？

绿仙儿站在段自立的身前，段自立说道：“你一身杀气，想杀人？”绿仙儿笑笑：“我今天杀了五个人了。”

她点点手指，告诉段自立她都杀了谁。

段自立站起来，对她说：“你想杀我？”

绿仙儿冷冷道：“本来该是杀了钟思凡的，你来做了替死鬼。”

段自立恨恨地说道：“你们女人令杀了我们许多兄弟，就是钟兄弟放过你们，我也不会放过你。”

段自立扑过来，他疾扑向绿仙儿，像是一阵风！

哗——他的手抓在绿仙儿的手上。但绿仙儿知道不妙，她的手很滑，一滑滑脱了。

她笑道：“别抓女人的手！”

段自立吼道：“还我血债！”

绿仙儿笑道：“你去枉死城追他们，还来得及！”

段自立再吼一声，他抓住了绿仙儿的腿，他想劈了绿仙儿，但看到了绿仙儿的脸，她仍在笑，那笑仍是千娇百媚。他心一愣，她还笑什么，眼看就死到临头了，她还笑什么？

正在这时，一道匕首光芒，闪过了段自立的头顶。

他怔住了，顶天立地地站着，看着绿仙儿。绿仙儿更笑得媚了：“你不再想杀我了吧？”

血从段自立的头上沁出，血沁成一条线，流经脸面，再流过他的脖子，一直流到他的胸前。他觉得胸前有一点儿痒，但那痒是分心的，一阵子刺痛再传遍了他的全身，他看到了胸前豁地划开了，那肚肠都流出来，流经他的肚腹外，看到了那肠子，甚至有一股是绿色的，他有一阵子恶心，哇地吐了一口，那是血水，直射向对方！

绿仙儿拿匕首在段自立的身上擦了擦，再自言自语道：“杀死了六个人了。”

她盈盈地站起，一直向里走，再过几间屋，那就是江南江门的公子江非的房间了，他正在那里习“霸王卸甲”十八招掌法。

江非看到了绿仙儿，他站起来，对着绿仙儿施礼：“盟主来了，请坐。”

绿仙儿噗哧一笑，说道：“江公子，你一向对什么人都是那么客气，你那么客气做什么？”

江非说道：“对人须得有礼，何况是对盟主？”

绿仙儿笑说道：“江公子，我请你看一看我的手，我的手臂受了一点儿轻伤，你能

不能替我包一包？”

江非略一迟疑，绿仙儿说道：“你不能便算了，我自己再找人去。”

江非心道：她是我们七门派的盟主，她受了一点儿伤，我给她包一包，又有何妨？如是不做，让别的人做了，又显得我太过矫情了。他笑说道：“好，我给你包一包。”

他凑近了绿仙儿，嗅到了她一身的香气，看到了她飘飞的媚眼，心道：怪不得人说绿仙儿媚人入骨，看她这样子，别说是唐六唐八，就是唐门的少年弟子，也一样受不住她的诱惑。她要引惑谁，那个人准是倒了霉。

绿仙儿说道：“江公子，你说，天下除了慕容公子外，最聪明的人是谁？”

江非想也不想，说道：“依我看，就是盟主你了，你一目十行，过目成诵，能把那秘籍都背下来，是何等样的本事？世上再也无人能胜过你。”

绿仙儿大笑，说道：“你错了，天下除了慕容公子，再就是江门公子了，没听说过吗？”

江非心神一荡，说道：“没听说。”

绿仙儿说道：“我不愿依托唐门，如公子有意，我愿意为公子……”说罢竟是有意无意地斜眉俊目地瞟江非几眼，江门心道：我在慕容公子家，看到了肖依，叹为天人。肖依郑重，如神仙中人；绿仙儿妖冶，如恶魔妖女，我能得她眷顾，却也不错。一是得了秘籍，与她双修，再也不是一种一部，甚至就连那妙不可言的阴功秘籍也可双修，有什么不好？二是我也得了一个美妙可人儿，一生也不虚了。

正想着，绿仙儿凑得近了，吹气如兰，说道：“公子，你说，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愿意，我便与你走。”

江非正想着，忽地腰肋一阵子疼痛，他大叫起来。

他站不起来了，只是挺着腰看着绿仙儿，叫道：“恶魔，恶魔！”绿仙儿笑一笑，说道：“你如果马上说你愿意，我不会刺你。我值不值得你疼我爱我？你不愿意，只有一

死!”

她抓住在江非的肋间匕首，说道：“这匕首太快了，我只是向前一举，它自己就刺进去了。”

她在笑，像是在开着玩笑，一个杀人的大玩笑。

## 第五十五章 旧景旧情

轿子在傍晚抬到了大门前。

怎么是梦中么？依稀仍是那个黝黝的慕容山庄，仍是那些看门的人，是慕容一揖老总管在笑，他说道：“少夫人回来了？”

后来的仍是那两个胖胖的抬轿子的大汉，他们仍是把肖依刚坐过的轿子一只手抬起，两人如飞地进去了。再看身前身后，都是从前的丫头，那一个红衣的凤儿不是在那条路上吊死了吗？她怎么依依地笑着，仍在眼前站着？那个贴身的瘦丫头，肖依总叫她“冰人”。她也在焚庄的火中烧死了，只有肖依还活着，所有的庄内人都是死了，那是真的，人怎么会都出现了？莫非是在地狱里吗？

一揖老总管说道：“少夫人，你回来了，少爷等你，等得好久。”只有一揖老总管叫慕容青少爷，莫非那从前的一切都是梦，而如今的事儿却是真的？

她急步走上了台阶，一直走到屋内，绕过回廊，听得见那只鹦鹉在叫：“夫人回来了，夫人回来了！讨打，讨打！”

原来那只鹦鹉只会叫肖姑娘，是慕容青教它许多天，它才会叫“肖夫人”的，一当它叫“肖夫人”，肖依便娇声叫它：“讨打，讨打！”

它也学会了，就直接叫：“肖夫人，夫人回来了，讨打，讨打！”肖依回头看看鹦鹉，

心里想道：原来鹦鹉也在这里，看来真的是我作梦了。

一直走到了内室，她忽地听到了一阵子琴声。

那是悠扬的琴声，是慕容公子的琴声，慕容公子在奏一曲《英雄无悔》。他的琴声仍是那么悠扬，仍是那么平静，很少心事。

是他回来了，还是肖依本来就是作了一场很久很长的梦？

肖依咿呀一声推开了门。

她看到了慕容青，她马上断定他就是慕容青，他身着那件以前时常穿着的衣服，那是一件很白的白长衣，是杭城的马二嫂的手针，那是他最喜好穿的衣服。

他没回头，只是说了一句：“你回来了？”

声音很平静，像平时，像她只是走出去了一个时辰，去上庙上香了，或是去哪一家亲眷家走动归来。

肖依说道：“你走去了哪里？我找了你许久……”

他仍是没有回头，说道：“你总是找我，人家会怪你的，怪你总是找自己的男人，连自己的男人都看不住。”

忽地，他回头了，看着肖依笑了。

仍是那么迷人的笑，仍是那个能说会道的慕容青，他抓着肖依的手，轻声说道：“你回来了，我真的很盼你回来，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想的，一时见不到你，就心慌得不得了。”

肖依任他抓着自己的手，她很少说话，从前她也很少说话，慕容青也不管她说不说，只是一味地自己说，说得情意浓浓，一直说着。

肖依看看室内，室内仍是那样子，没一点儿变化，她的剑在墙上挂着，她的衣服在壁柜里放着，还是那样子放着。真的有过什么人焚庄吗？有过一个龙十八焚庄吗？她怎么记着有一个龙十八，而且是女人令主派人去杀那个龙十八的人，把十八寨的人马都杀

光了？如今怎么慕容山庄仍复在，而且看老总管与那些家人一个个都笑容满面，都像从未发生过什么事一样。

是她记错了，是那个令主从未出现过？

肖依对慕容青说道：“你是不是那个令主……”

她真的难以说清，当她看着慕容青的脸上有一种疑惑的表情时，她心里更糊涂了。

慕容青说道：“肖依，你好好坐着，怎么你一去几个时辰，竟是消瘦了许多？”

她看着铜镜，真的她很消瘦，是她的梦作得久了，还是她真的有过那生生死死的经历？

忽地，老总管说道：“少爷，龙十八来访！”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龙十八？他来做什么？”

老总管笑说道：“我看他带了许多人来，那些人抬着一只只箱子，箱子都是黄白之物。”

慕容青大笑，说道：“不求人，不起早，他一定有求于我。请他进来吧。”

龙十八是一个健壮汉子，他的身子比慕容青还高许多，肖依看着他是一个死人了，但如今他活生生地站在她的面前，让肖依怎么能信？

龙十八笑说道：“慕容公子，我来求公子，有一事相商。”

慕容青说道：“不知道龙大爷有什么事要说？”

龙十八哦一声，说道：“哦，公子不必客气，不必叫我什么龙大爷，兄弟们抬举我，叫我大哥，那就是抬举我了，慕容公子名震天下，我与慕容公子怎么也不能论交，只是敬奉称公子一声，算是恭敬，不知叫什么好，只好冒昧叫公子了。”

慕容青看肖依的脸色有一点不豫，便说道：“龙大哥有什么事，请说吧。”

龙十八说道：“听说公子这里有从苑九那里拿来的武林秘籍，不知道能不能让龙十八开一开眼。”

慕容青笑笑，说道：“不行，龙大哥也不是不知，在这里有七大门派的人看守着秘籍，他们都是各大门派的要人，不让他们知道，秘籍是拿不出来的，请恕在下难以从命。”

龙十八叫一声：“来人！”

便上来了一行人，抬上了一些箱子，一共是十八只。

龙十八说道：“在下有十八寨子，算是每一寨对公子有一点儿孝敬，望公子笑纳。”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好，好！来人！”

上来了慕容一揖总管，慕容青说道：“老总管，拿东西来！”

也抬上来了十八只箱子，那十八只箱子都是小小的箱子，比那龙十八的箱子小。

就是像龙十八这样的手段，他也不知道那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抬上来做什么，只是见慕容家人把那十八只小箱子都放在大箱子上，一个箱子上放一只。

慕容青说道：“请看一看！”

打开第一只箱子一看，原来是两只龙眼大小的珠子，慕容青说道：“这是水火二珠，如果龙大爷不再提那无趣的要求，我便把这两粒珠子顶龙大爷的一箱子酬谢，给龙大爷。”

这一下污辱不小，龙十八怒道：“真的不肯开面儿？”

慕容青笑一笑，说道：“我也想看一看秘籍，如果你有什么法儿，正正当正的拿出来秘籍，我也饱一下眼福。”

龙十八怒气冲冲地走了，慕容青对肖依说道：“什么人都想看秘籍，我怎么能答应？秘籍只能封死在慕容山庄，传出去必乱！”

灯仍亮着，肖依看着慕容青，慕容青在扯着肖依的手，她的手在抖。

她仍想不明白那些鬼划魂一般的事儿。

她亲眼看着那几个十八寨的寨主死了，莫非龙十八不知？不对啊，龙十八也是死



人，他怎么会不知？只是她肖依不明白，想不透究竟为什么龙十八会再来讨那秘籍，莫非是在阴间吗？

慕容青说道：“肖依，我们睡吧，好不好？”

突地，肖依叫道：“不行，我要看一看你的秘籍，我要看一看！”她拿出过一部秘籍，那是一部《九阳折梅手》，为了救慕容青，她求过那几个看守秘籍的人，他们答应她的，给了她一部秘籍。她也认得那些看守秘籍的人，他们是少林的和雨大师、江南江门的江非公子、武当派的非人道长、峨嵋派的灵秀姑娘、北方一盟的钟思玉、慕容山庄的慕容霜姑娘、华山派的许思独。

慕容青略无迟疑，说道：“好啊，我带你去。”

她半信半疑，心道：如果有被杀死的人，至少和雨大师是死了，还有非人道长也死在女人令主的手上，他们都是死人，决不可能复活。

她看到了那院子，院子依旧，根本就没有火烧过的痕迹，从屋子里走出来七个人，肖依一看便傻了：他们正是那七个人。

慕容霜在笑着，她根本就没疯，只是对着肖依笑。还有那个灵秀姑娘，仍是那么郁郁不乐。非人对着肖依一眨眼，那个和雨大师对着肖依一揖。

远远地看着他们，肖依忽地毛骨悚然，她大声道：“不对，不对，我看不对！”

她拚命跑回来，扑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大哭起来。

一切都是梦么？如果一切都是梦，那她的师兄还应该在少林寺，孟死不会死。她恨不能马上去少林寺看一看，看师兄是不是还在那里面壁。

她哭过了，再看她的被子，正是那鸳鸯戏水的被子。

但忽地她想到了那被子上有一处破绽，是她亲手缝的，她抓起被子，找那缝补处。找不到，找不到。

好慌乱，但她的心里忽地一阵子狂喜，她竟因为那过去的一宗宗、一件件大事都是

真实而狂喜。

再看看，就看出了许多的破绽：屋梁是新的，再怎么掩饰，也无法掩饰屋梁的那白楂儿。桌子也是新的，虽说是故意弄成了旧的，但那桌子的油漆味儿去不掉。

慕容青进来了，他坐在桌旁，抚琴一曲，琴声悠扬，直上屋顶。肖依看着他，仍是那个慕容青，但他的儒雅之气里多了一些秀媚，多了一些温婉。

慕容青抚完了琴，对肖依说道：“夫人，我们歇息吧。”

肖依躺在床上，屏息看他。他也许会脱下长衣，让她再看到那很健壮的身躯。慕容青的身子从前是那种很健壮，但你从他着衣上绝看不出很魁梧的那种男人。

慕容青脱下了一半衣着，说道：“闭了灯，好不好？”

慕容公子永远是那么害羞。肖依能听得见他脱衣服的轻微声响，那声响沙沙，一直响在肖依的心窝。

直到慕容青到了她身旁。

肖依叹一口气，说道：“我知道，你不再复是原来的慕容青，在你的身上，已经有了一种香气，你知道不知道你身上有一种香气？”

慕容青不动了，他的手慢慢停在肖依的身上。

肖依说道：“我告诉你，你身上的香气是处女的香味儿。”

灯再亮了，是慕容青点亮了灯，他再也不是他了，只是一个“她”，或许应说是一个她。

慕容青说道：“我愿意与你在一起。”

肖依说道：“你已经不是一个男人了……”

未等她说完，慕容青便吼叫道：“我是，我永远是你的男人，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是慕容家最伟大的人，我就是慕容家的长子，我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慕容子孙！”

肖依看着她，忽地说道：“你弄了一些假相，那个龙十八并没有死，他来烧庄也是

你的主意。”

慕容青说道：“不错，我要亲自杀他，便是要江湖人不疑，不知道龙十八原本是我的人。那些看守秘籍的傻子，有的死了，有的走了。我得了秘籍，我得了天下！”

肖依忽地流泪，她想起了孟死，想起了慕容霜，当初是慕容霜扯着她的手，在那苑九的坟茔里与她一起度过那些可怕的夜晚的，她对慕容霜有很深的情感。

她轻声说：“你弄疯了自己的妹妹！”

慕容青大笑，说道：“那又怎么样？就是我的父亲在世，他也会夸我，祖宗也会以我为荣！我就是天之娇子，我就是慕容氏的好子孙！”肖依有些悲伤，原来嫁与了一个疯子，看他疯疯张张，竟不拿亲妹妹的疯癫为念，一心要做武林第一人，真是可悲，可笑！

慕容青忽地说道：“我是男人，做了女人，便同时有了男人女人的体味，那真个是滋味儿无穷。你愿意不愿意体味一下我做女人，你做男人的味道儿！”

肖依忽地大笑，她说道：“慕容青，你已是一个疯子，你别想叫我同你一起做疯子！”

肖依拿起了她的剑，再在这屋子里还有什么的是她的？没有了，她竟发现她一无所有。

她用剑挑碎了那鸳鸯被子，说道：“鸳鸯双飞，都是梦。你休再找我，我再也不会与你在一起了。”

肖依走了，只剩下了慕容青，她坐在桌旁，以手支颞，在那里傻傻地流泪。

她没了肖依，像是没了看他演戏的人，心里空落落的。

紫衣女慢慢走进来，她依在慕容青的身旁，说道：“你没养大她，她不会在意你。你养大了我们，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都是是一样的。”

紫衣女说完，她回头扯过了青衣女、红衣女，还有那几个女人，她们是十一异衣女，青衣女轻声说道：“我告诉了小丫，告诉了她你是谁，是怎么回事。”

慕容青忽地止住了泪，她叫道：“为什么要告诉她？她还小，她一定很伤心，告诉她做什么？！”

青衣女跪下了，她说：“小丫说，她将来长大了，一定要跟着你，不嫁人。我听了她的心里话，才告诉她的。”

小丫走进来了，她的眼里也满是泪水，她轻声说道：“令主，我当你是父亲，当你也是母亲。”

是慕容青救她出来的，她能活下来，是慕容青救了她。

小丫忽地抱住了她，哭着说：“你别成亲，你也别跟臭男人成亲，没人像你这么好，你能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姐妹十二人，都是你的女儿，都是你的孩子，对不对？”

紫衣女扯着红衣女的手，十二个女孩子站在她的周围。她轻声说道：“我带大了你们，我亲手给你们做衣服，给你们煮饭，我亲自梳你们的头，我看着你们长大，如果没有你们，我怎么活？”

他泪水如泉。

天更黑了，在慕容山庄里，坐着一群如雕如塑的女人，她们围着一个女人，所有人的纤手都在轻轻抚摸着她，对她轻声诉说着她们的情意，她们的绵绵情意，她们长大了，已经知道怎么做人了，再也不是小时那可娇可爱的模样了，但她们知道恨谁，知道爱谁。

慕容青轻声说：“你们为我，累了那么多天，修了一个与从前一模一样的慕容山庄，我谢谢你们！”

紫衣女说道：“你别谢我们，我听说那个绿仙儿把七大门派的人都杀了，她正要与你决一死战。”

慕容青的眼里忽地闪着一丝惆怅，绿仙儿也是她的人，是她的帮手，如今她要对自己宣战了？

她轻声说：“她也是你们的恩人，你们不必去理她，我自与她算账。”

紫衣女说道：“不管是谁，只要她仇恨你，我便杀她！”

她对令主说道：“你好好睡吧，你一觉醒来，我便回来了。”

女人令主说道：“不行，你不是她的对手，你不能去。”

人都看着紫衣女，紫衣女笑了，她说：“好，就依你，你多少天没睡了，好好睡一觉，我们看着你，好不好？”

她点头，便在十二双细嫩的手的抚摸下，睡着了。

慕容青在睡梦里，梦见了肖依，肖依对她说：“你不是一个女人，你仍是一个男人。”

她怕，她用劲儿捂着她的胸，怕肖依看到她的双乳，如果让肖依看到她的乳与肖依的差不多大，肖依会笑她的。但肖依说：“人生无常，何况是性？你能与我一起走，我让你看看我的师兄们。”

他看到了那些人，都是肖依的死去的师兄们，他们都变成了女人，每一个人的乳都很大很突，她笑了，说道：“原来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子……”

## 第五十六章 怨女痴情

有一个很隐秘的地方，那地方肖依去过，从湖水里走入去，一直到对面，那里是一个神仙境地。

但在这湖上，有一片悬崖，悬崖是壁立千仞的巨石，石上有平台一块，那平台足足有三百丈长。平台上什么东西也不生长，只是一块光光的巨石。

在这巨石上，坐着一个人，她坐在那里，头一次不戴面具，全江湖的人都知道慕容青就是女人令主，女人令主就是慕容青了，也知道那一次慕容山庄的大血案其实只是假的，龙十八的十八寨的人都入了女人令了，平了寨子，只是撤了人，归顺了女人令罢了。

如今江湖人皆知那个变成女人的怪物就是慕容青，但人皆敢怒而不敢言，要知道女人令如今已是号令天下的唯一神令，谁占有了一块女人令，便可算是江湖上的大门派了。

可这个号令天下的女人如今坐在这里，静静地等人。她的神情很是忧郁，做天下第一的滋味儿并不十分好受。

远处站着十二个人，她们是十一个永远跟她一条心的女人，今天早晨，她们全都流泪，愿意亲手去杀死那个叫绿仙儿的女人，替她们的姐妹报仇，替她出气。但她拒绝了，她说：“那是我与她之间的事儿，你们不得插手。我让紫衣插手，便是糊涂一回，我能糊涂一回，决不可糊涂一世。”

如今她在等待，在等待那个绿仙儿到来。

远处飘飘而来的，是那个绿仙儿，奇怪的是，她身着的衣服却是一套男人衣服，像是一个翩翩浊公子。

她来到了平台上，看到了一身素孝衣服的慕容青，不由得愣了。慕容青太漂亮了，就是做一个女人，再也没有人能比她更有魅力，她像是一个美艳的女人，但又天生有男人的劲儿，那是装扮修饰永远得不来的。绿仙儿看着她，久久不语。

看到了这个女人，她的心里忽地醒悟了，她想的就是她，就是这个原本是男人的女人，一心想占她为己有，不愿意让别的女人与她在一起。她情愿杀死天下各大门派的人，只要有她，就一生足矣。

两人的目光相对，又匆匆分开。

慕容青说道：“我看过了紫衣的身体，你真狠心，竟杀了她！”

绿仙儿忽地冷笑了，说道：“我要杀尽天下各大门派的掌门，那是为你开道。再杀的，就是你的十二异衣了。”

慕容青喝道：“你疯了不成？她们都是你教出来的，你怎么忍心杀她们？”

绿仙儿冷笑，说道：“她们都是你的人，她们一心帮你，连命都不要。我不愿意让

她们跟着你，她们不是你最亲的人，只有我才是你最亲的人！”

慕容青摇头，她是在胡说，她胡说，就为了这个，她竟亲手杀死了紫衣？！

绿仙儿说道：“她从小便狂傲不驯，我问她，世上谁最亲？她说是公子，再问她，世上谁最有本事？她也说是你。她怎么那么喜欢你？我让她死，还是便宜她了。我要碎了她的尸，破了她的脸相，让你一想起她来心里便恶心，那是最好！”

慕容青说道：“你疯了，你当初怎么与我在一起的？你说，唐门是看不起女人的地方，你要让他们看得起，你不光用你的本事，你还要用你的实力证明。唐六奸了你，然后想起来娶你，是因为你美艳，他想长期占有你，便不得不娶你，不然他在唐门怎么也不方便以与你长相厮守。后来唐八奸了你，你说你要报仇，你要让唐门满门都死，你做到了。你还要怎么样？没有女人令，怎么会有你的报仇得成？你忘了女人令，你把紫儿弄成了那样，你忍心吗？”

慕容青忽地哭了，她泪水长流，她说道：“把紫儿抬上来！”

那边的几个素衣女抬起了紫衣，紫衣的身体仍是着一件紫衣，她的衣服换了，但她的手臂上的伤处仍看得见，虽说是涂了药，但她的脸色仍是苍白的，她的脸上有一种恨意。她死得很受苦，看来绿仙儿不光杀死了她，在她死后还狠狠地刺了好几剑。

竟有那么大的仇恨？

慕容青的心哆嗦了，她抚着紫衣的身体，说道：“紫儿，我不让你去，你何必去惹那个疯子？！”

绿仙儿忽地大叫：“我杀了武当派的掌门，我杀了崆峒派的掌门，还杀死了少林的掌门，记不清了，记不清了，我要再杀，杀死你的十二异衣，我便是你唯一的女人了，那时，你说什么，我便听你什么，好不好？”

她斜着眼看慕容青，对她很有情意地说：“你是女人令主，我听你的。其实我与你在一起，以前你都是听我的。我那时想，我们两个投错了胎，你该是一个女人，我才是

一个男人。如今不用了，我与你一生一世都不离不弃，我们总是那么好。”

慕容青不看她，如果不是有绿仙儿，他会不会拿走那些秘籍，他会不会去学那阴功秘籍上的神功？他那一天对绿仙儿说：“如果学那神功，我便会变成一个女人。”那时绿仙儿的眼睛亮了，她大声说道：“男人女人有什么要紧，我们都是女人，岂不是更好？”

也许是绿仙儿的那一番话坚定了她的信心，她才决心做一个有本事横行天下令行武林的女人。

女人令主跪在紫衣女的身旁，她在哭。

绿仙儿说道：“你不必哭了，你是我的女人，从今我保护你，我不许任何人欺负你！”

慕容青抬起头来，她看到了十一异衣，她们是十一个人，连那个刚刚看起来成熟了许多的小丫也在其中。

红衣女如今是她们的大姐。

红衣女说道：“过来，拜谢绿仙儿大姐的养育之恩！”

自红衣女开始，每一个人都来，对着绿仙儿叩三个响头，红衣女说道：“多谢你教养我们。”

绿仙儿不动，只是看着她们。

她的眼里也有泪，是不是她也后悔杀了紫衣女？

青衣女说道：“一日养恩，终身难忘。”

橙衣女说道：“我长大了，我记着你……”

最后是小丫，她说道：“因为你养大了我的十一位姐姐，我谢谢你。但你杀了我紫衣姐姐，我恨你！”

一句话说完了，她飞匕而起，直刺那绿仙儿！”

唰唰唰，一连几匕首，绿仙儿都让过了。

绿仙儿说道：“你还太小，怎么晓得人世间的恩恩怨怨？”



青衣女扯住了小丫，叫道：“小妹，我们退下去吧。”

女人令主始终都不出声，只是看着绿仙儿与那小丫争执，最后看小丫走下平台，她才微微一叹，说道：“我们来一个了断吧。”

绿仙儿忽地笑了，说道：“你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我要你做我的女人。”

慕容青说道：“我做女人本来就是错的，再做什么你的女人？我告诉你，我只能做天下唯一的女人，就是女人令主！”

绿仙儿再乐，说道：“你骗我，你有一个女人，你始终拿她当成你的妻子，她就是肖依，你看，就是她！”

从平台下，推上来一个人，那人正是肖依，她的胸前挂着许多刀，她的脸色是黑的，显然是中了毒。

她看着慕容青大叫道：“慕容青，你是一个疯子，你和这个疯子在一起，要做什么？”

绿仙儿说道：“我来给你念一念信。你说，你不跟这个女人再有关连，我信了你。你听她给你写的信……”

绿仙儿念起来，她记得那封信，念得恨意绵绵，也念得心头酸涩：“慕容青，你去哪里了，还不见面？如是你嫌弃你的妻子，便给她一封信，免得她再惦念你。也从此了却一份夫妻情。人生在世，转眼百年，我与你有五年情份，也算是一场夫妻。你如还活着，但愿能给我一个讯儿，我好去看你。”

不愧为绿仙儿，果然一字一句，分毫不差。她再对慕容青说道：“你与她那么亲密，哪像你对我所说，她在夜里只是念着她师兄的名字，你听了几夜，竟无一回是唤你的名字，你那时恨她，你说你不愿意再与她在一起了。你要避开她，再也不与她在一起……”

肖依看着慕容青，看他的脸色一会儿青一会儿白。

慕容青待得绿仙儿说完，冷冷道：“你说完了没有？”

绿仙儿大声道：“没有，我没说完！我告诉你，你一定得杀一个老婆，你只有一个

老婆，你杀不杀她？你不杀我杀！我为了你，把我的三个男人都杀了，一个是唐六，一个是唐八，另一个是唐心，如今我把他们全都杀了，你杀一个肖依我看看！”

她递与慕容青匕首，但慕容青不接。

慕容青说道：“绿仙儿，你放了肖依，我与你一斗。”

绿仙儿大声道：“你用情太专，你其实只想着她，你对十二异衣也不好，对我更不好，我要杀了她！”

忽地慕容青像鬼魅一般站在肖依的面前。

如果绿仙儿的匕首递出去，只能刺在慕容青的身上！

唰——一匕首刺去，慕容青挨了她一刀！

慕容青不动，她虽说的不怕匕首，但那绿仙儿的剑气让她受伤，她咯地咳血了。

绿仙儿苦笑着说：“你宁可受伤，也不愿意她死？”

慕容青叹息道：“她的爷爷是被我所害的，我不能让她也死。她的亲人都死了，如是她再死，天理何存？”

绿仙儿忽地笑了，她笑道：“慕容青也讲天理？你别跟我胡说了，你是一个天魔，你宁可要魔欲，也不要天理，你怎么讲天理？”

慕容青看着肖依，看她中毒很深，忽地说道：“我与你一斗，如是我输了，我听你的。但你拿出药来，解了她的毒。”

绿仙儿扬手一丢，把药丢与青衣女，说道：“好，如果我死了，你救不救她，我也不看了。”

两人对峙。

只有她们两人，才是武林中的绝顶高手。

但她们一斗，谁会胜？

绿仙儿说道：“慕容青，你后悔不后悔？”

慕容青说：“什么事儿后悔？”

绿仙儿说道：“我要死了，你后悔不后悔？”

慕容青大笑：“你这种人怎么会死？你一心只想杀死别人，怎么会杀死自己？你要真的死了，我就后悔！”

她正在笑，忽地绿仙儿冲了过来，抱住了慕容青，她吼道：“慕容青，你后悔了，你后悔不单独和我在一起吧！如果你与我在一起，天下就是你的！我也是你的！”

她抱住了慕容青，慕容青拍一掌在她的背上，绿仙儿哇地吐了一口鲜血。她叫道：“好啊，打啊，打吧，你打死了我，再也没有那个日夜与你谈如何得天下的绿仙儿了，再也没有人帮你出那得天下的主意了，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了！打吧，打啊！”

她抱着慕容青，两人在悬崖边，说道：“你后悔吧，慕容青，你得做我的女人，到了地狱里，我也牵着你的手，告诉阎王，你只是我的女人！”

绿仙儿抱着慕容青，慕容青叫道：“绿仙儿，你疯了，你放开手，我……”

两人掉下了悬崖，还听得见那平台下的呼喊声，像是绿仙儿的欢呼声与慕容青的惊叫声。

再也没了女人令主，肖依坐在那里，看着十一个泪流满面的女孩子。

突然，那红衣女说道：“你愿意不愿意做女人令主，你可以练那些阴功秘籍，现在女人令主是天下第一人物，如果你愿意，我们便带你走。如果你不愿意，我们便把你扔下悬崖！”

小丫恨恨地说道：“你不做我们的令主，我便推你下山去，让你跟她死在一起！她那么喜欢你，你对她不好……”

肖依流泪了，她轻声说：“我……我跟你们走！”

（全书完）